

萬象

十二月號

· 第三年 · 第六期 ·

萬象書屋出版 中央書局發行

源塞東拔要須淋治



●治拔

！症膿化切一及病淋

片爾基巴爾阿

驚嘆之殺
菌聖藥！

殺菌神速！正確！此乃化學元素製劑「阿爾巴爾」所特有之偉大力量！因此凡患急慢性淋疾，丹毒，中耳炎肺炎，扁桃腺炎，一切化膿性症肺炎，敗血等症，服「阿爾巴爾」後，經腸壁吸收，與血液循環，即能化膿消炎止痛，局部自退，故在最短時期內，即能安全神速而痊癒。

• 售出有均房藥司公大各 •

品出司公藥製內之山

售均房藥 • 号三六二路通老西海上

右素



兒童之寶



無論任何兒童，一見若素，無不爭食。若素味美易服。對於兒童促進發育，抵抗疾病，使兒童活潑聰明可愛，賢明父母無不家中常備。補血強身，老幼皆可服用。

(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十二月號 第三年·第六期 目錄

插詞
頁畫
.....
胡考
.....
胡考

蠻島民風記 (風俗獵奇) 程志霄 (六)

幽居小簡 (通訊) 丁玲 (一〇)

憶丁玲 (人物) 田苗 (二)

受難的一生 (散文) 逸清 (一五)

憶舊十二絕句 (詩歌) 施蟄存 (三)

大草澤的獷悍 (小說) 沈寂 (四)

閑話重慶 (通訊) 黃裳 (三)

太極拳的藝術 (漫談) 勞神 (五)

我愛講的故事 (德育故事) 胡悲 (四)

荒野 (長篇連載) 師陀 (五)

蘭昭寺外 (小說) 石琪 (五)

現代中國父親的悲劇 (論文) 王顯理 (五)

萬象
閑話之七 (訥) 閑話之八 (訥) 仇世雜筆 (匡) 沙
西遊記 (倚園) 中庸新解 (雪彌) 傘 (綠) 萍
相思 (子高)

雙清 (長篇連載) 鴻蒙 (七)
太平洋的隱士 鍾文苓 (八)





董色的笛韵(小說).....高岑(八)

槎溪說林(筆記).....說齋(九)

詹詹雜鈔(考據).....訥言(一〇)

戲劇家的戲劇(小說).....吳謙(一〇七)

晨(長篇連載).....羅洪(一〇六)

離奇的離婚案(法律故事).....凡肅(一一六)

愛儷園：海上的迷宮(特寫).....凡肅(一一三)

現代海戰的奇蹟(戰爭漫話).....幽素(一一四)

中飯(翻譯小說).....舒亮(一一七)

箱子(翻譯小說).....激如(一一五)

盤香(小說).....呂伯攸(一一五)

月(散文).....靈犀(一一三)

我所知道的海狸生活(鳥獸蟲魚).....詩羔(一一六)

最短的獨幕劇(漫談).....曉歌(一一七)

飄(連載劇本).....朱梵(一一四)

嶺南異味錄(食味小誌).....倚虹(一一四)

胭脂淚(長篇小說).....張恨水(一一九)

編輯室.....(二〇九)

夷猶小語.....鄭逸梅 港.....白文 免齋隨筆.....吉申

世界名人幽默集.....幽素 藝壇逸話.....蓉菊殘猶有傲枝霜.....葛中東

壽秋翁.....岐隱 方士.....白文 菊殘猶有傲枝霜.....葛中東

流虹小集.....鄭逸梅 新年號要目預.....白文 菊殘猶有傲枝霜.....葛中東





蠻島民風記

程志霄

南太平洋上瀰漫着一片硝煙彈火，不禁令人懷緬着那些島嶼上的原始居民。這些蠻荒區域中的土人，風俗習慣的奇特，簡直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現在略誌一二，以饜本刊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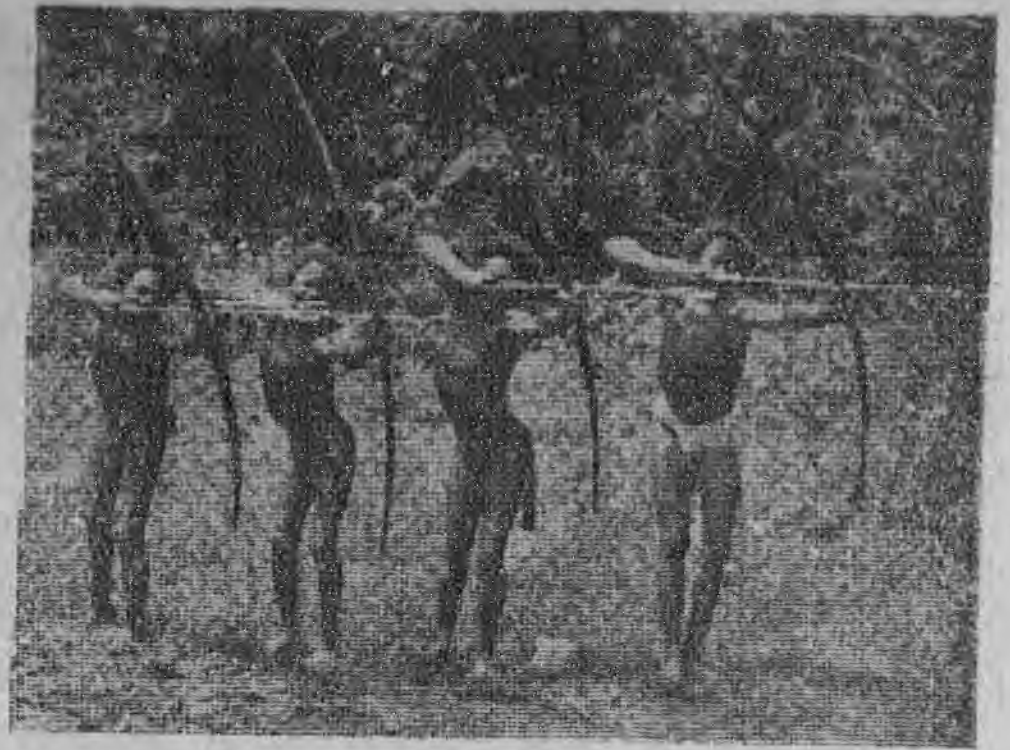
呂宋島東北部山林中，居住着一種小黑人，是非島的原來主人。他們生來喜歡自我裝飾，這也可說是南海島民的典型性格。自幼就用碎瓶子或尖銳的貝殼在身上彫刻花紋圖案，然後在鮮血淋漓的傷口上，塗抹一片污土，讓它們去腐爛，以達到留下一「疤痕」的目的。用虐待自己身體的方法來裝飾，正是原始民族的一種風氣。

他們在自己的耳朵上穿一個洞，把捲煙啦，香料啦，用具啦，及別的他們要隨身帶的東西塞在裏面。他們愛嚼檳榔，所以有時也就把檳榔捲塞在耳洞裏。有許多野蠻民族，把自己的牙齒銼成尖銳狀，不過呂宋島的小黑人，却把牙齒銼平，與牙肉相齊。

居民無論老幼，都是弓箭的能手。把椰子放在竿上做標的，善射者能够百步穿鄰，百發百中。在狩獵

或部落戰爭中所用的是毒箭，不過，一般說來這裏的小黑人是比較愛好和平的。而在狩獵回來以後，即晚開慶功宴，火燻野豬，舞蹈作樂。

小黑人服飾簡單，僅在腰部圍一塊布，而他們的房屋却極別緻。爲了遮日避風，他們用棕櫚樹搭蓋一種披屋，普通是六呎寬八呎高，實際的大小視人數多少而定。因爲島上時有颶風，其勢猛烈，大有天翻地



無論老幼都是能射的箭手。

覆的樣子，土人的這種建築也許是適應環境的權宜辦法。就是被風吹走了，再蓋也容易，若是年年重蓋三四次普通的房子，可就麻煩了。

村中的

酋長，年事

已高，掌管一村的大事，他的年俸是四十八個披索，有此進賬，他的太太就成了一村中服飾最考究的女人。他們的兒子也是村中的大員。

呂宋島北部山間有一種異教民族，島上當局稱之為 Igorots，其實這字的意思僅是「山間居民」，而非種族的名稱。他們包括三個部落：「龐吐克司」，「坎加耐」和「納巴洛」。人民好勇狠鬥，手持利斧長矛，從前常有血戰發生。

但，這些異教民族却是勤於生產，他們經營山間的大部稻田。在七百五十方哩的區域中，居住了十三多萬的人民。部落中的術士掌管一種十三個月的月歷。大約在陽歷七月中時候，算每年的第一天，他就在一條繩子上打一個結，以後每天打一個結，打滿了二十八個結就換一條繩子，滿十三條繩子算是一年。滿多羅島在八打半島南面，僅有一水之隔，島上居民極少與外界接觸。逢有事故，他們就大敲其樹幹，做為村與村間傳遞消息的方法。他們雖是一種非常落後的民族，却有一種祖傳的字母，大約和印度文有相當的淵源。信件是寫在香蕉葉或竹節上的，自左而右。他們有一種特製的小四弦琴，以人的頭髮做琴弦，而且居民富有音樂天才，好音妙曲過耳不忘，聽過一遍就能彈奏。



土人住的披屋。

：以人類的頭髮做琴弦：



鬻縮，文身裸體，喜啖人肉；且產袋鼠，鴨嘴獸，極樂鳥，食火雞等特殊動物。

巴布亞島土人當然也不缺乏酷愛裝飾的典型性格，無論男女都刻意打扮自己。頸圈，臂圈，貝殼的耳飾，牙齒，骨骼以及羽毛都是摩登的裝飾品。而且它們是傳家之寶，代代相傳，結婚以後就失去了繼承的權利。居民在鼻隔膜上挖一個洞，掛一支鮮豔的羽毛，一朵花或一串貝殼。

巴布亞美男子的頭髮，一直塗抹着椰子油，而且永遠不洗，污穢集聚，結果像是一把堅硬的骯髒的拖簪。每圈卷髮上往往還繫一束棕櫚纖維或其他裝飾品，成爲一種奇特的髮式。

巴布亞

島通稱新幾內亞島，也是南太平洋中的一大蠻島。居民多係土著巴布亞人，皮膚深褐，頭髮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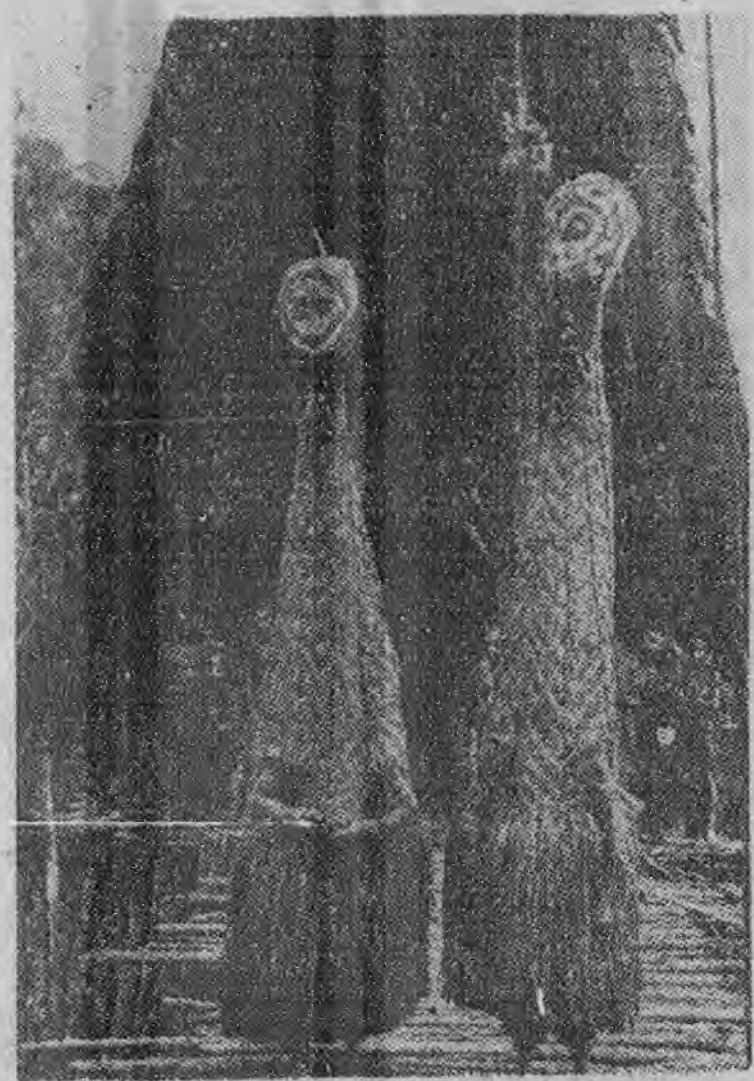
巴布亞人雖不酗酒，却也嗜食檳榔，他們把檳榔

包在胡椒葉中，沾着檸檬汁嚼食，有一點麻醉功用。

島上的言語複雜，各村的方言都不相同，而且有許多字的發音一樣，而意義却大相逕庭。有一個傳道士在兩個村子裏傳教，一直用錯一個字，因爲這一個字在甲村是聖靈的意思，在乙村却變成了山羊。

在巴比亞島上的有些鄉村中，蓋了許多小草屋，做爲婦人和孩子的住所。已婚的男子住在「都部」(Dopo 即總會一類的地方)內。有的「都部」長達四百尺，入口的拱門高出地板六十尺以上。這種「都部」是用棕櫚樹蓋的，下面豎以木柱，長約十尺。

：帶着假面具的長者：





：巴布亞都部的內景：

附圖中的一對妖怪似的東西，是兩個帶長頸假面的長者，這種儀式就是在「已婚男子都部」中舉行的。所謂長者即部落的領袖，他們念咒語的時候便打扮成這種怪樣子，尤其是他們欲保留某些果木及蔬菜做爲自用，而下禁令之際。

「都部」入口處是一個極大的門廊，也就是會議廳，兩邊廂掛着大的假面，盾牌及武器等。寬大的走廊兩側是許多小房間，裏面有一個骷髏頭架和裝飾花紋的盾牌。房間的大小和地位視每一個戰士的社會地位而定。

戰士社會地位的高低，大半要看他從父代承繼下來多少骷髏頭，每一個骷髏頭代表一個被殺掉，被吃掉的犧牲者。上代殺人如麻者，子孫乃得後世尊崇。下面掛着的盾牌，代表房間主人祖先的靈魂，只要有他們看守着，就足以鎮壓，奴役骷髏頭的靈魂，使這些被殺者的靈魂不能爲害作歹。

該地的行政當局已經使用武力嚴禁食人肉，不過土人仍保持許多食人肉時的典禮儀式。他們在開人肉宴的時候，要念一種咒語，現在照舊舉行，因爲他們認爲只有如此才能驅逐死者的靈魂。若有誰生病了，他們就斷爲是遭受了遊魂的襲擊。

現代都市中流行的網袋在巴布亞島也很風行，不過他們是用棕櫚纖維編的，而且也更大，島上的婦女用來裝一切東西，只是她們既不提在手裏，也不背在肩上，而是束在前額上。真可說是有點想入非非了。

島上婦女紀念死者的儀式也很特別。死掉了兄長，她們就在背上切幾條傷痕做爲哀悼。死了丈夫，她們每早爬到丈夫的墳前，入晚再爬回屋下。一星期不准走進屋內。

南太平洋未開化島嶼上的奇風異俗，書不勝書，我們只能在這裏打住了。

幽居小簡

丁玲



××先生：

我不特沒有忘記你，而且我可以說是熱切的想念你們，我想着一切我見不到的東西。我人是一動也沒有動，可是心却是一刻也沒停，儘向遠處飛，儘向高處飛。我什麼都不願意說，不希望向任何人解釋，只願時間快點過去，歷史證明我並非一個有罪的人就夠了。三年過去了，我隔絕着一切，我用力冷靜我自己，然而不知爲什麼却又忍不住給「文藝」寫了那一點小東西。而且還在預備寫下去，你不以爲我寫得太早了或是太遲了嗎？

你的信真使我喜歡得跳了起來，我一夜也沒有睡好，我是晚上收到的。一點什麼東西來到了我心頭，我來回的想着一句話：「我一定要趕快寫一篇文章給他們。」你真沒有想到你們所給我的勇氣和鼓勵呵！只是我很難過，我怕我鏽亂了的筆尖寫一點生硬到可怕的東西；我最怕的，最使我難受的，就是我會使一些愛護我的朋友們失望，我不願以我的不努力來傷了什麼人的心。不過我總寫就得了，如果寫得不好，你就莫放進去，等下次有比較看得的再放在什麼地方好了。我很願意以後可以寫點好的才好！

見着什麼熟人，偶爾談到我的時候，你替我問候一聲。我不寫上一大堆名字了吧。

冰之 五月三日

祝好！

來信可直寄南京中山門外苜蓿園四十四號蔣冰之收。文章准兩星期內寄上。

編者附誌：這是丁玲女士被捕後幽居南京時覆某先生的一封信，從這里可以看出她當時心情的一斑，茲特加借鈔，與田苗先生的「憶丁玲」一文同時刊出，以饜讀者，這或者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憶

丁

玲

田苗



丁玲女士造像

對於女人，也往往有這種固執的觀念。彷彿女人，歷史上缺乏偉大的政治家，偉大的藝術家……；從而對於女人，一般的總有一些特殊的感覺，雖則，這種感覺並不一定是輕蔑的意思。

有人說：今日中國的女性，（其實這指的是都會裏的女性）既無舊道德，又缺乏新道德。這種說法在某些場合也有他部分的理由。可是，近年來似乎又產生了一派「新女性」——這派新女性我也曾見過幾個

我有時

候是十分固執的。比如：自問是不信鬼神的，但是在漆黑的夜晚，也不免要感到一些空虛。

不外乎，雄糾糾，氣昂昂，在在都想壓倒男性，甚至談吐，舉止，不願意生孩子等等，這也許是一種很好的現象。不過我對這種現象也固執着一貫的成見。可是，一個人的觀念也像世界一樣隨時在變化中，我的觀念——應該說對於女人的觀念也隨時在變化中。然而激起這個變化的力量是丁玲先生，是我遇見了丁玲先生以後的事。

沒有遇見丁玲先生以前，我對於她已經是很熟悉了：她是中國最享盛名的女作家，是一個文學家；我沒有把丁玲先生的外形想像得很出奇，可是見了她之後，偏偏又出乎我的想像之外，她並不是雄糾糾，氣昂昂的女人；見了生人她也與一部分中國女性一樣，她的臉上泛起一陣紅暈。

有一時期，我和她見面的機會比較多些，這倒並不是說，我們之間有很多工作上的聯系。幾乎，每一次見面，我們的時間都化在閑談上，我和她二個往往一談就是幾小時，有時準備一些吃的，直可以談到深

我不特沒有忘記你，而且我下口說是熱切的想念你們，我總看一切我見不到的東西。我人是一動也沒有動，可是心却是一刻也沒有停。你向遠處跑，你向高處飛。我什麼都不願意說，不希世向任何人解釋。只願向快活過去，歷史證明我是和那不肖的人說說了。三年過去了，我隔他着一切，我用几个靜我自已，然而不知為什麼却文思不絕，信文寫了那一点小東西。而且這五個信寫下去，你以為我寫得太早了，或是太遲了嗎？

你的信裏使我喜歡的跳了起來，我一生也沒有睡好，我是晚上

丁玲女士手蹟

夜。如果，有三四個人在一起談話，她的興緻也往往很濃，一旦有更多的人在一起時，她却變得非常沉默，猶之她生來是一個不喜多話的人。從這裏我看出了丁玲先生是，二個人在一起時最健談，人多了她的話就少了。比如：我和她二個在一起時，她的話語在數量上是經常超過我的，我經常落得一個傾聽的地位，所以，她曾經對我說：

「聊天是一種享受，和幾個談得來的朋友在一起談天，往往比娛樂還好些，許多種娛樂長久了就要討厭的，惟有聊天可以永遠聊下去。」

這種見解與我的也很合得來，所不同者是我願意多聽幾句，她願意多講幾句。

她的談話中，經常提到的人物是她的母親，（關

於這些讀者可以參看她的作品「母親」，良友版。）她也很愛她的兒子——韋護。

（可參看「韋護」。）

她自己也說：「一個兒子，一個女兒，我愛兒子的，也許比女兒多些。」

這一點她和一般做母親的人，也差不多，我從旁看來也確知她說的是老實話。

她的兒子經常和她鬧別扭，不過也可以反過來說，她也愛和她的兒子鬧別扭。

那一次，她的兒子要求她到某處去玩，她不去，她兒子硬要她去，她硬不去，她兒子掉頭自己去了，她向她兒子說：

「你去，你就不要回來了。」

「不回來就不回來！」我看見她兒子在拭淚，一邊頭也不回的就往北面去了。

她往南走了幾步，覺得不妥：

「硬不過他，這小鬼！」於是她邀我向她的兒子表示屈服。

這種情形幾乎每一次她和她兒子在一起時，我經常可以看到。然而，她總是說：

「愛兒子也許比女兒多些。」

她的談話中間，也常常談到就近的一些朋友，或

加以批評，或不滿，或讚美，我在這裏不想述及這些，因為我不能確定，那些朋友是不是願意接受她的批評，她的批評是不是完全正確，可是她對於我的批評，最後我是完全承認的。

第三次和她見面的時候，她突然對我說：

「你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這不禁使我暗吃一驚。

「什麼缺點？」我問她。

「你這人缺乏憎恨。」

我自問是一個頗好勝的人，我不願人家發現我的缺點，她說我缺乏憎恨，我不禁又暗暗高興，因為我不承認這是我的缺點。我以爲天下很少不可原諒的事和人，我以爲了玲先生的朋友把她的一篇原稿遺失了，是出於不意，又是出於不得已，是可以原諒的，可是她的意見與我相反：

「主要的責任是要他負的，」她對我說。「這原稿的遺失主要的是，他基本上不尊重這東西，如果他像作者愛護自己的作品那樣，是不會遺失的。」

是的，我也相信她的話有理，但是我總以爲還有可原諒之處。於是她又第二次對我說：

「你有一個最大的缺點，你沒有憎恨。」

「我是有憎恨的，」我向她辯護。「不過，我不

願意把我的憎恨透露出來。」

「不透露出來的東西，等於零。」

我依然很高興，我認爲她對我的批評，不一定正確。我有的是寬大，有的是博愛，我什麼事都可以原諒，什麼人都可以原諒，因此，我看來，世界上終究是好人比壞人多。

因此，在談論「紅樓夢」的那天，我和她的見解又一次不能融洽：「紅樓夢」中的人物我最愛的首推薛寶釵，薛寶釵是雍容華貴，何等大方，何等大量，什麼人都讚揚她，什麼人她都能原諒。

這就產生了第三次她對我說：

「你還是那個最大的缺點，沒有憎恨。」

她認定我這個缺點，却也和我說過相反的話：

「許多人都說你好，你的做人是成功的，但是你太苦於做人了。」

我對於：「許多人都說我好」是着實滿意的，我似乎生平最畏的就是人言，另一方面我也感到我的做人確乎太苦了。我不願意在任何場合對任何人有不好的批評；我不願意對任何人勉強，我不願意拆散任何一個聚會，彷彿這些都會對不起朋友的。

等到第四次她對我說：

「我總以爲你太沒有憎恨！」

這以後，我和她分離了，天南地北，各走前程，到現在多少年頭了，我們無法會面，甚至無法通信。

我對於丁玲先生沒有任何虧心事，只有一個莫大的遺憾，就是我還沒有向她當面承認過：「我沒有憎恨！」這個生平最大的缺點。她所指出的缺點。

在人生的行程中，一步步走過了綿長的道路，也一年年走向了經驗之堆積。十餘年來，我努力於我的爲人之道，我要在人羣中間做人，而且要做一個好人，爲人稱道的人，這努力消耗了我多少心機和時間，我得到了一些什麼呢？我對人對事沒有憎恨的結果，至多是人家對我也沒有憎恨。人家對我沒有憎恨，這是什麼呢？這僅僅是人家對我漠不關心吧了。因此我感到失望，悲哀，空虛，我感到孤獨，我彷彿連一個知己的朋友都沒有。這是爲什麼呢？

丁玲先生只對我說沒有憎恨，她沒有對我說：沒有憎恨的人反過來也沒有愛，沒有極度的憎恨，就不會有極度的愛。是的，十餘年來，我曾經極度的愛過什麼沒有？沒有！正像我的對事對物對人一樣。

不知是那一天我開始發生憎恨了，也可以說，長年儲藏着的憎恨，被壓制着的憎恨一旦爆發了，我頭一個憎恨的是我自己，我面紅耳赤幾乎不能生存，我憎恨每一次丁玲先生指出我缺點的時候我都坦然置之，

我羞愧到無地自容，我懺悔了。

過去我是拿破特萊爾所說：「我的心是冰包着的太陽。」這句話形容我自己的，可是這以後，太陽的熱度突破了冰塊，我不再是一個感情的輪廓十分模糊人糊了，我將把的感情完全透露出來，我發現了一個「真」字。

我開始了對於薛寶釵的憎恨！

我開始詛咒許多我所憎恨的人！

另一方面，我也獲得了我的愛，我有了我所極度愛好的東西。

不久我從憎恨的狂熱中冷靜下來，我發現我真正在人世間做人的光芒了。於是我感到了無限的慰藉。

同時，我也發現了從「沒有憎恨」轉變到憎恨，這一突然事故中我有許多過分的地方：我幾乎完全和人們隔離起來，我愛好完全的孤獨，彷彿一切都是我的仇人，一切事情都是對我不利的。我需要更冷靜的思索，更理智的判別我的愛和憎，於是我從爲人之苦中間解放出來了。我逍遙自在，獲得了人生的趣味。

我感謝丁玲先生所賜。同時丁玲先生也打破了我對女性的固執的成見。

我和丁玲先生相交一場，我對她不過是她的許多朋友中間的一個，然而她對我是不可忘懷的。

受難的一生

逸清

紀念我的母親

清晨，一注香，一盂粥，一碟糖，供在母親的遺像前。曙光朦朧中，香烟繚繞上昇；一對怨寂的眼睛，默默地凝視着我。我明明知道母親再也不能享用我的供奉了，但更有什麼方法表示我對於母親的記憶呢？

自從眼看着母親在我的懷抱中，像燈火似的漸漸熄滅下去，身體的溫度一點點地降落，喉頭的喘息一點點地迫促，以致陡然呼出了最後一口氣，離開今日已經七天了。七天來我好似陷身在茫茫的雲霧中，只覺得母親與我漸離漸遠，只覺得我的四周愈來愈寂，而我自己是完全被遺棄了。

我害怕看見母親病苦的容顏，我害怕聽聞母親慘痛的呻吟，但現在我已連這樣的容顏這樣的呻吟也不能再見到聽到了。深深印在我腦子裏的

只有一張蒼白，枯瘦，雙目長瞑，口唇微啓，額上披下幾縷花白髮絲的，默默無言的遺容。而殘忍的人們，却已拿厚重的木板，把它從我的眼前，硬生生地隔開了。

母親，在你彌留的二十四小時之中，我伏在你的床邊，深深注視着你，你的口唇已不能活動，兩眼已不能開啓，却還時時看見你唇邊升起悲苦的痙攣，眼角滲下微細的淚珠。你雖然不能說話，我知道你還是在惦念着我，惦念着你一生中交付給世間的唯一的人。是的，我已經活到中年，但我還只是一個孩子，一個與這世界格格不入而需人扶持的孩子。但是全



世界只有你一個，瞭解我，原恕我，扶持我，永遠當我是一個孩子。而現在，何處去找尋第二個人呢？我已不得不被迫走入一個陌生的，無諒解的猙獰可怕的人羣中，開始去經歷完全孤零的生涯了。

母親，你久爲病苦磨折，有時不忍見你病中慘痛的情況，我也曾暗暗祝禱，願你早日解脫，但一旦你真的脫然而去，我方明白死是比病更慘痛的。縱使你睡在床上也好，雖然我的力量不能使你有完備的醫藥，使你有充裕的甘旨，但我總還留餘着一星希望，希望有一天你會從我的手中得到片刻的安舒，補報我半生給你的憂患，而現在連這一星希望也消失無餘了。世間有比希望的消失更可悲痛的麼？

然而更可悲的是我想到你的一生，你的受難的一生。你受盡舊社會壓迫下一切女子所受的苦難，而你更爲你自己的正直和熱情所苦。你這種正直和熱情是完全傳授給我了，我這半生就正爲着正直和熱情所苦，因此我最明白因正直和熱情所受的苦難。

當你十九歲嫁給我父親的時候，剛和第一個

妻子離婚不久的父親，結核症已到了相當的深度，除了在家庭中默默的操作，你始終爲父親的疾病憂勞

。二十三年夫婦生活

中沒有一天安心的日子。再加大家庭中姑嫜嚴厲的壓抑，妯娌的挑撥傾軋，更使你有置身無地的感覺。那時候我的外家正值式微，你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因之低落。有一次，大舅父私下向你求助，你偷偷地拔下自己的金釵給他，以後他沒有還來，被家人發覺了，父親迫你立刻去索還，如果不將金釵取回，叫你不必歸家。你走到外家不但取不到金釵，反而受了一頓搶白，我的外祖母衛護自己的兒子說：

「我沒有生你這樣一個勢利的女兒，以後你不用再到娘家來了。」

那時候你進退無路，欲哭無淚，走到橋邊便想躍身投水，忽然想起襁褓中的兒女，才絕了死志，忍辱回家。從此與母家斷絕了多年的往還。

這件事你從未向我露口，我還是從妻的口中才知



道的，妻也是從旁人聽來。我祇記得在十歲左右的時候，有一天你叫我穿了新衣，差傭婦陪我到一向未絕往還的從舅父家中，由從表姊陪我到外祖母的家裏去。那時我才知道我有自己嫡親的外家。但你與母家相隔已快將十年了。看你一生純篤的天性，以後與舅父輩友愛的摯情，對姪男女關心的態度，就可以想像這近十年的隔別，對你是怎樣的痛苦了。

我父親在滬經商，有時因商務關係，遠走北地，在我少年時代的記憶中，你總是一個人孤另另地留守家中，養育兒女，担念遠人。父親很少回家，回家一次，仍和作客一般，匆匆即走了。有一個初秋，父親剛剛動身出門，入夜天氣驟變，颶風大作，你担心正在海輪上的父親，徹夜不眠，含淚求神，並叫我同聲祈禱。直過了五六天，接獲家書，才得安心。有時父親離滬遠行，你便茫茫如有所失，直待得到來信知道已回上海，才面有喜色。父親又多病，二十餘歲以後，半在病中生活，尤其到了冬令，支氣管發炎。哮喘咳嗽，景象慘苦，你總是廢寢忘餐，日夜護持，直到最後一次病倒上海，你倉皇奔視，看看勢已垂

危，徬徨無策，夜深無人，竟至割股以進。（這到了後來見了你的癩痕才知道）而父親終於不起。四十一歲的你，便開始了孤寂的孀居生涯。

在父親客死之前數日，留在家裏的弟弟，因照料疏失，染疫而亡。你往來奔波，遂亦感疫病倒，那時候我也得病垂危，與你同住在開北公立醫院中，不敢與你見面，因你還不知道父親已死，而我則身穿喪服了。病後返鄉，家中四歲的幼妹，忽又暴卒，與父弟之死，相去僅隔匝月，而在此不久之前，我的一位自幼罹癩迷病的姊姊，又剛剛逝世。在一短時期中，一家人喪亡四口，一宅空空洞洞的房子中，只剩下了孤另另相依爲命的母子二人。你的傷痛實非常人所能想像，日夜慟哭，時時昏厥。這時如沒有留下奄奄弱息的我，你一定早隨父親於地下了。然而留餘的我，又能給你以多少安慰呢。

母親，在你孀居的二十四年之中，你又遭受痼疾與頑兒的兩重苦難。我記得你



第一次的臥疾，離今已三十三年。那時候正當祖母逝世，你也病倒床上，周身浮腫，無人顧視，口舌無味，胸頭作嘔，枕邊常置醋一瓶，時時吸飲。我的伯母，你的大妯娌還在父親面前惡意進讒，說你的病是故意假裝出來的。父親因母喪昏迷，竟然輕信。記得祖母治喪的時候，你扶病而起，走過父親面前，雙足戰慄，搖搖欲倒，父親竟怒目以足蹴你。時我尚在蒙齡，大爲不平，挺然而前，護住了你，怒目視父，至今如在目前。

過了八九年，你又第二次大病，父親不在家裏，伯母迫我打開衣箱，給你揀取殮衣，我痛哭失聲，雙手戰慄，不能動彈，堅謂你必不致死，而你果不死。但自經父死的喪亂，你的病根已深，幾乎每年不間斷的病倒，一病每至半載。你的病是腎臟炎，便中有蛋白質，每病全身水腫，不能動作，又常長期淡食，情況之苦，慘不忍言。平時偶有不舒，頭目便浮腫起來。這樣地延續到生命的終息，祇有很短的一個時期，稍稍健康。

你的健康時期其實也不是真正的健康，只因在我身上發生了事故，將全心全力灌注到我的身上，便把自己的疾病暫時忘却了。我在父親死後

，失掉了嚴厲的羈束，智識初長，思想驟變。起初爲着盛旺的求智慾，不願繼承父親的事業，棄商求學。接連着跟隨時勢的

動盪，對政治社會問題，發生了劇烈的衝動，完全將家庭拋在腦後，投身在時代的激流中。你涕泣阻擋，全然無效，便只好暗暗祝禱時勢的轉變，使我可以完成志願。但時勢雖在劇變，離去你兒子的理想依然遙遠。你担心我逼身的危險，也不顧家庭的力量已漸漸薄弱，毅然送我出國留學。出國回來，我不但依然不能對你有絲毫的安慰，反而因經濟對家庭無所依賴，專心一志從事於社會活動去了。第一次一八二八上海戰事發生的時候，你冒着風雪與炮火從故鄉出來尋找失蹤的兒子，那時我正在閩北的戰場上奔走，雖然聽到了消息，竟害怕受感情的羈靡，避不見面，任你失望而歸。

如是不相問聞的又經過了一年多，你自己一個人孤守家中，送妻子來和我同居，又恐我生活



不能支持，暗地津貼我的妻子。飄泊已久的遊子，開始體味家的温情，突然又發生了劇變，我陷入在恐怖的魔手中了。在陰暗的血腥味的房子裏，我煎熬着自己的生命，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與死的威脅利的誘迫搏鬥。在一切隔絕中你突然到來看我，與你同來的正是我的生命在他掌握中的人。你哭着對我說，只要我允許悔悟，便可以立刻跟你回去。一張紙，一枝筆，一個痛哭催促的你，迫我在紙上寫幾行字，只要幾行。我幾次想搏起筆來，幾次縮住了手。最後終於忍着創痛的心，堅決地拒絕了，看你痛哭而去。我對你又是多麼的殘忍啊。但在後來，你不但沒有怨我，似乎反而隱隱地喜愛我的倔強。

在生命的邊緣，經過了八個月的徬徨，我再被投入更暗更深的沉淵之中。死一般的歲月，跨着笨重的步子，慢慢的過去。母親，你一次又一次地跑着幾千里路，遠遠地來探望我。母親，我不能忘記你第一次看見穿囚衣的兒子時臉上悲痛的抽搐，我不能忘記你問我刑期時聲喉的顫慄。那時候我所給你的，只有強顏微笑的空虛的安慰啊。

四年的歲月過去了，由於你始終不斷的奔走營救，我終於得戰勝殘酷的決定，重見天日。隨着你同行歸家的一天，是我一生中永遠忘不了的一天，也是你生平最快慰最幸福的一天。當我聽人告訴我外邊的情勢時，我中心愴痛，悲憤欲絕，那時我告訴你：

「母親，現在我是你的了。」

但是母親，你又豈料炮火遠遠的響起來，召去了你的孩子，你哭泣，你沉默，你婉勸硬阻，均阻礙不了我未死的雄心，我又匆匆拋棄了你，投奔萬里去了。經過又一長期的奔馳，直到炮火迫我必須走得更遠更久的時候，我才想起了你而鳥倦知返了。那時候，母親你們在故鄉已不得安居，開始了避難的生活，而我還捨不得自己的事業，不願回來看一看你，一直到你率領了一家老小，自己投奔出來，

才嘗度了二十多年所夢想不到的長期的團聚，而生活的迫難就可怕地到來了。在愛好舒適的晚年中，我



沒有伴你好好地玩過一天，沒有請你滿足地吃過一頓。忙着我自己的工作，你愛走動親友，我也任你顛巍巍地跳上擁擠的電車，晚上孤另另地回來，沒會陪伴過你一天。尤其當最小的孩子出生之後，因為妻的忙迫，你重新理起拋了幾十年的針線，戴着遠光眼，日夜給孫兒們縫製衣服。而你老年的物質慾望，不單我沒有一件給你滿足，你甚至總是顧惜我的担負，不肯向我啓一回齒。現在我一一地都記起來了，我又何從補報呢？

母親你對於外人也跟對家人一般地熱情忘我，常常不顧自己的能力，想對人有所助力。因此在力不能及的時候反而招致他人的怨望。你的胸頭又沒有絲毫的城府，將他人的假意當做真情，信任他人和信任自己一般，一旦偶然發覺他人的虛假，你的傷心是多麼悲慘啊。就在你逝世的三年之前，偶然聽見親戚家一個傭婦的傳言，知道你生平最相信的人，也在背後對你有了傷殘。從此你就悲哀的病倒了。接連着聽見老家被人洗劫一空，這對你又加上了一重摧折，不管我如何慰解你，你總再也想不開來。從此眼看你老樹一般漸漸枯萎下去，再見不到你蓬勃的氣概了。又

接連着因局勢再度劇變，我的工作完全停頓，老家所能津貼的能力已經枯竭，無法支持寓居的生活，一家人在混亂的旅途中

狼狽而歸。這又使你的身心更一度遭受多麼劇烈的殘傷。在旅行中途，一家人在旅館停頓的時候，我見你從來未有的衰頹的神情，不管故鄉已只有幾小時的行程，原是那麼急性的你，却再也提不起步子，要我多住了一天旅館。回家不及二年之中，你的衰態只是一天比一天地顯著，我只陪你到近城的戚家走了一次，從此喜歡走動的你便不能再踏出門口，甚至連自己家中的樓上也沒有去過一次。但是家中偶有事故，你便又整刷起來，忘却了自己的衰弱，去年春間家中又一度遭劫，爲了劫案一次次被憲兵傳詢，你都親自扶杖而去。到了秋天伯父亡故的時候，你又一次一度振奮，跑去料理喪事，病苦霍然如失。你如何知道，相隔數月，你自己也就病倒，而且一病不起了。

這九個月的病榻生活，我從來沒有見過疾病



是這樣慘苦的。從感冒引起氣管支炎，你整日整夜咳嗽，任何醫藥都不能使痛苦稍稍輕鬆。去歲冬盡已入奄奄一息的狀態，那時我在枕邊陪伴着

你，你第一次感到生命的終盡，告訴我你一生的苦難，你又說你留下這一羣兒孫雖死無憾。你又安慰我不要爲你的後事憂急，喪葬的費用你自己已經準備好了。但你的生命是堅韌的，一到春天

你暫時地好了起來，到三月間變成劇烈的哮喘，徹夜不能安枕，伏在小木凳上，一聲聲發出慘厲的喘息，日夜不息。面孔又虛浮起來，周身發着疼痛。陪在床邊看你受罪，恨不得以身相代。這樣地又經過許久的變化，你漸漸能够起來了。因外間親友的催促，不得已伴了你六個月之後，我又重新出外。誰知我一離開，你的病又轉劇了。

周身腫脹後又轉成泄瀉。家人幾度惶急，想叫我回家，終於挨過了二月才打電報給我。當我倉皇歸來的時候，見你還奄臥床上，默默地等待着，我是多麼安慰啊。十餘年奔走無定，常所担念的是老母多病，恐不及視其臨終。而現在你終於得最後見我一面。但是經過泄瀉之後，你已瘦得有人形，兩眼可怕的深大，胸腹完全陷落，四

肢細如枯柴。你見了我突然號哭起來，我的淚也禁不住簌簌地滴落下來。

日日夜夜地看你煎熬着生命的膏液，聽你因久臥而遍身痛楚的慘呼，更有什麼方法從死神的手裏奪回我的母親呢。眼看着你燃盡生命之火，溘然撒手而去，六十四年悲苦的行程完盡了。

母親你的遺愛入人是多麼深啊，連服侍你的傭婦，也哭得那麼傷心，連我三歲的幼子，在你蓋棺的時候，也大哭大鬧地堅決不許別人將他的祖母放在棺內。而你對我的愛更是多麼偉大啊。弟妹亡故而後，我和親友恐你過於寂寞，苦苦勸你收養一個女孩子以慰晚境，你恐分了對我的愛，堅執不允。你在三年前將家務交給我的妻子以後，連自己所有積蓄也全部交出來貼補了家用，臨終後檢視你的遺物，除了幾件舊衣以外，竟已一無私藏。年來因生計的困厄，我又熬貧不肯屈節，使一家享用，變得極度的克苦，你也寧使含辛茹苦，永遠原諒我高傲的



脾氣，從不跟他人一般，勸我稍稍低頭。你一生所有較優的享用，直到飾終之物，都得自父親的遺留，從我所得到的，却只有你一生中從未熬過的清貧。母親，你爲什麼最後對我說一句話：

「我害了你！」

是不是你以爲我這二年來停止奔波，變心苦守，不願離開家人，是爲了你的衰老。但這並非是全部的原因。因爲我已經覺得我有自己的道路，不一定要追隨他人。你是用不到爲我歉仄的。只有我是真正的傷害了你，而且無可補救了。

雖然我相信一切世俗的儀式是虛妄的，但這些儀式可以宣洩我胸頭的哀思，我便完全不反對妻和親友們的鋪張，一一守制如儀了。雖然我至今還是無神論者，相信一切神都是由人創造出來的，但因你平生篤信佛法，我便只有從你所信仰的釋氏的教義中，找我對你所能盡的懷憶。夏丐尊先生來信說：

「萬一病真不起，能於佛聲中安逝，亦孝道之大者也。」

回思平生，拂逆親心，無可追補，便只有在你臨終的剎那間，請人在旁大聲唸佛，自己也伏

在你的耳邊，高宣佛號，使你在魚罄佛號聲中，安然逝去。見你曠息而後，面色溫靄，神態安祥，左手舉至胸前作拈念珠之

狀，似乎你心中也有無限的慰貼，便是我對你最後的安慰了。

你自我遭厄，即開始持齋，十餘年來，屢勸不懈。病中思食，又屢請開戒，亦決然固拒。我雖不明殺生之戒，但見你病中慘痛景况，忽然發念茹素。而現在，每晨醒來，徬徨無可自遣，竟唸起阿彌陀經來了。此經描摹西方極樂國土，莊嚴華麗，如入其境。如果真有如是世界，我相信一生中爲正直與熱情而飽歷苦難的我的母親，現在正應該往生到那樣的樂國去了。

一九四三，八，二七。



憶舊十二絕句

施蟄存

瑤琴羅鞋各生塵病樹前頭忍見春轉蕙飄蓬迷處所臨風長憶縞衣人
偶然萍聚亦前因各抱柔情苦未伸海燕不歸春晚晚篋中空有絳紗巾
一桁湘簾貼地新透簾紅燭炤孤蟾當時定有無窮意欲說如何竟斂脣
燈下分明已目成故留一諾費權衡歸來忽作驚人筆阿母前頭喚小名
雜花成幄葉成幃屑玉廟珠語笑微坐到夜深人散盡牽衣猶道未思歸
柳眠花軟及春初欲結同心轉絕裾道有難言身世恫教人腸斷越南書
海心亭畔觀魚樂笑說儂心樂似魚今日華堂供酌醴可會緘淚戒魴鱖
未許明珠慰寂寥小庭閉院獨吹簫沈郎空作弓彎夢弱水三千慳一瓢
雪中鴻爪虛留跡鏡裏繁花不當眞縱有情絲三萬丈可能遍繞綺羅身
錦書玉札杳知聞望斷江東日暮雲記得覺林同道暑一杯杏酪兩人分
夢回繡被餘殘馥粉清春衫發故薰畫舸虛期桃葉渡錦書空寄洞庭君
梨雲心緒早相知却被橫塘風雨欺塵靴青衫霜點鬢那堪更作十年期

大草澤 的獷悍

沈寂

滿天星。

千顆，萬顆……像落着的雨點。
一陣陣熱浪，悶溼濕的，在空
間翻滾，翻滾。大氣凝成一個巨掌
，緊壓着所有動物的胸口，悶炙地
透不出一口氣。

晒枯了的白草，赤，赤……憂
鬱，破碎的在暗中到處折裂着。

龐大的草澤，莽莽蒼蒼，彷彿一大灘猩猩怪樣
的深濃黑影，死硬硬地向前面鋪張出去，直接着天
邊。除了幾棵樹皮被人們剝去吃的巨樹，黑影憧憧
，枝桠枯得像老人手指，巍顛顛張開着；整個大草
澤上儘是荒草塵粒，亂石破瓦，密密匝匝突起大小
土堆，下面埋着骸骨。好幾處被狗扒平了土，露出
黯慘無光一角棺木，晒裂了縫，看得見裏面的白骨



，有些骷髏頭被啣出來，對漆黑的空間，透不過氣
樣張着洞黑的嘴，兩個空落落的眼洞直望着……

鬼火，近處遠處，吐着青光。

這是土堆的世界，屍骸的世界，眼淚的世界，
嘆息的世界。這裏蟄伏着生命的恐懼，誰走過就會
起荒唐的幻想。森淒，荒寂，黃蜂找骷髏做窩，螞
蟻終日忙碌在棺縫間穿梭，被遺棄的蛇殼橫在路上
。這大草澤是無底的坑，吞去一代代人類的血肉，

腐爛着，石化着，變成土，長出草來……

送自己親人屍骸來葬埋時，流着淚。但隔不了多時，他們自己也要默聲躺到這裏來，讓另一代人流淚。無數代的死，無數代的流淚……爲甚麼要爲死亡悲泣呢？

人間是快樂的嗎？

現在，人間還比死亡快樂嗎？

……在這塊鬼的大地上，有多少夜，有人偷偷來哭泣，最後解下褲帶把自己掛在樹枝上。多少夜，一個黑影拿了一把刀割破自己的喉嚨。多少夜，有人在這裏，低下頭，一口口咬着死人的肉。多少夜，有一個……

前晚又有一個把鋤頭築了個坟，自己爬進去！

昨夜，土酋嫂帶了三個孩子，在土酋哥坟前，將他們哄睡了，包着滿眼的淚水，一一絞死，最後，自己倒在坟前，頭上流出紅的血，白色腦漿！

日出的時候，烏鴉款款飛來，爭啄屍肉。

誰看見了，摸摸乾癟的肚子，目瞪口呆地付心事，到夜裏，自己或許也會這樣去做……

人們羨慕着死！

然而，也有人在掙扎，獷悍地……

狗，淒哀地在遠處嗚嗚的叫！

……

鏗！一個鐵器撞着瓦塊的響聲！

「啊！」

一條粗大的黑影，在個土堆後突的站起來，兩手抓住衣衿，向後一翻，就打着赤膊。個子大大的，頭也大，像隻南瓜。顴骨凸得凶狠狠的高，張大嘴，虎虎地吐幾口氣。把脫下的布衫，和頭和腦亂措。骨嶙嶙的胸口，爬滿汗流，在一起一伏翕動。

「挖吧！挖吧！」有誰在下面急促的催。

他唔了聲，就把布衫揸到肩上，袋內的東西碰着背脊，「噤啞」一聲。他重新曲下腿，捏起鐵鋤，一掘，向後一拖，剝下一大塊土來。

兩個，在蒸騰騰的空氣裏，伏匍着，挖掘着，渾身上下流着鹹澀的汗，幾股併一股，一點一點滴着，浸到眼裏，痛得睜不開，騰出手一把一把的措。較矮的一個，年歲也像大些，駝背，藍粗布衫被汗浸得透濕，貼在背上，一摺一摺，像塊豆腐皮。

「真有的嗎？」輕聲地。

「……」

「一些啥東西？」回過手去，拉一把貼在駝背上的布衫。

「……」

「阿，阿寶——」

「婆嘴婆舌——多問！」

「我不放心呵！」像在對自己說。邊斜過眼去看看同伴的神色。

又沈寂下來，大家都閉緊了嘴唇，眼睛眨也不眨的望着漸漸被掘陷下去的土層，手揮着動，沙土在飛濺，眼前一陣黑，一陣黃，一團團紅色的暈光在飛馳，近過來，遠開去。曲着的腿，骨溜溜發酸，有些無力，有些顫抖。褲子濕漉漉貼着屁股，緊咕咕的不舒服。胸口被汗流得發癢，混着污穢，黑濁濁彷彿一條條粗大的蚯蚓，游下來，翻下來。

駝背，在額上摸去一把汗，上面立刻添劃幾條黑色的指痕。

「阿寶大頭！」

那個停住鋤頭，彈出眼烏珠：

「是金元寶，銀元寶！金元寶！銀元寶！好了吧！好不問了吧？」生氣地豎起鋤頭，雙手握住把身體撐起來，彎彎酸麻的腿，舉起鋤柄，喉嚨裏「吭」的一聲用勁掘下去。

「唔！」駝背害怕地把身一偏，「怎好立起來掘？被人看見！」

「伏着掘，掘到幾時去！」舉起鋤頭來，掘下

去，「吭！……看見又怎啦！」

「犯王法的呢。」駝背的聲音輕得多。

「你還怕殺頭？」——吭！——一家老小伸着頭等吃呢！——吭！

搭在肩格上的衣衫掉到地上，又是「噤郎」一聲！

「啊……。」

「掘啊，駝背！立起來！立起來！」

那個怯怯地望他一眼，撐着立直了足，邊摩着雙踝，邊小心翼翼地把頭頸伸過土堆，向黑黑的前面張一張。吐口唾涎在掌心，對搓搓……

「掘！快掘！」

……一把鋤頭舉起來了，一把「虎」的掘下去，一道亮，一道亮，在黑暗中翻閃。……人在哼，臂膊在幌動，一上一下，一上一下……

「吭！——咳！——吭！——咳！……」

鋤頭無情地摧殘着大草澤：噤！沖起一塊土，噤！沖起一塊土，噤！……沙塵倒處騰揚！

汗流着：在鼻尖上滴下來，在下巴尖滴下來，在手肘上滴下來，一滴滴浸潤着乾土。

眼前全是火星，紅，紫，黃，這裏，那裏，密密匝匝……發瘋地掘着，哼着，喘着……

——噤！——噤！——噤！——噤！——……

大草澤在受着極刑。

「好！」

頓時靜下來！

鏗！鏗！兩個鐵器倒下的響聲。

「駝背！來！」

「那邊！那邊！」

「拾一拾！拾一拾，手墊着底。」

駝背的手在發抖，汗直流。

「好，好，拖！用勁拖！……吭唷呵！吭呵！

……偏過去一點，吭呵！……」

喘息聲，脚底擦土聲，草偃聲，撞木聲，沙土

碎裂聲……一具黑色的東西在土堆的窟窿裏拖出來

。帶着一股難受的漆氣。

「駝背，」手一指，「那件布衫。」

「噤郎」一聲，掛在背上。

「鋤頭！」

阿寶大頭兩脚披開，騎坐在棺蓋上，袋內摸出

個鑿子——叮的，帶出一根長釘掉在地上——上身

倒伏下去，把鑿子嵌進棺蓋縫裏，上下一扳……「

格格」兩聲！鋤頭在頭上一閃亮，空氣「虎」的一

響，打在鑿子上——谷！

轉一個背：谷！谷！鐵器的尾音嗡嗡地蕩着。駝背睜大了眼。

肅靜。大草澤也併住了呼吸。

「過來拿艾葉！」

一隻顫抖的手，哆哆嗦嗦拿去，捲做小團，塞

進鼻孔去。

「開！」

哄然一聲。棺蓋跳了起來，沖出一股氣。

大草澤瘋了，樹瘋了，土堆瘋了，骨骸瘋了，

棺材瘋了，星星在發抖，逃奔，空氣瘋了，人瘋了

，手瘋了，眼前一陣紅，兩人撲前去慌亂地挑開桃

紅色的壽被……

「啊……！」駝背嚇得倒退一步。

一對毛玻璃樣的眼睛死定定的瞪着他們！

望着那挺直的屍身，藍的衾衣，那發紫的臉，

那死定定的眼睛，那……兩個活人的手抖起來，脚

抖起來，心抖起來，頭在漲大，漲大……

「妹子生！」阿寶大頭從腰眼裏解下繩子，抖

索索打三個連環圈，交給駝背，一脚踏上棺緣，伏

下去，兩手一插，把那屍骸的頭抬起，「來套，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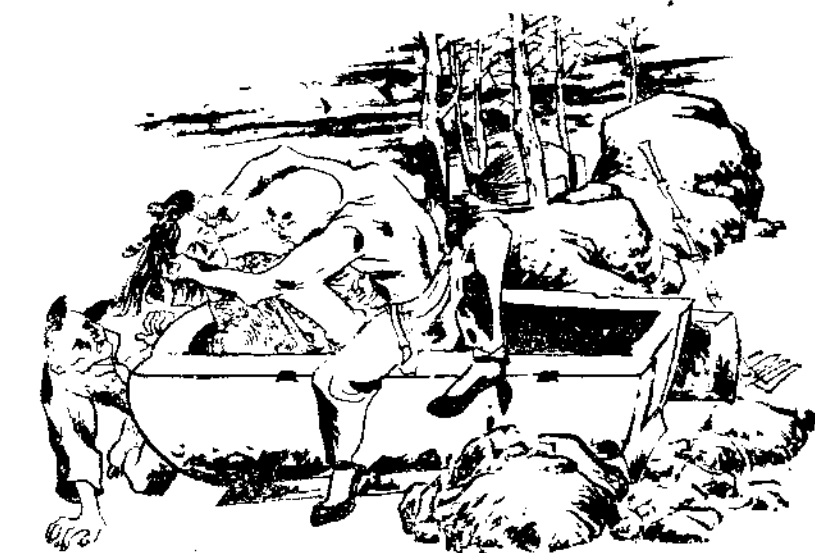
中個圈，快！快！快！」

屍體在棺中直立起來！挺挺硬！一粒粒青陰陰

的磷火在奔騰出來。

活人的頭，和屍體貼近地套在另外的繩圈裏，頭頸被繩子勾得發痛，手忙起來，全身流着銅色的油汗，像塗上一層金，黃澄澄的發亮，嘴張開着，露出咬緊的牙齒。

「你剝衣！……前世欠我債，這世劈你材，前世欠……唸啊！駝背！前世欠我債，這世劈你材，前世欠我債，這世劈你材，前世欠我債，這世，這世要你還，劈你材……」



他的手在屍體的頭部忙着，拔一下，往袋裏放進去：鉗子，金髮簪，珠頭花，九連環……漫長的頭髮在飄騰，在披下來……屍骸的雙眼，透晶透晶，向前瞪着。陷凹下去的頰肉發了紫

，有生物在蠢動，鼻子上……駝背害怕地看一眼，連忙低下頭去，汗在肉上流，汗在心裏流。

人的手在抖，屍身在抖！棺內的石灰包被死人的腳踏得嚓沙，嚓沙……在逃遁，在奔散。

鬼火，躲得遠遠的，一眨一眨地偷看他們。

「啊……！」突然，駝背尖了喉嚨喊起來。空氣裏，整個草澤陷入恐怖裏。

……又一個蛆蟲翻到他手背上，冰冷冷，他把手亂揮。

「快剝！快剝！」人在散放着野性的力。

「……前世欠我債，這世劈你材！前世欠我債，這世劈你材！前世欠我債，這世劈你材！……」
「咄！一塊東西，賊亮賊亮，從屍衣內翻到棺材裏去。他們立刻停住手，四個眼珠亮起來：一個金元寶！」

兩人發瘋了，用手掙去繩圈……

「我的！」

「我的！」

「不要搶啊！」

「我的！」駝背殺的撲下去搶，雙手去抓，一顆澄黃金亮的元寶在他手心上發光，他的眼睛閃花

了，他要撕破胸膛，讓笑聲飛出來，突然，嘆！一個重甸甸的東西橫倒他背上，撞了一下，滾下去，倒在他腳邊，悶然一響，他回轉身……

阿寶大頭舉起鋤頭，對着他……

「阿寶大頭！」

鋤頭的光在空中一閃。他就地一滾，兩手揮着

：「我要還債的啊！我要還債！」

地上的鑿子尖頭擦過他的頭皮……

……

……他呆呆的坐在土墩頭上，血，曲曲扭扭地

從禿頭上灑下來。

阿寶大頭惡狠狠的橫一眼，伏下去剝屍衣。一起一伏，嚓郎郎，嚓郎郎，袋內的東西隨着發響。

駝背突的立起來，一衝一衝走到棺材邊，阿寶大頭害怕地，恐懼地挺起身子，把眼睛睜大了，看着，看着駝背。那個突然……

「啊！」他倒退一步。

駝背跪了下去：「一半終要給我，阿寶，阿寶大頭，我要還債，我要給小花贖出來，阿寶……」

那個呆呆看着，眼內閃着異樣的光。

「一半給我，你不給我，我明朝……」駝背漸漸立起來。

那個又倒退一步，嘴唇一拽，露出一排牙齒：

「一半？」

「嗜，嗜，一半！」

「好，」手一指，「先拿事體做舒全了，來，

把屍首放到材裏去！」

駝背笑起來，眼淚流到嘴角裏：

「一半啊！一半……」俯下身去抬屍骸。

阿寶大頭迅速地回過頭看一下擱在棺旁的棺蓋

，手伸到袋裏去捏住幾個釘子……

駝背抬起屍首的上部……

阿寶大頭走前一步……

駝背兩手抖抖地拖屍骸到棺材邊，突然一聲吼叫，手脚亂揮，跌進棺材裏去！

——阿寶大頭把全身壓在棺蓋上，發瘋地用拳頭敲着釘子，頓！頓！頓！

棺材在跳動，土堆在跳動，枯樹在抖，大草澤在抖——

橫躺着的屍骸，睜着毛玻璃一樣的眼珠望着天空。

滿天星星，明天一定更熱！

……

閑話重慶……

黃裳

小妹：

很久沒有寫信給你了。現在我正坐在作事地方的辦公桌上，無事可做，想想

還是寫信給你，告訴你一點事情。重慶的夏天真熱，昨天聽說已經到了一百十度，屋子裏雖然有電扇，可是吹來的全是熱風。我這裏下午就有太陽晒進來，只好搬家。還得看那一位的桌子有空才能搬過去坐，簡直成了吉卜西人了。現在是九點鐘光景，這裏倒還可愛，不時有小風吹進來，驕陽晒在草地上，告訴我天氣是多麼好。遠遠望過去是歌樂山，山頂上生滿了小松樹，好像民國十幾年的時尚，女人在腦門前留了一片前劉海似的。麻雀時常飛到開了的窗子上停一下，我注意到它們全是張了嘴的。這在我過去的經驗並不如此。難道說是因為天氣熱的關係嗎？

我想現在S路該是可愛的，法國梧桐早已長滿了葉子，給馬路留下了兩行蔭涼。我有一個時期每天清早到學校的圖書館去，總經過那裏，雖然是夏天，也並不熱。看一看你的窗子，總是關着的，那時你大概還沒有醒。現在你那兒該還是清涼的罷？可是這裏却這麼熱。

離滬之前一個月，常和S去吃成都川菜館，那時想想該也有點感情的關係，可是那天你們給錢行，誰提議到錦江去，給他嘲笑了一下：「人家要到四川去，你請人家吃川菜，人家吃的日子多着呢！」後來自己想想也不禁啞然，那天結果是吃了洪長興的燒羊肉，站着吃，吃得飽飽的。後來和宗江到□□去，想吃點涼的，還鬧了大笑話。他記住了一個冷飲的英文名，（從旁邊聽來的）就照樣叫了出去，下女却拿了一份炒鴨蛋麵包來，真是够豐滿的一份。後來算是解釋清楚，她去換了兩隻高脚杯子，裏邊盛了淡黃色的酒，各有一個吸管，頂上插了一顆紅櫻桃，這不用說是爲女士們預備的。我們這兩位男士只得趕快喝掉，



重慶山景
一九四五年

再叫別的。你看够不够窘的？

話說得多了，我現在想先告訴你一點關於吃的事情。或如「師父」所云，「食道」的研究。這一次旅行，因為有「師父」在一起，所以一路上頗吃了些好東西，在河南吃了黃河鯉，洛陽吃了中州菜。最可笑的是在常家灣，一塊風沙蔽天的地方，我們想吃甜的，結果由堂倌貢獻意見，叫了一樣「拔絲饊」（饊讀去聲）仿拔絲山藥之例，把饊頭切成一塊塊的小方塊，用糖來炸了吃的。

這些都是路上的花絮，到了四川以後，我們就嘗試川菜了，不知道是否上海的川菜變了味還是怎麼，頭一次就碰了個大釘子，那是在「朝天關」（將到廣元的一站）一家民家夜飯，主人把過年的封鷄拿來給我們作菜吃，不料第一筷就把我辣倒了，原來鷄是用辣椒末浸透了的。偌大一隻鷄只好不去領教，到外面吃了湯元算數。

從此就對叫菜懷了戒心。每逢叫菜必先講好「免辣」，有些本無辣的菜也如此，因此引起了堂倌的暗笑。

到成都，已經進入四川文化中心區，當然研究食道也以此為最適當的地方了。「師父」他們是先根據了一本成都指南的指示，對每一個代表地方性的小食店都去嘗試過。記得有一次到望江樓去，經過東馬路，有一個城隍廟。據導游，那裏的豆瓣是有名的，我們就在席棚下面坐下來，要了三碗，眼看堂倌把一勺勺的紅色黑色的作料加進去。我因為有過先前的經驗，所以敬謝不敏，但「師父」和宗江却硬了頭皮把它們喝下去了。他們告訴我這「頗有道理」，不過我是不相信的。

前幾天「師父」從成都來信，說及花會事：「此地花會（青年宮）開始，已遊三次。有如北京之廠甸。規模宏大，城內名館如賴湯元，吳抄手，漲秋等皆有分號，另有物產展覽會，頗示川省物資之富也。」這裏邊所提到的幾家小食名館都值得一提，賴湯元在春熙路轉角，所買即鷄油湯元，吃法較為特別，預備了芝麻醬和糖，混了放在小白銅碟子裏，把湯元蘸了來吃，別有滋味。不過我僅能欣賞糖與芝麻醬，鷄油味則不大好，真可謂「買櫝還珠」了，賴湯元只有小小的一家門面，座上客常滿，更還有在門外立等的。我們去吃時不過一元半五隻，實在是價廉物美。即在賴湯元對過有一家艾辭辭，我頗喜歡吃，這本是北平

的名產，你想必吃過。

至於「抄手」，即我們所謂「雲吞」，這種東西大概還有不少種特別寫法，那個算是標準，也不能知道，吳抄手之妙，妙在那裏，也未能說，或者是清辣得好罷？反正我一看那澆上去的紅色辣油，即便心怦，好處便也無從欣賞了。

李義山詩，「美酒成都堪送老」，成都的佳釀，我也還未能吃到。不過所謂「綿竹大麩」，却實在不錯，師父的來信中也數數提到：「昨晚請新來同學吃飯，大喝大麩，今晨尚有醺然醉意，」前日盡六兩大麩，回宿舍後，頭暈暈頗有酒意，「你可以想見他的那份醺然的味兒了。小時不能喝也不敢喝白乾，僅用筷子在酒鍾裏沾一下，嘗嘗酒味而已，近半年來則頗能欣賞大麩（白乾）。覺得蒲桃酒之類甜甜的糖水兒是沒有道理的。不過這也僅限於好大麩，若是加了酒精的劣品，也還是不敢承教。

此地的酒店只能賣酒，不能吃菜，（花生米豆腐乾不在此例）而飯店裏則不許賣酒，成都則不然。大麩有許多種，我平常吃的是紅糟麩酒，還有一種更好的陳年麩酒，味兒更濃，酒店裏買酒的杯子有許多種，普通酒大抵用素白瓷杯來盛，或有加藍花的。紅糟麩酒杯則是細瓷而有花草圖案的。陳年麩酒則用玻璃杯子。吃畢算賬時，只要看吃完的空杯子，就可以知道價目。還有一種橋精酒，是瀘縣的名產，在隨便什麼野外或江邊的茶館裏，都有着一瓶瓶的橋精酒在出售。瓶甚小，大約只盛四兩，用高粱梗子塞了瓶口，上貼印花。在臨江去處的茶館裏，我常常去叫幾瓶來喝，看看江景，也頗有意思，只是近來水位大漲，我常去的那一個菜館，就已經搬走了。滄海桑田，在這兒大約每年可以看到兩次變換。

成都的菜館除了外江的如大三元，冠生園之外，本地館子則無不有一個雅緻的名字，如在陳西街上的「一家」不醉無歸小酒家」即是。那塊匾寫得也飄逸之至，小小的兩間門面，裏邊倒也相當大。綠漆門，還有屏風，和街市的喧囂完全隔絕了。「不醉無歸」，多麼平安的一塊小天地，「師父」來信中說，「最近且吃不醉無歸小酒家一次，的是不錯，唯貴得驚人耳。（百元左右一人）」在成都，普通十元可以吃一頓飯了。所以說貴，和上海的紅棉和什麼華之類比起來，當然不算什麼，「師父」且會對四川菜加一總論，他說：

「成都食道似已無可述，集近日研究結果，四川本地菜仍是無大道理，其味以強烈刺激爲主，無淮陽菜之 *Delicate* 也。」

這應當是飽食豆瓣後的實話，確實可以相信者也。

四川的水菓委實可以稱賞，這裏似乎已經是副熱帶的氣候了，所以可以看到棕櫚樹，廣柑，橙子，都有，廣柑便宜時每隻一元左右，最近則因久已下市，所以貴到十元一隻，無法問津了。還有奉化真種的水蜜桃，也不錯，但也太貴。

重慶有兩處溫泉，一個在北碚，是北溫泉，另一個則是南溫泉。北溫泉還沒有去過，南溫泉則已與宗江去玩了一次，我們沿了大路走去，到堤坎，那地方的瀑布非常可愛，路邊有一個石像，磨頂，衣服則是明制，神情活現，雕得很不壞，但不知是何許人耳。

從堤坎到南泉，大約有五里水路，我們雇了一隻船，只十元。可謂便宜，一路經過花溪等處，風景的確不錯，舟行在兩山夾着的河水內，懸想當有九溪十八澗之妙也。路上經過一塊大石頭，上邊長滿了青苔，破破爛爛，真像一顆中空的古樹，還有一個地方，峭壁上刻着某烈婦殉身處的字樣，當日她就是從那高高的巖石上跳下來的。這使我想起綠珠墜樓的故事，四川的節烈之風似乎甚盛，又因爲石頭方，便到處都有旌表的牌坊，這捨身處就是南泉的十景之一。

溫泉是就石基刻成的浴室，也有游泳池，我們在那裏浮沉了半日，還有幾位女士同泳。池子太小，幾乎沒有迴環的餘地。

從泳游池出來，到冠生園去吃了飯，有牛奶和點心等，本來還想到建文峯去看一下，這是明太祖的孫子爲燕王永樂趕出來，逃竄南荒的傳說遺址，本來建文的生死本是一個謎，有許多神話，應當是當初懷念建文的臣民造出來的，也不一定。不過山民曲中有「慘睹八陽」，那「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裝」的詞句十分動人，袁四公子寒雲就很喜歡演這齣戲，也許他還有什麼深意也不一定，我只是頗喜歡這由帝子變成的和尚，「一瓢一笠到襄陽」，天下行脚，和我的心神有些相近罷了。我們因爲疲倦不會去，仍舊仍原來的水路乘船回來，飄飄的，大有「春水船如天上坐」之意了。

回來坐「滑桿」，這是一種山轎，藤椅子兩邊穿了兩根長竹桿，由兩人擡了走，是走山路最舒服的「代步」，等滑桿到了長江江邊時，我已經有些睡意了。

昨夜在芭蕉院裏乘涼，看見了彎彎的下弦月，不禁憶起了小時愛讀的「宋人話本」中的「馮玉梅團圓」裏所引的一首民歌，「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飄零在外頭。」此歌雖俚，然感人至深。關於此歌，「雲麓漫鈔」中有所說及：

「彭祭酒學校馳聲，善破經義，每有難題，人多請破之。無不曲當。後有兩省同僚，嘗戲之，請破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彭停思久之，云，運於上者無遠近之殊，形於下者有悲歡之異，人益歡服。此兩句乃吳中舟師之歌，每於更闌月夜，操舟蕩槳，抑遏其詞而歌之，聲甚淒怨。唐人有詩云：徒倚仙居遷翠樓，分明宮露靜兼秋，長安一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盛行於時，具載輦下宋時記，云是章孝標製，與此意同。」

雲麓漫鈔是南宋初時人所著述，當時正是建炎之後，時逢離亂，我們想像吳中舟師在月夜蕩槳於姑蘇的河港里，或者是一片空濛的水，或者是曲港菰蒲，曼聲作歌，聲音淒楚，是怎麼的一個境界。

更闌人靜，我也要睡了，因為明天還要早起。

夜安

黃裳 七月三十一日

世界獵奇

旅人

裏是三四隻小雞，小雞的肚子裏裝的是幾條煎魚，魚的肚子裏還要放幾個熟蛋。

德國盧貝克 (Lubeck) 地方的

巴勒士登的彼陀英民族，(Be-douin)，有種奇怪的風俗：在他們族民結婚的時候，筵席上一定有一隻特別大的「大菜」。一隻特別大的木盆，中間放一隻烤熟的駱駝，駱駝的肚子裏裝兩隻烤羊，羊的肚子

骨架；牆用壁柳條編成，上面亂塗着灰色的泥土，一邊還有一個方面小的窗洞；房子裏主要的東西是一隻石爐子，頂上有一個孔，可讓煙

通出去；牆上有一隻架子，用繩索吊在「樑」上，上面放着各種的土器，式樣倒還不差；在一根木柱上，倚着一張弓，一支石箭，一支石矛與一柄石斧。

太極拳的藝術

勞神

都市的清晨，象徵着人之初生，純潔而和平。

街上浮現出淡色的朝容；空的電車以一種輕騰的步伐，隆隆地遠去；分報的，送牛奶的，推糞車的，躑躅着的黃包車夫，是這些勞動者在和靜地奏出都市鬧曲的前奏。

集中注意力於觀察的樣子，使我不敢隨便去擾亂他，可是我今天有一個問題忍不住要問他，我終於抓住一個機會向他發言：

公園中這時還看不到搔首弄姿的妖姬，以及一班所謂『慘綠少年』，連樹木似乎也更自然一些，夜來吐盡的氧氣還籠罩着未散，其中還盪漾着一種有機化合物的清芬。潤溼足下的是露珠，這是天然的蒸餾水，草兒正洗漱未了。



『我在這樣想：太極拳可不可以配上一些音樂，讓動作跟着音樂而進退上下？太極拳表面上雖看不出有規則的節拍，但潛在着必有自然的韻律，這只有音樂才能使之顯現出來。你是一個研究音樂的，我相信你一定能作出一個很好的這樣的樂曲。』

『怎麼？你的意見倒與我不謀而合，』

我沒有停留，一直跑到『拳場』的所在。他早已在那裏旁觀，我拖了一把椅子在他的旁邊坐下。

還是這一羣熟識的人：矮而肥的，高而瘦的，戴黑眼鏡的，穿香雲紗褲的……我們默默地看他們打完了全套，都不作聲。今天他似乎更來得沉默，那種

我告訴你吧，我對這個問題已經研究了一個月之久，我每天在這裏旁觀就是默默地在作曲。可是我這『太極拳舞曲』愈作愈覺得作不下去，直到今天，我才完全決定我是做了一樁最愚蠢不過的事——太極拳根本不需要音樂，它已經是一種十分完整諧和的藝術，也

許我可說它本身就是一種音樂，就像悲多芬的 *Adagio* 自有崇高純真之美，更不需任何附加的裝飾。」

我覺得有些不容易了解，他又舉起手指看打拳的這個那個，興奮地說：

「你看這「攬雀尾」，這「白鶴亮翅」，這「抱虎歸山」，這不是標題音樂是什麼？這彷彿是田園交響樂用一些音符來點染出夏日的光燄，葉綠素的蒸鬱，野花的芬芳，以及風，雷，雨，流水，鳴禽，牧羣……」

這些話更使我忙亂，我一面似乎感到音樂在我的耳邊撩動，而一面又要努力想像出一只白鶴在「亮」出她的翅膀……但是他又繼續的在說下去：

「其實連這些標題也是多餘的，太極拳可說是一種舞蹈，一種最單純高尚的舞蹈藝術。你別當它僅僅是一種運動。一天跑幾十里路也是運動，搬幾十塊磚頭也是運動；一種運動之可貴處全在乎其藝術，我不贊成「國術」這個含渾的名詞。咄！你瞧，你竟能從這些美妙的舞姿中看出一點武力或鬥爭的成份？」

「對，對，太極拳是一種舞蹈的藝術，我歡迎這個尊稱。舞蹈是叫做「第一藝術」吧——噢，還有音樂？總之，舞蹈是一種起源很早的藝術是不是？」

「不錯，舞蹈起源很早，但是發展很遲。舞蹈藝

術發展到最高峯就是外國的 *Ballet*——有人譯做踏舞，舞蹈，舞劇，或抒情舞的——不過 *Ballet* 還不能脫離音樂的羈絆，從來舞蹈都不免附屬於音樂，惟有太極拳始能成爲獨立的舞蹈；它不需音樂而且還排斥音樂，這點我想是很偉大的。」

我覺得很高興，但是說不出附和的意見。

「你不能否認太極拳有一種不可抗拒的陶醉力量吧？」他用兩手支頤，半閉起眼睛說話：「它的神秘就在於一種永恆的流動的美，彷彿是海潮永久的在卷舒，澎湃，我很難找出一些形容詞去形容它，它是如此悠長的，靜穆的，如此柔和，但又十分厚，重，韌，似乎拒絕一切改變……」

我看了看他，他正把眼睛全閉起來，恍惚地說下去：

「太極拳在這方面更勝於音樂，也許它竟是一種催眠術，使人浮沉於虛無縹渺，清靜寂滅的境界。我在欣賞太極拳時，不僅覺得超脫了現實，並且還解放了時間與空間的壓力——這是藝術功能的極致。」

我默然，老實說這種論調即使確實不錯，我也不願贊同，我不免要表示一些反感：「我不懂藝術爲什麼也脫離不了這種所謂「死的說教」！如此說來，太極拳竟是灰色的？這太東方方式了，我還是喜歡希臘的

，斯巴達式的，譬如像那邊少林派的拳頭，多麼矯健而活潑！他們的體格多健美！姿勢多英挺！難道這種充份表現出生之力，與力之美的，也不能算是上等的藝術？」

「但這不過是一點刺激。藝術決不僅僅止於娛樂。我也並沒有說太極拳是柔弱的運動，相反的它却是剛毅的鍛鍊。他們說內功拳的特點是鍊氣，其實這不過是藝術的諧和均衡的涵養功夫，凡是高尚識真的藝術家，不論畫家，音樂家或詩人無不能達到這個境界。」

「不過我總以為太極拳太單調一些，譬如說手裏能有一把劍多麼好？」「舞劍」這個名詞就很有詩意，使人很容易想起「鴻門之宴」或「公孫大娘」什麼的，還有「霸王別姬」中梅蘭芳的舞劍，多美，配上一段「夜深沉」。」

他笑了笑，似乎不屑置辯地說：「不管怎樣，我覺得愈是單純，愈見其可貴，愈能顯其崇高之美。你要知道，一大堆顏色的油畫其所含著的往往不及寥寥的幾筆素描。我也不贊成天然五彩電影；你以為怎樣？譬如說吧，埃洛爾菲林的「羅賓漢」，我認爲這是電影藝術的退步——好像西席地密爾也說過這樣的話。」

我不表可否，這時我正有一個新的思索：想從中國歷史上努力找出舞的古典，從「八佾舞於庭」直到「霓裳羽衣曲」，從廟堂到宮庭，但是民間呢？民間沒有，沒有舞，也沒有運動。我不禁暗暗歎息這個老大的國家，於是我又向他說：

「有沒有「中國舞蹈史」這樣一本書，大概沒有吧？我想知道在中國古代很發達的舞蹈藝術何以到後來竟至一蹶不振，也許中國音樂的不發達也是一個原因吧？」

「這就是儒教統治的影響。可怕的束縛與殘害！中國不僅是個病夫，我說更像是一個發育不全的人，一個殘廢者，一個畸形怪胎！尤其是藝術所受到的摧殘最大，中國吃虧處就在沒有經過一個文藝復興的時期；但藝術是情感的產物，並不像科學那樣可以永遠壓抑。唉，凡是有人的地方，那七種藝術就無處不在。不過說不定它是潛在的，中國拳術中有舞蹈，正如中國文學中有音樂，書法中有圖畫——藝術的本能必得有個發洩的地方。」

「對，你這話很對，我相信從前還不會有人用過這樣理論來估定太極拳，中國似乎一向沒有藝術的觀念。」

「不，應當說：沒有純粹藝術 Pure Arts 的觀念。」

中國的一切止於實用，自然也沒有藝術哲學，但沒有哲學就沒有進步。譬如像今日的平劇批評家，還是感慨地叫着「譚派絕響」，他們從來不研究什麼叫做「美」？什麼是藝術——戲劇，音樂的原理與效果？沒有哲學的理想，就只能捧住一個過去的天才作偶像，把他的成就當作最高的標準。這樣永遠沒有革新與創造；中國舊時的一切無不是迷戀骸骨！」

「因此現在還有人在歌頌三代，文王，周公，孔子。」我笑了笑說。

「讓我給你看一些我們「國術家」的理論，」他突然從座旁抽出一本書，是『太極拳講義』，翻了翻讀出下面的一段：

……太極者舉人一身而言也。然乾爲首，坤爲腹，腰象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即脊骨兩旁兩膀兩股大筋也。兩儀生四象，四象即四肢；四象生八卦，八卦即四肢八節也，八八生六十四卦，即手足指節五十六節，合四肢八節也，即六十四卦也。至於手指則分春夏秋冬，食指爲春屬木，中指長爲夏屬火……

「如此理論！」他輕蔑地把書往地上一拋。

「這誠然是笑話！」我說到這裏，忽然覺得他有些咄咄逼人，於是我把話一轉：「但是你不應當輕視這神秘；愈神秘愈能產生力量，有些人還知道怎樣故

意弄些玄虛。中國的拳術技擊也許確有其莫測高深的奧妙，我們看到打拳，差不多個個人的腦子裏都在搬演一部火燒紅蓮寺，或者蜀山劍俠傳；恐怕在這裏看的一大羣人都要靠這種心理在鼓舞着。」

「那是已經近乎所謂迷惑。」他冷冷地回轉了頭，停了一會又用手指着那面一對旁觀的外國男女說：「我以爲要知道太極拳的最公正的批評，應當去請教這兩位。」

「那也不盡然，他們充其量只等於我們的在路旁看賣拳脚的小孩子……」

「噢，我倒想起來了，我們的國術當年還會到柏林的世界運動會出過風頭！」

「不錯，這是一次盛舉。但不知道當時給外國人的印象是好是壞，這在目前倒是一個有趣味的問題。」

「我想很難談到了解，大多數人只能感到新奇有趣吧，他們覺得這個古怪的國家一切都是十分古怪，而一部份人恐怕轉而增加其輕蔑的成見，第一因爲刀啦，槍啦，都不是體面的東西，正如梅蘭芳當年出國獻藝，他們第一個不快的印象就是樂隊簡單得可憐——不是嗎，倘若跟他們百人合奏的大管弦樂比較起來？」

「那也許不必如此自卑，不過我很佩服他們這班人的勇氣和自信力，像我們這種有 Inferiority Complex 的人，無論如何也不敢貿貿然去「獻醜」。」

「我還記得那時國術表演節目單的翻譯工作，是我們的一位德文教師代做的，他是一位精通東方語言的奧國人。但你總該想像得到他的困難，像「太極」，「八卦」，「六合」這些名詞，當然不是僅僅音譯所可了事，要簡單確當，又要人看了容易明瞭，這比翻譯老子道德經還要難上十倍；這簡直是廣告藝術，報紙上不是有人懸賞一千元徵求一個譯名……」

大家都笑了起來，但我立刻又想到一個問題：

「照你說，拳術是一種舞蹈藝術，但是你也不應當忽視平劇，這中國的 Opera 也含有許多舞蹈的成分，我在看戲的時候，覺得有幾個動作簡直美不可言。」

「唔，是的，不過……平劇有許多地方不自然得很可厭，但，平劇確是一種很複雜的藝術組合……噢，簡直複雜得可怕！總之，平劇所說是我國舊社會的實用主義下很偉大的產物，改良平劇該是一種很有意義的事業……」

似乎由於大家的同意，這個談論並沒有擴大下去。休息五分鐘。

我縱目四顧，看見過去稍遠的場子裏有一個青年的女子也在打太極拳，這是很不多見的，因此很使我注意。但她的姿勢並不好，而一副莊嚴緊張的面容又實在乏味。我不禁又要問他：

「爲什麼很少看見女人打太極拳的？我在懷疑太極拳似乎不適合於女性，但它又不能說是完全屬於男性。」

「這點我也曾想到過，女人不够深刻，不够嚴肅，太極拳需要毅力，表面上柔和，但骨子裏堅毅，這叫做：始靜則柔，至靜則剛。」

「但是女性不是好靜而善於忍耐？」

「你要分別忍耐與毅力不同，一個是消極的，一個積極。尼哥不是說過：耐苦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婦女與奴隸都善於此道。女性就是缺乏一種高等智能所需要的毅力，譬如說哲學家與作曲家，你能舉出一個女性的哲學家與作曲家嗎？沒有，一個也沒有！」

「但是哲學家與作曲家根本就少有。」

「對啦！這就是天才論。太極拳也需要天才。在我的眼中看來，這裏打拳的沒有幾個可以說是打得好的。」

「你這話很挫人的興緻，我不贊成太極拳竟也是

貴族的。」

「抱歉得很，一切藝術都不免是貴族的。」

「那末你要叫許多人都配打太極拳！」

「我沒有說過這樣禁條。玩玩當然不妨，譬如畫得不好的人也在畫，寫得不好的人也在寫文章。不過藝術的批評不得不要求盡善盡美；這裏藝術精神也就是科學精神：一點不能馬馬虎虎！」

我默然，他於是又接說一句：「我想打太極拳的倘若有一種藝術的自覺心，在打拳的時候能自認是在表演一種最高尚的舞蹈藝術，那麼也許都能够打得更好一些。」

我覺得有些意興闌珊，那一班打拳的也已經成對地在玩着「太極推手」，這玩意我對之並無好感，但是其中一個光頭的大胖子，穿着一件短袖汗衫，他的姿勢似乎特別來得自然純熟，我覺得這跟他的體態服裝很有關係。

「你看那個大塊頭！」我對他說：「似乎打拳的都該剃個和尚頭，並且如此體格如此打扮，纔能與太極拳的「拳風」相協調。」

「這就叫做流線型，太極拳的基本條件就是自然，一切人爲的斧鑿痕跡都須避免，譬如衣服最好是輕而軟的，而且輪廓上不能有銳角，如袖口和褲腳管都

不能直挺挺的。你看老式打頭都要把褲腳管紮緊。」

「既然太極拳在服式上也得講究，那麼打拳的地點是否需要選擇？這無疑須是一個優美的背景。」

「像這裏當然不行，這必得是一個超凡拔俗的所在。」

「在高山之上？」

「對，高上。」

「像峨嵋，崑崙，或者就是黃山吧：峯頂上，伴着一株孤松，脚下雲海瀾漫。」

他笑了笑。

「時間應當在夜裏。」

「對，夜裏。」

「最好還得有點月光。」

「唔，月光。」

「或者像舞台上那樣，光從側面倒射上來，照出一個很高很大的影子，一簷一簷的。這樣似乎很有趣味。」

「唔，不！」他突然興奮起來：「太極拳不需要什麼趣味，也不需要光。讓我想——我想更好一些的地點是在沙漠之中吧：周圍是鬱熱的空氣，太陽光四處皆是，脚下沒有影子，因爲人的本身就是一個影子；或者，或者在北極的冰原，天地蒼茫，一切東西都

是灰色，一個人悠悠地舞着，像是另外一個世界上的幽靈。」

我錯愕地望着他，他神秘地微笑着，於是又仰起頭望着天空，說：『你這樣想：在這澄澈的青空中，有一朵唯一的人形的雲緩緩地航行過去……』

我抬頭看看，沒有這樣的雲；雲很多，一團一團，映着旭日的光輝，紅紅的，倒有些像少女臉上的胭脂。

我趁勢伸了一個懶腰，站了起來，那面圍着一大羣人吸引了我，我跑過去看。

是一羣打單刀的，打少林棍，達摩劍的，全是高興而熱烈，使人精神爲之一振，如夢之初醒，一個小孩子舞着一柄鐵禪杖，刀環錚錚的，直使心臟跟着激烈跳動。我暗暗想倘若太極拳相當於音樂中的 *Adagio*，那麼這裏可說是 *Allegro*，而那面打猴拳的則像煞是 *Scherzo*。

夷猶小語

鄭逸梅

弘一法師李叔同，圓寂已二載，日前陳列遺物於玉佛寺，多釋典及所書聯軸，最引人注意者，厥爲

我信步巡行於這公園中拳場的一角，打拳的一組

組到處皆是；在和煦的陽光下，我頓覺生命的熱力充溢於全身，但是我忽然想到那更年青活潑的集團競技運動，我的眼前陡然湧現出體育館中人氣狂熱的盛況：歡呼聲振動屋瓦，我們的勇士奪得錦標回來，啦啦隊長正在抬上一大籬橘子……

空中傳來教堂中嘹亮的鐘聲，這是上班鐘，公園中人如潮的往外面退去；一天的工作就將開始，都市大機器已在轉動。我跑出大門，街上已是車水馬龍，正如我身中血球奔流的大動脈。

但是，我還是每天愛着太極拳，這『灰色之舞』似乎是一種撫慰，使我感到無限的安樂與靜趣。這大概證明了我是一個病人——對，『The Doctor Prescribes Music』：Beethoven's Moon-light Sonata, 3 times daily after each meal. 我們爲什麼不可以同樣的處方如下：太極拳，一日三次，飯後服。

叔同少年時飾黃天霸劇影，又演話

劇『茶花女』照，折腰弄姿爲西方美

人，嫵媚風流，一時無兩，詎知晚

年芒鞋托鉢，爲苦行頭陀，其蛻變

有如此，洵奇人哉！

倡，俗作娼，妓也，又倡優，

女樂也，然亦有作爲男樂師者，史

記：『儷廡，秦倡侏儒也。』

予友白蕉，厥名雋雅殊常，倒

之則爲蕉白，蕉白，有火捺紋之端

硯也，白蕉固善書，予謂其當具一

蕉白硯，則白蕉蕉白，一而二，二

而一，打成一片矣，未知予友亦以

鄙言爲否然！一笑。

我愛講的故事

胡 悲

續五年前的演講

西班牙名詩人迪里安，因為把聖經的一部份譯成土語，被捕入獄，在黑牢中單獨被幽禁五年，嚐盡人間苦味，釋出後仍度教授生涯。當他第一次出席講授的時候，有一大羣好奇的人都來聽講，想要聽他入獄的情形。可是這位偉大的詩人所講的第一句話，就是繼續五年前他沒授完的課，他開頭就說：『我們上次講到……』對於獄中的情形以及個人心中的不平，一句話也不提及。

★

偉大的人物，常有一貫的主張，把個人的恩怨，置諸度外。

發明家的成功

火車發明家喬治史蒂芬孫（一七八一——一八四八）的奮鬥史，可以做每個貧寒青年的模楷。他年輕的時候，在煤礦裏做工，每天祇掙六便士。他爲了要上夜學，便利用空閒替其他工人補綴衣服和靴鞋，掙錢來付學費。他把自己最初所掙的三十金磅，交給瞎了眼的父親



還債。

他發明火車的時候，大家都說他瘋了。

有人說：『這狂吼的蒸汽機所射出的火星，會叫房子着火。』

還有人說：『黑烟會把空氣弄髒了！』

又有人說：『馬車夫和造馬車的工人都要餓死了！』

英國下議院組織委員會，把他盤問了三天。

有一位議員說：『要是有一頭牛跑上了這每小時駛十哩的機器的軌道上，事情不

是很糟糕嗎？」

史蒂芬孫說：「是的，對於那頭牛是很糟糕的。」

一個政府派的審查員說：「要是這火車頭每小時會走十哩，我情願把裝好煤的機器當早餐吃下去。」

有一位作家在一八二五年三月出版的評論季刊上批評說：「說火車頭會跑得比馬一倍，真是荒誕的笑話奇談。」

有兩位著名的工程師也說，祇能用兩個固定不移的蒸汽機，相距一哩半，利用繩索與滑輪來拖車子，才合實用。

雖然困難那麼多，阻礙這樣大，輿論又一致非議，可是史蒂芬孫曉得自己是對的。他終究成功了。

★
一部份所謂輿論者，在一百年後更能現出其真面目。成功不是容易的事。

最豐美的麥穗

從前有一位天才哲學家，有一次答應一位少女說

，要是她能走過一個麥田，把最大最結實的麥穗選擇出來，他將把一件極貴重的禮物賞賜給她。唯一的條件是穿過麥田的時候，不許停步，不許退回，也不許

左右徘徊，祇能朝一條線走去。禮物的大小與貴重的程度，與所選的麥穗的大小成正比例。

少女得到這個輕而易舉的機會，就歡歡喜喜地走到田裏去。她走過許多豐美的麥穗，可是因為想採更好更大的，所以一直不肯下手去採。後來麥穗越來越小了，小得她不好意思下手去採；她又不能退回，結果終於空着手從另外一面走了出來。

★
三心兩意，往往一事無成。野心太大，常至一無所獲。

肉鈎上的屠夫

有一個紐約的屠夫，爬上梯去，想把半隻牛肉掛在肉鈎上，一不小心，跌了下來，自己却正被掛在那尖利的鈎上。他大聲呼救，人家才趕快把他解下來，送到附近一家藥房裏去救治。

屠夫被抬進藥房的時候，臉色灰白，呻吟不已，痛苦萬分，脈差不多沒有了，身上稍微一動，就痛澈心肺。藥房裏的人趕快把他的衣服除下，想療治他的傷處。可是衣服脫開一看，却毫無傷痕。原來那鋒利的肉鈎祇戳破他的衣服而已。當屠夫曉得自已沒有受傷的時候，痛楚就無形消失了。

想像的痛苦有時候比真實的還來得大。

★ 自坐鐵籠

十五世紀的時候，法皇路易十一當權。有一位親信的主教，向路易十一提議建造一個鐵籠，把信仰異教的人關在鐵籠裏，以警效尤。這鐵籠要造得又狹又低又小，使受刑者既不能立，又不能臥。

不久，這主教冒犯了路易十一，路易十一大怒，就把他關在這個鐵籠裏，前後關了十四年。

作法自斃，此之謂乎？

趨炎附勢以凌虐他人的，可以醒醒了。

一視同仁的名醫

法國首相紅衣主教杜步亞，有一次患了重病，請著名的外科醫生布當爲他施行手術。在未開刀以前，杜步亞告訴布當說：「你對我施行的手術，不可像你在醫院裏對那些貧賤的可憐蟲所用的粗暴的手段。」布當醫師莊嚴地回答道：「大老爺。你所稱爲貧賤的可憐蟲的那些人，在我的眼中，每一個都是首相。」

這是從前外國的事情。同樣的良醫，在今日的中

國有沒有？我說有！

有一個外埠的闊人，請上海一位神經科的名醫去出診。這位醫生出乎許多人的意外，並沒有去。可是他並不是搭架子。他說他很願意去，祇是上海還有許多其他的病人，需要他的照顧，所以他不能丟下這些病人去爲那位病人效勞，這是很抱歉的事。要是這位闊人看得起他，願意親自到上海來就診，他是很情願跟其他的病人一樣，一視同仁地加以醫治的。

★ 這種貧富一視同仁，看人命重於金錢的醫生，是多多益善的。

滿足者

有一個怪癖的富人，在他的田莊上豎起一個木牌，上面寫道：「本主人願以此地贈滿足者。」

不久就來了一個人，要領這塊田地。

富人問道：「先生，你是滿足的人嗎？」

那個人說：「是，我很滿足。」

富人問道：「那麼請問你，你要這塊田地來做甚麼？」

應徵者無話可說，忽忽離去。

★ 世界上沒有真真滿足的人。

野荒

師陀



顧二順所以動大怒實另有原因，在先說過，大部分爲的是城裏有消息要派人來剿捕。這給他們作耳目的是李四庚的一個遠親，在城裏開酒館，原是一個會罵過四門，仗着一把刀子給自己打定天下的光棍。李四庚的母親是他的族姑，也許他的母親是李四庚族姑。兩個人平常素無來往，他只知道在他的所謂用算盤都打不上去的親戚中有一個大漢，是個安分守己的莊稼人，講到關係，一個莊稼人同一個光棍當然談不上，李四庚根本就沒有放到他心目中過。可是這種意想不到的奇緣有一天竟然發生了，這是在李四庚作了土匪之後，在一個鄉會上，兩個人見了面。他怎麼會喜歡上這個土匪的，這在他自己也弄不明白。總之，比方兩塊冷膠遇着了火，幾斤燒酒把他們沾起來了。他覺得李四庚有一種力量，他不能不把赤心交給他，在別人看起來迂迷可笑不近人情的，他却感到無限嫵媚可愛。「表弟，」臨走時候他還戀戀不捨的說：「我能爲力的總給你爲力，你放心混好了，既然你肯信託我，你表哥總不會教你在別人面前丟面子。你作的買賣沒有我開館子牢穩，這一點你自己有數目。可是我不埋怨你打錯主意——爲的甚麼？男子漢大丈夫，舉得起放得下，咱們都是紅臉人，牌子撩出去，就是刀子扎到腿上，哼一聲的不算漢子。」爲了補他的情分，李四庚同顧二順按時送他酬謝。這事當然是秘密的。他所以肯替他們盡力並非誇口，實在是充分根據：第一，在普通的小縣城中，開酒館的同紳士、衙役、以至官吏交往接觸的機會頂多，探聽消息也比較方便；第二他不必擔心別人爲了這事收拾他，當差的大半都敬重他，有身分地位的人犯不上拿性命跟他碰，再加上大家都是靠着結納吃飯的人，說不定有一天誰用着誰，所以即使萬一被揭穿也不會真有人肯出來拔他的根子。

顧二順着實緊張了幾天，首先他將手下人集中起來，收拾好傢伙，分派了崗位，除去回家吃飯，（他手下有許多白沙集人。）他們必須不分晝夜守住驛馬店，或是說他的司令部，不准在外面游蕩。驛馬店廂房裏是個賭場，但是賭博被禁止了。並且規定了暗號，只要聽見鎗聲，每個人都得準備好動手。李四庚尤其忙，特別是夜間，他不在寨牆上巡邏便去寨外放哨。顧二順在整個期間不會離白沙集，他等待着，凝靜的聽着，心裏稍微有點緊張，像戰馬等待衝鋒。這樣過了端午，直到初十前後，一個新的消息送來了：警備隊同武備警察的那些「好朋友」們出了城，在老百姓家裏要素了一頓飯，接着便從另一個城門回去了。

「他娘的！」二順唾了口吐沫，連氣都不會來得及喘——「小鎖子！」他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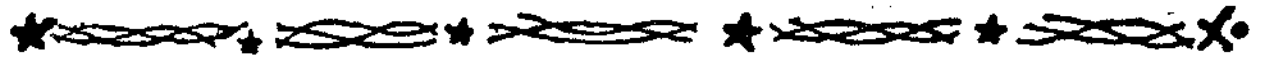
「幹甚麼，二叔？」

「買點東西，」他的嘴唇抖動着說；「買點……買點竹布。」

「你這會買竹布作甚麼用？明天不行嗎？」

「不行；要馬上去。今兒個後半天一定得買回來。」

這叫小鎖子的約摸十七八歲，身個不高，骨架却比較的寬，黑黑的圓臉，大嘴，低額，獅子鼻子，頰骨朝兩邊突出，他給人的第一個印象是熊。我們也許應該先說明他的來歷——他原來是個無主孩子，父母是討飯的，大概被餓了。他繼續討飯，接着死自然也就找上了他。有一年冬天，他的全身都被凍裂，倒在滿是冰雪的誰家的院牆腳下，已經失去知覺，奄奄一息，在等着咽最後一口氣，別人都以為他死過去了。可是他的命運註定他應該再活幾年，吃苦或快樂幾年，就在這時候他遇見了顧二順。顧二順那時還沒有佔領白沙集。顧二順命人將他抬進屋子，用溫水灌了他，給他蓋上被窩，他慢慢的又活轉來。並且被養大起來，直到現在這個樣子，同時自然也做了土匪。實際上他也有幾分像熊，他的飯量很大，力氣很大，可是除了顧二順，別人很難使喚動他。他喊顧二順叔叔，自從被收養以後，他像狗一樣服從顧二順，很靈動，又老在後頭跟着。其實按年齡說，倒是李四庚更像他的父親，而且真正喜歡他憐恤他的也是李四庚，兩個人在一處的時候成一個極有趣的對照。



「要藍的，頂好的，你知道嗎？」顧二順又在後面囑咐一句。

小鎖子沒有來得及答應就立刻從驢馬店裏跑出去，他明白顧二順的脾氣，說怎麼辦便一定得怎麼辦。至於他怎麼跑而又從何處買來的可沒有人知道，到了傍晚，他夾着一捲布回來，全身上下都是汗，都是泥，像從泥裏頭爬出來的一樣。

「你這是幹什麼，老二？」李四庚問。

自從小鎖子走後顧二順便焦灼着，他從店裏走到店外，從店外走到店裏，再從廂房走到上房，像一匹在籠子裏走來走去的野獸。他沒有想到自己作的是一件傻事。看見買來的布，他立即便撮到手裏，孩子似的忙亂着，並且他多麼想馬上生一對翅膀飛出去呀！

「這很好，很不壞——小鎖子！」他自己喃喃着，忘記小鎖子就在後面，他大聲喊。「小鎖子，給一塊錢，拿着花去！」

他這種神情完全把李四庚弄糊塗了。

「你這是幹什麼呀，老二？」他詫異的第二次問。

「去看一個親戚……一個親戚……沒有什麼。」

「你怎麼來的親戚？」

「你別管……過幾天再告訴你。」說着他掉頭走了，無論李四庚怎樣在後面喊，怎樣對他說他不應該在這時候走開，他也顧不得了。

嬌姐在穆家寨並不知道白沙集發生的事情。自從看見顧二順她心中便常常感到煩擾，她想再見他一面，好像有一句話要跟他講。她相信顧二順會再來，也許已經在那邊等着她了，她故意在家捱磨時間，到瓜地去的遲一點，有時候她又去的特別早。可是幾天過去了，終於毫無影響。其實二順何嘗要她關心，何嘗想到她對他關心，她又何嘗真有必須同他說的話呢？她心裏帶着微愠，這樣暗中責備自己。

這一天她決定不管他了，他來或是不來都跟她沒關係了。哪知這樣設想之後却愈加煩悶，她在向例坐的地方坐了許久，後來天氣漸漸涼爽，她想起來好多天不會到大河邊去過，想去遊散。她想着便站起



身來向黃泥岡走去。關於這個岡子，附近的莊稼人以爲是先前的堤岸，因爲它形狀斜長，同大河平行，只有極少數人認爲是一個丘陵，跟大河根本不發生關係。但不管它是丘陵或是堤岸，有一點却不能不令人驚異，數百年的大風竟不會連根將它吹走。風在鳥獸絕跡的冬夜中悲鳴着吹它，夏季的連綿陰雨不住的打它，砍草孩子有時候爬到頂上向四外大呼，它孤獨的處在一望無際的荒漠中猶如小島在海洋中，從來沒有變更過位置。上面雜生着蒿艾，白茅，菟絲，酸棗樹和所謂裸子。嬌姐背了陽光坐在土坡上，透過塵霧，白沙集在她前面清皙的顯出屋頂，寨牆在大河那邊反光；在她背後，爬上岡脊能看見下面一方被河柳隔開的耕地，離開岡脚不遠是她家的院子。她替流光大娘做了半隻鞋面——按鄉下習慣，婦女在冬季的風沒有將手吹裂之前繡花——時間在不知中過去了。夕陽沈到崗脊那邊，陰影向大河伸過去，空中現出向晚的色彩，比先前更平靜，給人一種臨幕的特殊感覺。當她偶然從鞋面上抬起頭，遠遠的有人正穿過大河朝她走來，向陽的部分是明亮的，另一邊，一條深藍色的長影子。

「這是他！」她看了一會，心不知怎的跳動起來，嘴微微張開了。

二順也看見她了，恰當些說：想到這是她了。（流光大娘不會無緣無故老遠跑到岡子上來，附近更沒有第二個女人。）這一天她穿的是藍方格白布衫，坐在陰影中，遠遠的看去像春日融曠下的最後一片殘雪。在她背後凝重的深色背景上空，暮雲很快的由薑黃色變成鬱金香色，反映增加了泥岡的重量，看起來更陰暗。如同在一種大威力者之前，附近的草木在落日與雲霞的光耀下面突然全靜止了。

嬌姐是這晚景的重心。二順沿了小路從岡脚下走上來，不知何故，他們彼此望着竟不相招呼。

「這裏很風涼——你是來看我們白沙集吧？」直到在她面前站住，二順才笑着說。

嬌姐挪出地位讓他坐，同時從下面瞅着他笑。從她的笑容上很容易看出這種意思：我在等你，我知道你今天會來。

「我好些天沒有來過，到這裏來玩。」她却說。

二順驟然幾乎不認識她了。她頭上頂了一條藍地白花手巾，（一種年輕鄉下女人用家織白布撒綴成的手工，在染坊染過，拆開後上面現出規則的蝴蝶狀花紋，白沙集一帶叫作捏花手巾，）臉蛋被手巾

遮着看去更小，像深藏在花托中的野果，一對黑眼睛在下面閃動。因此他有一種新的感覺，在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她是潑刺的，性格完全顯露；這一天却是隱藏的，雖然她的臉溶解在歡悅中，細心人還能從她眼中看出不安同羞澀，而在這一切後面却含着一種嚴肅。

「你想的倒是好，嬌妹，」二順說。「誰也不會來打攪你，看的又遠，雲在天上飛。」他在嬌姐旁邊坐下，將帶來的禮物放在地上。

嬌姐先前不曾留心他手中拿着東西，她看了一眼，低下頭自去做鞋面。

「他真傻，」她想，臉微微一紅。

二順從旁邊躡着她，因為她低着頭，眼睛便無意間落到她的頸項上——她心頭掠過了些甚麼，他當然不知道；他望着她的辮根下面，被一團捲曲的短髮圍繞，覺得圓圓的十分有趣。

「她今天真奇怪，完全變了樣子。」二順心裏說。

「我今天來晚了，」他看了一會，從地下摘了一根草，放到嘴裏咬嚼着。

嬌姐手的動作很快，可是針腳時常下錯。聽見他說話，她的身子向前傾了一下，問道：

「你每天很忙嗎？」

「不忙……不過前幾天有一件事。」

「那是怎麼的？」

「很討厭，嬌妹妹。你每天坐在這裏，想不到別人過的日子……」

二順本想將幾天來經過的事情說出來，用一種抒情聲調，可是大部分的鄉下人都有這種缺點，他們的嘴很笨，如果沒有別人在旁邊鼓勵他們的興緻，他們很難將心裏想講的話盡情講出來。他等着嬌姐追問，另一個却等他講下去，沒有開口。因此他只好將嚼爛的草唾在地上，改口說：

「這是賠你的衣料，（他拿起先前帶來的布捲放到嬌姐前面。）在鄉下，我想你也許不喜歡穿綢，給你裁了幾丈竹布。」

這就是他先前沒有想到可是已經作了的傻事。看見嬌姐並不抬頭，對他送的禮物不作理會，他開始

覺得自己錯了。他先前出於一時高興，却沒有想到這會傷害她的自尊心，會使她大不痛快。——她會想到他已經把他當成普通的貪財女人，精神上因此受了委屈，感到了羞辱。

「你今天來就是爲了這件事？」停了許久她才說，語調中充滿了責備，並不擡頭。同時她又一遍想：「這個人真傻！」

二順心裏亂了：

「不單單……還有——我怕你——」

「我並沒有教你賠，二順。你拿來的你還拿回去，我不要你的！」她截住他，不等他再往下講。

「你真小器，嬌妹；」他皺了皺眉，笑着說道，覺得她高傲的甚是背情。「這是我送給你的，就是那一天你不把衣裳撕破，我也要送你；好多年不見面，難道我不應該送你點東西嗎？」

二順沒有說謊，他確實是出於誠意，以這事爲快樂，爲了酬謝他小時候的一段時間來的，他根本沒有想到財物。嬌姐不說話了，可是她心裏仍舊想：

「他真是個傻子，花了許多錢，穿起來教人惹眼。爲什麼他不買別的？要是一對環子豈不更好？」

一羣老鴿從他們頭頂上飛過去。彷彿有所留戀，二順忘記了已是該走的時候。他側着身子倒下去，

肘節抵住地面，望着天道：

「你要看不見了。」

「是的，」她漫然應着。「我做完這一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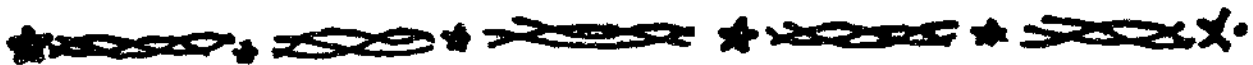
事實上她正在想別的事情，她想別人也許會看見他們，尤其她媽。停了一會，她匆忙的看了看天道：

「隔幾天你想不到我們家裏去嗎？」

「可是你上一次說過不讓我去？」二順驚異的瞅着她。

她沒有回答。

夜色開始從東邊伸過來，天垂盡處升起一陣灰霧。西方的天空在岡脊後面燃燒，雲從輝煌的金色轉



成玫瑰色，有的地方還很明亮，有的地方却漸漸失去了光彩。大河上成了一片蒼茫，各種形體全落在寂靜中，蒼茫的暮色中，草木，陂陀，岡丘，白沙集，都成了不確定的，近的看去似乎很遠，遠的很近，模糊而又明顯。

「小嬌！小嬌！」一個聲音在岡子後面喊，從聲音上能聽出她正從瓜地那邊走過來。

嬌姐趕完了最後一針，慌忙從地上站起來。

「媽在叫我，我要走了。」

「這布怎辦？你真的教我拿回去嗎？」二順坐直了身子說。

她站住向二順看了一會，可是臉一紅，她突然返身走了。她走的很快，酸棗樹時常勾住她的袴角，嘩嘩嘩發出響聲。當她走到岡坡底下，朝瓜地那邊轉過去的時候，他吹了一聲哨，她又停住腳向他轉過頭來，大概以為他要跟她講話。

他向她揮手讓她走。

「她教我看她媽，或許……這不會……。」直到她隱沒在一叢河柳後面，他低聲咕嚕，生着雀斑的臉上，在暮色中現出了笑容。

夷猶小語

鄭逸梅

策之妃曰妹喜，妹譚若默，古作末喜。世俗往往書妹為姊妹之妹者，殊誤，因此音亦歧異，學者不可不知。

金剛鑽之佳者曰火油鑽。按明張茂實所著清祕藏，有云：「金剛鑽以酒黃為貴。」殆所喻不同，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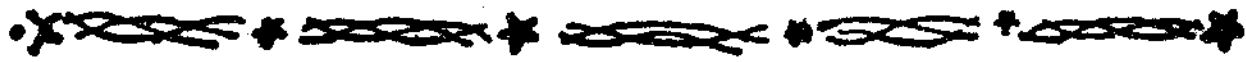
則一物歟？

齋前栽卉木，宜韻，宜澹，宜雅，宜疏，若姹紫嫣紅，密枝穠蕊非所適也。但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耳！

李流芳題冷泉紅樹圖有云：「余中秋着月於湖上者三，皆不及待紅葉而歸，湖上故人屢以相嘲，余亦屢與故人期，而連歲不果，每用悵然。」按楓必經霜始赭，曩時在蘇，重九登天平山，停車欲賞，楓猷未盛，蓋非至秋末冬初，不能見

霜葉之紅於二月花也。李流芳欲於中秋看月而兼賞楓，抑何不辨時令乃爾耶！

今之所謂幽默，非古之所謂幽默也。曾滌生「養晦堂記」有云：「常終身幽默，黯然深退。」幽默者，隱靜也。今之所謂經濟，亦非古之所謂經濟也，宋史王安石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經濟者，經世濟民也。



蘭昭寺外

石琪

蘭昭寺外來了一個遊方僧，腮下長長的飄着銀白色的鬚鬚，塵土罩在衲袍上，薄底的雲靴上也染上了泥土。

坐在頹壞了的蘭昭寺的石階上，呆呆的望着這古怪的遊方僧，在我的近傍放下了他的雨傘和包裹，向我打了一個問訊：

「請問施主，這裏是蘭昭寺了吧？」

「是的，可是裏面早就沒有和尚了。」

老和尚擦過我的身傍向門裏張望了一下；大殿的屋頂洞穿了，山門也祇剩了半扇，院子中長滿了蕪草。他悵悵的吁出感慨：

「它頹壞了，它頹壞了！」

「是的，年代陳遠了，又沒有人收拾，自然便頹壞了。」

「年代陳遠了，滄桑的變化，使我幾乎不認識他了，階前的血漬也掩沒了。」

我呆呆的望着老和尚那被滿風塵的臉，他的眼也



失神的呆視着遠遠的田野，眼眶中滋潤着一點淚水。我忍不住追問：

「老和尚，你說什麼血漬？」

「沒有什麼，施主，年輕的人已經生出了長長的白鬚，雄偉壯麗的殿宇也都坍塌，那是過去的事了。」

「過去的事了？」

「過去了，並且陳遠了，陳遠了。」老和尚祇是喃喃的重複着。

「什麼事呢？老和尚？」

「年代太久遠了，我來的太遲了。」

「老和尚，你好像來過這裏，究竟有些什麼事呢？」

「施主。別苦苦的追問我，故老之中總有過傳說的，廣生爹還健在吧？」

突然我憶起了幼時聽來的故事，那是在蘭昭寺外呀，可是那麼該是五六十年前的故事了。我張大眼睛望着老和尚，長長的白眉下閃着慈和的目光，風塵裏罩着的祇是溫文，並不像五六十年前蘭昭寺外故事中的主角。

老和尚捋起他的長髯，吁緩的嘆了一口氣：「唉，老了。」

是的，老了，五六十年滄桑的變化，化石也會改變了樣子了吧！

年輕人的好奇心總會指使着自己做出些約束不住自己的莽撞事來。我終於忍不住問：

「老和尚，你就是慈雲？」

「是的，五十多年前蘭昭寺就是我的老家，可是現在我走到它的門前我已經不認識它了。」

老和尚，可惜我沒有早生幾年，雖然聽到過父老們談廣生爹和慈雲和尚的故事，可是我究竟太小了，等到我懂事的時候，蘭昭寺裏已經長滿了蕪草了。」

「唉，太長了，太久遠了！」老和尚慨嘆着。

「是的，太久遠了，可是老和尚。五十六年的約會你還沒有忘記？」

「施主，年輕時候的莽撞的事自然希望早忘記好，可是，五十多年來這件事糾纏着我，沒有一天放鬆。施主，五十六年呵，我每天都在等着這天，在這五十六年中我走遍了天下，可是我不能到蘭昭寺來看一看，我和廣生爹說的是五十六年呵！」

「老和尚，你不着他了。」

「什麼？」

「廣生爹已經死了。」我把手指向離蘭昭寺不遠的前面。在一株柳樹的蔭下臥着廣生爹的孤坟。

老和尚慢慢的走向柳蔭，楊柳的枝條拂在他的光頭上，他並沒有覺得，祇是用手輕輕的撫摩着廣生爹的墓碑。

我迷惘的踱向他的身傍，看見他那銀白色的鬚鬚上，已經掛上了顆顆的淚珠。

我替他把楊柳的枝條由他的頭上移了下來，看見他的老臉上更加多了皺紋，手無目的的撫弄，兩眼呆呆的望着那佈滿了青草的孤墳。

我第一次看見老年人落淚。

他已經發現了我，手不再撫弄墓碑，把長髯略為

整理，努力的由喉嚨裏擠出一句話，像是對我說，又像對他自己說：

「他死了！死了！」

然後他遲鈍的走向蘭昭寺的階前，拾起他的包裹和雨傘。

「老和尚，你到那裏去？」

他把包裹繫在雨傘柄上，重新擔上肩膀：

「施主，太晚了，年輕的人不會覺得老來的太快。」

「……………」

「五十六年，五十六年把什麼都帶到土裏去了。」

老和尚依戀的擦過我的身邊，向蘭昭寺裏投了一瞥：

由蘭昭寺頹壞了的大殿裏，搖搖擺擺的跑出一個老年人來，一樣的光頭頂，一樣的白鬍鬚，代替雨傘的是一隻磨得紅亮了的拐杖；脚步跑得有些過急，額上已經沁出了汗，氣喘喘的喊：

「那裏來的，大和尚！」

「由來處來的，又要到來處去了。」

「路過蘭昭寺也不停幾天脚？」

「老施主，太晚了。」

「請教大和尚法諱？」

「在蘭昭寺的時候叫過慈雲，已經五十多年不用了。」

「好慈雲和尚，你教我等的好苦！」

「老施主？」

「我是保住，保住！」

「保住哥！……………」老和尚拋棄了包裹，保住也摔掉了拐杖，五六十年的老朋友攙在一起，我看見老和尚那無言的眼臉上再次的滋潤上了淚水。

「保住哥，你老了！」

「你也老了。」

……………

兩個人哀悼的鬆開了手，把眼光投在柳蔭下的孤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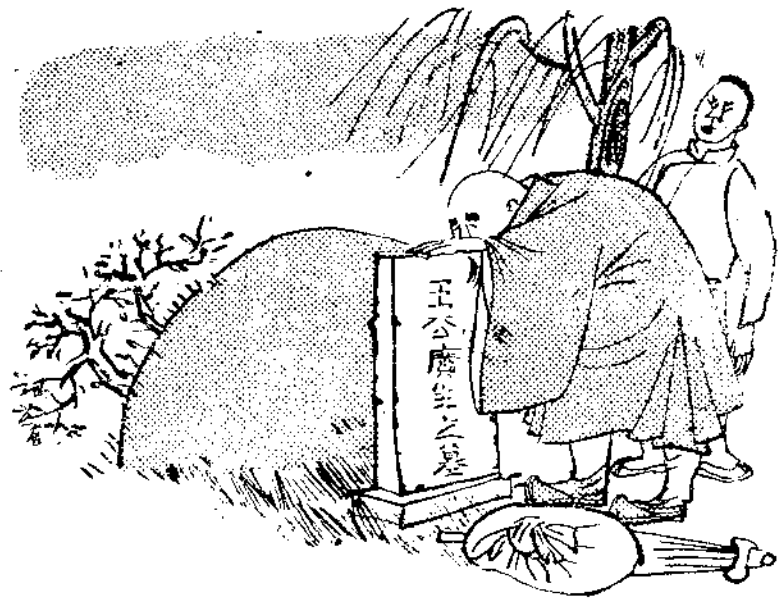
這時起了一陣小風，楊柳有些蕩動，墳上的青草一齊偃倒，但是：孤零零的，不會說話的土饅頭呀！保住拉住老和尚，仍舊坐在蘭昭寺外的石階上：

「廣生爹帶着他的懊悔，帶着他的歉意到土裏去了。」

了。」

「……………」

「可是廣生爹並沒有忘記五十六年的約會，他特意躺在這裏，躺在這孤零零的柳蔭下等你。」



「他已經不會說話了，可是這兩個老年人沉默的坐在那裏，呆呆的望着墳前的楊柳。」

「會說話

的是我，慈雲和尚，人白了鬚髮的時候便會想到少年時候的魯莽，廣生爹白了鬚髮以後，那一天不拐着他的跛脚在蘭昭寺外徘徊，二十多

來。」

村子本來不大，你一言我一語，便能全鎮沸騰。

於是：這天廣生爹提着鋼刀，站在蘭昭寺外大聲的罵：

「慈雲禿頭，你給我出來！」

蘭昭寺外圍了一圈人，廣生爹凶光滿面，頭上頸上都暴着青筋：

「他媽的，小禿頭你出來，你看我不把你宰了！」

到這裏還有比武的心麼？我祇想到這裏來弄壞我一隻脚，消消我的罪愆，可是廣生爹都聽不見了。」

我

我

圍在旁邊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詢問着：「廣生爹爲什麼生這麼大的氣？」

誰也不知道。

年輕的慈雲和尚匆匆的由山門裏跑了出來：

「大施主！」

廣生爹的氣就不打一處來：

「誰是你他媽的大施主！」

「廣生爹！」

「廣生爹也是你這禿驢叫的？」

出家人講究的是涵養，年青的和尙可忍不住這

個，慈雲和尚就把兩條眉毛豎了起來：

「我跟你說，你可別惹急我，泥人也有個土性，

我慈雲和尚可不在乎你！」

廣生爹差一點沒有把肚子氣破：

「街坊，鄰居，你們聽我說，這禿驢他不守清

規，葷酒不忌，調戲婦女，……」

「廣生，你的嘴可乾淨一點！」

「難道我還冤枉你？」

「就說我不守清規，也他媽的輪不到你管！」

「輪不到我管？」

「難道我還調戲了你的媳婦兒？」

廣生爹脖子都羞紅了，拿起刀來衝着慈雲和尚就

砍。

慈雲和尚也真不含忽，大家都說，也不知道怎麼一來，刀就跑到和尚手裏去了，廣生爹倒在地上，泥土裏和着鮮血。

「廣生爹廢了。」大家都嘆了一口氣。

廣生爹的腳腕子上中了一刀，站不起來了，可是他還坐在地上喊：

「好慈雲，你等着我，此仇不報非君子。」

「我等着你，一百年我也怕不了你！」

第二天的早晨，慈雲和尚拿着他的錫杖走出蘭昭寺。

寺牆的一角轉出來保住哥。

「慈雲和尚有你的，廣生爹叫你給廢了。」

「廢不了，這是一百年也解不了的仇，保住哥，

勞你駕給廣生爹捎個信，五十六年後的今天我在蘭昭寺的大門口等他！」

「五十六年？」

「保住哥，五十六年不算長，到那時候有你的熱鬧瞧，不是廣生爹宰了我，就是我把他殺死，這小子欺人太甚。」

從此以後蘭昭寺裏就不再見了慈雲和尚。

並且蘭昭寺漸漸的坍塌了，小時候嬉戲在蘭昭寺

類垣外，幼小的心靈中時常猜想：

「是怎麼一回事呢？」

廣生嬌是一個標緻的女人，村子中癩哈蟆想吃天鵝肉的並不止一兩個人。

這時候往往就有一個村童，跑到我的背後，用手

「擦」的一下。

「我殺死你這花和尚！」

「我不幹，我不幹慈雲。」

我們時常會爲這件事打得頭破血流。

但是，日子久了，廣生爹的骸骨已經埋在蘭昭寺了。

外的柳蔭下了。

廣生爹和保住哥說過：「我冤枉了慈雲和尚，把，我看見老保住茫然的淚眼，我也茫然了。」

我埋在蘭昭寺外，我死後也要向他道聲歉。

五十六年太久遠了！

在蘭昭寺外的階石前，不知道保住哥和老和尚談

了些什麼。

天色暮了。

村舍的外面已經有人趕鷄回籠了。

老和尚緩緩的把包裹交付給肩膀。

「保住哥，老了！」

我微微的看見，兩個老人的衣襟已經被淚水沾溼

夷猶小語

鄭逸梅

或謂墨花可淘茶，厥氣馨逸，

沁人心肺。奈不易得何！

柏有潏然如雲朵者，名雲頭柏

，耐人細玩，聞爲意大利種，可作

盆栽，亦齋頭清供也。

曩時影星韓雲珍騷在骨子裏演

劇，博得一般青年之擁護。或曰，

騷在骨子裏做香奩詩，亦自可人意

旨，但談何形容，如王金壇之疑雨

疑雲，尙不夠資格耳。

秋花懷豔，對之自起身世之

感。

市井傳言，聞有却眼鏡者，其

技倆絕巧妙，蓋乘人於途畔小渡，

淋漓及半，不能遮止時，突上前攔

取其眼鏡，遁逸無蹤。人徒呼負負

，無如何也。

今秋有以瓊花登報號召者，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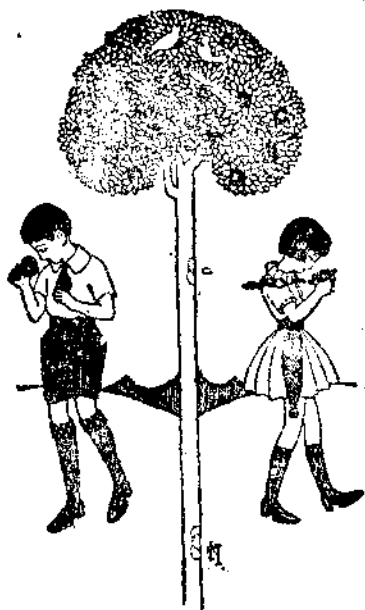
老於園藝者見告：謂瓊花形類繡毯

，簇然蔚然，著花於春夏之交，秋

日之瓊花，殆僊人掌舒豔耳。

現代中國的 父親的悲劇

王顯理



在過去幾年中，曾經有不少苦悶青年寫信來向我訴苦。在這些信件中，我們可以看出今日一個中國重要的家庭問題——浪蕩父的問題。

父親與人同居

下面是一位十五歲的初中女學生來信的片段：

父親在我八歲的時候，在外面秘密地和另一個女子同居了，從此以後，我們底痛苦便展開了。父親幾個月也不回家一趟，回來便和母親大吵一頓，幸好這時爺爺還能壓服父親，家庭還能得到小小的安靜。可是一年以後，爺爺因心病死去，父親便明目張胆地把「庶母」搬回來與我們同住了。

「庶母」是一個善於挑撥是非的人，回來以後，父親便和祖母吵架（母親當然也在內），常無故把我們責罵，於是我們和父親的感情便一天壞似一天了。

嗜煙愛賭若命

另外一位青年，這樣訴說他的苦處：

我的父親是一位十足典型舊禮教的人物，平素不務正業，且嗜愛煙賭若命，日常消耗費用，悉向母親勒索。荷稍

不遂其意，即拳足交加。家母是一個弱者，自從嫁父親以還，沒有過着一天安逸的日子，對於父親的漫罵暴打，向抱不抵抗主義。每於灰黯的斗室內，痛心的流淚着，悲痛深忍她的遭遇。

他說他的父親不但不顧到家庭的生活，而且每每剝削他母親和他的勞力的代價，去填那無底的煙賭的慾壑。他說他『沒有受過一天天倫之樂，眼簾呈現的是一片昏暗，耳裏聽得是咒語哭聲，鼻裏嗅得的，是陣陣的毒味。』

爸爸虐待媽媽

還有一位小姐，這樣表白她的痛苦：

我爸爸是商界上的人物，缺少情感，性情暴躁，自從他在外面再娶一妻子後，就虐待我媽媽。媽媽是一個怯弱賢慧的女子，從不與爸爸爭吵，祇會暗地裏自己落淚。

接着她說她的母親抑鬱以死之後，父親就討了後母，於是她和她的姊姊就受虐待。後來她的父親甚至不顧她和她姊姊的教育和生活。

以上所援引的，不過是隨手拈來的幾個例子。此外要找，起碼還有一打以上的例子，都是子女對父親表示不滿的。比方有一個青年，說他『父親已五十九歲，左鄰屋有一個姘頭』，因此把家庭弄得一場糊塗。有一個青年說他的父親出外做官，討了姨太太，樂不思蜀，對於家庭的生活置之不顧。他和幾個兄弟，完全靠他的母親一手培養起來。他一想起自私自利的父親，就『心頭起了憤怒！怨恨的火在燃燒』。他把他的父親看做仇深似海的死對頭了。

父子結下冤仇

這種父子結下冤仇的事件，在中國的社會上業已數見不鮮。四年前上海所發生的周家弑父案，已經在社會人士的腦中留下了難於磨滅的深刻印象。弑父案當然是一件極端的例子，然而在弑父案之外，準弑父案，假想弑父案，想像的弑父案，不知還有多多少少，這不能不說是現代中國父親的悲劇了。

這種父親的悲劇，當然和臭蟲一樣，是各國都有的；但是也和臭蟲一樣，現代中國特別多。這些悲劇性

的父親，特別存在於今日中國的中上階級的智識份子和半智識份子中。由於他們的社會地位和教育背景，他們在社會上無形中有移風易俗的領導勢力，所以這個問題特別值得我們注意，也值得我們提出來加以研究和檢討的。

要研究現代中國父親的悲劇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了解中國歷史，社會傳統，教育，和家庭的背景。

父居一家之長

我們都知道，中國是父權的社會，父親居一家之長，是家庭的中心人物，是全家生活的供應者，對於家中的一切，握有支配與統治的大權，對於子女甚至操生殺之權。

中國的母親正與此相反。數千年來，中國女子的地位，是屈居於男人之下的。「女子無才便是德」這一句話，剝奪了她們求學的正當權利。「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成爲每個女子的最後的命運。她們從小便受歧視；她們要忍受纏足的痛苦，爲的是要取悅於男人；她們完全沒有受教育，或者祇受很有限的教育；她們年紀很輕便出嫁，以後便在閨房之內或廚房之中消磨她的一生。

男女授受不親

當兩千五百年前，孔老夫子說出那句「男女授受不親」的訓令的時候，中國青年男女間的鴻溝，不知已經劃分多少年了。但是有一點我們是可以確定的，就是後代的人奉這一句話爲圭臬，把中國男女青年交際的機會，剝奪了兩千多年，也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專制婚姻制度，橫行了兩千多年，使數千年來的中國青年，沒有享受婚姻真幸福的機會，這與現代中國父親的悲劇，是有着直接的關係的。

在盲婚制度之下，中國的丈夫怎樣去補償他們已失去的婚姻幸福呢？他們納妾，他們嫖妓。在中國的歷史上，尤其是在宋朝和明朝之後，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詩人文士，以及士大夫階級之流，與名妓唱和遨遊爲樂，甚至金屋藏嬌。這被當時的社會人士認爲很自然的「雅」事。爲的是在男性中心的社會上，女子是被公認爲男子的玩物；同時在父權高於一切的家庭中，被拋棄的妻子唯有自嘆自己命運的不濟，不敢提出一聲抗議

。因此當時也特別產生了許多博學多才的名妓，以適應時代的需要。至於士大夫階級的納妾，更是司空見慣的事了。「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妻子不育，當然是納妾的絕好藉口了；兼祧也得納妾，甚至與妻子吵架也成爲納妾的理由。最後與最簡單的納妾的理由，就是「飽暖思淫慾」！

新思潮的侵擊

昏昏沉沉地過了兩千年這樣的生活以後，忽然有一天，老大的中國受了新思潮的侵擊，於是有一部份青年覺悟了。他們覺得不合理的現象不應該再繼續存在下去，他們認爲女子無需再受纏足的痛苦，他們知道男女應該平權，他們以爲男女青年應該有交際往來的權利，他們主張戀愛自由婚姻自主。他們手執「打倒舊禮教」的旗幟，起而與封建思想搏鬥。他們有的是成功了，有的被惡勢力所吞噬而成爲英勇的犧牲者，但是繼起者絡繹不絕，終於擊退了封建殘餘的勢力，爲未來的中國青年建造了光明平坦的前途。

就在這光明與黑暗的勢力搏鬥聲中，在這新的思想交替的時代，產生了這悲劇性的一羣，造成了現代中國父親的悲劇。

不幸的中國父親

這些不幸的中國父親，生不逢辰，生在舊思想的陰影下，却長在新思潮的激流中。他們的前半生，受了數千年來中國社會的封建傳統所籠罩，他們的下半世，却被新思想的光輝所照耀。他們的終身大事，早由率直愚魯的父母之命和花言巧語的媒妁之言替他們安排就緒，有許多還是「指腹爲婚」的呢。他們和他們的祖先一樣，從來沒有看見過自己的未婚妻。在結婚以前，他們不知道未婚妻美或醜，識不識字，有甚麼脾氣，會做甚麼事，身體是否健康。關於這些，他們祇有聽天由命的份兒。他們祇知道對方是一個「門當戶對」的家庭中的一個羞人答答的小脚的女子。於是有一天，爲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或者「老人家抱孫心切」，他們就成了家。一對對尙未成年的無知的少男少女，便被人爲的命運擺佈在一起，開始他們的「天作之合」的「美滿良緣」，照例生男育女。

這種父母全權代辦的買賣式的盲目婚姻，大多數顯然是不幸福的。爲了教育程度的不同，個性，興趣和思想的差異，性情的不調和，這種夫妻除了彼此性慾上的滿足以外，大多是沒有甚麼精神上的愛情可說的。於是丈夫對妻子日久生厭。爲了社會的傳統容許他以較大的自由，丈夫便在外面拈花惹草，以補償他生活上的缺憾。這在他的祖先，原是天經地義的事，不但社會上沒有人敢批評一句，就是家裏的親屬，爲了經濟權握在他的手中，當然也都噤若寒蟬。可是對於他，事情就兩樣了。他的子女已經飽受過新思想的孕育，他們明白男女平權的意義，他們主張一夫一妻制，他們要求家庭中天倫之樂。他們看見母親被棄如敝履，父親在外面花天酒地，置家庭的生活於不顧，他們痛恨父親了。在戴着老花眼鏡者的眼中，他們是「大逆不道」，他們「反」了。

兩代之間的衝突

兩代之間的衝突，這是常見的一種，但是並不祇這一種。有許多做父親的人，不能適應新的環境。他們的腦筋已經頑固化了，沒有轉向的能力。他們因爲自己生長在「男女授受不親」的社會中，對於他們的子女（這些可畏的後生！）所帶來的新習慣和新名詞，都覺得看不慣聽不慣。他們禁止子女結交異性朋友，他們不許年青的一羣修談戀愛，他們以爲這些是傷風敗俗的勾當（至於自己在外面的拈花惹草，那……那是另外一會事，那是他自己的私事，別人管不得的）。他們硬要替子女擺佈婚事，正像他們的父母從前替他們安排婚事一樣。他們永遠想不穿時代已經不同，習俗也就必兩樣。他們的固執造成了兩代之間的不睦，掠奪了子女的快乐。

「有其父必有其子」，這也算是一句老話了。模倣是人類的本能，因此在有了浪蕩的父親之後，往往也有荒唐的兒子。你聽見過父親和兒子搶跳一個舞女的笑話嗎？你聽見過父子妓院相逢的故事嗎？至於燕子窠與賭場，成爲父子會面的場所的，也不知有多少。這種上行下效的現象原不足異，不幸的是父親的悲劇已經「遺傳」給兒子了。

脫離父子關係

「×子××，甘趨下流，在外招搖撞騙，屢戒不悛，決意驅逐出外，脫離父子關係，嗣後在外一切不法行爲及借貸等情，概由其自負責任，與鄙人及家庭無涉，恐未週知，特此鄭重聲明。」這種「驅逐劣子」和「脫離父子關係」的廣告，表現了現代中國父親悲劇的另一面。這種脫離關係的父子是與父子同一荒唐的大不相同。這種做父親的人，當是循規蹈矩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可是不幸家裏却產生了一個羞辱門楣的劣子或劣女，以致做父親的人在痛心疾首之餘，不得不當着大庭廣衆之前登報聲明脫離關係，這從表面上看來，不是當然是在被驅逐的子女這一面。但是我們如果平心靜氣地用一種較公平與澈底的眼光去看，我們也未嘗不可說這些被驅逐的子女，是缺少良好的家庭教育下的犧牲者。一個從小在父母教養指導下的孩子，如果不是由於父母的錯誤與疏忽，應該是沒有走上墮落之路的理由的。總而言之，在實施家庭教育這方面，做父親的人是不能逃避他的責任的。

愁眉苦臉的爸爸

曾經有過一位天真的青年，寫信來發出「我要爸爸！」的慘痛呼聲。他並不是沒有爸爸，他的爸爸還健在。不過他說：「爸爸！可憐的爸爸！從早晨八點鐘出門，直到天黑了回來，臉上總是煩惱的，甚至還要發怒，試想他那兒有心思來跟我們親蜜地談一次話呢？」請問這樣一個愁眉苦臉的父親，怎麼能引起子女的愛戴和信任，又怎麼能擔當得起教育子女的責任呢？

「爸是個典型的嚴父，整天轉着經濟的念頭，每天好像要把報紙吞下去似的。孩子們十年也見不到他的一點笑臉。他似乎不知道精美的衣食，不能滿足孩子們內心的需要。我情願不坐汽車，不住洋樓，而爸能夠和我們一起談談笑笑。我希望他是一個黃包車夫，而不是個銀行家。我和他中間似乎有一層隔膜。我不能親近他，他不能了解我。」看了這位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內心苦悶的哀訴，你作甚麼感想呢？我說，父親是不容易做的！

我會碰到一位半流浪型的青年，他中學讀了一半，失學了，從來沒有找到一個穩定的職業，多數的時候在馬路上流蕩着，甚至晚上整晚流落在街頭。他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與父親感情的破裂。據他自己說他們父子兩人感情的惡化，起因於政治見解和社會問題意見的不同。兩人性格都很好勝而固執，在多次爭，互不相讓之下，父親終於老羞成怒，與他發生衝突，不再理他。不但叫兒子輟學，甚至不替他介紹職業連兒子找到職業的時候，也不肯替他保證。這樣終於讓這小孩流浪了好幾年，這不消說又是現代中國父親劇的另一幕。

避免悲劇的重演

中國父親的悲劇，並不是無法避免和預防的。當然，那些已經發生了的悲劇，像病入膏肓一樣，除了盡人事以外，是很難加以挽救的。不過我們可以拿這些「前車之鑑」，來作「後事之師」。我們可以防止劇性的歷史，使不再重見於來日。

現代中國父親的悲劇，無疑地是這個新舊思想交替時代特有的產物。我們這個古舊的社會，受新思潮衝擊，已經有二三十年了，但是幾千年來封建時代的痕跡，還是根深蒂固地殘存着。我們不知道這個新的替的時代，將要伸展到多少年以後。我們不知道封建餘孽，幾時才能完全肅清。但是現代中國父親悲劇產生的根本原因，既是由於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所造成，我們就得對症下藥，從改革婚姻制度着手。我們以為普男女青年的正當社交生活，提倡戀愛自由，婚姻由當事人自主，使父母處於顧問的地位，堅持一夫一婦制把結婚的年齡延遲到經濟能獨立的時候，這些都是造成婚姻幸福的不二法門，也是根本避免現代中國父親劇重演的根本方策。此外，普及兒童教育，性教育，以及心理衛生的常識，使做父親的人，知道怎樣處理自己的生活，使趨於合理化；同時知道怎樣去教育自己的子女，獲取子女的信任，調和兩代之間的衝突，使庭中有融融洩洩的和樂的空氣，也是很重要的一點。至於商場中以妓院舞場這些徵逐酒色的場所，作為交晤談的場合，也是有害無利亟應予以革除的一種惡習氣。

秋風亂早晚，涼不暖，別
後憂愁，世為事，相思還不
算。遠望京華，切斷
漂泊人，在誰管。切下落毛
長。日滿月，以雨露，院

桐葉滿空門

蘇子瞻秋夜寄澹



素描

胡考作



閒話之七

訥 厂



語云：「一路哭何如一家哭。」

一路重於一家，固矣。

然而，路者家之積也。此一家，彼亦一家；東一家，西亦一家；聚之則爲路，分之則爲家。

果僅一家哭，而能一路笑，此一家者，「爲己之所惡，以成人之所美，」——墨子語——雖哭猶笑也！所憾者，由一家哭，而家家哭，而一路哭，而路路哭，於是哭聲盈野，即欲求一家笑，又烏可得？

雖然，「哭者人情，笑者不可測」耳！

閒話之八

訥 厂

語云：「荒年大肚皮」。

「年饑一用不足」。束緊褲帶都來不及。豈可反而大肚皮？

不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倘使大肚皮而僅僅是宰相，是司農，那末，量大福大，即使肚皮裏撐上幾隻米船，還不要緊！無奈，肚皮大到小百姓身上，那就糟之又糟，糕而又糕了。

究竟荒年的小百姓肚皮，怎樣大起來的呢？

噢！胃口好，自然肚皮大。大家看：現在的報上，今天說「無憂」，明天說「樂觀」，後天又說「可望增加」，天天在那裏吊小百姓的胃口，又怎能說肚皮不因而「大大特大」呢？

仇世雜筆

匡 沙

回到故鄉，非特道路地域都是陌生；即使連伯叔弟兄，相見也各訝異，真是「少小離家老大回」。又是久離，又是經過變亂，加上我僕僕風塵，成了一個黑而且瘦的人，無怪他們

萬象閑話



都不認識。一直要報了自己的名字——像唱戲的先來個表白——有的說聲音還聽得出，有的說面貌依稀可辨，大家相對唏噓，各道這幾年的頭沛生涯。我是鐵羽歸來，當然談不上衣錦榮歸，除了一點私務稍爲整頓外，也不能久留。晚上，一燈話舊，窗對準着故居的瓦礫場，風雨不已。詢及一般的舊知世交，有的身故，家人已星散；有的遷播他鄉，蹤跡不明；有的已淪爲養老院中喝麥糊的；也有煊赫當世，正在順風頭上——不知是環境造成他們，也不知是他們創造環境，總之是闊人，貴人吧！貧賤果所不免，富貴也這樣容易。風雲際會，本是魚龍變化，豪傑奮竦的時候，可攫可取，可恣可掠，安分守己，都是俎上的陳列品，呼叱風雲，倒可以廣置產業，驕妻子，媚姬妾。現在的時候，要尋個把「貧而樂」的顏回，確是難事，換了一日殺無辜」的盜路，那就不甚費力了。算一算買房屋，置田產的，多是一般新興的暴發戶。說起他們的出身，與「爲僧作賊」的朱太祖無甚差別；不是賣舊貨老頭兒的孫子，就是媒婆的兒子。我的意思，不是把階級與出身橫在中間，而奇怪他們怎樣的點石成金

，富貴可驟致。戲院是他們開的，希奇百怪的公司都有他們的份兒，賭臺，煙館，飯店非他們不可。「參軍側帽」，流風所及，都有一貫的作風，類若上海馬路上的英雄們。提起他們，沒有不歡迎的，揮霍豪客，千金不吝。提起他們，也沒有不懼怕的，綠眉毛，紅眼睛，怎不嚇殺人。固然這般人發跡來得奇怪，可是比起上海的一般囤戶來，睨上一晚，連自己也糊裏糊塗的掙上了幾倍，那實在瞠乎其後了。

在街上碰見的人，大多面帶菜色，著長衫的文人，尤其憔悴得可憐，斯文一脈，自己認爲是讀書種子，有許多事情不屑爲，有許多事情吃不消，對於世事，又多所批判，自己日日夢想着有人請他出山成大事，立大功。我看見他們疲憊的樣子，心懷忸怩，倒不一定是憐人，實在是傷己。縱有大廈三萬間，其中沒有柴米油鹽等可以予取予求，平白地集中了一批餓鬼。

居鄉幾日，怕見闊人，逼道而過，總是借故躲避。這般闊人，儘有幼時的竹馬交，學校中的同學，或是親戚故舊。照例應該相見言歡，互道契闊，可是他們正在高官可做，駿馬得

騎的風勢上面，如果自己不知識趣，一腔熱心的去鑽營拍馬，他們瞧上你這光蛋，來個半面冰冷愛理不理，與自己的臉上又有多大的光彩。此種心情，正如陸放翁再到臨安，尋從前結交的僧侶，非死即貴，自己也甘於落寞不去訪問了。憑這點的窮酸，到彷彿招高了自己無限的身價。

二

當第二天的侵晨，我於細雨飄緲中去探尋舊址。滿目蓬蒿，已把堆得高高的瓦礫隱蓋下去。不過井欄門框，尙在原處，依稀還可認辨兒時的居留地。循大門而進，細雨直打頭頂，風吹衣袂，已覺得俯仰之間，一切皆屬空虛；指叩銅駝，已成荊棘。寒家始造於乾隆年間，正當有清的鼎盛時代，經過太平天國的變動，幸而保持舊觀，亦可以說經過近三百年的興亡，和清社的運祚相去無幾了。舍間的房子確也不小，雖說經過兵燹，經過火劫，倘有自己有人在場，還不至弄得精光，可以修理好一部份，到後來躲躲風雨。正因為家人漂流異鄉，就有族中的人假冒名義來盜賣，旁人看了，也就胆大起來，折磚運瓦，動門窗板壁，至於室中

的傢俱箱櫃，也自然移名換姓。房子剩了空殼，樑楹柱脚不久也完了，最後連石版都被賣光。結果呢？族人所得有限，他們徒蒙惡名，好的還是一般外姓。所以外來的禍患，基於本身有了缺陷。據說，外姓人對於我們一所破房子，無所不用其極，離間，挑撥，利誘，威迫等等，而他們可以中飽。倘使我們沒有這一批的自家幫忙，情況還不至於如此荒涼。

在這樣的天氣，這樣的情境，很使人產生一種感慨——我並不悲慘目前的境遇，對這敗屋野草，欣然地感奮着無上的安慰，套句老話，有破壞才有建設——雖然建設在眼底是一種理想，一種微弱的希望。不過希望如此，總得有點兒成就，即使我自己無力完成這個重光祖業的志願，我有我的一班弟兄，他們都本此一心，共同向這條路上邁進；理想總能成爲事實，希望也有達到目的的一日，則我又何懼目前的傾圮，破壞呢。小事如此，大事也如此；家事如此，國事又何嘗不如此。

我佇立在殘壁上，想到將來有一天跨進大門，一切如舊觀。半室裏丟下了雷震，我才甦醒身處荒墟，全身浴着雨，頭頂上濕膩膩的



萬象閑話

大概在水蒸汽。陰雲駭奔，天空驟黑，大雨將臨。「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夕。」縱有風雨，不過霎那間的變幻而已。遠望我向前舊識的山峯，已成了禿禿濯濯，那青鬱的松樹，是被剃得清清楚楚。山已返老還童，人的下巴可長了些鬍鬚。居停的主婦，她出門看見我如醉如癡，不怕風雨在亂石叢草中瞎衝，當我迷了道路，好意地告訴我說：

「少爺，從這兒來，有條路。」

其實那裏是路，原是我们們的廳堂樓屋亭院，現在給行人們自由地任意地侵佔去了。

「謝謝你，我認識的。」

她也恍然。

「呵！原來你在自己的屋裏呢？」

這可使我有點悽慘。

三

市上待賣的西瓜，珍珠米一類的夏貨，沒有成熟就摘了下來，所以都不可口，問了許多人，才知道因爲「借地租」的人委實太多，勢力一濃厚，便成了猖獗。他們雖沒有一定的組織，倒也有小小的集合，一到天黑，就有大批的人，不論男女老幼，越險過卡，向四鄉及沙

地出發，他們掘的，挖的，摘的，靠了手段與經驗，天明回來，就滿筐滿袋了，羅列於市。他們的行貨既不化本錢，那就顧不得農人的辛辛苦苦的耕作，顧不得農作物的老熟未？更顧不得傷根傷籐，他們一經過，地爲之白。一般本身種田地的，好容易盼望到蔓秀瓜熟，卽日可有收成，突來這幫「借地租」的客人，所有的希望，都成了泡影。所以他們也等不及瓜熟蒂落，聽其自然生長，能够搶救多少是多少，也可以說一則是明取，一則是暗奪，無怪農作物都患了幼稚病。

此種「借地租」的真是可恨，他們破費了一夜的時光，就等於農人整季的汗血。非但使農人們切恨，同時使我們的買客，也覺得出了重價沒有好貨可買。他們除妨害農家的經濟外，還應響整個年歲的收穫。此種人雖不像蝗蟲那樣兇猛，實在也相去不遠了。其情雖可憫，其行實可殺。不過話又得說回來，世道如此，這種情形，自然也不足怪了。

西遊記

萬象閑話



據說唐三藏的佛骨也給人發現了，對於這種攷古，恕不在行，不能胡說。却因此而想起和唐三藏有關的「西遊記」，因此引起一點感想，倒是實在的。

在上海，「西遊記」是一部熱鬧的佈景機關連台好戲。因爲一則劇情變化莫測，鬧猛非凡。二則它是一部爲人熟悉的說部，一經搬演，當然先睹爲快，就此生意鼎盛了。

看「西遊記」，自始至終，大家的眼光都投在神通廣大的孫悟空身上。對於他的猛烈抗爭，詭奇應戰，經歷苦難，都懷着一腔熱情和好奇的心理，於是儼然把他看做一個主要的脚色。

也許是偏見，我對這位「西遊記」中的主角，却別有一種見解。

我以爲孫悟空的最美麗的時代當是在水瀧洞做美猴王一直到大鬧天宮的時代，翻天覆地，捉鬼打神，處處顯露着他的個性，非常執拗地反抗着那些企圖束縛他的種種事物，正是一個生氣勃勃的逆種。至於後來一心皈依，捧着唐僧上西方佛土，那可說銳氣全消，變做一個替人家開闢草萊的打手，給人牽了鼻子走路，

就是屢克魔難，總覺得他已落入一個悲慘的命運。最顯著的標誌，就是他頭上的箍子，偶然發起美猴王的脾氣，千篇一律地招致了唐僧的緊箍咒，痛得他滿地打滾，連聲叫饒。

我想，孫悟空若然掙脫了頭上的箍子，那末，他的生命一定更是潑刺，生動。形成一個富於創造的性格。一定更豐富他的詭麗的生活。是的，我們是向着創造的道路邁步，而迎接詭麗的生活的。

讓我們詛咒這箍子吧！

八月十四日

中庸新解

雪彌

近來，我在電車裏時常聽見有的乘客說：「電車錢真是太便宜了，爲什麼還不漲價呀！」——有幾次在剛漲價的時候，也還是可以聽見說，「只漲了這一點，太便宜了，其實還可以漲！」

這一種論調不祇在電車裏；在別的場合，更可以常常聽到。

據我默察所得：這班希望漲價的人，大概

萬象開話



都是時代的寵兒。戰爭並沒有讓他們遭受創傷，却反而賜予了向上爬的機會。從所謂事變開始以來，那些原本是富翁，現在更富得不亦樂乎的人且不去說；單是在市場上搶搶帽子，囤點零碎貨物，居然能够白手起家，立地發財的，就多得像過江之鯽了。『曾經滄海難爲水，發財既然容易，胃口自必大了起來。電車錢還只有幾角錢，付錢買票的時候，實在是有點失身分的。』

然而上海市民據說有五百萬呢，比起窮光蛋來，大小財主的數目究竟還是有限的。電車的三等總是比頭等來得擠便是一個證據——雖說電車錢只有寥寥幾角！

這幾年來，特別是黃色公共汽車停駛以後，電車站上總是人山人海。電車一停，許多戰士馬上一窩風衝上去，衝不上推，推不上罵祖宗十八代，一掃禮讓之風。但等到他們擠上了車，却希望賣票的趕快把鐵門拉上，立刻拉鈴開車。不但此也，有人甚至還希望以後站站不要停，一直開到目的地。

立在地上等候，惟恐電車不停；一上了車，惟恐電車不開，——這一種心理，雖然頗爲

矛盾，但頗合乎我國固有的中庸之道。我以為很可以借來說明爲什麼有人要希望漲價。

倒霉的是小百姓。 七月三十一日

傘

綠萍

是一件可憐的東西。

晴天我們總想不起他，一到陰天，落起雨來，就想：「能有一把傘多好」。但是雨一停，雲一散，又把他忘在腦後了。我就是這樣一個人：每次逢到醒來聽到下雨的聲音就想起：「這回真該買一把傘了！」然而遷延到現在，我仍然沒有這一項設備。

傘是一件可憐的東西。他命定是在晴朗的日子被人忘却，在陰雨天氣出來替人消災的。在萬里無雲的晴爽的日子，他受不到一下你的顧盼，享不着一絲你的快樂——不，你連想都不會想到你可憐的朋友。他胆怯地自慚形穢地蜷縮在牆角邊，眼淚汪汪地望到你的擦得怪亮的或是浮了一層塵土的鞋尖。但是天氣是會變的，晴朗的日子不是天天有的，說不定那天烏雲蓋在了你頂上，淒淒的風捲了瀟瀟的雨來了

萬象閑話



對，這時候你想到了傘，你的忠實的一向被你蔑視的朋友。你把他撐出去，替你遮住無情的風雨，替你消災。替你受難。等到一天風雨一過——可憐的傘！他又回到他的牆角了。傘正像一個老人家，或是一個苦口婆心的朋友，平常日子被你看作迂腐，認作最可厭的累贅。然而當你的生命中有了波折，陰雲密布的時候，那人才知道這個朋友的偉大。他更像一個不標緻的忠誠的女人，她從心底裏愛上了你，但是她有些自慚形穢，只好掩在一旁看你挾了花枝招展的女人出入，正如你挾一支無用的手杖一樣。但是她的心是爲你的，只等你的陰雨一到吧。

我想我是有一點笨，我起首就不該說傘像一種人，我應該說某一種人像傘。誰的生命不會遇到過一個傘式的人呢？

當然，我說的不免是雨傘，而且是以一個住慣北方的人的口吻說的。在多雨的地方，甚或如在倫敦，則傘成爲必需品了。

說到這裏，又想起另一面的話來——這是說到傘本身的美麗上了。杭州的春天，下起雨來，滿街的花紙傘，五顏六色的小圓錢是非常

的惹人愛。記得那美在西湖上，降着濛濛的細雨，同船的姐兒們撐起小花傘，一片一片像新出水的小荷葉，襯着那一朵朵的年青的臉——想到此處，便覺得傘的可愛了。

相 思

子高

年來情緒奇劣，胸臆間似真有三斗茅棘在，抑塞無告，苦悶欲死，初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昨偶讀莊中白蒿庵詞至：「百草千花羞看取，相思祇有儂和汝。」乃怦然若有所悟，不禁爲之失聲流涕。嗟乎！唯有「百草千花羞看取」之定力，乃可與言相思；苟無此見善固執之勇毅，則慎勿污此神聖之兩字也。須知見異而遷，亦人情之常；但以情種自名，而二三其德者，則不可恕矣。寄語全國善男子，善女人，相思之收穫，當期諸地老天荒，海枯石爛時。忠於情者應生死與之，將來必證人天正果。湯玉茗所謂：「但是相思莫相負，牡丹亭上三生路。」正此意也。至於拙作：「但得春歸榮百草，輕軀願在春前槁。」則化小我爲大我，更進一步設想矣。

長篇
連載

避世情

鴻蒙



一〇

自從得到卓之幾句話的啓示，于先生似向前途看見一線弱光，然而這似有若無的光可是黯淡，陰慘，而且飄飄無定地在心頭上搖漾。他匆匆在狹巷中的門首送走了這忙迫的青年去後，覺得自己的甚麼都擊不到的兩隻手像沒處安放，只好扶住了駭脫油色的門框望着別家屋簷上的小雀兒出神。回頭向巷口外偷看一下，成行列隊的人力車迅速地過去，又有些迅速地回來。他明白近幾天往車站上去的人特別多，然而也有些胆小與計畫周到的市民不敢向東去，因為南下的鐵路幾乎全在炮火裏脅之中，破壞了不少路軌。至於往津邊去呢？如織梭的兵東還來不及開走，客車沒有定時，偶有一次也不是要避難的平民容易上得去的。通海口去的路，雖是十分平靜，謠言却多的很。這邊一有事，那邊能不發生擾動？也許本省大帥要退守沿海區域，說不定就以那兒作後防？向各方細細打算使那般安分人民即使有逃難可能的，也徬徨無計，不知向那方去好。這樣情形已有幾天了，於是城裏的人避往西門外的商埠，商埠上的人怕馬路變作營盤，又沒有那個磚土大圈子可以保護，便想着往城裏借房子，找朋友。種種紛亂與不知所往的樣子，于先生早已明了，不過無論如何事實上不能去；困守城中不說兵凶戰危，就是存糧便是重大問題。這時他癡立着看那些奔忙車輛，反映出自己一家的悽惶，奮飛不了，安定不下，覺得不幸竟當自己中年以後又一度作了亂離中的難民！淒然的酸感從心底冲到鼻尖！眼眶乾巴巴地包着沒滴下的淚珠。只好將右足頓了一下走回門裏。

「吃飯，吃飯！索性痛快地玩上一天，這日子也不必過了！出去看看熱鬧，今朝有酒今朝醉，誰管得許多！」于先生擎着短烏木烟桿向白烟中搖動他的無可如何的沈憂。憂慮反而激出他的決心，居然不是常讀莊子的和平神氣。他催促着志雲道：

「收拾，快一點！甚麼人家都逃難，那些有手的人，闕足了的人，才怕炮子哩！偏是咱們爽利，飯後你媽在家裏看門，我同你去逛公園，看丁香花，過一天是一天！——來，把上個月李家送我的好燒酒燙上一壺，非喝點酒不行！……哎！甚麼也不要講！……」

志雲瞪了瞪眼皮沒說甚麼，看看父親，原來慘白的雙頰這時却像同誰鬥氣的略現微紅。她以為卓之不同自己去，父親惱了，發脾氣，便低聲道：

「去就去，人家有正經事，爸，你不要管！……」

「誰呀？正經事！」

「不是卓之他？……」志雲的話腔有點拖蕩。

「小孩子懂的甚麼，你待理會他！……」他的嘴角連成一條直線，額上突動的青筋也顯得根根橫起。她不再言語，向自己的房間走去。于先生却一盃盃地拈着醃魚片喝起白乾來。

當她提了青毛線自織的小手包隨同微醉的父親悄步走出門口之後，一個綠衣郵差正好遞過一封大紅正條白信封，交給于先生。原來在這條街上來回走過多年的郵差與他認識，不須動問姓名。

信面上草草地寫着兩行字，是大東門裏花家巷五十號于蔭亭先生勳啓，左側的小字是均甫自陽邱縣公署緘。明明有印的宋體字的陽邱縣公署五個字，所以檢查員並沒拆封，漿糊黏住的封口十分堅固。于先生接過來並沒在意，揣在舊線春夾衫袋中，走到街口雇了兩部車子，穿過東城的幾條小巷向西門的路上跑去。

在車子上的于先生有了烈酒餘勁，他覺得頗爲灑然了！夜來的隱憂與對於前途的顧慮，暫時撇開，看見街上還滿是提菜籃肩雜物的男男女女除了幾個大綢緞莊金珠店的門面上似見冷落之外，那些賣吃食百貨的店

舖前仍有不少交易。一隊黃衣肩槍的警士走過後，又是一大隊唱着不知甚麼歌調的小兵，步伐參差地向前亂縱，後面一個新留短鬍子跨着指揮刀的軍官，高聲喊：「一二——三四——」跑步走！高低不齊與穿了不合體軍服的夥伴，便斷斷續續跟着他叫。然而喊叫是喊叫，而跑步前去，這兩行的縱隊却變成了雁行的斜陣。兩旁行人誰都忍不住要笑，却只好將上牙咬住下唇。兵士們自己樂哈哈地神氣，于先生在舒服的車子上更聽得清，他也樂了。這真是街市中可以開心的喜劇，兵士與捉迷藏的兒童一樣，不但教人看了不怕，反覺得有趣！他們自己與多少旁觀者，連于先生全忘了他們是要被拉去擋堵火熱的子彈的，忘記了他們所以來的鄉村，更不明白甚麼是戰爭，爲甚麼上前方。在這麻木久了的城圈中的居民與爲逃離飢餓，從各個鄉村湊來的少年，一樣是在混沌心情裏度日月，他們都能扮喜劇，看喜劇，絕沒嘗試到真正悲劇的滋味，經驗。至於勞苦疲餓的羣衆想不到亂事，或是逃避的計劃；不必說不需要；事實上也不可能！街市中間雖然有一些車子上拖載着面色黃黃的女人，四下裏張望的兒童，與朱漆皮箱，龐大被捲，大小行李，然而他們顯見得不屬於在街頭上擠來擠去的階級。初學步伐的兵士，與車上人相隔更遠，只爲穿上破舊的二尺半，天天有地方可以吃粗硬饅頭，喝口米湯，這便是他們的避難上策。

于先生望望街上的種種情形，又不禁動了鄙夷一切的高傲心思。他不能遠遠地飛到較安全的地方，對於那些帶着行李，孩子，出城的男女，以爲是庸人自擾：「偏是他們的生命值錢，這些弱蟲！」至於亂跑的新兵，看熱鬧的笑臉羣衆，他更看不上眼，而且有點憎惡！「不長進，中國人的露臉！在覆巢之下還不知死活！」這兩種心理的糾繞，一路上使得自己的高傲心思隨之增加。「這偌大的城中還有個人嗎！全是些自私自利的庸奴與不知高低的一般小百姓。」他將瘦瘦的鼻尖向前鼓起，眼睛裏流盼出異樣光彩。抬着白髮星星的頭望着晴朗天空。天空中是廣大，平靜，甚麼東西也沒有，只有太陽明照着一切。蔚藍的，絕無點污的大幕籠罩着這紛紛擾擾沒有一霎安息的地面。他恍惚間又想到那莊老夫子的話：「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在微微點着下巴骨的歎息之下，車子還沒有出西門，他却閉起雙眼假寐養神，似乎不屑再看這不乾淨的人

間！

雖是近三年來把馬路修改得寬了，可是行人，車輛，在背後還是十分擁擠。志雲很不滿意地隨着剛纔動氣的爸爸，勉強遊玩。一道上並沒心情歷覽街市景物。沈沈悶悶地將一條小手帕在懷中翻來覆去，用兩隻細手纏了放開，放開後又纏起。就是遇到那一隊令人發笑的新兵，她也不大理會，因為上學校時看見過不止一次了。由這現象上不會引起許多重要的聯想。經驗與，年齡，很幸福地不會把她那無邪的心填入複雜事實中去。然而她說不出甚麼理由，總覺得不高興！不怕將來，也不鄙視現在，她以為這一切人物與自己無多大關係。奔忙的小商人，路旁的負販，懶洋洋的黃衣警察，以及拖在堅硬土地上那些畸形異狀的乞兒，她都不甚動心。但從這等十字街頭的紛擾生活上使她想起小說書裏出塵絕俗的描寫：香草，奇葩，夜燈閑話的薺蕪院，有學語鸚哥，嬌俏女伴的瀟湘館，那末幽靜，舒適的生活，那樣美麗清雅的地方能不令人神往？她本來愛讀小說，又具有豐富的想像力，在苦悶的現實中找不到相當的了解，透視，自然便容易涉想到美好生活的幻境。她覺得那種境界纔有真趣味，纔是女子前生修到的幸福！雖然她們抹眼淚，口角，甚至嘔氣，總是動的真情。自身的家庭與受的教育都是沈悶呆板一點活潑潑地興感都沒有，於是那等另一時代的化境却極容易引起她的企念。……她眼望着前面車子上父親微駝的背影，忽而左欹，忽而又向右搖，巨大的闊邊呢帽也前後播動。這四月中的氣候雖不大熱，她可覺得煩躁。她歎恨着這裏所有的東西，人物，爲甚麼無秩序地亂闖亂撞？一陣風揚起來，沒會修好的道上全是沙塵。她趕快用洋紗手帕將臉蓋好，又本能地摸摸梳得光滑勻稱的兩個圓髻。她怕這些討人嫌的沙土點污了她的美麗黑髮，同時又像捨不得柔臉任憑風沙吹打。她滿懷悵悵，深悔在這樣天氣裏出城遊春。從紗手帕密眼中擬望着行人，電桿，舖店前搖動的招牌，牆角的香烟廣告牌，她忽然很奇怪的感到興趣。突起的陣風使她無暇儘着幽遠之思，反而將她的精神提起來了。

車子一前一後出了西門，車夫的脚下格外增加力量，隨着成列的車陣衝去，剛到永利門臉就停住了。她不知爲甚麼緣故？不期然地將蒙臉手帕取下來，聽見拉自己的車夫喘着氣與前面的車夫說：

「偏偏到這裏就出亂子，他媽的，現在路寬了那些東西還不大睜開眼走，壓死了，活該！」

人聲喧雜，只見前面的車夫用兩條有力胳膊壓住車把，聽不清他答甚麼。景象的紛擾又惹起她的急性，便問道：

「不走啦，出了甚麼事？」

「小姐，你莫急，他們說是永利門橋上傷兵車撞倒了兩輛土車，路上不能走，得停一會。」車夫一邊用大毛巾擦着臉上的汗滴，一邊急急地答覆。

在幾天車輛擁塞的永利門內外撞車不算奇事，一般人與車夫都看慣了，他們只能休息一會兒，在路旁等待。然而志雲輕易不走這條路，却有點着慌。雖說她對於戰事沒有多大關心，這時明明聽得是傷兵車，不能制地心中似在跳動。當去年睡夢時也會聽見過木里窪的槍炮響聲，第二天一切平靜，並沒受甚麼刺激，真如做夢一般的安然過去了。這一會被夾擠在前進不能後退不了的人潮之中，她倒覺得微微的恐怖，不安。待喊醒前面的父親，那知他當興奮的疲倦後倚在車子上更睡得沈熟，竟沒有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她不但怕還格外焦急起來，本是把出去到這城外有花有樹的地方玩玩，拏到一點殘春的遺痕，却反而在熱塵空湧與種種喧叫的中途停滯起來！她索性不喊醒爲了疲倦憂慮而沈睡的父親，趁這時候——將沈浸在香草與美人中的閑心除去的時候，正經地看看這活動模型的情形。

這時她方留心到前後左右的人都現出焦急與不耐的神色，有幾個抱着小孩子梳着長鬢子的老太太也在車子上嘟囔着甚麼話。那些店舖裏的青年伸着頭爭向前看，車夫們吵成一片，極長極寬的街道上擠滿閑人他們都希望着瞧得見這場熱鬧；不知怎麼，他們都比平常時來得興奮，激動。」

約摸過了十分鐘工夫，長列的車子方能慢慢地向前挨進。及至她的車拖到永利門外那些石碑前面時，前頭一輛大汽車滿載着許多灰白衣裝的人向前飛跑。大橋上還有一堆堆的大米，一時收拾不了，任憑那些奔忙

的脚與有力的車輪碾過。這是撞了車的遺痕？她正把着西面却有一輛車子迅疾地擦過去，唉！那上面坐的不

是卓之？他用手壓着粗麥辯草帽，臉上被日光晒得紅紅的，像有甚麼急事，匆匆地坐車向城中跑去。她立時喊着：

「卓之哥，同我們到公園去吧！……」

話還沒說完，那輛車子已經過去十幾步了。他從草帽下回過頭來，絕不驚訝地瞥了一下，甚麼答覆也沒有。後面的車子連接追上，便看不見他的背影。

同時，有幾個閒逛的學生却向她很看了幾下。

不期的路遇，又見卓之那樣有心不答理自己，她覺得這個新青年對於少女的態度迥異尋常。她雖然十分不高興，然而自經父親的數語提示之後，對卓之漸漸了解，他的言語與思想足以證明總不是平凡庸碌的學生。他每天忙迫地在這大城中跑來跑去，一定另有他的目的。……她雖能原諒他少閑暇，不陪自己遊玩，不過終以為他是有些不近人情。她散漫想着，却仍然回過上半身向那寬大的城門望去。

藤蘿與丁香盛開的公園裏遊人是那樣寥落，雖值星期日，又是晴和天氣，而平綠的草地上除了幾個外國人，與一些小孩子們在那兒打球，坐小自行車外，只見幾個短衣工人來回工作。向來是男女麪集的茶亭，這時也沒個人影；茶夥計們養的百齡鳥在黑漆籠子裏調啣着尖巧舌音，分外顯得寂靜。志雲隨同父親緩步逛去，滿地上青草的柔香，與碧森森的樹木給她一陣清新之感。轉過了一座假山，沿着矮小馬尾松鑲成的曲徑，他們直向園東邊牡丹圃去。在各種植物的枝葉中間映出淡紅的杜鵑花與含蓄待放的牡丹，輕風流蕩着馨香與溫煦的大氣調和，正可陶醉一個少女的靈魂。志雲因爲的不高興，沿路上又遇見撞車的事；尤其懸懸的是卓之奔忙的身影，所以雖在這地方，她反而感覺無聊，頭一回覺出蒙這是着心靈的勉強尋樂！她的爛漫心情，對於向來贊美的風景，與可愛的植物，忽而變得淡然了。偷瞧着走在前頭扶着明漆手杖的父親的身影，一動一落地在細沙路上蕩步，彷彿是一個久腐的耆老。他自從買票入園後，不向自己說話，酒力退了，枯瘦黃的面容又籠上了平常在家時的疑雲，時時用遲鈍眼光望望虛空，或者掠過園中的各樣生物，然而他的心思可沒

留在這上面！

轉了幾個圈子，于先生纔找到小網球場一邊的茶棚，先去坐下，她也坐在對面。這兩個遊客的神情彷彿都有所失，各有心思。

「爸！你在車上直睡，西門臉上的，——不，是永利門外的撞車，你都沒有看見。」志雲倒也伶俐，在這個地方不提遇見卓之的事，就這樣無聊地先打話匣。

「撞車？那還不是常事！我時常碰得到，沒傷人吧？」反問的無力與不關心的狀態，使她覺得這真是隨着柔懦多慮的父親出遊。

「不知道。」

「你這孩子！」他幽然地一笑，端起浮着茉莉花朵的濃茶呷了一口。

「你忘了出門口的那封信，也不取出來看一看。」志雲報復似地表露出父親的健忘。

于先生向女兒解嘲般的解說：「可不是，左右沒有甚麼要事，李伯符這幾年也發足了財了，那縣原是一等肥缺，他幹了兩年的總務科了，——你沒見李家姊姊每來省城，便是一套衣服？……」說着，從衣袋裏將捲摺的大信封取出拆開，慢慢看去。

志雲每聽到父親說李伯符的事，便從心裏覺得煩膩，因為這官氣頗重的李家，她與他家中人見面一次有的一次的不痛快。由於此信，引起了她的回憶。那身矮，面圓，鼓着兩腮的李太太與那到處不離左右禿了鬢角會恭維人的媽子，那一身絲綢，搽厚粉，抹口紅的李小姐，她慣好向自己誇說她的榮耀，在縣中担任女校的校董，辦救濟院，與縣長的太太姨太太們打牌，吃酒，聽大鼓書，每逢說起來總是一套。那苗條身材的小姐够得上機警，聰明，是善於出風頭的矯情女子，然而與自己却是在兩個世界之中。那個世界將她，塑成一位非常適應環境的少女。志雲可看不對勁。因為她說的事自己不很了；她那樣驕貴與蔑視一切的態度使自已不敢過於親近。所以李太太與李小姐幾次要接了志雲去縣裏玩，志雲並沒會答應過。

她把肥袖口外的手臂平直地放在大籐椅的圈靠上，任憑陽光直晒。頭上有棚頂下垂的藤蘿葉蔭蔽着，幾個小黃蜂兒一忽兒在她的髮邊打圈子，一忽兒急速飛去。忽地，聽見斜對面的父親從口中吐出一個「噢！」的口音來。抬頭看看于先生的稀疏眉頭皺了起來，臉上的表情略顯緊張。

「信裏有甚麼話？」她推着在那淡紅格八行箋中一定有些特別報告。

「……」于先生差不多已全看完了，瞧着有偶然走過的閒人，話沒說出，便將那兩張信箋遞與志雲。

「你也知道點，看來是……實在了！」

信箋上寫的真行相間的字體頗似美觀，第一次見到李科長的筆跡，她迅速地讀下去。

「……縣中正忙於催繳討捐，弟日日佐縣主從事於簽票，拘押，收銀，解送，他務些不遑及。良以功令攸關，且軍需不可刻緩也。幸縣中紳富，商家，有力者，能先墊借。……惟近日風鶴頻驚，南軍已由陸蒙一帶轉繞山道偏臨縣境。麗水左右時有小警。刻大軍南下，全力圖復某城，不意此處乃陷危境！雖未到城關左右，然守禦力小亦大可危！弟昨日遣警備隊數人由水道將敝眷護送去省，一時無從租房，擬借高宇暫住數日，庶可從容候教。叨在交未當邀玉諾，并盼費神多加指導。弟刻不就走，爲了急告亦須間送來省。匆促草，不敢套陳，諸希鑒原！內人小女當面告不是。（先寄此或倉卒不便）如小弟李伯符頓。」這怎麼辦？……」她拿着信現出躊躇的神色。

「我算他們由小清河走，碰順風一天來的到。你瞧，這是今兒纔是發的信，說不上這時他們已到咱們家中去。……他既如此說，準是不住客棧。」

于先生說着，抑抑地立起來，喊茶倌算賬。「走吧！家裏沒多人，……卓之還住在那裏！」他雖沒說下去，意思自然明白。而南軍已到省城左右的警聞，有這一封信顯然已將他從卓之那裏聽到的話證明了。

志雲在公園的路上，想起李小姐來住平空添上一層心事。行過日影半遮的茅亭，呆呆地看那上邊的小雀兒，也分析不出想些甚麼。剛轉過去，却見兩個穿了彩色印度綢旗袍的情影一閃，有個大眼睛細嘴角的高個

女子，向低着頭在自己身前的父親後背注視了一下便掖着另一個粗胖的女伴，附耳唧唧了幾句，同時用她那清麗的眼光對志雲打量。

志雲一看這兩個服裝挺豔的女子也猜出不像人家的女眷，然而那個美麗英秀的女人却也引起了自己的注意。

只在這瞬時的對面互視之下，志雲便急走幾步，追上于先生走出門園。

世界名人幽默集

幽 素

一 馬克吐溫的副本

馬克吐溫以幽默享盛名，極為美國人士所景仰，甚至以能和他相像為榮幸。所以他收到不計其數的附着照片的信，內容是千篇一律地說他的家人和朋友們都說他的相貌和馬克吐溫十分相似，是以把照片寄來，問他到底是否真的相像。後來這種信越來越多，簡直有滿坑滿谷之勢，弄得馬克吐溫不勝其煩，於是他就叫人把下面的信照印了幾百張，分別寄去，後來果然沒有人再把照片寄來了。

「先生：謝謝你寄來的信和照片，我的意見以為你比所有那些無數似我的人更為似我。我甚至於可以說你之似我，比我之似自己更甚。事實上我每天修面時，竟把你的相片代替了鏡子呢。」

二 最澈底的辦法

世界著名的美國浦耳曼臥車公司 (Pullman Co.) 經理人頗德將軍 (General Horace Porter) 一天收到了一個軍官寄來的一封信，訴說他所乘坐的一輛火車很是不潔，要求懲辦負責人員。他看完了便把牠丟進字紙筆裏去了。後來繼續收到了三封，他也照樣的丟了。到他收到了第五封時，那個軍官有點火了，措辭很不客氣，所以頗德將軍便給他回信說：

「先生：我們已經把那一系列車駛出軌道，把客車燒燬了，把賣票員鎗斃了，把車上管事縊殺了，連那條路線也不再通車了。我想你可以滿意了吧！」

三 診費的效力

西美爾惠士博士 (Dr. Jgnaz Phil-

ipp Semmelweis) 是世界著名的婦科醫師，他的發明救活了無數的產婦。有一天，他在維也納某公共場所裏遇到一個很有錢的寡婦。她糾纏着和他談了一小時，訴說她的左膝時時作痛，使她十分難受：「博士你以為我應該怎樣辦呢？」

「我以為你應該戒酒，」他答道，「和早點睡覺，而且你須時時留意你的膝部溫暖。」

那個女人謝了他，然後難為情地說：「因為這裏是公共場所，和你的職業無關，所以我也不付診金了。」

「不必客氣，」那個偉大的醫師說，「除了我的診所外，在所有的宴會和各種集會中，我所給與人們的指導是從不收費的。」他歇了片刻然後繼續說，「可是，巧得很，這種指導却往往無效。」

太平洋的隱士——南海畫家高剛

鍾文苓



· · 高剛自畫像 · ·

那裏沒有人工的粉飾與火花，只有原始的永遠的閉寂。

高剛生於巴黎。他的母親是祕魯人。三歲時，他的父親帶了他移居祕魯，不幸中途暴卒。在祕魯住了四年，回到法國，受教育於教會學校。十七歲時當水手，嘗試海上生活。二十一歲回巴黎，初當店員，繼為證券經紀人，生活安定後，和一個丹麥女子結婚。三十五歲時（一八八二年），開始習畫。一八八六和房果同居。一八九一到南海小島塔希提。二年後回巴黎。一八九五再到塔希提，遍遊鄰近之巴貝，多明尼加，馬奎薩斯等小島。一九〇三卒於馬奎薩斯。享年五十五。

從上面短短的小史中，我們可以看出從高剛第二次到塔希提以至他去世，一共只有八年，但是高剛一生值得我們重視的也是這八年。在這個時期中所作的無數的南海風景和人物畫，使他給我們公認為後期印象派的一大家。而後期印象派是西洋畫界中最大的革命；二十世紀以來一切新興美術均以後期印象派為起點。因此，高剛不但是西洋

高剛或譯加根(Gauguin Paul (1848-1903)，法國大畫家，與房果，西撒尼合為後期印象派三鼎足。關於他的作風，這兒介紹一段批評——高剛具有敏感性，他在印象派的藝術中也能看出文明社會的矯飾的不自然，因此他所追求的是更自由，更樸素的畫境。結果，他的畫有單純性與永久性。因為已經洗淨一切智巧的屬性的興味，而在極度的單純中表現形狀，極度的純真中表現感情。他的畫中所表現的塔希提女子的神情，決非一時的心理的發表，乃是永遠無窮盡的人類的Sentimental。在

費界的一個大革命者，也是新興美術的一個開國元勳。

本文根據 Renee Hanon 的訪問記——從昔日高剛曾經流連過的南海小島上他的親友的口中探聽當時他生活的
一鱗半爪——譯述而成。從這裏我們至少可以看到高剛的最後八年生活的一個輪廓。

本文所用之參考書籍 Fletcher 的 "Paul Gauguin: his life and art" 和豐子愷的「西洋畫派十二講」，并誌。

孤獨的遁世者

一個藝術家或文學家的成功，除了勇氣和決心之外，還需要一樣少不了的東西——女人的愛與慰藉。

這是增加他們力量，喚起他們靈感的興奮劑。史蒂文生有他粗野的芬妮，賈克倫敦有他柔順的却明，這是顯著的一二個例子。可是保羅高剛却少這樣一個朝夕相見，患難與共的伴侶。雖然有人說，高剛的成功是正因為他沒有一個始終如一的愛人，否則他怎會忍心拋棄這繁華世界而到南海小島上當一名隱士呢？當我們提及南海時，又怎會連帶想起這卓絕的天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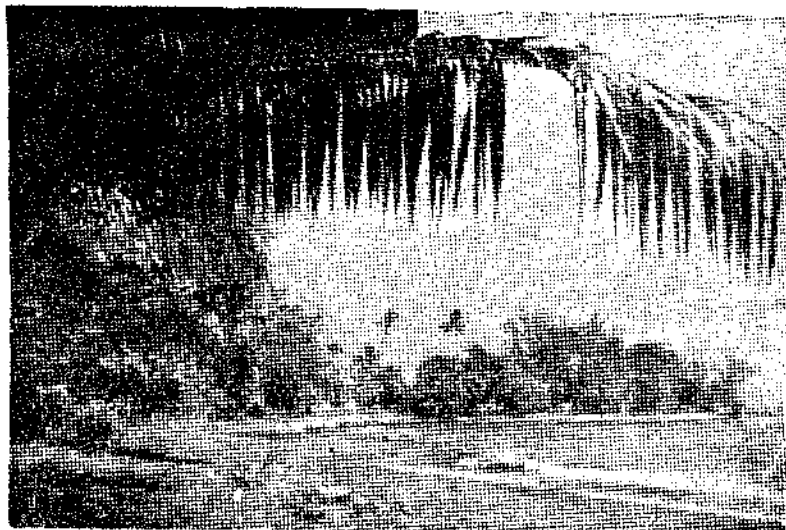
事實上，他本有一個美麗高貴的妻子——有着柔美的頭髮的梅蒂。她以為她嫁的是一個標準的證券經紀人，不是一個藝術家，是愛養長頭髮，愛穿別出心裁的服裝的怪漢。他們的氣質是截然不同的，但是高剛却也熱烈的愛着她。當他初次到南海去時，每班船，總寄信給她，詳細地告訴她在他心底裏的願望。他面對着一種新而難的生活，他弄了一年多，才習慣這

種奇異，多變和神秘的熱帶風光。當他正預備開始了解他四週的事物時，驕傲的梅蒂命令他回去了。

他之所以到南海去，是因為他感到厭倦；他希望找到新的喜悅，實現他新的夢想。也許這全不是主要的原因。史特林堡 August Strindberg 談及高剛時，他這樣寫：「高剛，這個野人，他憎恨那啜泣的文明。他是那好與造物爭勝的驚人的天才。他有他自己的創造。他像一個喜歡將自己手裏的玩具裂成片片的孩子。他棄絕一切，他蔑視一切。他喜歡看紅色的天甚於藍色……」

因為他憎恨那啜泣的文明，在他第一次自願的放逐裏，他並不感到絲毫孤單，他只覺得他必得加緊工作，不能讓時間再溜走，然而他終於被「召回」法國去。當他再度和南海相見時，他已變成一個沮喪和任性的人了。梅蒂遺棄了他；他的女兒，「白色的愛麗安」，死了；他自己的病日益加重（高剛有糖尿病）；他明白他是活在怎樣的一種難堪的孤寂之下，他的身旁不剩一人了。

他獨個兒跟自然和上帝在一起。當然他也愛那在塔希提女人身上發現的美。他愛她們的熱帶的肩，纖細的腰，聖母式的前額，金色的皮膚，撩人的眼睛，柔軟的頭髮。



高剛隱居處：塔希提風光

在那邊住得

長久，自然可以明白那些永遠憂鬱的小島，有時會變成出乎意外的慘淡，痛苦和可怖。當殘酷沉重的雨滴打着棕林而使大地陰暗時，那是怎樣的一種絕望的幽傷。熱帶的濕氣瀰漫了整個小屋，

了，只得躲在寂靜裏。我瞧着花，那和我們一樣的動也不動。我靜聆那來自空際的鳥鳴，我參透那偉大的真理(Great Truth)了。」

心血結晶的被燬

在馬奎薩斯的土人們，對於那好伙計¹，到今日依然津津樂道。但是搭希提的白人，卻以極無禮的態度對待他，他們當時將今日他們應該贊賞不絕的惡毒地在叢林裏燒去了——油畫，板畫，木刻，好一場大火！直到今日，他們才明白他們所燬去的東西的價值，他們將握在他們手裏的寶物化成灰燼。既悔且恨之餘，對於這位天才便橫加詆毀。「他是患大癲瘋的」，他們說：「他的腳發橡皮腫，他和他的相好鎮日浸在酒精裏，他還服嗎啡呢！」

一九〇四年，多浪賽號，從馬奎薩斯一載回高剛的僅剩的幾隻箱子。裏面全是些油畫，素描畫和木刻，所有這些，在公開拍賣以前，先開了一個展覽會。

據說當時當地的一班知識分子和官吏，鼓足了十二分的勇氣，才敢踏進這「怪人」的小屋作搜檢的工作。著名的木刻 La Maison du Jour 給人以幾個法郎的代價買去了，又因它過於龐大，一次裝送，有所不便，竟給一鎊爲一！

草蓆變成既冷且濕，椰葉蓋的屋頂發出一種霉腐的氣味。吉他的絃斷了，此外別無其他音樂；沒有擊破沉寂的方法，那令人發狂和窒息的沉寂。

就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那孤單的放逐者，不，遁世者，在馬奎薩斯的小屋裏寫：「我們能說的話全說

高剛有天才嗎

巴納亞夷的老賽維亞說：

「當他初登塔希提時，他是一個體面紳士，他常常目炫他的小鬍子和黑色領帶。不久，爲了有別於普通一般人起見，他便採取一種只此一家的藝術風味：脚穿一雙漆成黃色的帆布鞋，頭戴一頂縮着紅色絲帶的闊邊呢帽。

「起初他交與的全是當地的上流人物：如官吏醫師等，餐室和俱樂部他也不時光顧。不久，他突然深入不毛，只和土著來往，從此與文明生活一刀兩斷。這樁事的確很費解。

「他是一個古怪的人，不住的在畫和雕刻，隨便甚麼，拿到手都可以作爲他的材料，甚至樹幹，木箱，酒桶。當他到馬奎薩斯以前，他將他所有的木刻全部交給我看管。過了好久，音訊全無，我覺得那些木頭有些阻手礙脚，於是用它們來編了一個豬欄。

「在他死後長遠，我才知道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我們的島上擁來大批美國人，他們肯出任何代價，獲得高剛的遺作。一塊他畫的玻璃板，給送到舊金山去，售得三萬法郎。於是我馬上將豬欄拆起來，希望至少可以找到一二塊完整的。但是太遲了，所有的

木板全朽腐了！

「不，實在我不應想到這怪人有甚麼天才的！我永遠不能忘記他所施之於我們的惡作劇。我們有一個孩子，不幸去世了。我的妻子請求高剛給他畫一幅像

。他將我們孩子的頭髮畫成藍色，面孔則是閃爍的金黃色。我的妻子馬上阻止他再畫下去！

「噢！高剛先生，她說：『你把我的小孩子的小孩子的頭髮畫成



高剛的大傑作：「我們是什麼？從什麼地方來？到什麼地方去？」

藍色！』『當然不是，太太，』他回答：『這是紫色。』

一幅畫像和一把扇

「當我十歲時，高剛替我畫過像呢，」梵蒂，巴貝島一個受過教育的女人，告訴我。

「當時，他像土著般過着生活，不論服裝和嗜好都『土化』了，他的竹編小屋內連日用必需的東西都缺少。我搖搖欲墮地坐在一張高脚凳上，一等他畫好，我便馬上跑回家去。相互比較起來，我的家不啻是天堂了。」

「我的父親發覺那完成的畫像跟我一點也不像，是那樣的難看，便將它丟在攔樓裏。」

「一九〇六年，有幾個朋友從法國來，他們談及那最近去世的畫家，現在是普遍地，熱烈地給人談論和頌揚，不論在歐洲抑或美洲。我的父親既驚且喜，



高剛所畫的扇面

立刻叫我到攔樓去將那幅畫像找出來。不久，我們便以高價售給畫商布漢。在卻爾摩立斯的書裏重印出來，卻變成『芍芬妮小姐畫像』了，

「我們也有一頁高剛畫的扇面，那是給我的母親畫的，我知道他對於我的母親，曾一度非常傾倒。」

「高剛初來窮得要命，他總是缺少五個生丁來湊滿一個法郎，我的父親，他在這兒當過律師，慣常這樣說。他不時叫高剛來做點零碎工作。看，這是一張高剛親筆的收據。」

她還記得，高剛常常拿他的素描畫到中國人開的小店去換一點酒和其它雜貨，而他們卻拿他的畫來包東西給顧客。

高剛的夏娃

高剛的大傑作「我們是甚麼？我們從甚麼地方來？我們到甚麼地方去？」中，有一個姿態曼妙，呼之欲出的美人兒，那便是高剛的夏娃——桃拉。對於這，他非常自傲，寫給他友人的一封信中，這樣說過：

「你所謂文明，在我覺得是病的；我的蠻人主義恢復了我的健康。你的開明思想所產生的夏娃使我嫌惡，只有我所描的夏娃，能在我們面前赤裸裸地站出來，你的夏娃倘要露出赤裸裸的自然的姿態來，必定

是醜惡的，可恥的。如果是美麗的，她的美麗定是苦痛與罪惡的泉源。」



高剛的婦情

只是一個老態龍鍾，鷄皮鶴髮的老婆子。給人看看豬，弄弄手風琴，揀了厚厚的聖經到禮拜堂去。

安曼有着高剛的眼睛和彎曲的鼻子。他是身高肩闊，外表相當英俊，但是思想卻是可憐之極；他畢生關心的事只有一樣——鬥雞！

在馬奎薩斯

在踏上馬奎薩斯島以前，當然高剛的藝術已經成熟了。但是在這最後兩年中他依然努力作畫，從不間斷，雖則他的疾病已日甚一日，不時給他以痛苦和不便。

高剛生來是一個原始人，他熱烈地愛慕着那純真的大自然，他無法禁阻他自己不與大自然接觸，一與大自然接觸，又怎能禁得住他揮動他的畫筆呢？

我們知道高剛的確是一個藝術的天才——而且是多方面的。除了繪畫之外，他還擅長雕刻，作詩，和寫文章。他的散文詩集 *Nos - Nos* 是曾經傳誦一時的。現在將他在一九〇三一月至二月隨筆式的日記中錄出一段。

「這兒，在馬奎薩斯的亞都亞那地方。在我的窗外一切都在漸漸暗下來了，靜下來了，舞蹈已停，樂曲早寂——是異常的甯靜。但是突然風聲漸漸加強地

從樹枝間吼起來，那更偉大的舞蹈開始了，一陣颶風

在巴納亞夷我和桃拉會面。她的兒子——和高剛的結晶品——當翻譯，因為桃拉只會說土話。她稱高剛為好「光棍」 *Good 'coguin'* (按 *coguin* 一字法文意為流氓)。

她和高剛同居了六年，當然她也當了六年高剛最愜意的模特兒。在養了安曼之後，她卻不再願跟這個好「光棍」到馬奎薩斯去。據她說，那邊除了生番之外一無所有。

昔日為高剛崇拜最深歌頌最烈的美人，到如今，

鼓足了它的翼翅飛吹着。Olympus 的人物也來參加這陣騷動；Jupiter 把他的雷電轟照下來，Hercules 從石磯上滾下來，江流都洶湧了。

「龐大的波羅蜜樹推倒了，椰子樹彎着弓拂掃着地面了。一切都在飛奔，石塊，樹木，屍體，都流盪到海裏去了。這是憤怒着的天神底多麼狂熱的饗宴啊！

「太陽回來了；高高的椰子樹又挺直了；人也這樣。狂大的慘痛過去了；歡樂回來了；海又像孩子們地微笑了。

「昨天的現實變成了一個寓言，人們都忘記了它。」

高剛不朽

當我離開馬奎薩斯以前，我到高剛的墳墓去作一次憑弔。是極平凡的墳墓，但裏面卻鑲着一個偉大的天才！

「我已經好好地工作過，我也好好地（甚至可以說智慧地和勇敢地）利用過我的一生了。」高剛在死前不久這樣寫。

唯有高剛能够將南海小島的複雜的神秘的性格一剖析在我們的面前，他絲毫不為那五光十色的表面所迷惑。

在色彩與和諧的大鍵盤上演奏，他曉得選擇怎樣一個調子，怎樣一個音鍵，才能奏出最動聽的音樂——這是永存不朽的。

港

在風裏翻捲着白鬚的
是千年的老港
不知幾代曾戰慄于懸鐘的
金鼓，沙上遂淤着尸骸
和鏽了的刀戟與箭鏃
港乃于凱歌的消隱中
年老而頹喪了。

白文

現在港除以潮水
告訴漁船上睜大的眼睛
那鉄與血與將軍的故事
就不再有人張着嘴
來驚奇那逝去的神勇
因它的鬢邊
已生滿了白花花的蘆叢。

高岑

董色的笛韵



我領妻去看一所古老的宅子；二三天後我們便要搬進那宅子里去住。我告給妻說：它的前面是街，後面是田野和溪流，它自己是長長的十二塊大廈，寧靜而且寂寞。……

一踏進那條深邃幽黯的弄堂，妻的眉頭便皺起來了。她像水手望着遙遠的島嶼似的，望着弄堂的盡處。我聞到了一股霉溼的氣味。走動時，我們的衣服發出空洞的穹隆穹隆的聲音，彷彿背後有什麼人追上來似的，同時却又分明的聽到只有我們的足音在寂寞地纏着，回纏着。

「你爲什麼要租下這樣的陰森森的房子呢，難道你要把自己的想像培養得更古怪？」妻說。「而且對於孩子也是不適宜的。」

「我歡喜靜。」

「靜，靜得我有點怕了；夜間我是萬萬不敢走這條弄堂的。」

「而且這位房東太太是一位有名的吃素太太……」

「我想你也會跟着她讀佛經的，南無阿彌陀佛……」妻自以爲刺了我一下，習慣的地想笑，却没有笑出來。

我瞧了妻一眼。想告給她我租下這房子是因爲起了一種追懷童年的心情：我的外祖父曾在這宅子裏住過，我曾在這宅子里頑皮過，那

時候這位已經守寡多年的房東太太在閱讀「華麗緣」「牡丹亭」之餘，也曾定閱過「新青年」和「婦女雜誌」……

「那時候……」我夢寐似的沒頭沒腦的說道，話剛出口時却突然覺得一個黑影從側面直撲過來；定睛看時，才知是一扇關着的門，猝然的把黑暗加濃了。

按捺住自己的驚怯，我說：「到了，走這個門——我們住的是第八進的廂房。」

手指在虛掩着的儀門上響了好些時候，仍沒有人答應或是來開門。我輕輕的把門推開，見到一方天井。

一支透過屋頂的槐樹和一棵屈曲的松樹對立在蒼苔中。如意草顯出不應有的枯萎之色。向陽花和紫花地丁却不安分地在階縫和牆角邊長得正茂盛。雖然已快近盛夏了，兩隻荷花缸是全沒一點兒綠意，有的是子子，在泥漿水裏攪動又攪動。

真靜；靜得叫人很容易設想松針掉下時的聲音。

依稀的有一陣檀香味兒。

我一面走一面學着假咳嗽的聲音，逗得妻嗤的笑了起來。出於意料之外的，仍沒有人應聲而來。我便跟妻說：

「我們先看看西邊的廂房，再去見房東太太？」

說這話時聽到了呀……的開門聲。截了髮的房東太太手中捻着佛珠，從東邊的廂房，匆匆的走過來。

「我早聽到你們的聲音了。因為正在做『功課』，不能馬上從蒲團上立起來，真是抱歉，抱歉……」連忙用抹

布抹桌子椅子，讓我們坐。又匆匆的去沏茶；把一支香煙授給我。那煙有股潮味兒，我費力的抽了二口，望着冉冉的煙霧，說：

「……你倒並沒老多少，即使在街上碰見，我仍舊能認得出是你。」

「啊，真的嗎？——到底是老得多了，你只要看我額角上的皺紋！」她的語調由驚喜而幽幽地轉換成感慨，又費力的笑着說，「前天你到這里來時我真想不出你是誰。你是完全變了樣子了。現在是你已經娶了夫人，有了孩子；那時候我還抱過你的呢！——年紀一大，就歡喜說老話了，你可不能見氣的啊。——我倒真的想起了從前的事情了，你知道，我這里是簡直沒有什麼客人來的，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吃常素，歡喜靜；其實我有時也很想同人談談，說點過去……」

她不住的數着念佛珠。——她數的是過去了的流光。妻沒有說什麼，她瞧着已經發黃的窗心紙，紙上若隱若現的山水。

「你夫人還是第一次來呢，連一粒西瓜子也沒有，真是待慢得很……唔，小玉又不知溜到什麼地方去了，小玉真是白腳花狸貓，吃飽望外跑……」

她喃喃自語。在接待客人這一點上，她顯得生疏而且慌忙，有些近乎手足無措的樣子。我告給她千萬別客氣，若是把我們當作客人，那就大家都窘了。

「一切都還是二十年前的老樣子。」我說。「仍舊是那一副抱柱對，仍舊是那一張天然几，那一隻八仙桌。大理石屏和那隻鐘也仍舊擺在老地方……」

「那隻鐘已經停了十多年了！」她接着說，「荷花缸也沒有換地方，不過已經有五六年沒有開過花生過葉了。只有海棠仍舊開在廂房的小天井里，只有這種花才適宜這樣陰溼的地方。——這樣陰溼的地方我怕你們要住不慣……」

「我倒覺得很有意思，仍舊是二十年前的老樣子，什麼都沒有變……」

「什麼都沒有變，我這個人可大大的變了！——我想你從外面回來，聽到我吃常素時，一定要覺得奇怪。其實我已經吃了十年素了。一個人的變化，是連自己也料想不到的。這些年來我天天念經禮佛，什麼都置之不問。活在塵世是痛苦的，但願能早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只是因為孽障未除，仍舊苟活在人間。明年春天我豫備受戒，已經和萬壽寺的方丈說妥了……我荷花缸也已經定好。有道恩的人，化身時會燒出舍利子來的；啊，你沒有看見舍利子呢，真可愛，可愛……」

她顯出一種悠然神往的狀態，莞爾而笑。

我點點頭，像是有所領會似的。

妻微笑。因為笑得自己有點不好意思，便說：

「一個人住這麼大的房子，你有時不覺得冷靜嗎？我說最好有一個小女孩子陪着你，幫你做點雜事。」

「冷靜是的確冷靜的。住在這樣破大荒涼的宅子里簡直同住在井底里一樣。不過習慣了，倒也無所謂；而且我是一年的歡喜冷靜了！幫我做點雜事的女孩子也有一個，叫做小玉。其實她也不會做什麼，心野得很，一轉身就不見了人。我也不要她常留在這里：她一到總是嘩啦嘩啦的講個不停，就像那些頑皮的野孩子歡喜在井口邊大叫大喊一樣，叫得人心煩。小玉這孩子有趣是很有趣的，我有時很歡喜她，她來了就不覺寂寞了；有時却一心只想攆她出去。我知道自己的性情越來越古怪了，真不曉得是什麼緣故。」

「小玉，」我遲疑的說，「我沒有看見過的吧？」

「你沒見過。是這里看後門的老老的外甥女兒，可是她是叫他祖父的。」

「不是從前那個看門老老吧？」

「不是的。那一個早死了。現在的是一個當過馬弁和步快，浪游過好些地方的傢伙。如今他只是一個貪杯的老頭人……」

這之後，她領我們去看了西廂房，又領我們去看她自

己的房間。房間里陳設還是二十年前的老樣子：書架上寂寞地躺着「華嚴緣」「牡丹亭」「桃花扇」以及「婦女雜誌」之類的書，全給塵灰壓得非常難堪。書架的上面橫着塵封的洞簫和笛子。靠近窗，迎着小天井中飄進來的海棠的幽寂的香味，一個碩大的鏡框昂然聳立。偷指着那鏡框，我輕

的告給妻：

「那是她丈夫的遺像，」

「啊？」妻非常驚訝。「那人比你還年輕啊！」

這時我瞥見床上枕頭邊躺着兩本薄薄的雜誌，爲掩飾因妻的話而引起的窘態，我假意的問房東太太道：

「你現在仍舊定些雜誌看看，解解寂寞？」

「定的。那樣的雜誌你們年輕人是不要看的：『覺有情』和『佛學半月刊』。」

她惘然的數着手中的念珠。

有蝙蝠在屋簷邊掠過，時候尙未近黃昏哩。

和房東太太約定了進屋的日子，辦好一切手續，告辭時已近薄暮了。

妻要去看田野間的落日，我們便向後門口走去。這時我忽然想起一個法國作家寫的一個短篇，便把那故事說給她聽：太陽快落下去的時候，天地間泛濫着一片璀璨的董色。一個已婚的中年男子，走到一個中年婦人的家中。她的丈夫還沒回來。他，在感情上被那片董色所感染，婉婉地說到年輕時的一切，并告白了一直埋藏在心頭的對於她的戀情。她不自覺的緬想着自己的青春，有點歡喜也有點顫慄。他看得比較明白，因此也比較的鎮靜，指着漸漸加濃的夜色，告給她說：董色的辰光已經過去了！然而那語

調是不勝惋惜和悵悵的。……

把那故事說完，我們的脚恰巧好跨出後門的門檻。

展開在眼前的是無數的稻田，被太陽似欲落山時那一片特有的亮黃色所照耀，綠得非常嬌嫩惹眼。青蛙正作着寂寞的大合唱，粗聽時極爲嘈雜，靜靜的聽時却起落有致。西首稻田盡處是竹林茅屋，麻雀在那兒啾啾喳喳的吵鬧，鬧得一點也不令人心煩。牠們時而淘氣地一齊起鬪，像一把芥子末似的撒上天去；那些芥子末看上去快消溶在空漠的青蒼中時，又紛紛的灑落下來了。

稻田的東南方是一個大潭子，幾棵野榆和楊樹的枝葉在上作了綠色的華蓋，僅有一星星的陽光從枝隙中漏下，落在潭子里鬱蒼蒼的水面上。故而這潭子成爲各種魚兒納涼的好地方，因此也常常聽鴨子的呷呷聲了。生長在江南水鄉的鴨子，都懂得游泳的趣味，牠們時常結伴游出潭子，到連接潭子的水河中去逛逛。小河曲曲折折的向東北而行，鴨子們一路上可以遇到不少垂柳和風車的倒影；若然，碰着水牛到河中來飲水或洗浴，牠們就嚇得折回來了，所以牠們並不知道那小河是流到一條波浪滔天的江里去的。然而我是知道的。我指給妻看那一片片的風帆，那些白色的帆在夕照中點染成金色了。

「很美，」

妻說，便坐在一棵野榆樹下石頭上了，我知道她更歡喜那一片綠蔭和那一泓綠水。

有幾個村姑在潭子邊洗衣服。她們偷偷的打量我們，又悄悄的私語着。我微笑，也坐下了。

一個穿藍衣服的女孩，手中掇着一脚桶衣服，口中哩哩啦啦的從後門中走出來。看見河灘已有好幾個人在那里，便停止了歌唱，賭氣似的把脚桶望地上一擲，叫道：

「啐！——我的老地方給你們搶去了。」

好像也並不希望人家答話，她轉過身去，用手架在眼上，向太陽落下去的那邊張望。接着又隨着一隻自西向東飛翔的老鷹，不自覺的旋動着身子。老鷹的翼子一側，沒入遠處林木中了。她的臉上微微露出一點兒失望的神情，立刻又綻成了淘氣的笑容，喊道：

「啊啊！一個月亮，紅月亮——像脚桶一樣大！」

洗衣的村姑回過頭來望了一望，便有人打趣道：

「小玉，小玉，快出嫁的人了，還是這樣大驚小怪的喊，不怕難為情嗎？」

「你管不着！」

「我自然管不着，你是要張榮根來管的呀！」

「啐！」

「張榮根是誰呀，我倒不知道，小玉，張榮根是你的什麼呀？」

「啐！」

「快不要假癡假呆，小玉，是八月里做親，是不是？」

「啐！」

「啐什麼呀，我昨天還看見你在做新娘子衣裳的，一面做一面還在咪咪笑哩。……哪，你先不要撅起嘴，要坐花轎了，自然是開心的，人生一世，花轎只坐一回呀！」大家高聲的說着：「花轎只坐一回呀！」又辟辟拍拍的亂拍着手。

「啐！啐！啐！」小玉的臉孔一直紅到耳根邊，頓着脚道：「你們人多，我說不過你們；你們再說，我要潑水了！」說吧便衝到水灘邊，準備潑水的樣子。村姑們更老練，她們連動也不動，只是大聲喊道：

「大家來看啊，新新娘來照大鏡子了！」

小玉給弄得狼狽不堪：回身勢所不能，潑水却又不意思，只有忸怩地呆在水濱了。這時恰巧沒有風，水面平靜光滑如青銅鏡，小玉不自覺的看了看自己的影子，不禁作出一種嫵媚流動的神態。……

「小玉的眼睛特別美，像流水。」

妻說。那話給村姑們聽見了，他們便大聲嚷道：「這位少奶也在稱贊你漂亮了，小玉你嫁過去後，你的榮根不知要怎樣的歡喜你哩！」接着是一陣鬨笑。妻很懊悔自己的多嘴，她站了起來。

「我們到田塍上去走走吧。」

在田塍上走着時，差不多每一步都能驚起蚱蜢或螳螂之類的昆蟲來。只是凡我們足音所及之處，青蛙的大合唱便停止了，但聽得撲撲通通躍入水中的聲音。昆蟲和青蛙

是歡喜寧靜的，我和妻因為歡喜牠們，却把牠們的寧靜攪擾了，并且還引起了微微的不安與驚慌，想起來是不無遺憾的。

河畔坎墩的旁邊，一個莊稼漢在那里吸黃煙。他腳上的泥水還沒乾透，顯然是剛才耘過稻，辛苦過來的，現在却非常安閒，靜靜地敲着黃煙筒的頭，默默的凝望着竹林，竹林外的夕陽。夕陽正揮洒幻異的雲彩和霞光哩。

我看着那莊稼漢時，妻發現了一個從夕陽影裏走來的老人。他走得很慢很慢，如俗語所說，「像怕踏死螞蟻似的」。他戴着黑眼鏡，一副古怪的黑眼鏡；手中托着一隻鳥籠，籠中有鳥，但沒有啾啾的鳴聲。他似乎並不關心那鳥，他的頭是低垂着的。老人的全身浴在夕照里，稻葉簌簌的拂着他的衣角。他使我想起了Rita，那個在田野間踽踽獨行的寂寞的靈魂。

「大叔，」莊稼漢先招呼他。

「是阿土吧，我知道一定是你。……唔，阿土，今天這個天這樣紅，明天更其要熱了……你耘稻耘好沒有？」

「明天再做一天就差不多完工了。」

「明天包你田里的水燙得腳底上起泡……你看這個太陽好了，簡直紅得像團火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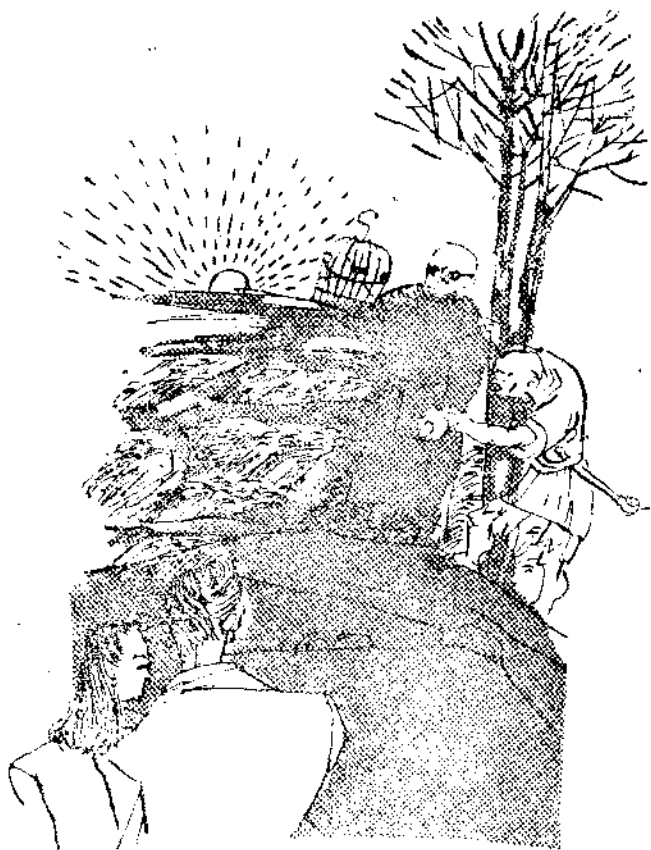
「真的，這幾天不像會落雨，耘好了稻又要豫備打水

了。」

「種田到底苦。唔……不過今年收成一定好的，我包

你收個十十足足。……你只要聞一聞那一股稻葉香……六月不熱，五穀不結，唔……」

說完這些話老人便豫備轉彎了。那莊稼漢連忙跳起身來去扶他，嘴裏嚷道：「走這條田岸，——走好啊！」老人像不歡迎人幫他忙似的，說：「我看得出的，看得出的！」



逕自走了，走得比剛才快了一倍。

莊稼漢嘆了一口氣，又坐下來吸煙。待那老人走遠了，他告給我們道：

「他是一個瞎子呢！……我叫阿虎，他叫我阿土……不過你也不要看輕他，他年輕時着實出過風頭呀。人直說

爽，又義氣，跑過三省六府，真是頂天立地的好漢。……現在是老了，不中用了。……」

他敲着煙筒頭，殘餘的煙灰在草地上冒了一陣煙，便熄滅了。

「這幾天這老傢伙心里不快活，不然他的話是說不完的。——他的外甥女兒要出嫁了。……他心里真的高興。你只要看那隻鳥，大概三四天沒有吃了，連叫也叫不出聲音。……你曉得這老傢伙用什麼東西餵他的鳥？用蘋果；蘋果，現在目下要賣多少錢一只，你想想！……」

接着他說出了關於那老人的全部事情：浪跡江湖的時候，他一心只想做個江湖上的好漢。其後稍稍有了點積蓄，又因為餓經風霜雨露，身體上顯出早衰的現象，他覺得需要在一個地方安頓下來，需要一個家庭；於是和一個年紀彷彿的女人結了婚。年輕力壯的女人他是歡喜的，却挑個不甚健康的婦人；那婦人陪着他度過了三年幸福的生活，丟下一個女孩子，悄悄的死了。老江湖自然十分悲痛，但他從沒把悲痛告給別人。在一種近乎奇蹟的狀況中，他作了那孩子的保母，把她撫養長大。……女孩子一長大，人就看出了她的美麗，她自己也明白這一點。美麗是危險的，尤其是被自己所明白的美麗。作父親的因此有點担心的，然而他担心得太晚一點，他的女兒已成了個婦人，并且把一個女孩子產了下來，却不肯說出那男子的姓名。老江湖氣得有點瘋瘋顛顛。其時他已屆中年，中年人對於小孩

子有種幾乎是本能的熱愛，他敵不過小孩子的憨笑和肥白白小腿，不顧旁人的訕笑，默許女兒把那小孩撫養長大，還給她題了個名字，叫做小玉。……小玉長到五歲時，她的母親懷着一份浪漫的心情，偷偷的和另一個青年男子逃之夭夭。老人受此打擊後不言不語，整日價的喝酒，把房子喝光，而且糊里糊塗的把眼睛也弄瞎了。朋友怕他不能過活，把他介紹給一家人家看守後門，免費住在後門口的小屋里。……房東太太（這時候她已經是有名的吃素太太了。）勸他作點正經事情，看見小玉出落得非常美麗，說是早些給她定了親的好。老人想想倒也不錯，便由太太作媒，許給張榮根了。日子流走得很快，人也隨着日子變易得很快。老人得了氣喘病，冬天全夜不能安枕，正需要一個人服侍。然而張榮根也長大了，正需要一個妻子，已經揀定了日子，要把十六歲的小玉娶過去了。……

聽了那些話，我和妻在情緒上都起了一種波動，也無心看落日，匆匆的回到後門口，想去看看那一老一少住着的小屋。

小屋里有這樣的對話傳出來。

「阿爹，你要沽酒吃嗎，仍舊是二斤？」

「不要。」

「阿爹，那只鳥幾天不餵食了，要不要買一只蘋果？」

「不要。」

「喲呀，阿爹你……你要不要吃晚飯？」

「不要。」

「阿爹，阿爹，你這幾天爲什麼這樣不高興啊？」

「你不明白的。……你去吧，太太快要叫你燒晚飯了。……」

怕小玉推門出來，我們不敢多逗留，便悄悄的走了，若有所思地。

進屋那一天，天氣恰巧熱得厲害。忙亂了一整天，晚飯後覺得非常的累，我便懶懶的躺在床上。妻是怕熱的，她領孩子到後門去走走。

我躺下不久，便聽見小玉在天井里搬動椅子，坐下了；接着是一陣辟辟拍拍的拍蚊子的聲音。——那樣的雜亂，像是跟蚊子賭氣似的。

「太太，我椅子也替你擺好了，快點出來乘風涼吧。——嗨，真風涼，一點也不騙你！」

沒有回答。有鼓翼的聲音，有一種像老鼠叫的吱吱的聲音。

「太太，太太，我一個人坐在这里啊……那隻蝙蝠又出來了，啊啊！你爲什麼不出來呀？你的『夜課』怎的做不完的呢……真討厭……」

小脚所特有的又促又密的足音。

「你倒討厭我做『夜課』起來了，小玉……」

「不，一點也不討厭，——一點也不騙你。」

「還要真人面前說假話咧，我聽見你說的。……」

「我怕呀！」

「我知道你怕，所以就來了，不過小玉你這樣大怪也不應該。……」

「怎麼不應該？這樣大的房子，黑越越的，只有你太敢一個人住在里面；我若沒有人陪，一個人是萬萬不行的。」

「就要有一個人陪你了。」

「太太，你——」

「我什麼呢？是我做的媒人呀。小伙子是好的，生也生得漂亮。那一天我到橋頭茶葉店里買茶葉，你站在橋上偷看他，是不是，——茶葉店里的夥計告訴我的。」

「啐！你聽他們瞎說。這種徽駱駝都不是好人，狗嘴里落不出象牙來。」

「你倒會說得很。將來嫁過去以後，可不能這樣瞎說刮刮亂說的啊，你這個丫頭就是嘴快。」

「……」

「年紀還嫌太輕一點，嫁過去了難免要不懂規矩，唔，你今年是十六歲吧？」

「是十六，不過我是正月里養的啊！」

「你的意思是說你的年紀也不算小，你看……不怕難爲情嗎？唔，小玉，我……」

緒，你心里在想些什麼呀，我小的時候，聽見有人來說親，總是羞得逃走的；現在你一聽說男家揀好了日子，就歡喜得了不得，逼着老老去剪衣料。我那時是有點怕的；你根本沒有恐懼的念頭，反而覺得好玩，有趣，是不是？」

「太太你看天上的星，一個個的星，都出來了。……」

「太太猜穿了你的心事，你就假癡了，小玉，你倒老實說……」

「我說星，啊，真好看，真好看……太太，我說倘使星都變成了螢火虫，到處是，多好看啊！……我一定要拚死命捉兩個來玩玩了，藏在匣子里，不，還是放在玻璃瓶里的好！」

「就是這樣的女孩子：說你不懂事，有時却是懂事的，說你懂事吧，有時却不懂事得利害。……」

沉默。

「小玉，你知道你祖父這幾天爲什麼不快活？」

「不知道，——大概是賭輸了吧。」

「不是的。唔，你知道他歡喜你嗎？」

「自然知道的，那還用說嗎？他買蘋果給鳥吃時，總是我與鳥大家半隻。他自己是不吃的，他總是笑着看我們吃。」

「你大概總還記得你七歲時養了許多小鴨小鵝的事。那時你吵着要買，老老沒有錢，便偷偷的當掉一件棉襖，替你買了一大堆小鵝小鴨回來。人家都說他太寵你了。」

「啊，真的嗎？——他沒有告訴過我。」

「他當然不會告訴你，我却統統知道。我知道他每趟吃酒回來總帶點過酒的酥豆和油汙豆板給你吃。……」

「這也是真的。不過這幾天他不吃酒。」

「他那里吃得下酒。他是好容易把你領大了，看自己老了，像顆樹，自己知道快倒下了。……這些話對你說也沒有用，年輕人那里會明白老年人的心境。」

「我怎麼不明白，阿爹捨不得我。太太，你真的當我只有三歲半，一點也不懂事的了。」

「不要撅起嘴，就算我委曲了你。……定了親就是男家的人了，男家要娶去也只能給他們娶去，小玉，你就是明白也沒有用啊！」

「那麼爲什麼老早要替我定親呢？」

「那個，唔，那個說來話長……而且也不是女孩子所應該聽的。」

「爲什麼呢？」

「不爲了什麼。……總之是你娘生得太漂亮了。……」

「那末我像我娘嗎？」

「像。」

「太太，怎的我以來沒看見過我娘，連做夢也沒有見過她，阿爹說我娘早死了，真的嗎？」

「我也不曉得。」

「太太真壞：不肯說。」

「你要知道這些有什麼用呢？你知道你生得很漂亮，不就夠了麼？將來出嫁後，丈夫歡喜你，手錶皮鞋的一件件的撐給你，把你打扮得像個天仙化人。……唔，還是早點嫁過去的好。」

「手錶我就不要。日頭直了吃中飯，日到落了吃夜飯，逢到陰濕天，聽見老鴉歸窠，鵝鴨回家，也就是吃夜飯的辰光到了，手錶要來有什麼用，這種一不小心就要弄壞的東西！」

「你可以叫他買別的東西的呀！」

「誰知道他肯不肯買。……太太，我問你一句話，（你）可不能笑我的啊，（男人）到底是好的多還是壞的多？」

「我看是好的多。你也不要担心事，我這個媒人不會叫你上當的。」

「我那里是說你太太給我上當。我不過是這樣說，這樣想……」

「你在想什麼呢？你說好了，我不笑你。」

「唔……唔……我說……我說太太你結婚的時候是怎樣的？」

「這個說它什麼呢，已經是陳年宿古董的事了。」

「阿爹說太太以前會拍曲子吹笛和簫的，太太你現在為什麼一日到夜只念此經呢？」

「那是他教我的。……唔，那時候……唔，小玉，時間不早了，我們進去吧。」

「太太，你為什麼又不說了昵？你——吧」

「……」

「太太，你不覺得你今天話說得很多嗎？你本來是不大歡喜多說話的。」

「……」

「太太，你在想些什麼呢？為什麼不說了昵？你今天已經多說了，就再說說吧！太太，你就再講點給我聽聽吧。」

聽着天井里的談話，我倒忘了還在外面的妻和孩子。因為口渴，站起身來找茶壺時，看見月光已經爬上窗檻，這才想起妻是怕走那條黑暗陰森的弄堂的，連忙拿了手電筒，匆匆的出去找她們。

沒有在弄堂中遇到她們，也沒聽見孩子的聲音。「什麼事絆住了妻的脚呢？」我想。走到後門左近時，却看見妻和老老對坐在月光下的石櫬上。我悄悄的趨過去，摸了摸石櫬：石櫬冰冷，還有些露水的濕氣。孩子已經在妻的懷里睡着多時了，正發着輕微而勻稱的鼾聲。

「也怪不得你要傷心，」妻說：「不過孩子是有良心的，又嫁在一鎖上；而且你也還強健，着實可以再活幾年呢。……」

「我已經不是以前的我了……」

老人仰天長嘆。月光照着他一臉皺紋，滿頭白髮。妻不勝憐惜地望着老人空虛而絕望的眼睛，想要說些

慰藉的話，却又說不出，不自覺的微微地搖着頭。我一聲不響的在妻的身旁坐下了。

「露水已經下來了，時間不早了，少奶你還是回去睡吧。」老人靜靜的道。「我剛才好像聽見腳步的聲音，不是少爺來叫你了。快去睡吧，凍壞了阿官我是担當不起的。」

我們剛豫備站起來時，聽到了笛聲。——生疏的寂寞的有點顫慄的笛聲，幽幽的鳴咽着。

「啊！那是太太在吹笛。——太太已經有二三十年不吹笛了，今夜怎的忽然又吹起笛來了呢？」

笛聲悲涼如月色；哀愁如霧，漸漸的濃了。
……第二天清早，小玉氣急敗壞的哭進來，帶着哭音

嚷道：

免齋隨筆

吉申

鬼嘯

鬼神之說，孔子所不道。近世科學昌明，益無信之者；惟尚有少數人以此為靈魂學而研究之。數年前，余客重慶，寓某街樓上，每晚九時餘，即聞似人非人似禽非禽之嘯聲，其音短促單調

「太太，太太，不好了！」

「什麼事，什麼事？」

「阿爹……阿爹養的那隻鳥死了。」

「那又有什麼了不得，這樣大驚小怪的。」

「你不知道他在哭呀，哇啦哇啦的哭，說什麼死的死了，去的要去了，剩下他苦老頭子……還有，還有，我也說不出了。我以為結婚是開心事體哩，哪曉得他哭得這樣，哭得這樣，早曉得這樣，我也不巴望，不要結婚了。……」

說罷便擺在檯上，放聲大哭。

一夜沒好睡的太太給哭得把念佛珠也不知丟到什麼地方去了，她惘然的呆立在空落落的大廳里。

廿二年六月稿

，聞之毛骨悚然，殊感不快。每晚必作，余深厭之，意者以為有人姑作怪聲相戲耳。余屬樓下工役勸止之。工役謂未之聞。同室某君，親下樓查詢之，比鄰亦言未聞，但云此間有冤鬼，有時往往作嘯聲，茲殆又作耶。某君歸告余，方詫異間，而其聲復作，忽近忽遠，忽高忽低，固非人能為。某君固信靈魂學者，堅欲

強余作文告之，余戲作數語，題為「告冥漢君」，以既不知死者姓名，復不知其男女老少，姑稱之為冥漢君，蓋仿六朝人前例也。文既成，某君往購香燭楮帛，躬為設祭，而嘯聲於是夜頓絕，眾以為異，某君則以為精誠可通幽明，理之必然，余則以為偶然耳。

槎溪 說林

說齋



泥土造人

「太平御覽」七八引風俗通：「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爲人；劇務力不暇給，乃引繩紆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賢智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引繩人也。」女媧確實是忙人，盤古創造的天地，經過了毀滅以後，她一方面要「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鼉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淮南子覽冥訓）一方面又要造人。總于忙不過來，于是在造人方面就偷工減料，「引繩紆泥中」而做成的人，是貧賤凡庸者，因爲是些粗製品。這確是原始人應有的原始思想，不過，也該是中國神話的後期產物，那時的人已有富貴貧賤之別了。

傳說中泥土造人的故事，在中國恐怕僅有這一點樸素的紀錄。但是這種傳說世界各處却有不少，自成爲一個詭麗的故事在流行風播。舊約裏上帝于七日間創造世界，在造人的時節，用泥土照自己的模樣造的故事，早已爲人熟悉的了。劉半農「雜文二集」「裸裸人的創世記」中也說到泥土造人：

「在天地未分的時候，沒有晝，也沒有夜，沒有日，也沒有月；在這時候，地面上一個人也沒有。

分開天地的是 Kether 與 Gage。

他們倆走到了靠着日落的地方一座大山上坐着，這座山就是 Mounton 山。

他們取了些泥土，要把它造成一個人。他們渡過了河，走到日出的地方，停着，爲的是要把泥土變成一個人，「然後可以使得大地上都有人了，能於燒香，能於獻穀；然後我們做神的纔能享到人們所燒的香，所獻的穀和酒。」

但他們今天把它造好了，明天早晨就破了。

他們重新把他造好，放好，再到明天，又破了。

他們再把他造好，放好，而且整夜的看守着。

原來是地神來破壞的。

他說：「你們爲什麼要取我的土，土是我的，我是它的主。你們爲什麼不問一問我，就這樣的做？」

他們說：「爲的是現在地面上一個人也沒有。我們要把泥土造成一個人，使他能於燒香，能於獻穀，能於獻水；他們獻來了，我們就可以吸吸煙氣了。到將來，我們仍舊把泥土還給你。」

地神說：「什麼時候你能還給我？」

他們說：「過了六十年還給你。」

因此，現在的人的性命到了六十歲就完結了。六十歲是人的身體的完結期，這是註定的。若然到了六十歲以上，那富裕的就全靠他的道德去保持了。

這個故事曲折得多了，劉先生是根據 Paul Vail 的法文譯本轉譯的。猓猓又作獾猓，猓猓，猓猓，盧盧，羅羅，猓猓，獾獾，盧盧等，漢族賤之稱之爲猓鬼，又常泛稱之爲夷人或蠻子。他原本是蠻蠻的一種，所以也叫做蠻。大都住在四川，雲南，貴州三省，尤以四川的西南一帶住得較多。關於他們的生活情形，以前四川峽防局義勇隊曾經深入該省西南邊境，採集了許多標本，這些標本後來經盧作孚送給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經過整理後，刊行一本「獾猓標本圖說」，是一本研究人類學珍貴的材料。上面紀錄的造人傳說，雖然還保存着不少原始民族的色彩，但經過累積的修飾顯然可見，人活六十年後用道德去續命，和漢族的修福修壽陰騭之說具有同一意義了。

希臘神話在所有的神話中，最爲豐富詭麗，有世界文學搖籃之譽。鄭振鐸編著的希臘神話前言人類的創造云：「天神們既已分開了天和地，布置了山川，陸湖，創造了鳥、獸、虫、魚、最後便要創造一種高出一切的動物，所謂人類者是。創造人類的責任，落到底但族柏洛米修士和他的弟弟依辟米修士身上。柏洛米修士和依辟米修士，取形成未久的泥土，和以潺潺流動的清瑩的泉水，模擬着天神們的形體而造成了人。所有的動物都是四足伏地而走着的，他們的雙眼只能凝注于地上而不能仰視。對於人類，柏洛米修士却給以直立的軀體，高仰的頭部，雙眼得以觀望着四方與上下，還有空間出來的雙手，得以握捉到並製造出應用的東西。因此，他們得以高視遠矚，仰觀俯察，充份的發展他們自己的手能與性靈。」關於柏洛米修士兄弟用泥土造人的傳說僅爲希臘創造人類神話中的一種說法，這裏已敘述得很詳細。但是現在還提起這些天真赤裸的話頭，教一般做着磕頭虫，應聲虫的人看來，真是諷刺得太厲害了。比希臘更古的巴比倫，在他們的創造人類神話中，已有泥土造人之說，雖然遼古，却極可愛：「衆神之神馬杜克創造了天和地，但大地之上，沒有草木，沒有禽獸，沒有城市，沒有人類。寂寞荒涼，像一個大沙漠。於是馬杜克就設

計創造生物和人。馬杜克把創造人類的計劃，告訴給阿亞說：「我將取鮮血骨殖，創造人類，使其居於地上。」馬杜克說了就做，他割斷自己的頭，流出鮮血，和泥土混和捏成了人，因此，人有理性，並且有神的智慧，所以能凌駕萬物。」（參照黃石「神話研究」）爲了創造，竟然捨身，真是英雄業績，先烈精神，這裏說是雖是傳說，而人類的歷史實在確實由此造成。所以從這些神話傳說裏，我們不僅可以看出初民對於自然界的認識，道德標識，也可得到若干令人動心，足以諷誦的材料來滋養那些寂寞荒涼的心田。

江山傳說

民間傳說，故事，被認爲兒童的讀物，這是近年來的事。以前，大都把「二十四孝圖說」等當兒童的精神的食糧的，這是正統。至于講老虎外婆，呂洞賓的故事等等已是變格，不可多講。如今這種現象，似乎改進了一些，使我們較接近于人間性。然而，並未盡然，從民間傳說故事祇當做兒童看看的東西，而成年人仍尊重「會文正公家書」一類書本的事實看來，就可以知道，蓋成年人的精神桎梏堅強異常，不易攻破。大家對於兒童們的事，向來漠不關心，所以防閑得鬆一些，易于變革了。考民間傳說，故事，非常坦

白地記述着我們所生活過來的社會風尚習俗，凡是關於民族傳統精神的優美性和痼疾，于此等處最可看得清楚。魯迅在「論雷峯塔的倒掉」一文中引用了吳越的山間海濱的田夫野老蠶婦村氓對於法海和尚逃在蟹殼裏避禍的傳說，把他看做封建禮教的象徵而痛下針貶，這出處不見于「義妖傳」，更不是出于魯迅的杜撰，而是真正的民意的引申。

兒童書局出版的中國民間趣事集第三卷江山傳說中有一篇「癩頭孩子」，極見清新可愛，略云：

從前有個癩頭孩子，是以賣花爲業的。

有一天，他喊着賣花的聲音，走過一條小街。在靠近街的樓窗上，立着一個貌美如花的小姐，她一看見癩頭，不禁笑得噴吐了一口痰，拍的一聲，剛正落在癩頭上，癩頭勃然大怒，昂頭往四邊一望，只見吐痰的是一位千金小姐，癩頭之後，就一往情深，時刻思念着她了。因此臥病不起。他的母親是依他爲活的，看見孩子忽然害病，未免懷疑，就盤問病由，經再三詰問，他就和盤托出。母親萬分想不到他的病，原是爲了愛上一位小姐。她微笑地對他說：「你別癡情呀！我們家裏如此窮苦，你又生得不漂亮，那裏會有小姐向你垂青呢？」癩頭聽着失望了，病漸重，在臨終的時候對他的母親說：「我確實要死了，我死了

之後，你未免要挨餓。但你如能照我所託付的做去，你便能生活；我死之後，可將我的心肝挖出來，浸在面盆裏，我的心肝是會唱歌的，你就此賺錢好了。」

癩頭死了，母親很悲痛，不忍挖出心肝，但爲了生活，就照着他的話做了。果然，這副心肝真會唱歌：

自古癩頭多重情！

儂雖賣花人，也具赤熱心！

見小姐，情意深，

當夜歸家害重病；

到如今，肉體雖死，

永生的靈魂呀——

還眷戀着小姐的芳影！

母親托着面盆，往四處賣唱。無意中經過那位小姐的窗下。小姐這時正在梳妝，聽得窗外人聲嘈雜，並且還有一種動人的歌聲，不禁生出好奇心來，伸出頭來向窗外探望。心肝的悲哀和幽怨的歌唱，小姐聽了，立刻回憶到幾天前的賣花孩子來，仔細聽了一會，她後悔從前不該向他笑，把痰吐着他，使他害了重病，因而致死。她心裏一酸，發出哀感，兩顆真珠般的眼淚，油然湧到眼眶上，不偏不斜地剛正落在心肝上。這時，心肝頓時停止了歌唱，竟笑着說道：「我不再唱了，我不再唱了！這位小姐已經嫁給我了！我爲

她犧牲了生命，但我已獲得她的愛心。啊，我是幸福的人，我的靈魂永遠獲得安慰！」

於是牠像別的心肝一樣，默然無聲了。

這傳說雖亦是戀愛故事，可是和歷來的其他故事不同，傳說中的戀愛故事十之八九是落難公子中狀元，私訂終身後花園，已爲陳套。私訂終身後花園，雖爲對於門閥婚姻不滿的表示，然而終於在中了狀元之後大團圓，不脫老圈子，仍是妥協的。至于挖出心肝，求得最後的安慰，當然不是狀元郎敢想，敢做的，不然，那裏還會做得着狀元呢？這裏赤裸的暴露民間的唯愛思想，正是有力，反抗，勇敢，真誠的優秀傳統，而爲歷史來聖賢書本中所最缺乏的極端精神。

不過，民間傳說，故事受着長時期的封建社會的習尚的侵蝕，不免飽吸着牠的毒汁，所以不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們不會因噎廢食，必須轉向牠發掘，採取，發揚真正的民意。這正是披沙淘金的工作！

王國維之美學觀

蔡子民的以美育代宗教說，在今日看來，還是卓見。這一點雖足爲蔡先生身後增光，却是我們這古老民族的悲哀，時日已過去了四分之一世紀，竟少長進，有許多事還須從頭做起。在蔡先生之前，倡言以美

學教育庶衆的，是王國維。海甯王靜安先生遺書第十五冊，靜庵文集續編「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一文中有云：「古雅之性質既不存於自然，而其判斷亦由于經驗，於是藝術中古雅之部分，不必盡俟天才而亦得以人力致之。苟其人格誠高，學問誠博，則雖無藝術上之天才者，其製作亦不失爲古雅，而其視藝術也，雖不能喻其優美及宏壯之部分，猶能喻其古雅之部分。若夫優美及宏壯則非天才，殆不能捕攫之而表出之，今古第三流以下之藝術家，大抵能雅而不能美且壯者，職是故也。以繪畫論，則有若國朝之王翬之，彼固無藝術上之天才，但以用力甚深之故，故摹古則優，而自運則劣。則豈不以其舍其所長之古雅，而欲以優美宏壯與人爭勝也哉。」美感之分優美及宏壯，王氏承東洋人之說。即蔡先生稱爲都麗之美，崇宏之美。二者是美學上的極境，平常人不易領會，更不易做到，因此，美育離人日遠，視爲天才者之製作。王氏力倡古雅一說以彌縫之，求美育近人，易于實踐。以爲古雅之能力能由修養得之，故可以做爲美育普及之津梁。這一點確實是頗有見地的。從理論上破除了一般人對於美學的迷信。做了蔡先生後來從積極意義發生的美育代宗教說的先河。

王氏的美學都踵述康德及席勒的說法。對於康德

尤爲傾倒，王氏早歲沉研哲學就以康德爲大宗。靜庵文集續編中汗德（即康德的異譯）像贊有云：「赤日中天，燭彼窮陽，丹鳳在霄，百鳥皆瘖，谷可如陵，山可爲藪，萬歲千秋，公名不朽。」推崇之誠，無以復加。康德的美學傳至席勒而大張其說，藝術的起源于遊戲，而爲賸餘精力的發洩，這種說法至今存在一般勁勢，王氏在文學小言篇第二則云：「文學者遊戲的事業也，人之勢力用於生存競爭而有餘，於是發而爲遊戲。婉變之兒，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無所謂爭存之事也，其勢力無所謂發洩，於是作種種之遊戲，逮爭存之事亟，而遊戲之道息矣。唯精神上之勢力獨優，而又不必以生事爲急者，然後終身得保其遊戲之性質，而成人以後，又不能以小兒之遊戲爲滿足，於是對其自己之感情及所觀察之事物，而摹寫之，詠嘆之，以發洩所儲蓄之勢力。」這裏說的文學起源，全是席勒的口吻，甚至演繹之而有一而個人之汲汲於爭存者決無文學家之資格也」之句，未免失之偏激。不過後來也有人師說王氏的偏見，俞平伯的貴族的文學就是。

是故，王氏于清末，已注重美育，從國外介紹美學理論，首開風氣，值得後人重視，尤其倡言古雅，其說雖未周密，然于教育意義上看來，頗有價值。

詹詹 雜鈔



言 訥

中國古代石刻



我國一些地方大規模的石刻造像，如燉煌雲崗龍門響堂等石窟寺，都莊嚴精工，蔚爲大觀，而零星的石刻造像亦所在多有。這些都是佛教造像，佛教以外，像道教造像也間或有之，至於非宗教性的刻石，像六朝陵墓石獸，蜀中墓闕，昭陵六駿之類，固都代表石刻藝術的最高成就，但却只有屈指可數的幾種，這顯然並不是中國藝術最形發達的部門。

現存的最古石刻自推嬴秦石鼓（用馬叔平說），但形制質樸，只有刻文而無彫飾；更古的新舊石器時代遺物近年出土亦多，其中更沒有花紋的裝飾，只有有孔石器算是中國新石器的一個特點。到是古象牙獸骨

和銅玉之類不加以雕鏤者，此在殷墟已有發現。至於石刻，其起源有二：一種是刻銘，一種是碑碣，前者以紀功勳或盛典，如石鼓之紀蒐獵，秦刻石之紀功德；後者之用有三：宮中以識日景（按即日晷之制），廟中所以麗牲，墓所用以下棺，這兩類石刻在古代都不加以雕飾，現存的泰山秦無字碑和秦代諸刻石可爲明證。

秦以後是西漢，石刻存留至今者絕少，曾經古今

金石家着錄不過五鳳墳壇居攝等寥寥幾種，其中只有霍去病墓石刻是個最重要的遺蹟。考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驃騎將軍之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立甲軍陳自長安茂陵爲冢像祁連山。司馬貞索隱引稱：「姚氏按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有豎石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也。」這些遺物現在幸而大體完好，還可以和史書來對證。墓上有一些石堆，大概就是所謂用以象祁連山的冢墓，至於石馬殆即指那有名的馬踏匈奴石像，一匈奴仰臥於下，馬屈一足踏之，形制古拙而生動，在中國歷代石刻中別創一格，與昭陵六駿同爲空前絕後的偉作。霍墓這些石刻，大概要算中國石刻形體的首創了。

我國各種藝術，除書法一道而外（新典的美術字另作別論），無不深受外來影響，雕塑一道尤其是自

佛教輸入以後纔見發達。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與境外其他國家相交通的帝王，當時從西域輸入的天馬和蒲桃已被運用到銅鏡鑄造的圖案上面，至於霍墓石刻之有無外來成分，我們尙難斷言，但是那却和佛教藝術沒有任何關聯。霍墓石刻自然不容與燉煌雲崗等石窟寺相提並論，不過若就佛教入中國以前的石刻藝術而論，則不能不推霍墓那些藝術品爲首屈一指之作了。

徽 墨



徽州的墨夙負盛名，與涇縣宣紙同爲皖南兩大文具特產。實際上徽州的產墨是從五代以後纔開始的；唐代開元十道圖所載各州貢賦，貢墨者有河東道（潞州墨）

，河北道（易州墨與燕州墨），而轄有徽州的江南道則並不貢墨，其非特產可知。徽州的製墨據傳是從李廷珪開始。據文苑四史載蔡君謨云：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子廷珪渡江居歙州，本姓奚，南唐主賜姓李氏，故此有李廷珪墨，亦有奚廷珪墨。據云其墨堅如玉紋如犀，自宋以來推第一。至今墨模仍多具遵古易水法，或李廷珪製字樣，可見其源流所自。

明代製墨名家有方于魯程君房羅筱華丁南羽等，

清中葉始尙曹素功，而休甯胡開文則自洪楊亂後始顯。現在胡開文字號遍全國，前此諸名家除曹素功外都悉數淹沒了。曹素功老店在徽州鄉鎮，而歙屯兩地則以胡開文店號最多。屯溪有老胡開文兩家，另一家爲胡子卿所改，其墨模尙多存胡子卿名號，猶憶兒時在家塾攻書，所用錠墨均係家藏胡子卿所製細密文章，大概是光緒初年的東西；現在該店所製細密文章墨，式樣花紋尙與幼時所用者相同，品質則粗劣不堪了。此外另有胡同文一家，據說是胡家最早的製墨者。胡開文老店在休甯縣城內，各支店均由該族人所分設。

製墨首重製煙，古皆用松煙，近代改用桐油煙，洋煙輸入後又多採用洋煙。近年洋煙來源斷絕，所製墨大概又都恢復桐油煙了。休寧老胡開文的製煙，是在一間方丈室內燃點一百六十盞桐油燈，每只燈上覆以磁碗以取其煙，每天燃桐油八十斤，可得油煙七斤。最名貴的墨是用豬油煙所製，色黑而潤。據物理小識：（程）君房以脂入頂煙六分之一，其墨細潤，書畫尙焉；可見在明代已有其製。不過豬油這東西，似乎只好做適口充腸的食料，不像是文房用品的適當原料。

現在市上的墨有超品，神品，漆煙。貢煙，五石頂煙，五石清煙，頂煙，松煙，選煙等等種類；墨名

多沿用前人舊製，如青麟髓創自方于魯，開天容製於潘方凱等。這種墨模是製墨者所最寶貴的東西，大都雕鏤精工，徽派版主就是從雕刻墨模發展起來的。近因膠類香料等品質日壞，以致現在所造的墨也確令人有今不如古之感。

自從自來水筆盛行，毛筆墨硯本已走上淘汰沒落

之路，近因內地鋼筆洋紙日見價昂，而且來源困難，於是在許多地方，舊的文房四寶又有起死回生之勢。毛筆錠墨這東西雖然古味盎然，比較自來水筆之類富有藝術意味，但使用上的便利則相去甚遠，除却我國舊派書畫家而外，就一般社會應用而論，其未來前途終究是黯淡的。



世界名人幽默集

幽素

一 開始教育的年齡

偉蘭派克 (Wayland Parker) 是美

國芝加哥的著名的教育家，有一回在演講後，有一位太太問他：

「我的孩子應該在什麼年齡開始教育呢？」

「你的孩子大約什麼時候出世？」

「出世！」她愕然道，「他已經五歲了。」

「天呵！好太太！」他高叫道，「不要再在這裏逗留着和我閒談了，請你趕快回家吧！你已經失去了最好的五年了。」

二 威爾士的帽子

英國大作家威爾士 (H. G. Wells)

的頭奇大，極不容易配得適合的帽子。

因此有一回他在某次集會中，偶然得到一頂帽子戴上而覺得異常舒服時，他便

悄然走開了。後來才知道物主是美國麻省 (Massachusetts) 劍橋 (Cambridge)

市長比克 (E. S. Peck) 他便寄以短札，說：「我偷了你的帽子，我很喜歡

你的帽子，我將保留你的帽子。無論何時我看到他裏面，便會想起你的美味的

舍利酒，和比那所大學更為古舊的劍橋市。我脫了你的帽子向你致敬。」

三 最聰明的七個人

幾年前羅馬尼亞國王卡羅爾 (King

Carol) 對美國的陸哈特 (B. Lockhart)

說及他怎樣地精選十四個最能幹有為的羅馬尼亞青年，使他們受先進國家的高

級訓練，以備將來為政府服務。他派七個人往英，七個人往美，研究經濟和政

治學問。「派往英國的七個人都是很聰明的。」卡羅爾王說，「他們現在已經學

成歸國，在不卡列士特 (Bucharest—羅京) 政府裏各任要職了。」

「那七個派往美國的怎樣了？」陸哈特問。

「他們更聰明了，」卡羅爾王說，「他們都留美不回了。」

戲劇家

的戲劇

吳謙

整個的世界是一座舞臺，

整個的人類——男人或者女人，

僅僅是一個演員而已！

——莎士比亞

一

戲劇家陶洛夫對着那面亮得發光的鏡子，小心地打着他頸口的領結。那刮得光光的臉，和滑得可以溜掉一粒塵子的頭髮，在鏡面反照在他的眼珠裏時，陶洛夫真高興了。他的漂亮而又美觀的領結就在這高興裏打成。

例假日，八點……他腦裏在計算着半小時後安排着的戲劇演出，他的嘴就笑開啦！

早春的蜜味——這是一股甜柔的，輕靈的氣

息，在他心裏微微蕩漾蕩漾……猛的想起鏡面裏年青漂亮的臉，青春？……轉想到半小時以後，陶洛夫感到不可壓制的高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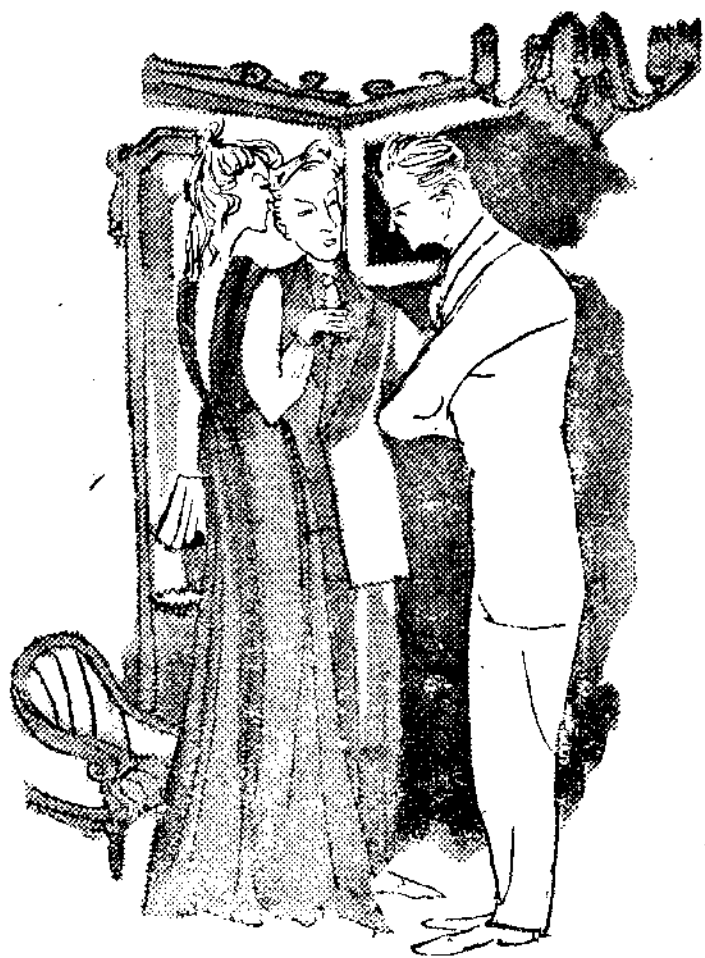
「戲啊！一切都是戲啊！」

也許是太興奮了，陶洛夫覺得以一個戲劇家的身份，是需要能克制自己的。因此，點燃了一支煙，倒在沙發裏，打算靜靜地思量一番。

「剝……剝……剝。」熟悉的敲門聲。

（喬琪來了。）

他站起來，一面說着：「進來，」一面整他的衣服。



二

八點半，陶洛夫同他的朋友喬琪在一個話劇學校的會客室裏。

陶洛夫拭着臉上和頸項間的汗，眼睛望着壁上掛着的演員相片。

（嘻嘻地在笑我嗎？在笑我那種癡情嗎？）

他想到了隨喬琪這麼匆忙的老遠趕來——累得一身汗，却來這會客室裏候一個從不相識的女子，心裏倒有些着慌起來。

「喬琪，你着人傳喚過她嗎？」

「對了，陶洛夫。你記着她的名字叫瑾妮。」

（瑾妮，瑾妮，瑾妮。）

咯、咯、咯、咯一陣高跟鞋兒的聲音。

（是她吧！）

「喬琪！」嬌婉的聲音混和在推門聲中。

「早安，瑾妮。」喬琪臉上一陣光彩。

「誰？」

她的眼光逗留在陌生的陶洛夫臉上，稍帶靦腆的情態，却天真的輕輕地從嘴唇間溜出嬌婉的聲音。陶洛夫感到有些不安了。

他是以戲劇家的眼光來看瑾妮的。——她的面龐

在眼前一現，陶洛夫的眼睛早像候着的照相機的鏡頭似地攝它到腦袋的底版裏了。

（一個天真的苗條的姑娘。柔軟的海波似的秀髮下面，是一朵盛開着的玫瑰——那是臉！迷人的眸子，醉人的笑渦，初剖的櫻桃——輕輕的，嬌婉的聲息是從裏面溜出的。還有，善歌的喉，靈活的演劇身段，逼真的表情。——喬琪不騙人！）

「這位是戲劇家陶洛夫先生。」喬琪笑着對她說。

「這位是話劇學校的高材生瑾妮小姐。」

陶洛夫的腰彎了下來，端正的向她鞠了一鞠躬。

「瑾妮小姐，久仰了！」

「嘻，陶洛夫先生，就是你，有名的戲劇家哪！」

（醉人的笑渦，飄過了盛開的玫瑰。）

一朵花，一朵解語花在他面前散放着香味；沁人的心，沁人的肺，更像酒似地醇厚，陶洛夫醉了。他滿心的得意，高興；笑了笑，却搜不出一句適當的話，祇是緩緩地回答道：

「不敢當！不敢當！」

這是初次的晤見，陶洛夫實在也不能說出什麼話；依着他的身份——忙碌的戲劇家，更不可能多事逗留的。他的眼光向喬琪示意了一下。

校門口，兩個人的帽，都揚起在空中，瑾妮的手

裏飄着絲手絹。

「再會！」 「再會！」

「再會吧！」

「陶洛夫，你看怎麼樣？」

「嘻，嘻……」陶洛夫沒有說什麼話。

一顆彗星跳躍在他眼前。它的光，它的熱，閃着，耀着。

「有名的戲劇家哪！」輕輕地響在他耳邊，響在他心上。

二二

一星期飄過去了，陶洛夫的心上老有什麼牽掛似地。

八點半，漂亮的戲劇家又出現在話劇學校的會客室裏。他是來演戲的——祇是不在舞臺上。是的，現在他候着女主角的出場；這次卻沒有做配角的喬琪同在旁邊。

「陶洛夫先生，你一個人？」

不知什麼時候瑾妮溜進來了。

「是的，瑾妮小姐，我來看看你。」

「看我？」

她覺得他是可愛，柔順的。

「不錯，我們去外邊談談不好嗎？」

他倆並肩踱步在充滿着柔和陽光的校園裏。

「瑾妮，我們再不要先生小姐的，好不好？」

「對，陶洛夫，你的名字我叫起來多順口。」
這話的意味他是體味得到的。

（多聰明的姑娘啊！）

風是迷人的，他們幸福的門輕輕地給它吹開啦！

拂着，拂着，瑾妮的秀髮飄起在空中；飄着，飄着，纖軟的烏絲拂上了陶洛夫底臉。

（多謝薰風有情，我是多麼幸福喲！）

他們坐下來，在樹蔭叢裏。

「陶洛夫。」

「瑾妮。」

「你最近演了什麼戲？」

「沒有，沒有，我一直念着你。你呢？」

「我嗎？」瑾妮覺得他的話是講得俏皮的。「我倒還記得你。」

「記得我，瑾妮，你說喜歡我不？」

陶洛夫善於演戲的臉也不禁紅起來了。他的頭低下來，靈巧的把眼珠向瑾妮一瞟，她嘿然無言在摘草

地邊的一朵小黃花。

「說呀，瑾妮！」他推她的肩膀。

「我說，我喜歡你的……」

「好了，我現在告訴你我的秘密吧！」

「你有什麼秘密？」

「聽着。我說，我的名字不叫陶洛夫。」

「不叫陶洛夫？」

「是的。」

「那末你叫什麼來着？」

「我叫陶——」

「慢！」瑾妮扮了個鬼臉，「你不要哄我！」

「我怎麼哄你？」

「那末你爲什麼不叫陶洛夫？」

「你聽我說，因爲陶洛夫是一個有名的戲劇家，

名字又好聽，我姓陶，就借用了它。」

「這樣說來，你也不是戲劇家了。」

「自然。」

「不騙我？」

「不騙你。」

「討厭的，我有些事情要先走了！」她站起來，

拍了拍身子，頭也不回。

「是的，瑾妮，打擾了許多時光；現在我底車子

該候在門口了，我的女友正等着我上她那兒去午餐呢！」陶洛夫也站起來，瞧了瞧手錶說。

「再會吧！」他揚一揚手，向前面走去。

瑾妮站在草地上發楞，她聽他講的話，一片昏黑；祇聽得「再會吧」三個字。接着一陣皮鞋腳聲把她驚醒了：「陶洛夫；陶洛夫，你慢——慢着走……」

四

陶洛夫說有車子候在門口是假的。——他那裏來的車子？但是他是戲劇家陶洛夫却是真的，一點不虛。

他走在路上發笑——笑着剛才的事。他想他的演技是太逼真了。

（可憐的瑾妮！）

實在他是愛她的，用着他整個的心靈。他想起了瑾妮的親戚喬琪，就去找他閒談。

掃興的，喬琪沒有會着，悶悶地回到家裏，坐在椅中想編一齣精彩的劇本。

（費一個月的功夫，把它排演成熟，在瑾妮面前獻獻咱陶洛夫的身手，多好！）

但是想着了，想着了，……

（飄浮着笑渦的玫瑰啊！）

煙蒂兒扔了一地，稿子還是稿子，精彩的劇本在思索裏，天哪！

晚上，月光灑了一地，陶洛夫跪在窗前祈禱：

「上帝啊！賜給我們青春之露吧！瑾妮，我愛她，她也愛着我啊！」

念着，念着，月光裏站着一個人……

「你，喬琪，嚇得我——」

「哈，嚇了，人家被你害的多苦！」

「我日間找你，人面也不見，夜間倒小偷樣的，進來嚇人。」陶洛夫從窗前站起來說。

「你在弄什麼鬼把戲，跪着，念着，」他浴着一身的月光說：「日間可又演什麼戲來，陶洛夫，你表演了精湛的演技，也不該說自己不是陶洛夫啊！」

扭亮了燈，他望着喬琪底臉：「瑾妮嗎？」

她多傷心，黃昏時來找我，什麼不是陶洛夫，不是戲劇家——全是鬼話！你倒底存什麼心？想什麼念頭？」

「我，我……」

「不必再向我多說，夜深了，回頭明天來找我吧，這裏是她底信。」

他把信放在書桌上，急促地走向門外。
陶洛夫慌極了，看見信，不知將要有什麼禍發生了。

顫慄着把信封撕開，念着信上的字句：

陶洛夫：我愛你，愛你順口的名字，愛你光滑的頭髮，愛你英俊的臉蛋，愛你漂亮的領帶，更愛你精絕的演技，甚至說謊的嘴！

告訴我，你愛我嗎？幾時來，讓我再聽聽你從說謊的嘴裏溜出來的話語！
——瑾妮

五

瑾妮的心靈早屬於陶洛夫了；他呢，也是屬於瑾妮的了。他們二顆心是一致的，每分鐘的跳動裏，陶洛夫念着瑾妮，瑾妮也念着陶洛夫。一對，却又是一個。

上帝真的賜給了他們幸福，每一個熟悉他們的朋友都覺得他倆是天生地造的一對。

「世界上男人中再沒有比陶洛夫好的了。」
瑾妮想。

「世界上女人中再沒有比瑾妮好的了。」
陶洛夫想。

在暮春的薰風裏，在綠色的草茵上，在成蔭的柳

叢間，在清淺的河池邊，在悠遠的鐘聲裏，在銀波的月光下，在靜穆的教堂裏……他們感到了心的交流。他們是生活在樂園裏的驕子，浸透在愉悅光波裏的天仙。

但是，陶洛夫在偶而的場合之下認識了蓓拉。

（可愛的孩子哪！）

「我會愛她嗎？」陶洛夫常常這麼想。

不會，不會，一定不會。瑾妮是世界上挺好的姑娘，真的，一點不吹噓，她是超過常人的，不論她的容貌，性情，學識。蓓拉呢？她也是好的，但是比較起來，她比瑾妮差了。

（同蓓拉永久是一個朋友好了！）

親愛的陶洛夫：聽說你認識了個叫蓓拉的女孩子，可真？介紹給我，我們該是朋友呢！你許久沒來看我，該不會把我忘了吧！

——瑾妮

一天，二天，三天……陶洛夫沒有寫回信。

親愛的：怎麼啦？你不來看我，也不給我回音，我可
不依……。

——瑾妮

一天，二天，三天……陶洛夫沒有寫給她回信。

三封，四封，陶洛夫沒有寫下一個字。

第五封：——

陶洛夫：你這沒有心肝的無情男子呀！我寫下了這麼多信，却不見你一個字；我悶悶地候過了一個半月的煩惱日子，總不見你的臉。天哪！你有了朋友，也不該把我忘掉得如此乾淨。仔細想想吧！

陶洛夫看着信，他覺得這一齣戲是太冒險的嘗試

了。

（瑾妮等的多苦惱，多心焦啦！）

但是，索性讓我再作弄她一下子吧！

（上帝，佑我！）

六

一幕最精彩的緊張的戲，在戲劇家陶洛夫的面前演出時，他頹喪了。

他簡直不相信這會是事實：一齣戲劇裏的男主角，自告奮勇地擔任了導演，而導演出來的劇情，竟發展到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境地。——這是個高

潮。

高高的，高高的潮頭湧上來，却把導演者也捲入渦子裏。他已經忘了宇宙間，有自己的存在，任身子隨着潮流飄浮，飄浮。

猛的醒回來，又想起了那張粉紅色的訂婚帖，他悲哀了。

（粉紅色訂婚的帖上，瑾妮的名字同一個陌生男子的名字在一起；跳着，躍着，旋着，舞着，圍着，圍着——盛開的玫瑰似地，浮着醉人的笑渦出現哪！）

又是一個潮頭捲來，洶湧地，陶洛夫被波濤沖出了門口，他的身子隨着潮水起伏；流過去，流過去，隱隱地見到一艘遊艇停在遠處，船頭漆着「蓓拉號」。

陶洛夫終究攀登上了「蓓拉號」，他見到船主。

「蓓拉啊！」

真想伏倒在她懷着，痛哭一場。世界上現在祇有她是可愛的了。

「怎麼啦？你今天十分憂鬱呢？」一對明媚的眸子望着他。

「你說，你是我底朋友還是戀人？」

「朋友？戀人？」

「是的，你告訴我。」

「我說不出，你呢？」她闔了闔眼皮。

「我愛你呀！蓓拉。」

「那末我也——」

「我不愛你。」

「但是我仍愛你的，陶洛夫！」

「蓓拉！」

「怎麼說？」

「多嚙我們才訂婚哪？」

「……」

「你不願意？」

「祇要你願意！」

「那末我們星期六吧！」

（這是瑾妮訂婚的日子！星期六，瑾妮訂婚的日子！）

「陶洛夫，你怎麼忽而想着了訂婚呢？」

他的心像中了一枝箭。

（瑾妮爲什麼要想着了訂婚呢？）

盛開的玫瑰啊，已在他心上一瓣瓣的凋殘了。

七。

陶洛夫的思想裏開起了金色的小花朵，用他的血

灌溉，灌溉，漸漸長大啦！

金黃色的花朵——多柔和，鮮豔，炫耀啊！花朵裏出現了瑾妮。輕飄地，輕飄地，安琪兒似的。

（這是前幾天的事。）

「陶洛夫先生。」

「喔！瑾妮，你上那兒去？」

「買些結婚用品。」

把手裏的東西一揚，跨着步，在飄散着紫色情調的道上。

「結婚？多快！」聽了這話，陶洛夫的心裏受了一下重重的打擊，神經幾乎要麻木啦。

「你呢？陶洛夫！」

「我，我……」

（我是不高明的戲劇家，由主角會變成導演，而演出了想不到的悲劇！）

「我們上附近的咖啡座去談談吧！」

這是充滿了興奮的咖啡味的高等休憩處，收音機播送着：「再給我一個吻！」

「你扔了我，陶洛夫！」

「沒有，沒有！」他情急的說不出話，真想跪在

她腳邊抱住了膝蓋哭訴一場。

「那末五封信，快二個月的日子……」

沒有笑容，一對憂鬱的眼光在新月似的眉毛下閃

「唉！……」他太息了。

（扔了我的是你，瑾妮啊！）

「你說。」

「我嗎，我祇要我倆以前能堅持二個月。」

（兩個月悶悶的日子。）

「你底話我不明白！」

「但是僅存十多天的日子喲，我一切都失敗啦！」

「不懂！」

「瑾妮，你真的愛我嗎？」

輕悠地，閃着夢幻一般的眼珠，陶洛夫低低問。

「我是用整個的青春，整個的心靈來愛你的。」

「那末你爲什麼要同另一個男子結婚呢？」

「你要我這麼做！」她悲哀地似乎想哭。

「我要你？」陶洛夫也不懂。

「可不是！」

「你不是指五封信，二個月的不晤見！」

「再加上……」

「我錯了，瑾妮，我懊悔以前不該這麼做。」陶洛夫說：「但是相信我，瑾妮，我也是用整個的青春

，整的心靈來愛你的；倍拉僅僅是我的朋友而已。」

「喬琪說，你已經同倍拉訂婚了。」

「天啊！我爲什麼要用二個月的時光來做愛的試驗期呢？爲什麼不縮短些呢？第五封信啊——」陶洛夫對着空間自言自語。

「怎麼？二個月？愛的試驗期？」

瑾妮覺得有一件重重的東西壓到心上。

「是的，我認識了倍拉；但是我堅決的相信我永久會和你在一起的，你也永遠不會和我分離。任一切風、浪、波折、打擊。然而二個月的過去，把我一切都毀了！上帝啊！爲什麼不讓我們安穩地渡過二個月呢？」

「這麼說，陶洛夫，你是在試驗我的真心；但是我那能明瞭你在演這齣戲，我悶的多苦！」瑾妮不勝悲哀，淚珠滿含在眼眶裏。

「爲什麼不讓我們兩個真心愛着的人在一起呢？」

陶洛夫喃喃自語。

（？？？？）

「啊，陶洛夫……」

「啊，瑾妮……」

陶洛夫醒回來，不見了瑾妮。

（啊！一個白天的夢！瑾妮已經是屬於另一個人

的了。）

「戲啊，一切都是戲啊！」

（但是我的戲爲什麼演成了這麼個結局呢？蠢笨不高明的演技嗎？）

一顆彗星在他眼前跳着，躍着。但是，沒有了光，沒有了熱，黯淡，黯淡。

「有名的戲劇家哪！」——輕柔的銷熔到心裏的聲音！

一九四二年三月完成

藝壇逸話

蓉

紅燒作家肉 清燉讀者湯

內地文化界近流行『紅燒作家肉，清燉讀者湯』二語，據謂廚司爲書店老闆和刊物編輯，因爲他們擅於扣勒稿費，偷選作品，翻印書籍，賴付版稅等種種勾當。而在戲劇界方面，因爲常有把脚本偷搬上舞台的現象，所以劇作者們在報端發表聯合宣言，表示抗議，署名的有郭沫若、曹禺、洪深、田漢、歐陽予倩等數十人。

按，目前留渝的戲劇工作者，有郭沫若、曹禺、陳白塵、張駿祥、章泯、吳祖光、于伶、洪深、馬彥祥、封鳳子、老舍、宋之的、夏衍等。留桂的戲劇工作者有田漢、歐陽予倩等。在人數及演出上比較，桂林是要冷落得多。

長篇創作小說

羅洪



第三章

她雖然還是一肚子的悶氣，不過想到這次也許會賺進四五十萬，她的兩眼又閃出光亮來了。她愛錢，一個人幸福的時候固然需要錢，但失意的時候更要錢！有了錢，縱然失意，還可以幹點驚人的事情。這種意念占據了她的心，更增強了她投機的狂熱，向命運賭博的狂熱！

她又氣又惱地在心裏說：「我要投機，我要錢！結婚生活已經平淡到了極點呢。除了錢，世界上沒有什麼值得寶貴的了。」

「慧珠，假如市場來一個反動，我們是愛不了的。我希望以後穩健一點，好不好？近來我對於事業有個計劃，一方面是爲生計，一方面對於社會多少也有福利。昨天跟旭初談了一談，覺得很可以實現。」

「錢旭初嗎？」她不耐煩地說。「我不愛聽，他簡直是個書獃子，那裏配談什麼事業什麼生意的？」她說着頭也不回，走出了書室。大成看着她的背影向樓梯那邊轉彎之後，不免嘆了口氣。「女太太們爲什麼慣會使性子呢？」他想，但是他隨即又把這念頭推翻了——她本來也並不如此的，身體不舒服，大概容易影響脾氣。

這是溫暖的下午。走到房裏，玫瑰挾着素蘭的幽香，一陣陣向她撲來。正預備走到窗口去看看今天剛換上的盆景，却聽得門口有皮鞋腳聲，回過頭去，正是鍾成，看樣子是預備出去似的。她真想奔過去跟他攀談幾句，那怕是無關緊要的閒談也好，對於她現在的心情，都可以得點兒安慰。但是又遲了，他已經走下樓梯。於是她又不勝懊惱地坐在一張椅子裏，茫然地，懶得動彈了。

然而偏是唐二小姐有電話來，要她趕快就去。唐二小姐只說有點要緊事情需要她，就把電話掛斷了，連問個明白都來不及。既是唐太太有事情，她不能不去。她受到唐太太幫忙的地方很多，市場方面的交易

，多虧唐太太處處關心。同時也有一個意念兜上她心頭——這樣的躲在家裏算什麼呢？難道真傻了不成？要親近鍾成，機會原是很多的，只要自己留神就得了！立刻就有一種倔強的勁兒通過她全身，跟剛才偏又買進一百條時的心情正復相同。她便匆匆忙忙修飾一番，坐着汽車到唐家去了。

正巧身軀碩大滿頭鬚髻的唐鴻達脚着烟斗，在草徑上走向汽車去。她的車子從大門馳進來，一眼就望見他臉色很陰沉。『又是怎麼一回事？』她心裏想。這時車子煞住了，她急忙跳了出來，跟他招呼。

『呂太太來得正好，已經恭候你好久了。』他說得半吞半吐。

『怎麼？又是三缺一啊？』

可是唐鴻達的碩大身子已經縮進車廂裏，向她點點頭，車子已經滑動了。她走上石級，很熟悉地轉過兩個彎，樓下寂然無聲，正想走上樓去，聽得一陣腳聲，原來是三小姐從樓上走下來。三小姐體態輕盈，滿臉堆着笑，跟唐鴻達剛才一副陰沉臉色恰好相反，一見她就揚聲說道：『噯，呂家嬸嬸來了。』

慧珠見她穿一件淡紅旗袍，白色短大衣，手腕上掛一隻淡紅色錢袋，不像去上課的樣子，就隨口問道：

『下午沒有課嗎？』

三小姐笑盈盈地告訴她，下午祇有一課，別人約去看電影，這一課也就請了假；可是現在趕去，恐怕已經太遲。

『今天有什麼事情，二小姐要我趕快來呢？』

『還不是爸跟媽嘔氣嗎？』三小姐說得很隨便，彷彿談起街坊上一件平淡的新聞，簡直是漠不關心。這時二小姐已經聽得響動，迎到樓梯口，慧珠便不再浪費三小姐要趕往電影院去的時間，走上樓去。原來又是唐鴻達夫婦倆鬧翻了，要她去勸慰的。這好比當頭向她澆上一盆冷水——爲什麼偏在自己心情不甯的時候？

唐太太一臉愠怒的神色，斜靠在沙發上。她臉上沒有脂粉，還依稀留着點兒淚痕，看來比平時清凈得多。慧珠本來做慣調解人，也見慣她的嗔怒，但從未看見像今天這麼嚴重。

每次她在這種時候來了，唐太太總是跳起身子，一手拖住她，便開始了獨白，把丈夫怎樣在外面賭輸

了錢，該一萬的瞞她五千，後來事情穿破了，兩個人便鬥氣；有時又爲了他在跳舞場裏化錢，也有時因爲聽說跟什麼女人勾勾搭搭的。每次把事情詳細說清楚了，才嘆着氣說：

「你看他，總是這副脾氣，總是這樣隱隱瞞瞞的！」

這句話雖然每次都說得咬牙切齒，却多少還帶點可以寬恕的成分。如果正當唐鴻達也在旁邊，慧珠就笑着說：「你們倆才有風趣，一個家庭裏沒有一點風波，生活就太平淡了。唐太太你別急吧，唐先生輸一萬，就罰他賠你兩萬。」

如果是爲了逛舞場呢，慧珠就說：「你別跟他生氣呀，你只要他伴着你一起去，就什麼事情都沒有了。他要是躲了你一次兩次，那也算得了什麼呢？好姊姊，你就隨他去吧！」

她這些話，往往很奏效，一場小小的風波很快就告平息；而且每次邀她多半是唐太太親自打的電話，不是打牌，也不是投機做生意，只說要她去談談，她就懂得是什麼事了。

今天這情形有點不同：剛才唐鴻達的臉色那麼陰沉，唐太太也並不跳起來向她傾訴。有幾次她來的時候先見到他，他總是笑着先把事情告訴了，而且這樣說：「請呂太太陪她玩玩吧，這一點小事情也不值得生這麼大的氣。」

現在，唐太太也不像往常的樣子。見她進來，只稍微欠欠身子，用手勢請她坐下，傷心得十分深刻，使慧珠不知從何說起的好。她看看二小姐，正從烟盒裏拿一支茄立克遞將過來，臉上雖不像三小姐那麼漠不關心，却也看不出什麼頭緒。女傭端着盤子送進茶來，蹣手蹣腳的輕輕退了出去，彷彿無端就會挨罵似的。慧珠不得已先跟二小姐談了幾句，也無非問她學校裏有沒有課，前天葉太太請去打牌，她可會同去之類。她想先使空氣緩和一點，再談到正文上面。

這樣過了幾分鐘，她才坐到唐太太身邊，親親熱熱問她到底是什麼事情。唐太太嘆口氣，眼淚就簌簌滾下了。

「真氣死人！」她坐起身子，可也並不跳起來抓住慧珠的手，只是惱怒地說。「他竟一不做二不休，在外面打起兩個小公館！兩個哪，呂太太，我一向真是蒙在鼓裏，什麼都不知道。原說啊，他這兩個月來

，總推說應酬忙，老是賴在外面，深更半夜的。我化了半個多月工夫，暗地裏留神，昨天到底給我知道了，原來一個是舞女，才大寶那麼年紀，再有一個是什麼，還沒有清楚。昨天晚上我去，他正好在那裏，臨時倒想溜了，給我一把抓住他，一手把花瓶呀，鏡框呀，化粧品呀，丟了滿地，才把他帶回了。」

她一口氣說得呼吸十分急促，臉色一陣兒白，一陣兒紅，那胖胖的身子，似乎全身肌肉一下子都鬆弛似的，有點支持不住，便靠在沙發角裏，定了會兒神，才繼續說：「呂太太，一個人到了這個地步，你還有沒有回心轉意的希望？」

「那是一時的糊塗，你別氣得這個樣子……」

「唉，好妹妹，你也這樣輕輕鬆鬆的來安慰我嗎？」唐太太十分苦痛地說道：「這種事情，不是身受的人本來也不知道滋味的。」

這句話好像一根尖刺，戳在慧珠心上，勾起了複雜的情緒：人生真是不可思議的，唐太太因為丈夫有外遇才氣壞了，自己有一個忠實溫存的丈夫，朋友們都說她幸福，但自己只覺得枯燥厭悶！

「你說我應該怎樣對付他？」唐太太又逼近了一句。

這幾乎使她回答不上，但她定了定神，也就笑着說道：「我想最好你不要遷一時的火氣，我們是好朋友，那裏會不關痛癢的？你想吧，一時跟他鬧翻了又有什麼用呢？應當慢慢想個辦法讓他自己去辦，才是最可靠的。」

唐太太又坐正身子，振作着精神。「你的話當然也有理。不過一個人到這地步要不生氣，那實在做不到，做不到！你還不知道他對我說了多少混帳的話哪——他竟說他愛怎麼便怎麼，他手裏賺進的錢，愛怎麼化就怎麼化！」

唐太太向慧珠掃了一眼，埋怨她怎麼老是隔靴抓癢似的。慧珠也覺得自己有了心事，說話不及過去的體貼親切了，便趕忙裝上笑臉，說是應該從長計議，她一定要在這件事情上効點勞。唐太太又深深嘆口氣，瘋狂地捶了幾下大腿，才摟住慧珠的腰，咬牙切齒的說：

「我恨錢！現在我真的恨錢！錢，錢，牠就是最害人的東西！你看，上海這地方有這麼多的人幹壞事

，都是爲了錢！上海有這麼多的男人因爲多了錢，才一個女人兩個女人的造下許多孽！呂太太，我現在真的恨起錢來了，我恨——我真的恨！」她忽的站起來，在房間裏走着，嘴裏還喃喃地說：「我恨錢！」

突然這房間裏襲上了岑寂。但慧珠耳朵裏轟響着唐太太那種「我恨錢！我恨錢」的喊叫。只在兩三小時之前，她的內心正激動着「我愛錢」的強烈的欲永，因此這時候她竟感到一種矛盾。她模糊地想：「世界上怎麼到處是矛盾呢？」

可是眼前這岑寂給一個清脆的聲音所打破，不由的使這屋子裏三個人都嚇了一跳。原來大小姐在隔壁房裏發脾氣，把一隻玻璃杯向地下一甩，完全粉碎了。唐太太還是從昨天的氣，整個上午又完全跟丈夫在談判，東西也沒有好好吃過，此刻是下午什麼時候也糊塗了，以爲是四小姐從學校裏回來，女僕們伺候得不周到，所以鬧了脾氣。

「二寶，又是你四妹什麼點心不中意了。」

「她還沒有回來呢。是大妹呀，剛才我聽得爸把她說了幾句，說她做了大姊姊成天只講究跳舞喝香檳，才氣得她躺在床上哭。」

唐太太聽了這話，一股怒火從胸腔裏奔出來：「做父親的自己不像樣，倒有臉孔埋怨女兒啊！」可是話到嘴邊又嚥了下去，另一個念頭兜上心來：大寶這麼大年紀了，還一點不能體貼做娘的苦處，只知道自己鬧脾氣！於是她嘆着氣，有一陣悲涼向她全身的神經襲來，不由得顫慄發抖。

平時在這個家庭裏，大小姐發點脾氣，四小姐使點性子，都彷彿是生活上一種點綴，單是吃珍饈穿綾羅，酬酢作樂，生活也不免苦燥，但現在可不同了，自己正在悲痛，大小姐還想把她陷到什麼境地去呢？

然而隔壁又有一陣更脆的響聲，唐太太便好比一鍋子油着了火，那肥胖的身子震顫着，抽搖着，向門口衝將過去，嘴裏一連串地說：「這時候——這時候她還要鬧脾氣啊，我問問她……」

黃慧珠趕忙搶前去攔住，大小姐平日任性慣了，唐太太現在又是一肚子火氣，母女倆理論起來，一定又鬧得不可收拾。

「你休息休息吧，大小姐還不是孩子脾氣？我去勸勸她，打發她出去散散心。」她說着早把唐太太扶

去坐在沙發裏讓二小姐陪着，就走往大小姐房裏去。

大小姐站在梳粧台旁邊，右手落在一隻銀質的大粉缸上面，臉上脂粉有點模糊，祇有兩片紅唇仍舊很鮮豔，但因為生了氣，那輪廓就並不靈巧了。她見慧珠進來，才勉強閃過一個笑影。

慧珠知道對付這位小姐比對她母親更難得多。話要說得不使她失體面，又要投合她心理，才可以逗起她興趣，達到解勸的目的。否則還不是自己去找沒趣？所以當大小姐請她坐下的時候，她就親親熱熱挽臂一起坐下去。

地板上擦着一層光滑的蠟，使那些玻璃碎片，格外閃得晶亮，正在慧珠腳邊的是一個景泰藍的小花瓶，斷了頭頸，一束淡紅的花散在旁邊，淌着一條條淚水，緩緩地流，不勝淒苦似的。但慧珠對於眼前這情形，裝做完全沒有看見，劈頭就談上星期開幕的兩個舞場，她知道大小姐近幾天的興趣，完全在這個舞場面。

慧珠這種策略，結果也失敗了，她想避免談起那些懊惱的話，大小姐却偏偏告訴她，受了多少委曲。這些話，完全是一個知只享樂嬌生慣養的小姐，才說得出來。慧珠以為很得體很可寬慰的話往往並不使大小姐滿意。甚至大小姐也像剛才唐太太那樣，向她掃了一眼，雖不是埋怨她的神色，她自己也覺得這些話等於是隔靴抓癢！於是她的心沉落下去，感慨地想：怎麼今天竟一點兒不生功效呢？

唐府上有什麼氣惱，總是她做的和事老，她滿嘴甜甜的說得人家消了怒氣，把牌桌安排出來，或者一夥兒出去玩了一會，一場小小風波就完全平息了。但她也明白以前那些波折，不過是大家隨便使點性子，沒有什麼癥結存在的，這一回可不同了——這個家庭顯然已有裂痕，唐鴻達的兩個小公館一天不解決，就一天沒有融洽的餘地，大小姐呢，正以為有隙可乘，要她父親增加她的交際費用。

這當然不是幾句話就能勸慰得了的事情，慧珠預備告辭，再約定時間來商酌，唐太太無論怎樣都不肯放他走。因為唐鴻達剛才出去，答應晚飯時候回來的，假如到那時候不回來，那麼臨時還得想辦法，就非得慧珠幫忙不可了。

經不起唐太太和二小姐苦苦的挽留，慧珠雖然心緒不好，也只能不走。她眼前是一個正陷在悲愁中的

家庭，是一對互相怨艾的夫婦。這個家庭，這對夫婦，平時大家都認為享盡了人間安樂的！她自己，內心正有一種熱烈的慾望逼着她，使她無時無刻不在盼望跟鍾成親近，她要安安靜靜和他說話，那怕是很短促，她也能够快樂！但她沒有想到這種強烈的慾望，將引導自己及家庭走到什麼路上去。

慧珠本來沒有分析的頭腦，所以她不會替自己這種慾念澈底去想。她過去那種頤指氣使的生活，只使她養成了滿是慾望的習慣，却不能忍受失望或挫敗。

當天晚飯時候，唐鴻達並不回來，唐太太固然惱怒，慧珠也暗暗着急。趕往那個舞女住的地方去，那裏知道除了笨重的傢具，什麼東西都搬得空空了，這使唐太太氣得話都說不出來。但慧珠打了好些電話出去，希望得到一點線索，也什麼都找不出來。

好容易到了第三天，他才回來，唐太太已經尋死覓活好幾次，慧珠也累得疲乏不堪。然而唐鴻達却没有這回事似的。

「事情已經過去了，你又何必呢？今天晚上大陸公司方經理請客，他太太一定要你去！」

慧珠這才鬆了一口氣，心想，「那我可以走的了！」可是唐太太衝着丈夫的臉：「我不去，你帶兩個妹子去，那才體面！」

「你一定得去！」唐鴻達倒悠然笑起來，又對着慧珠說：「呂太太你看她真是——我說事情已經過去了，不就完了嗎？再說吧，上海這地方也實在不容易對付，一不留神，舞女什麼的纏住了你，沒有辦法！」

太太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只在牙齒縫裏掉出四個字：「死不要臉！」

唐鴻達聲色不動，他那碩大軀幹上的肥腦袋，彷彿很能包容似的。這時候他又悠然笑道：

「我倒忘記告訴你，這次一個風波，到今天為止，我們又帶進了五六十萬；呂太太專做黃金也好，再帶好兩天，三四十萬也穩進了。」

「再賺五十萬一百萬，還不是讓你化在妹子身上？」太太又湧上一肚子火氣。「我恨錢！錢多了就讓你這樣子去化？再說吧，米價就要跳出一百元，東西都只管漲，賺那麼幾十萬又算得了什麼？我恨——我

現在真的恨！你拚命要錢來就爲了那些婊子啊？……」

唐鴻達反大聲笑了，不過笑得很不自然，「我的好太太，別再氣惱了！你恨錢嗎？這一定是你一時氣憤的話，我們都是愛錢的！這種時候，誰能够担保米不從七十八十漲到七百八百？誰能够擔保東西不再漲個三四十倍？那麼我們怎不趁早賺點錢呢？」他說完了又是一陣笑，兩隻小小的眼睛裏却冒出火來。

慧珠看在旁邊，一顆心只管一起一落，唐太太的「我恨錢我恨錢」這些話，可怕地撞在她心坎上，彷彿半夜裏聽到夜鶯的哀叫，預感到一種不祥的先兆；唐鴻達的話雖然很投合她心意，但一接觸到那雙火焰一般要鯨吞一切的眼睛，她的心又不免一陣震顫。

「唐先生的話倒是不錯的，這年頭不想發財，真是機會難得了。」

唐太太向她溜了一眼，意思彷彿叫她別附會鴻達的話。同時又使她警覺到自己這勸解人的地位，便單刀直入地說道：

「唐先生，我現在可以走了，太太等你兩天，應該怎樣賠個罪，消消氣？」

「那聽憑太太吩咐。」唐鴻達說得過份謙恭，唐太太不免又向他橫了一眼。「過幾天，我一定好好地做個東，勞呂太太這樣幫忙，實在過意不去。」

「那算得了什麼？我只希望以後不再看見唐太太這樣愁眉不展，就是我們朋友的光榮了。」慧珠又親熱地拉住唐太太的手，笑着說道：「好姊姊，你別再生氣了，唐先生是最會體貼的，明天我打電話來啊，你一定會告訴我，唐先生又爲你買了幾件寶貴的東西，又爲你添置一些新的傢具，又爲你買了多少補品：……」

怨艾不休的唐太太，這時也撲嗤笑了出來：「得了吧，誰希罕他這套假仁假義！」

慧珠見事情已經告一段落，就趁此向他們告辭了。一路上她的心情仍舊不能安定，按理說，這次幾天裏賺進幾十萬，是她涉足投機市場以來未曾有過的盛況，原應該十分高興；然而她的情緒竟那麼複雜，是狂妄，却又攙和着一點兒惶悚！唐太太的咒詛又不住在她耳朵邊轟響起來：「我恨錢！我恨錢！」

她振作着想道：「我怎麼會變得這麼傻呢？我是應該高興的！世界上情誼這類東西會有動搖的時候，

金錢對於自己永遠是忠實的！」於是她把紛亂的思想竭力推置腦後，要回去向大成誇耀自己見解的高明。大成，鍾成，志偉都在客廳裏，談得正熱鬧，她看見志偉神色最緊張，有點驚魂不定的樣子，她心頭便嘲笑地想：大成常說他機警的啊，那麼什麼事才使他這樣的呢！一邊想着，一邊便覺得很輕快。她以爲那天早上志偉使她受的窘，也算得到了一個小小的報復！

大成見着她，都問她唐府上的糾紛，有沒有告一個段落。她點點頭，才問什麼事談得這樣高興，難道又從那裏得了新聞。

鍾成第一個搶先說道：「大嫂作客三天，外面的變動實在不少：每天總有一兩樁暗殺事情，震得人心惶惶，而且歐洲戰事也急轉直下，全世界的變動實在太多了——」

她笑吟吟地截住鍾成的話說：「這兒的市場也變動得不小！大成，我這次多頭，穩可到手三四十萬了！」

「你還不想交割啊？也應該歇手看看情形了。什麼都飄搖不定，誰能知道明天市場裏又是什麼風波呢？」

大成一邊說，一邊看着她。她只管慢條斯理地把大衣皮夾這類東西交給侍候在旁邊的阿香，對於大成這幾句話，一點都不動聲色。

「大條還是看好，」她說。「現在我決不交割——決不放手，我要看它漲，看它漲，我要賺它一筆的！」

這時候慧珠的口吻，又像那天到唐府去之前，跟大成爭論時一模一樣了，她自己立刻發覺過來，同時看見大成又像那天一樣，很銳利地把自己掃了一眼。所以她故意避免再談這方面的話，問他們剛才談着的到底是什麼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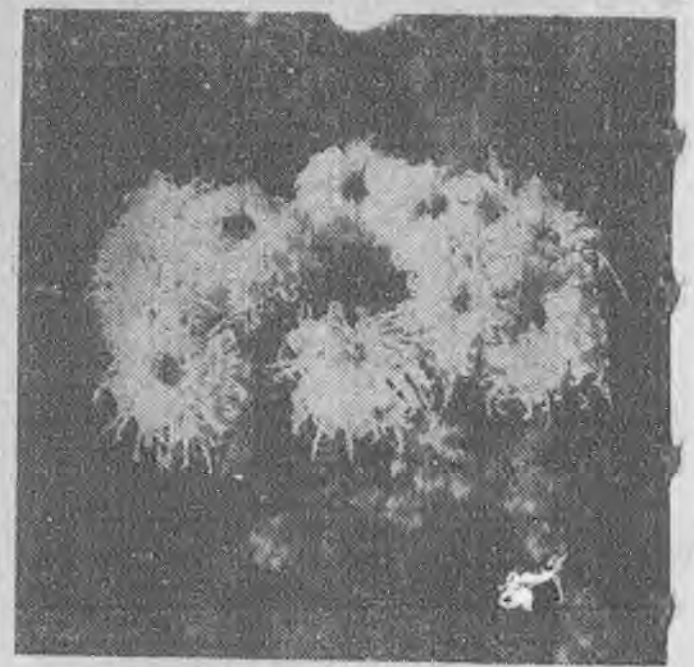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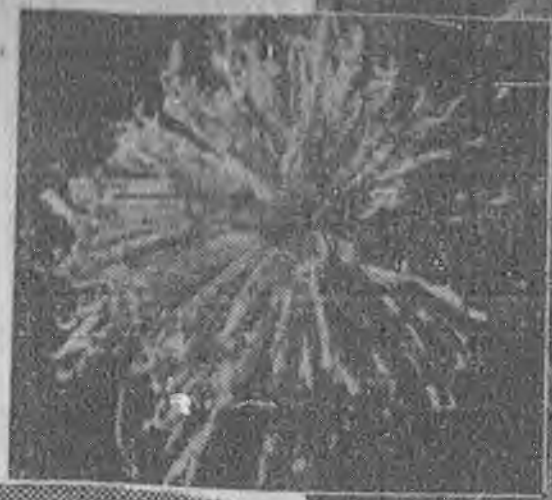
「是志偉看見一個同學遭人槍擊，離開不到四五碼路。看他肩上貫穿一彈，還負傷奔跑，後來經不起兩個兇手又連發五六響，直把腦漿都迸了出來。」

鍾成說得有聲有色，正像他自己目觀的一般。在鍾成說話的這一忽兒，被慧珠進來時岔斷的那種緊張的空氣，又凝固起來了。尤其是志偉，他彷彿仍舊看見那殷紅的血從那個同學身上洩流出來，那負着創傷奔走狂叫的情形，不住地晃在他眼前，使他一顆心怔忡不定。

「唉，這個世界，實在到處是風波，是狂瀾，也到處是在鬥爭！」

菊殘猶有傲霜枝

葛中東攝影



黃園主人黃岳淵先生，善蒔菊，多奇種，園中象一鶴，極解人意。左上圖為息影海上之名藝人梅蘭芳在黃園所攝近影；下圖即黃園主人。

離奇的離婚案

肅

在一個法庭的審判廳上，公案面前站着一位二三四歲的婦人，她穿的是一件白夏布上衣，黑色的紗裙，頭髮往後梳得既光亮又平服，一個橫S髻，掛在她的腦後，臉上似乎擦上了一層薄薄的白粉，眼睛和鼻子都生得俏巧，嘴唇充滿着血紅色的鮮紅，她正在訴說控告的原因。



位法官笑容可掬的開始逐一質訊：

「那麼你控告的目的，是請求和你丈夫離婚，對嗎？」

「對的，法官！我希望即日離婚。」婦人說。

「據你訴說已經結婚三年了，怎麼到了三年後的今日，方才覺得有離婚的必要呢？要知道離婚是件不幸的事，勸你不要如此罷！你將來或許要懊悔的，但是也來不及的了！」法官帶着勸告和質問的語氣問她。

在旁聽席上，坐滿了旁聽者，甚至有好幾位先生已經沒有坐位，站在後面，他們都悉心靜氣，好像在大會場上聽學者演說的一般守秩序，很安靜。被告席上，坐着一個青年，穿的是灰色西裝外套的背面起了

「這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挨到今日，我再也不能忍耐下去，唯恐愈拖愈長，所以亟亟要提出離婚的

訴訟。「婦人的答復毫無遲疑，出語也很迅速清楚。

「你們結婚的三年中，他有虐待你的事情嗎？或者……」法官話也未完，婦人搶着說：

「沒有，沒有，一點也沒有，一向很和好。」

「這樣說來，你們是很有愛情的，爲什麼忽然要發出離婚的訴訟案來呢？」

「不，法官！我終始沒有愛過他！愛與和好是毫不相關的兩件事！請高尙的法官注意，從結婚之前直到現在爲止，我始終沒有對他發生過一絲一毫的愛情！但是很和好是確實的。」

「對啦，沒有愛情的婚姻，不宜成就，既成就了三年，他又沒有虐待你的事情，就不能要求離婚。」法官說話的時候，態度非常沉重莊嚴。坐在被告席裏的那位青年也抬了一抬頭，舉起了雙手理了理亂髮，像是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過去的三年不必說，現在我覺得很有離婚的必要，理由是我同他毫無愛情，再也不能同居下去了。」婦人着急起來了，所以說話的音調也沒有先前那樣的溫和。

「以前沒有愛情，你們曾經同居了三年；現在還是沒有愛情，怎麼又不能再和好同居呢？要知道離婚是件極不幸的事，請你不要輕易嘗試！後悔是不可能

的！請三思後再說！」

「法官，我已經說過了，就是因爲現在再不能同居下去，過那冷淡無愛情的生活，以這一點爲理由，所以要請你准許我和他離婚。」

「然而，我極願意知道你現在所以不能和他同居的理由。」

「這個……法官，請你原諒，我有難於明言的隱衷。」婦人說的時候，兩頰飛漲紅潮，頭也漸漸的低垂下來。

法官知道這是一件離奇的離婚案，他微微的現出笑容，看了婦人一眼；就叫婦人暫時退下去。接着喚那位被告前來。坐在被告席裏的那位青年，也已經沒有了先前那樣頹傷了，然而他的臉上還是籠罩着灰色的愁容；他站了起來，站開了座位，低着頭慢慢的走到公案之前。旁聽席中的先生們，太太們，都注意着那位被告的丈夫，甚至也有幾個站起來踏着足跟，伸長了頸子注視他。

法官還是那麼溫和可親，微微笑着問他：

「尊夫人要和你離婚呢，你的意見如何？」

「不，我無論如何不願意！我不願意和她離婚！」青年的音調有些發抖。

「她對你毫無愛情，怎麼辦呢？」

「我很愛她！從結婚之前到現在，我一直很愛她！青年的頭仍舊低低的垂下，說話的聲音還是懶懶的缺少氣力一般。

「她現在不願意和你同居了，你還是愛她？」

「還是愛她，我格外要愛她要格外愛她。」

法官笑了，把右手捋一捋鬚鬚，好像一時失却了主意。

法庭上靜默了三分鐘光景，那位被告的青年遍體在發燒，血輪的運行，好像決口的流水；心弦的緊張，好像箭矢待發的弓弦；在這一剎那的沉寂中，他幾乎要哭出來了。

「夫婦雙方要有愛情，才可同居，現在她非特不愛你，而且自願離婚了，這是沒有勉强的可能！」法官的話聲衝破了沉寂緊張的空氣，他對那位青年的被告這樣說。

「但是，她雖不愛我，已經也同居三年了！」

「過去的事不必再提，現在是給你一個機會，你去找一個你愛她，她愛你的女郎來結婚，我敢斷定，將來的生活比現在格外有趣呢。」

「法官，再要結婚，並不像你所說的那麼容易，當初我費了好大的勁，和她結婚才滿三年，她已經提出離婚的要求了，我那有勇氣和能力再求另一個女郎

來和我結婚呢？」這是很動人的可憐音調；法官聽了，似乎也在感動，他的雙眉緊緊繃了起來，攔在公案上的二隻手，無意的交合在一起，搓着，捏着。

「好吧，請你暫時退到候訊室裏去，我要單提訊尊夫人。」

那位青年跟着兩個司法警察，退出了法庭。那位婦人又在公案面前出現了，法官說道：

「我看還是不要離婚的好，你的丈夫很愛你吓！你看這辦法如何？」

「法官，我一點也不愛他，有什麼好呢！」婦人的回答是這樣的直截。

「你現在離棄了一位很愛你的丈夫，將來你一定不後悔的麼？我看還是……。」

「後悔？——不，我無論如何不會後悔了。」
「好了，現在他已不在；你究竟爲什麼不得不離婚，把你難於明言的隱衷對我講來，才可以判定。」
法官輕輕的告訴了她。

她起初回顧着旁聽的人們，似乎躊躇不安，但是法官銳利的目光逼住了她，她終於張了張膽子，低低的告訴法官道：

「我是始終不愛他的。當初本來不願意和他結婚，因爲另一位我愛的男人，一時不能和我結婚，我們

私自商議妥當，決定聽從父母的命令，和現在的丈夫結婚。不過是暫時的性質。」

法官聽到這裏，面色立刻變成了莊嚴，截住了她的話頭，嚴厲的問道：

「你另外有一個丈夫麼？這是犯法的。」

「不，你聽錯了！」她依然輕微的，有條不紊的繼續訴說下去：「我，只有現在一個丈夫！不過我另外有愛我而我愛他的人，當時我的父母強要我和現在的丈夫結婚，我的愛人出事出洋了，於是我打個電報問他怎樣辦，他覆電說不妨暫時服從父母的命令，等他回來後再離婚；現在他回來了，所以我再也不願和一個沒有愛情的丈夫同居下去。」

當時法官聽了詫異，就是旁邊的錄事員也停了記錄好久了；同時旁聽席上早已發出呵呵的笑聲和切切的私語。

法官靜默了一忽，陡然向她道：

「這是犯法的！你知道不知道？」

婦人一點也不驚慌，臉上反露出了笑容，說道：

「沒有這回事，我那位愛人就是一位律師，他告訴我：法律上沒有規定無愛情的結婚是犯罪；另愛上了人，要和原來的丈夫離婚也不觸犯刑章。法官，現行法律不是規定結婚自由，離婚自由的原則麼？」

這是出乎法官意外的事，知道沒有挽回他們不離婚的可能了，便滑稽似的對她笑道：

「我說你犯法，不是指法律來講的；我說你的良心犯了法。離婚當然准你，不過你要賠償他的損失費。」

婦人聽了又喜又驚，高聲嚷道：

「什麼那有女人賠償男人的損失？我和他已經無情的同居了三年，我的損失才算重大哩！」

旁邊席上頓時又起了一陣笑語互作的聲音，好像電影院裏開演卓別靈笑片那麼嘈雜了。

那個被告的丈夫也從外面走了進來，他的臉色變成青灰，額角上滲出了黃豆大的汗珠，他行走時有些不穩定，走到法官面前一字一字不清的問道：

「怎樣？你……已經……允允許……她和我……離婚了嗎？……」

笑不笑由你

愛梅

顧客：「在餐室裏是要給侍者小賬的，是嗎？」

侍者：「唔——唔——唔——是的。」

顧客：「那末你給我一些小賬罷，因為我侍候我所點的菜已足有三刻鐘了。」

愛儂園

海上的迷宮

(續)

凡鳥

二二 小工們的徽章

爲了園裏進出的人太多了！屢次想製辦一種標記，使小工們佩帶。但是有幾次是議而不決；有幾次是決而不行；有幾次是行而不果。這一次却認真地舉辦起來了！先由賬房裏委託製造徽章的人，造好了許多徽章。牠的形式是一個茶杯口大小的圓形薄銅片，後面還附着一根彎曲的細銅絲，算是這徽章和衣服發生關係的媒介物。徽章的表面刻了幾個筆劃不很清晰的字，標明園名及佩帶這徽章之人的職務。此外還有一些略具形似的花紋，却是隨職務的不同而異的：查夜的是手鎗，清道夫是畚箕和掃帚；養金魚的是金魚；……。以後在發工錢的時期，由總賬房先生向大眾簡要地說明了使用徽章的必要和方法，又向管門的人吩咐了以後小工怎樣憑徽章在門口出入。最後纔說到這徽章是由賬房裏委人代辦的，佩帶徽章的人，應該在這個月工錢內扣除四角錢作爲徽章的代價。

一個佻皮的小工，領了工錢和徽章，跑出賬房間，伸伸舌頭，向他們的同儕說：「四角錢算不得什麼！雖然只領到一片祇值五個銅子的銅片；要是換了銀的，那就需整整餓上一個月肚子，豈不更糟透了麼？」但是他還是個幸運兒呢！因爲事情還並不這樣簡單，在發工錢和徽章將近完畢的時候發現徽章並不齊全。結果，有三個人雖繳了徽章的代價，而並不能領到徽章。他們怕管門的禁止出入，沒奈何向那位總賬房先生請示辦法。那位總賬房先生略略思索了一下，說道：「沒有關係，好得管門的認識你們，

雖沒有徽章，不會攔你們的。」接着是一個命令，「去吧！」

以後沒有領到徽章的人不必說，領到徽章的人，也從不願意將這樣一個大薄銅片佩在衣襟上。管門的呢？他更悞會了「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從不問這些事。賬房間裏扣着了每個小工四角錢後，事情算是完畢了！爲了舉辦這事，他們向主人開支多少經費，可惜不得而知。做徽章的人每年在園裏辦的壽事喜事徽章，生意不算小，當點小差算不得什麼！

二二一 蔡和尚——一個失敗的「傳道者」

蔡和尚真是一個具有觀音一般莊嚴的年青高僧，他本來在國恩寺坐關，有許多信女向他皈依。羅迦陵是信崇佛法的，所以也極崇拜他。她爲了要蔡和尚「傳道」給她，所以憑着自己的財勢，用了很大的努力，從許多向蔡和尚崇拜的太太們手中，把他爭奪過來，特特將他迎到園中。蔡和尚當然也是抱着莫大希望的，但是結果他們都不能如願。因爲姬覺彌雖然也是信崇佛教的，然而佛教有各宗各派的不同。大概姬覺彌和蔡和尚的宗派，恰恰處在利害衝突的地位。所以姬覺彌却極力阻撓這件事。後來蔡和尚雖然進了園，姬覺彌祇許他住在中園裏，絕對不許他到內宅，中園是各流著書講學的所在，眞所謂大庭廣衆之下，羅迦陵假使要請求蔡和尚「傳道」給她，在這個地方，因爲太不清靜了，所以實際上是很困難的。爲此她和姬吵過許多次，但姬始終爲自己宗派利害的「護法」，阻止着不使他們接近。這時姬已處在園中理事長的地位，所以在指揮人役這一件事，他比羅迦陵更有力。因此他得極力利用他的權力，維護自己的地位，不使後來者居上，自己做宗仰第二。

蔡和尚在進園之後，接受了羅迦陵的提議，脫去袈裟縑衣，改穿居士服裝。這時正當光復之後，俗家人與出家人，都同樣剃光頭，所以蔡和尚竟成了一個翩翩俗世佳公子，再不是苦行頭陀了！但有一件事是他認爲「終天之恨」的，就是頭上受過戒的疤痕，生髮油雖然整天在頭上淌着，但疤痕中終長不出

一根毛來。他方面滿肚子的佛法，脹得要死。既不能向羅迦陵傳授，於是不得不傳給在園裏比羅迦陵次一等的信女們。

有一次他約了一個叫春蘭的丫頭，到「延秋小榭」去付法給她，爲怕不相干的人衝過去打擾他們，所以叫了一個在中國當差的孩子，命他站在往來延秋小榭的要道上「飛流界」替他們「望風」——不，說錯了！這當然不是叫望風，但對於佛教的名詞實在太生疏了，找不出適當的字樣。——那孩子心裏老大不願意，但當時又不敢不服從。事後他恨恨地告訴過許多人，訴說他心中的忿懣。然而事情恰巧得很，後來羅迦陵把這個叫春蘭的丫頭，配給那孩子做妻子，從此那孩子再不提這事了！

蔡和尚在園裏住了一些時，似乎有點感覺到苦悶。而且他的白濁病逐漸加重起來，雖然用搗碎的銀杏，天天用豆腐漿沖着吃，但一點效力也沒有。而且他在園裏的希望，在姬覺彌籠罩之下，一點發展都不可能。終於他決心走了！那替他「望風」的孩子呢？自從娶了春蘭之後，有機會可見羅迦陵了！他運用他的手腕，逐漸地爬高去。後來在園裏職員的地位擠到第一流；在親戚的地位也擠到第一流，有時連姬覺彌還要讓他一步，因爲他得到了羅迦陵非常的信任。

二二二 紹興師爺「大藏經」

我在這裏所說的「大藏經」，是一位紹興師爺的渾名，而不是指書名。——雖然這個渾名，恰恰爲了書名而起的。本來在上海是無奇不有，在愛儷園中更是無奇不有的。

這位紹興師爺，也許是一個有面子朋友介紹給姬覺彌的。姬覺彌正爲了朋友面子的緣故，不能不把他安插在園裏，找一點事情給他做，起先想到叫他在園裏教孩子們的國文，因爲孩子們的書室是在內宅的，所以免不得帶他去見一次羅迦陵。但是羅迦陵對於這事却不贊成，並且不願意他再跑到內宅。當時羅迦陵對他的印象，或者僅僅和旁的人一樣，爲的是他的「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愛儂園風景之三：一帶春

姬覺彌一方面爲了要敷衍那介紹朋友的面子，他方面已允許他每月給他三十塊錢薪水。不能再找出一點事給他做，使他在園裏吃飯拿工錢，多少有一點名目。於是想到叫他編一本頻伽精舍大藏經目錄的索引。他工作的地方是在天演界，庶務員替他預備好檯子，筆硯，稿簿，一切應用的物件，和四箱藏經。於是他開始他的「大著」了！

這位紹興師爺的名姓，在起先當然也有人向他請教過，但是馬上被人忽略了！於是大家用比較順口而且容易記憶的，就是他所工作的對象物「大藏經」，代替了他的名姓。自然，這個徽號也是逐漸完成的。起先人們用「那個編大藏經目錄索引的」，作爲他的代名字。後來簡略到「編大藏經目錄的」，「編大藏經的」，終於只用了「大藏經」三個字，包刮他的職務而替代了他的姓名，雖然直到現在，假使有查究他姓名的必要，還是可能的。但是即使查到了他的姓名，怎樣一個人。反是有人提起「大藏經」，大概和他有「一日之雅」的人，馬上會把這位先生整個的肖像，從腦筋中反映出來，甚至於連他的熱水瓶，小茶杯，……都在腦筋中清楚地重映一過。我們在孩子時候，聽人說三國演義中的人物，有的是有姓有名，有的是無姓無名，有的是有姓無名和無姓有名。正和談到動物中，有的是有頭有足，有的是無頭無足，有的是有頭無足和無頭有足，一樣有趣。在愛儂園中，假使有一個無名無姓的人，似乎正是一種極好的點綴品。

「大藏經」是紹興人，紹興人大多數是做師爺，——不，師爺大多數是紹興人做的，所以他也是一

位名副其實的「紹興師爺」。似乎他以前在江西一個衙門裏辦過「刑名」差使，和現在的「名畫家」商笙伯還同過事。大約爲了光復的緣故，把他們的飯碗也光復了。他更不知賦閑了幾多年，終得到這樣一個機會。在上海本來紹興人頂多，上自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各式俱全的。園裏紹興人却很少，不過所有的却還都是有點面子的，連一個紹興娘姨，差不多够得上和羅迦陵「分庭抗禮」。（這是在外的一些事）也許爲了這個緣故，所以「大藏經」初到園裏的時候，園裏的諸色人等，對於這位先生，當然表示過相當的敬意。不過這種敬意的消失，是跟着時間同樣進步的。漸漸地沒人跟他談話了！沒人理他了！他在園中的期間是三年，沒人理他的時間，却差不多佔據了二年半。

因爲他喜歡吹牛，常常把「洗冤錄」上所說過的事情，說是他自己辦過的案件。有時他還講一點他所辦過神話般的案件，他說：爲了要證實兩個死人生前的姦情，於是他想出把兩個鬍鬚，放在一隻滾油鑊子裏煎。他先意識到有姦情是兩個鬍鬚會面對面的。結果，他的話驗了！死人生前的姦情也證實了！有時他更大言不慚地說：「一部十三經，一部廿四史，諸子百家。都在我肚皮裏。」實際上他的學問，旁人因爲不很願意和他接近，所以也不得而知。祇記得他有一次做過一首沒有成篇的詩，這詩是替羅迦陵祝壽的。他這首詩雖然僅僅做了一聯，却還有人傳誦。因爲羅迦陵是七月初七生日，他這一聯詩正是描寫七夕的景緻。他這一聯詩句是：「天上鵲橋銀漢白，人間馬路電燈紅」。至於他這詩沒有完篇的原因，大概和古人潘大臨在壁上題了一句「滿城風雨近重陽」，爲了催租人來敗興而不完篇，是有點相似的。因爲他告訴他的同事們，說他有了二句詩，於是他得意地高聲朗吟，他的同事們未免少見多怪，聽到「馬路電燈紅」，不覺哄堂大笑。於是他的詩興再鼓不起來了，所以沒有完篇。

他每天上午十時左右，到園裏天演界辦公。走到之後，馬上將他寫字檯抽屜內的筆墨稿簿等物，取出打開，隨手移過一把椅子，放在寫字檯旁邊，裝成正預備開始工作的模樣。再從別一個抽屜內，取出他的熱水瓶，自己趕到園裏的老虎竈上去泡了茶來，於是在別一個櫃子邊坐下，吃茶，看報，接着是吃

午飯的時候了！他從老遠裏望見茶房開飯出來，他馬上立起，跑到每餐放飯桶的櫃子旁邊，站着等候，飯終於來了，老是他第一個自己動手盛飯。他每次都用不着茶房替他盛飯，大概爲的是茶房盛的又淺又鬆。記得旁邊有人講過一個笑話，說馬浪蕩到一家朋友家去吃飯，後來有人問他這餐吃了幾碗？馬浪蕩說吃了三個「大半碗」。別人問他爲什麼不盛滿了，每次都只盛「大半碗」呢？馬浪蕩說滿當然是滿的，還在碗上「大」出「半碗」，所以說是「大半碗」。這位「大藏經」自己盛的飯，當然也都是標準式的「大半碗」，不過他每餐不是三個「大半碗」，而是四個「大半碗」。

園裏的大鍋菜不很好，每個人都得自己備一點小菜，這位「大藏經」當然也不能例外。（或者說他不便例外，或者說不肯例外）他每天自己從家裏帶來的小菜，是放在一隻小茶杯裏，外面用一塊又髒又破的手帕裹了，掛在那件又短又寬的大布長衫大襟右邊第二個鈕扣上，這樣搖擺着帶來的。他常常說園裏的大鍋菜「實在太壞了！實在不能吃！」別人問他家裏吃點什麼小菜？他每次老是打起了他的紹興官話，說「蝦仁擠擠，蹄膀嫩嫩」。但是他掛在大襟鈕扣上帶來的小菜，手帕包內小茶杯裏，每天老是一些「紹興霉乾菜」。而且他對他的霉乾菜，似乎不大喜歡吃，或者不大捨得吃。所以他還是吃那園裏「實在太壞了，實在不能吃」的大鍋菜。而且每餐都吃他到所有的一份以上。

吃過中飯，照例是休息一下。打過了一點鐘以後，他開始應預備回家去的工作。先將熱水瓶內剩餘的茶倒去。因爲熱水



愛儂園風景之四：大好山河

瓶已經閱歷了一些年歲，牠的外壳已經鏽壞了，所以泡水下去的時候，水會滲到夾層裏。也因鏽壞了，所以再不把牠卸開來揩摩。他在這時候，照例用兩隻手把熱水瓶顛倒捧了，像在菩薩面前求籤的籤筒般搖着，使牠夾層內每一滴水，從底下爛破了的洞內飛出。這工作每天需半小時以上，纔能完畢。於是他將早晨打開在櫃子上，像煞用過的筆墨稿簿等等，逐一收拾起來，放好在抽屜裏。這樣，他很辛苦的一天工作，已是告竣了！將那又髒又破的手帕包着的小茶杯，依然掛在大襟上，搖擺着那又寬又短的大布長衫，回家去了！

在園裏的人，本來在沒相干的場合，是誰都不管誰的閑事的。「大藏經」不大理人，別人也不理他。在背後偶然提起他，用「大藏經」三個字代替他的名姓，是誰都了解的。他每天「工作」的情形，在別人已是「司空見慣尋常事」，雖然有點奇怪，也只認爲是笑話的資料。他照樣吃飯拿工錢，和別人也一到沒有關係。這樣經過了三年之久，然而他的命運終於轉變了！爲了園裏有一位從北京回來的親戚，看點他實在太不成樣子，太給園裏丟臉。於是，姬覺彌決定裁去他的職位。在向他宣佈開除他職務，並回經箱鑰匙的一霎那，他真有上斷頭台般的難過。他一改了平素自尊自大的模樣，用極悲苦的聲音，哀婉地要求。他說在這頻伽藏內，被他發現了好一些誤字。他想用他自己在老家裏藏着的一部藏經寄出來校正牠。這工作只消箱一個月工夫，或者快點半個月也儘够，就可以全部告竣，不致半途而廢了！自然，他意識到只要謊過了這次難關，至少還有一年半年可以維持。但是誰都不肯信他的話。終於他不得不把鑰匙交出，帶了他的熱水瓶和小茶杯，走他的路，當時有人看了這一幕悲劇，他用「鳥之將死，其鳴也哀」這一句話，來比喻形容他當時可憐的神情，似乎還是適當的。

後來從他那本原稿簿上，看到他三年來的成績，僅僅寫了銅輔幣大小的字八十餘行。

二四 一位隱士的生活

在愛儂園的賓客中，當然是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像王靜安先生的品學兼優，自然是第一個完人。

其他如沈寐叟有一時也是園裏支薪水的上賓，但他不常常來。現在我在這裏是談一位隱士。這位隱士的名姓，我以前在談廣倉學窘的組成人員中，已經提過他。而且還有許多說過的事，都和他有關，但沒有舉出他的名姓。可以說，有一個時期，在園的發展中，隱士却也是一個中堅份子。他的別號是某某散人，而這「隱士」兩個字，却從他的同事費恕皆的「豬嘴關」裏出來。費恕皆喜歡替人起徽號，喜歡非難人，但他對這位隱士，還是相當尊敬的。爲的是這位隱士雖然有一時期也是園裏的中堅份子，但他除了認真熱心規劃，安分守己之外，從不和旁的人爭功奪利。

隱士是一位畫家，他在沒有到園裏以前，住在上海大慶里漫畫齋樓上賣畫。還和張鳴珂的學生方賡賚玩玩古董。因爲和鄒景叔同寓，鄒景叔請他臨了一幅王若水的乳鴨圖，送給姬覺彌。在姬覺彌訪問鄒景叔的時候，由鄒景叔介紹，他們認識了。姬覺彌特邀請他到園裏來。他畫的是宋元派花鳥草虫，文唐派山水。他不但會畫，他還寫得一手好揮字。他以前初到上海，作寓在海天鴻雪樓的時候，連從不輕易許可人的高邕之，對他的書畫說過欽佩的話，還特特坐着轎子替他到箋扇店貼潤格。而且書畫之外，他對金石，篆刻，板本，目錄，小學，詞章，他都懂一點。不過這時候園裏人才相當的豐富，論考據小學，當然推王靜安先生。經學金石，有鄒景叔。弄詞章詩文，章一山費恕皆都是好手。而且他脫不了隱士的性格，更不想和他們爭一日之長。所以他在園裏除了「畫」之外，到用不着管旁的筆墨工作。反是有一種從沒有過「專家」的事情，却需得他做，譬如佈置園林，非有學問，有邱壑的人，是辦不到的。他因爲是學者，又是畫家，又是鑑賞家……又是「隱士」，所以這件事和他就特別相宜。

園裏主人和姬覺彌對於畫的界限和流派，這種觀念大概很缺乏的。他們既請了這位畫家，凡認爲「畫」的東西，都得請他動筆。堂幅，屏條，冊頁，窗心，這是他份內的工作，在必要時除了他專門的花鳥山水之外，也得畫人物，走獸，仕女，肖像。但是主人們所認畫的範圍，不僅僅如此狹窄。有時造一件器物，堆一座假山，甚至於建一所亭臺，都得請他打樣。不過主人們請他做這些事，或者還明白這不

是普通畫家份內的事。但是知道他有做這些事的學問和興趣，而且除了他更沒旁的人能做。實際上不懂畫的界限和流派的，更有十倍于羅迦陵和姬覺彌者。

有一時園裏請了幾個回教徒翻譯「古蘭經」，在他們將石印清稿「大功告成」之後，想到人名地名及譯名的旁邊，加上一些標點。人名是單線，地名雙線，譯名曲線。他們想到請畫家畫這些墨線，當然比較整齊美觀。於是由一位回教徒，冒失地來要求隱士做這工作。隱士對他們這種要求，倒並不認爲侮辱。他很安靜的說：「這是頂容易的事，但需先請譯書的先生們，在每個應該畫單線或雙線曲線的地方，加上各種不同的記識。否則也許會弄錯，——會在不該畫線的地方畫上線，或者單線錯成雙線曲線。因爲這部書是回教的聖典，而且新譯的，太專門了，看上去未免生疎一點。比不得四書五經上的人名地名，誰都熟悉的。」回教徒感到做上一些記識，並不比畫線容易，倒不如自己動手，不再煩那畫家的大筆了。後來旁的人聽到這件事，覺得有點好笑。羅迦陵還說過：「我請了某先生在這裏，倒替你們畫這收些沒要緊的線？」

隱士的性情是外圓內方，和光同塵的。從他的職務上招待名流上賓起，及平日和園裏茶房小工們談話，差不多總是一樣態度，和藹而自然，也不會特別客氣，也不會擺架子。更從不操書袋；有時倒還講上幾句笑話。所以園裏每個人都敬愛他的，尤其是這一輩年青的人，——未曾得意的少爺，沒有爬高的小職員——更喜歡和他親近。他也真和子姪一般的對待這輩青年人。不過後來「時間」終於使他們生疏了！年青的人逐漸得意爬高起來，向着新的生命之路。他呢？他與他的白鬍子比例地增加着，漸漸地感到落伍，感到不合時宜起來。

他講故事講得又多又好，還愛說笑話，所以每一個人都喜歡跟他談天。因此他們纏得非常之熟。他對這輩纏熟了的後生小子們談話，差不多不用顧忌什麼。有一位少爺在軍隊中閱歷了一些時回來，未免不自覺地有點「趾高氣揚」，於是這位隱士打趣他了。他裝着認真地說：「某某，這些時不見你，你連

面貌都變了！」這位少爺問：「老了！是不是？」他說：「不，額角短了一段。」這位少爺聽了有點詫異，微微意識到是在打趣他，順口回問了一句：「額角那裏會短？」於是他忍不住笑了！他笑着慢慢地一個字一個字說：「我記得你從前眼睛沒有生得這樣高啊！」這樣，大家打了一個哈哈。

我以前說過園裏的鐵排鷄是特特精製的，他也愛吃鐵排鷄。有一位少爺請他畫一點畫件，他們的潤筆好像用鐵排鷄計算的。譬如這位少爺說：「某先生，請你畫一張孔雀的扇面，」他會帶笑着揚起三個指頭說：「好，可以，——三隻鐵排鷄。」這位少爺好像還價般說：「兩隻，兩隻。」他說：「不，三隻鷄換一隻孔雀，你難道還不便宜？」終於他是答應畫了，那少爺也沒有爽約，也不一定踐約。鐵排鷄之外或許還加上一碗紅燒獅子頭，或者酒悶肉。有時也得照潤格送錢，——白當差更是常常的。

隱士的人生觀，是爲生活而生活。所以他不求名，不求利。閑下來的時候，玩玩古董，看看書，種種花草。偶然遇到一塊合式的石子，鑿得透空玲瓏，做成盆景種菖蒲。一塊漢磚琢成一方硯子，拾到一些斷片的白石，做成墨床筆架，各式的文具。這些玩意兒有人向他要了，他也隨便送去。有時同了幾個園裏的孩子們，在草地上坐着，用莠草的穗做成狗子，或者棕櫚樹的葉子做成紡織娘，給他們玩。他似乎感到在園裏度這樣悠閑的歲月，對他並不壞，所以不再想到旁的地方去謀發展，因此，差不多在園裏做了三十年的食客。

但在別人看來，他還是可憐的。這位虛有其表的上賓，不但多少幅數精心傑構的畫，都寫上別人寫作的名字。而且在園裏從民國三年第一次支薪水起，每個月四十塊錢，直到最後一次，依然是四十塊錢。比不得旁的人，是一個一個爬高了，他却依然是「李廣難封」，度着庸庸碌碌的日子。而且眼看看園裏的景况由絢爛而衰頹，他親手監造的亭屋，種植的樹木，都在當柴燒。不過他是達觀的，他常常會意味到他的老祖宗的話：「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所以他對這些手澤的毀壞，他會用東坡「有物必歸於盡，雖金石之壽，俄傾變壞，」這一類話，來譬解他內心的創痛。實際他還是深

於情的，不是忘情的。

因爲他不求名利，所以也不治生產。因此晚年的景况非常淒清。他似乎還憾到一件傷心的事，爲的是「種棘得刺」。不消說，他在「十年樹木，……」的工作上，做錯了一件事！但這個刺還是玫瑰花的刺，種花的人雖然給牠刺傷了！牠自己却始終開着燦爛之花！

一二五 尚古崇文的流風餘韻

因爲愛儂園主人和姬覺彌的「尚古崇文」，那「流風餘韻」影響到整個園中的大多數人。「上行下效」，這當然是主要原因。但是叫這班弄筆墨的人當差，實在也太便利了。

一個拉車子做小工出身的庶務員，他「得發」之後。特特做起一方匾額來。遙遠地寄到故鄉，鼓吹送入祠堂。好在題句寫字的人用不着送錢，又有的是園裏的工料。他想到這樣辦法，是在他「衣錦榮歸」之前，誇耀鄉里的最好方法。在淤黃河流域是難得有這樣破天荒的事，當然，引得人非常羨慕，因此而他獲得和故鄉許多「紳士」往來。以後，他每次對親戚朋友該送的婚喪壽禮，總是送一幅立軸，或一副對聯。這樣又不用化錢，又美觀，又文雅，又隆重的禮，真是多麼好。但他還是常常感到不滿意的。爲的是假使他要送人一副輓對，他對撰句的人說了：「這個死人是五十六歲，他是老三，他的爸爸也是老三，所以他的小名是叫小三子。他以前是做工的，後來改做了賣買。他娶過二個妻子，前一個是逃了，兒子都是他後一個妻子生的。他有三個兒子，大的當兵已經摔死了，小的還沒娶親，……」這樣說了一大篇，請撰句的人把這些事實全做在輓對上。結果撰句的人做好了，因爲他不大識字，照例將字句解說給他聽。但他總感覺到這些字句的意義，只有他所說的什之一二。漏去的還是緊要的，死人的兒子摔死這件事，根本沒有提到，娶第二個妻子的動機也沒說明。……在他的意思，做一副輓對，正和寫一封

信是一樣的，不許有一點遺漏。他因此而常常感覺不滿意。不過不滿僅不妨不滿，他還是每次都用立軸輓對送禮，寫的是不用化錢，又美觀，又文雅，又隆重。

實際喜歡這樣辦的，不單是庶務員一個。比庶務員地位高一點的，要這樣辦自然更便利。不過他地位高了，要裝着懂一點文學的樣子，不肯像庶務員那樣對輓聯上的字句隨意挑剔。所以每次寫好了請他過目的時候，他像煞很懂得這些句子和書法，有時還盲目地贊美一下。自然，他地位高了，交際也相當廣闊了。在上海普通略有聲望的人，他和他們都有往來。假使把他生平的應酬文字收集起來編一部書，也許抵得過他們老鄉的一部「越縵堂日記」那麼多。因此，差不多隨時隨地，每一家喜喪人家，看得他的「佳作」和「大筆」。這樣，他畢竟成爲了冠申園一個職員心目中的「文學家」。

園裏一個陰溝匠死了，也要計開前面題上一些像贊。這件事是由賬房間一位先生包辦的。上海第一流第二流的文人墨客當然求不到，第三流的寫上一些牛頭不對馬嘴的話塞責。此外是「冠申園一個職員心目中的文學家」賢昆仲，也得湊個數兒。不消說，當然有代筆的人動手。大書家唐吉生只知道死的是個工頭，替他題上一個「公輸遺風」。魯班先生本來是個巧人，也許會做掏陰溝的工作。可惜是自秦漢以來，已經書缺有間，我們無從證實了！這還不算希奇，更有趣的，一個是「功在注疏」，一個是「書繼河渠」。「注」和「疏」正是陰溝匠唯一的工作，用「功在注疏」四個字，稱述陰溝匠畢生的事業，說得一些也不錯。不過我們因爲「十三經注疏」這一類借用的「注疏」字看慣了，反會猜疑到死者不是陰溝匠，到是一位經學家。「書繼河渠」四個字更爲貼，司馬子長「史記」裏的「河渠書」之後，繼此而作者，自然首推班孟堅「漢書」裏的「溝洫志」。「書繼河渠」四個字，正是「志在溝洫」一句話的化身。不過旁的人又會猜疑到死者是一位史學家。好在這本計開只用像贊，不用「行述」，馬虎地也過去了，誰都不問一聲死者生前是幹「麼」的。自然，我的意思，對擬這兩個句子的人，不是說他擬得不好或者不通，那總覺得他有點「玩世不恭」。

現代海戰的奇蹟

幽素

英美德各國均發明了海底通訊法，而使潛於海底的潛艇可以互相通訊。不過各國對於這種發明，均守絕對之秘密，故其內容如何，非外間所能知了。

一一 海底耳目

一般潛艇下沉至四十呎以下，她的三稜鏡已失其效用，此時敏感的顯微音機即取而代之，而偵察海面上週圍數哩內的船艦行駛的聲音。管理者將接收得的聲浪放至最大後，即可精確地算出來船的位置，速率和航行的方向，然後襲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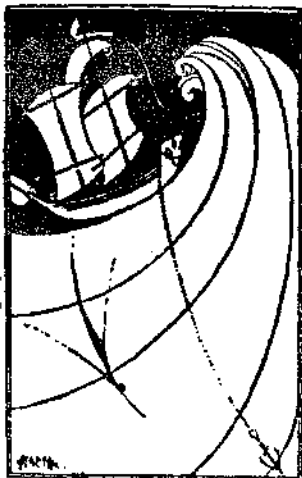
三 鐵魚

最新式的魚雷長十五呎，直徑

在現代的戰爭中，科學的力量實在高於一切。這種現狀尤以在海戰中更爲顯著。兩個艦隊的決戰，不過等於比賽牠們的機械工程，炮火的射程及準確而已。優勝劣敗，無可倖免。是以各海軍國無不竭其智能，以圖對其海軍武器有所發明，或予改善。是以此次戰爭中所用者，其精良已遠非上次世界大戰可比。茲分別略述如下，以供讀者談助。至於各種嚴守秘密的「新武器」，當然祇好從缺了。

一 潛艇

各種艇艦中進步最大的要算潛艇了。在第一次大戰中，潛艇的綽號叫「豬艇」，可見其力量之薄弱和遲鈍。但是今日潛艇的航程，已達一萬六千哩以上，等於橫渡大西洋五次，不必補充燃料。至於由海面下潛時的手續，如關閉艙門，由柴油機而轉用電動機，及將兩旁之浮沉箱充水等，本極複雜，但是現在則平均不過一分鐘，便可辦妥了。設備的進步，使意外的不幸大爲減少。艇身之建築亦已加強，所以一個深水炸彈須要在離潛艇一百呎的距離以內爆發，才能加以損害。



三十一呎，內部機件和高等鐘錶一樣的精巧，每隻價值美金一萬二千元。牠能載着五百磅烈性炸藥（TNT），以每小時四十五哩的速度向三哩外的目的物襲擊。一條這種危險的「鐵魚」，能重傷一艘偉大的主力艦；三條便可使她沉沒了。

當魚雷給壓縮空氣由放射管中射出時，牠內部的酒精爐子即行生火，由此產生高熱，而使一個小巧的鍋爐裏面的水蒸汽立刻發生很高的壓力。每條魚雷內有兩個這樣的蒸汽機，分別驅動尾部的兩個推進器。至於航程方向，和航行時在水中的深度，是由尾部的水平和垂直的兩個鰭形舵管理的。而這兩種舵，則又由一個自動平準機管理之。

最新式的魚雷能够在向着牠的目的物疾駛中，自動變換方向數次，使敵人不易察覺放射魚雷的潛艇所在。以前的魚雷進行時，是浮在水面的，且速度不高，尾部噴着白

色的水沫，使人一望而知其來處。現在的新式鐵魚，則潛行於相當的深度，而迅速異常，水沫浮出水面時，已離牠很遠，所以沒有上述的缺點了。

四 灰罐

潛水艇的最大敵人是深水炸彈灰罐。每個約載烈性炸藥三百

餘磅，可以在三十六呎至三百呎的範圍內隨意使其於任何深度爆發，深水炸彈普通是給艦隊中最快

的艦艇載着，隨時施放。因為假如一艘船放了一隻在七十呎下爆發的深水炸彈，則她必須於放下後立刻以每小時二十五海里的速度駛開，否則她自身也有被炸的危險的。這種「灰罐」施放之法，是由船尾滾下，或用一種Y形炮一左一右地陸續射出。當艦隊出動時，在海面上發覺了潛水艇的潛望鏡，即由毀滅艦駛前，而佈下「深水炸彈網」。

每艘毀滅艦先放下一個「灰罐」，然後前駛數百呎，再由Y形炮向左右射出兩個。一隊毀滅艦同時進行，而不斷的用這方法放射深水炸彈，不久便可在廣大的水面佈成一個炸彈網。潛艇在水面下的速度本來不大，這時便不容易逃脫了。

五 海鷹和魚

潛艇在海面航行時，用柴油發動機，但是這種內燃式引擎所排出的炭氣，極不利於人類呼吸，因此在潛航時便不得不改用電動機了。

至於電動機則是由一組強力的蓄電池來驅動的，所以潛艇在海面下潛航了幾小時後，便必須浮出海面，用柴油引擎開動發電機，把蓄電池充電後，方能再度潛航。這是潛艇急待改良的最大缺點之一。當牠破水上升之際，海面顯露着白色的波浪，每每為數哩外的敵方輕轟炸機所察覺而加以襲擊，在這種情形下

潛艇的，是非常危險的，然而一到浮出了海面，便相當安全了。因為牠的艇身甚小，且漆上黑色，在波浪中極難察覺，因此在海平如鏡的時候，潛艇常停於海底，以避空襲。

六 磁力的恐怖

在此次歐戰的初期，磁性水雷給予英國海軍以莫大的恐怖。這種怪物約長八呎，直徑二呎，外觀很像一個小型的魚雷。由飛機，潛艇

或他種艦艇把牠埋置在敵人港口的航行要道上，無論何種船艦在牠附近經過時，船身的鋼鐵吸動了水雷上的電磁裝置，牠便能和魚雷一樣自動的向敵船衝去而炸毀之。這種水雷雖不能用於深海，然而把牠遍佈於各港口，已成極度的威脅了。

為磁性水雷所擊沉的協約國船艦的噸數，雖無確實的統計，但是英國也公開承認其損失嚴重，可見這種新武器的威力了。初時英國海

軍對此簡直手足無措；後來有一個因斷了繫留的纜隨水漂到岸邊，給他們撈起來，由一位勇敢的工程師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險而把牠拆開研究，才曉得其內部的秘密裝置，不久便製成了一種「免磁帶」了。這種「免磁帶」是用一條通着電流的銅纜環繞船身，使牠的「磁場」中和了而失去吸引力，於是磁性水雷便失去其效力了。

七 艦隊的眼睛

航空母艦之出現，使海軍戰術發生空前的變化。最新式的海艦時速在三十四海哩以上，航程達一萬三千哩，載着戰鬥，偵察，投雷，急降轟炸等各種飛機共一百餘架，所以其戰鬥力很為偉大。而且艦隊在進行中和追蹤的時候，更全靠牠的飛機作遼遠的巡哨，因此有「艦隊的眼睛」的綽號。

飛機的飛出和降下，均須在跑

道上滑行很長的距離。但是航空母艦則祇有一個僅僅八十呎寬和八百呎長的甲板為升降的跑道，技術不精的決不能勝任，所以母艦上的飛行員都是精選的優秀人材。

在有飛機起飛或下降時，母艦必須向前直駛，或停止不動。牠不能和其他艦艇一般盤旋而行，以避魚雷。因此當遭受到潛艇襲擊時，牠是很危險的。而且祇要給敵方的轟炸機在甲板上命中一彈，牠的戰鬥力便完全喪失，所有已飛出的飛機，不能回艦，飛行員祇好跳傘待救了。所以航空母艦雖然有許多戰鬥機和高射砲保護着，但也必須遠離戰場，以避免敵方炮火，這都是牠的急待改善的缺點。

八 放魚的海鷹

投雷機可以帶着魚雷，飛到本隊的主力艦大炮射程所不及的遠處襲擊敵艦。且因技術和設備的進步

其命中率之高，更非炮火所能及。

在襲擊時，這種「海鷹」帶着牠爪下的「魚」，對準敵艦的側面，由高空急降至離目的物數百碼，才將魚雷放下，同時自己也回頭飛遁。魚雷一到海面，便能自己發動，向敵艦駛去。這樣用法的魚雷，其構造和潛艇所用的一般，不過體積較小而已。但是魚雷內部的機件，極為精細，若受過度的震動，便會喪失效用；所以投雷機必須降至離海面一百呎以內，才可以把牠放下。艦上的炮手知道牠的性質，在飛機降下時，並不向牠射擊，祇把炮彈射向牠將到達的海面，使海水高濺，而打擊來機的兩翼。這是牠所最忌的，因此現在往往先由他機施放烟幕，把敵艦包圍，使牠目無所睹，然後由投雷機攻擊之。

九 獵犬和蚊蟲

毀滅艦是艦隊中的獵犬，牠的

性能可用「短小精悍」四個字包括無遺。新式的一千五百噸級毀滅艦，不過三百八十呎長，和三十六呎寬而有三十五海里以上的時速。在大浪中，牠平均每八秒鐘要作四十五度角的傾側一次。因艦身短小，內部幾乎沒有一寸地方不被利用，水兵們睡時擠在一處，差不多和罐頭裏的沙丁魚一般，所以毀滅艦又有一「鐵罐頭」的綽號。牠的裝甲很薄，連最小的炮彈也可以把牠洞穿，因此在戰爭中一艘毀滅艦的生命平均不過十五分鐘而已。每艘毀滅艦都裝有八條以上的魚雷放射管，這是牠的最可畏的武器了。一隊毀滅艦可以在幾分鐘內使一段海面變成「魚雷水」，而予敵方艦隊以致命的威脅。牠的主要任務是找尋敵方艦隊和潛艇，及施放烟幕以掩護主力追攻。

「蚊艇」長約六十呎至一百呎，備有魚雷管，深水炸彈，高射炮

，機槍和烟幕施放器等武裝。這種小艇每小時能飛馳五十哩。牠們以這樣的速率，三五成羣地馳近敵艦，放射魚雷後，即行掉頭而行，使敵方防不勝防。且因牠們速度極大，艦上普通炮火不能向牠們瞄準射擊，祇可借用高射砲來抵禦了。

十 海上魔王

主力艦是依照海軍戰術而建築的。因為現代的空襲，魚雷攻擊，和炮火的威力，均大有進步，所以主力艦也不得不需要更厚的裝甲，更强的防空火力，更巨的彈藥庫，和更大的動力了。

現在美國最新式的「北加路連那」級主力艦的排水量是在三萬五千噸。這個重量的百分之四十是耗在裝甲上面，艦上裝着兩層鋼甲的甲板——據說厚度是六寸和四寸

以抵抗急降轟炸。所有砲塔和司令塔全裝上十六吋厚的鋼甲，即

使給十六吋徑的主力炮射中，也不致洞穿。艦壳在水線上下十呎的一週，也裝上十六吋甲。以下便分爲兩層，萬一給魚雷擊中時，外層的套壳雖然炸穿，但是內面還有較厚的一層，完好無損，依舊可以作戰，不過因爲水線下的鋼甲較爲薄弱

的緣故，若連中數雷，便須沉沒了。一艘主力艦上的軍官和士兵約共一千五百餘名。在炮火部服務的約五百人；其中負瞄準之責的竟須一百餘人之多，可見其煩雜和複雜了。試想要用十六吋徑的巨炮，把顆八噸重的彈子，射中十五哩外正在疾駛中的靶子，真是談何容易！

當艦長下了「備戰」的命令後，全艦官兵均以機械般的秩序各就崗位。在「火力管理塔」裏有十餘人由「測距鏡」測出敵艦的距離，方向和速度後，即用電話通知「計算室」。那裏的工作人員根據報告而用各種複雜精巧的儀器，算出大

炮應取的角度。爲求極度的正確起見，所有當時的氣溫，氣壓，空氣溼度，地球自轉和公轉的速度，和所用炮的年齡，均須加以計算，甚至炮彈火藥的溫度也是重要的一項。

「計算室」所得的結果，自動的傳達到炮塔裏，在一個表上顯示出來。炮手們據此將炮塔移到應取的角度後，該塔負責的軍官即按下一個機紐，同時「火力管理塔」裏的「準備燈」亮了，表示該炮塔已準備妥當，可以隨時施放。等到所有各炮塔的「準備燈」全亮了後，

「火力管理塔」裏的高級長官便凝神守候，到自己的暫時停止顛簸的一剎那間，立刻把「開炮鍵」按下。九管各重一百二十噸的巨炮，同時怒吼，炮管倒退六呎，連這數萬噸的戰艦也給推向一傍滑動。大約一分鐘後，十五哩

外的偵察機用無線電報告此次發射的成績，和炮彈擊着處與目的物的距離。艦上工作人員立刻據此改正各炮的角度，在一分鐘裏面，「管理塔」裏的「準備燈」再度全亮，而震耳欲聾的雷霆之聲，也繼之而作。

雖然瞄準工作是這樣的週密精細，然而因兩艦相距極遠，且敵艦是時快時慢的取不規則的曲線行駛着，而已艦又給風浪不停地顛簸動搖，真有「毫厘千里」之差，是以命中極難，在十發中能中其一，已算極高的成績了。

精鑲名貴飾物 新式大類方
珠寶鑲石
 免換
國際
 首飾公司
 南北京路新公司
 電話九七五二

中飯

莫痕·原著 舒君亮·譯

我在戲院裏看見她。她向我招手，於是我在休息時間走過去，坐在她的身旁，我們已經有很長久的時間不會見面了，倘若不是有朋友提起她的名字，我想我大概不會認識她了。她欣然和我交談。

「呀，我們第一次見面已經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時光過得真快呀！我們兩人誰也不算年青了。你還記得我第一次會見你的情形麼？你請我吃了一頓中飯。」

我記得麼？

那還是二十年前我在巴黎時候的事了，我住在拉丁區一家小公寓樓上，窗戶正對墓園。我的收入僅僅足夠餬口。她讀了一本我的小說，便寫信來和我討論，我回了一封信，謝她。過了不久，我又接到她一封信，說是她要經過巴黎，願意和我談談；但是她的時間有限，要到星期四才有空閒；星期四上午她預定去盧森堡宮，我願不願意請她在華樂吃一頓中飯？華樂是法國議員們常到的餐館，和我的經濟能力相差太遠，因此

我從來就連要到那里去的念頭也不會有過。然而我認爲這是一種恭維，覺得十分高興，並且那時我的年紀太青，還不會學會對女人說「不」，我身邊有那個月費用八十法郎，一頓儉省的中飯不會多過十五法郎，假使在下兩星期中去咖啡，我就能够對付過去了。

我回信說：星期四中午十二點半，我願意和我的通訊友人在華樂見面。她並不如我所想像那樣年青，容貌引人注目，却不動人。事實上她是一個四十歲的女人（迷人的年紀，但並不讓人一見便能引起不可抑制的熱情的年紀）。她的牙齒雖然整齊潔白，我却覺得它們似乎太多一點，超過了任何實際應用的需要。她甚爲健談，但是因爲她的談話只集中在我，我自然樂意傾聽了。

菜單拿來使我吃了一驚，原因是單上的價目比我料想的高得太多。但是她安了我的心。

「中飯我從來不吃什麼，」她說。「呵，不必客氣！」我慷慨地答道。

「我從來不多吃，只吃一樣菜。據我看來，現代的人吃得真太多了。我少吃點魚，也好。不知道你們有鮭魚沒有。」

這還不是吃鮭魚的時候，菜單上也沒有寫上鮭魚，可是我還是問侍者。有的，剛剛買進了一條美麗的鮭魚，這是他們的第一條。我為我的客人叫了。侍者問她，在等着燒鮭魚的時候，她要不要先吃點別樣菜。

「不要」，她回答說，「我從來不多吃，只吃一樣菜，除非你們有魚子醬，魚子醬我是不在乎的。」我的心往下一沉，我知道我請不起魚子醬，然而我却無法對她明說。我叫侍者一定要把魚子醬拿來。我自己點了一樣菜單上最便宜的菜：一盤羊肉片。

「我以為你不應當吃肉，」她說。「我不懂你吃了肉片那種實在的東西以後怎麼能够工作，我不主

張把胃裏裝得過多。」

其次輪到酒。

「中飯我自來不喝酒，」她說。

「我也不喝，」我馬上接嘴道。

「除了白酒，」她繼續往下說，好像我不會開過口似的。「法國的白酒味道都淡得很，它們對於消化真好極了。」

「你願意喝哪一種？」我問她，仍然週到，却非出自本心。

她對我露了一露她那些潔白的牙齒。

「我的醫生不讓我喝別種酒，除了香檳。」

我覺得我的臉色微微發白，我叫了半瓶。我不經意地提了一句，我的醫生絕對禁止我喝香檳酒。

「那末，你喝什麼呢？」

「喝水。」

她吃了魚子醬，她吃了鮭魚，她興高彩烈地談藝術，談文學，談音樂，然而我却却在猜想賬單上的數目

不知會到多少。等到我叫的羊肉片拿來，她一本正經地教訓起我來。

「我看出來了，你的習慣是要在中飯飽餐一頓的。我敢說這是一種錯誤。你為什麼不學我的榜樣，只吃一樣菜呢？我相信你會永遠覺得那樣好得多。」

「我正是只吃一樣菜呀，」我說的時候，侍者又把菜單拿了來。

她裝模做樣地向他擺一擺手。「不要了，不要了，中飯我自

來不吃什麼的，只要有點東西嚼嚼就行，我自來不不要，我多吃了一點，只是爲了談話方便，並不是爲了別的緣故。我實在不能再吃什麼了——除非他們有那種的龍鬚菜。不吃龍鬚菜就離開巴黎，我倒要覺得難受的。」

我的心直往下沉。我在店鋪裏看見過龍鬚菜，我知道它們貴得可怕。我看見它們常常嚙唾沫。

「馬丹想知道你們有沒有那種

大龍鬚菜，」我問侍者。

我滿心願意他說沒有。可是一個快樂的微笑在他那牧師一般的寬臉上展開，他對我說有他把他們的龍鬚菜說得那樣大，那樣嫩，那樣新鮮，他簡直把它說成一種奇蹟。

「我絲毫不覺得餓，」我的客人嘆息道，「不過倘若你一定要請我的話，吃幾根龍鬚菜我倒不反對。」

我叫了龍鬚菜。

「你不叫點來嚐嚐？」

「不，我從來不吃龍鬚菜。」

「我知道有的人不歡喜龍鬚菜，事實上是你的那些肉把口味吃壞了。」

我們等着龍鬚菜。同時我却着實惶恐起來。到了此時，問題並不是我能剩下若干法郎作為那一月的用度，乃是究竟我的錢是否足夠付這次的餐費。要是後來我短少十個法郎不得不向客人借用，那却太難堪了。我做出這種事，我有多少

錢，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倘若賬單開來，超過了這個數目，我一定主意要把手放進袋內，大叫一聲，跳起來，假裝說是錢被扒手扒去了。倘使她的錢也不夠付這筆賬，事情自然有點尷尬，那末，唯一的辦法只有把錶留下作抵，說是以後再去贖取。

龍鬚菜端了上來。它們真是那末肥大多汁，令人食慾頓增，溶化了的黃油的香味刺着我的鼻孔發癢，我一面望着那毫無顧忌的女人把它們大把地塞入咽喉，一面客氣地和她談起巴爾幹戲劇的情形，最後她吃完了。

「喝咖啡麼？」我問她。

「好，要一客冰淇淋和咖啡就夠了，」她回答說。

這時我已不再顧慮了，因此我自己叫了一客咖啡，為她叫了一客冰淇淋咖啡。

「你知道，有一樁事我真相信

，」她吃着冰淇淋說道。「一個人離開飯桌時應該有還能再吃一點的感覺才是。」

「你還是餓麼？」我淡淡地問道。

「呵，不是，我並不餓；你知道，我並不吃中飯。早上我喝一杯咖啡，以後就是午後正餐，可是中飯我從來不多吃，只吃一樣菜，我的話是為你說的。」

「哦，原來如此！」

緊接着就發生了一樁可怕的事

。我們正在等候咖啡，侍者的頭目滿臉假笑，提了一個滿裝着大桃的籃子，走到我們面前，桃子的嬌紅有如含羞的少女；它色調配合的富麗有如意大利的風景畫。那時當然不是吃桃子的時候。它們的價值天才知道！可是稍為過了一會，我也知道，因為我的客人在談話時無意之中拿了一個。

「你看，你把肚子裏肉裝得太

多」——我肚裏只有一片可憐的羊肉——「所以你什麼都吃不了。可是我只稍爲吃了一點，所以我能享受桃子的滋味。」

賬開來了，我付錢時只能給侍者一份不像樣的小費。她的兩眼盯住了我給侍者的三法郎，我知道她以爲我過於吝嗇。然而我走出餐館以後，還有一個月得開支，可是我的袋裏却一文莫名。

「學我的榜樣吧，」我們握手時，她說，「中飯不要多吃，只吃一樣菜。」

「我要做得比這還澈底，」我反頂她道。「今天晚飯我一樣菜也不吃。」

「滑稽家！」她快活地叫起來，同時跳進一輛馬車。「你真是個滑稽大家！」

但是我的仇終於報了。我不相信我是個睚眦必報的人，但是這事既然經了神明的判定，我感到得意

也不能算是我的錯了。如今她的體重足足有三百磅。

壽秋翁

歧隱

十一月一日社友公讌秋翁於勞齋犀公以持齋後至而石瓢和尚則恣啖酒肉即席爲賦長歌奉博同文一笑

佛印本是蘇黃友，公然吃肉而飲酒，坡公晚歲頗持齋，恬淡之中有好懷，座中髣髴見古人，疑是前身與後身，肥魚大肉瓢兒菜，（菜有名瓢兒者，此借用之，）三杯落肚觀自在，犀公嫋嫋獨後至，肉邊菜亦不染指，僧不如僧俗不俗，此會今宵殊不惡，醒者學佛醉疑仙，不知今夕是何年！秋翁佳偶有秋娘，今之梁鴻與孟光；嘉賓祝嘏奉壽卮，佐以雅諠解人頤，別傳加入王先生，（王效文先生座中皆以老師稱之）其心則直才則橫，鳳公天趣最勃勃，對着和尚罵賊禿。績公雅量淵如海，喧賓奪主不爲罪，一堂濟濟會羣英，各以意氣見生平，亦有閨秀與方外，以光郎頭對少艾，和尚和撞與和樣，（用聊齋語）無我無人見色相，勸公歸去速閉門，奮身躍上佛頂躡，一吐吐斷肚腸根，黃金裝遍佛幾尊。（以濟祖來比酒肉和尚，幸勿見罪。）

箱子

戴立奧著
徵如譯



在遠處，那條像被藍色鉛筆描成的線正好把青天和海水分了開來，太陽已在緩慢地沉落下去，帶了它那金黃色的砂礫和閃爍着紫色火星的旋風，鬚鬚一隻巨大光亮的鐵盤。

除了魯卡司老叔外，船夫們早已走了，他因爲在早晨搬一隻小桶上卡車時，壓傷了自己的足，但他是跛了足，走路很困難，仍做了一天的工作。他坐在一堆木塊上，嘴裏啣了烟斗，傷心地望着海水。

海關碼頭早已寂靜無聲了；海關的職員們都閒空着在散步，他們的帽子都拉下來緊貼着眉毛，眼睛不停的向四處瞟着。起重機的龐大機臂不再在移動了；工人們都向着歸家的路走去。

「喂，魯卡司叔叔，你在休息嗎？」

碼頭下的海水在默語着，潮潤而帶鹹味的海風，每在傍晚時從海上吹來，把近岸的舢板蕩得不住地顛簸。

「是啊，不錯，我的小主人。」他就開始和我閒談了。我最喜歡聽這種強壯的粗人的流利閒談，他們靠了出賣氣力而得到健康和有力的肌肉，吃的是豌豆和紅酒。

我親切地瞧着這位樸實的老人。津津有味地聽那很短卻全是從一顆卑賤而高尚的心中傾訴出來的故事。

「他是怎樣死的？要靠他做工來養活我們一家老小呢——養活我老婆，我的孩子，和我，小主人啊，我那時正在生着病呢。」

「哦，在我是個兵的時候！喔，那時我還是一個孩子，我已是勃耳尼斯地方的兵了。因此，那時我很有氣力拿了來福鎗去抵抗密勒富洛斯人呢。後來我結了婚。接着生個兒子。哦！是啊，小主人，他已在二年前死去了！」

他那對細小而閃灼，生在蓬亂叢密的眉毛下的眼睛，如今卻變成潮濕了。

他接着把全部的故事講給我聽，這時，霧氣罩蓋在海潮面上，城裏已萬家燈火了；他安坐在那木塊上，息滅了他那黑烟斗，把他放在耳朵後面，然後，伸了伸他那穿着捲到足踝的纏纏短袴的結實而瘦削的腿，再脚擱脚的擱了起來。

那男孩極誠實，是一個良好的工人。魯卡司叔叔希望等到他長大時送他入學校，可是窮人總不能讓飢餓的肚皮噤住着去念書的。

魯卡司叔叔結了婚。他有不少的孩子。

他的妻子生有窮人最詛咒的肚子——多產。家裏有許多隻嘴張開了嘴嚼麵包吃，許多小混蛋在污泥堆裏打滾，許多瘦弱的身體因了寒冷而發抖——於是必須給些東西他們吃，尋些破布給他們穿，爲了這緣故，他必須毫無生趣的活着，像牛一樣的工作着。

當他的兒子長成了，他幫助他的父親。一個鄰居，是位鐵匠，想把他的本領教給他，但他那時太衰弱了，鬍鬚是一副骨頭的架子，而替鐵匠拉風箱又是非常吃力的工作。他病了，進入醫院。他並沒有死！這時他們住在一所四壁簡陋又老舊又污穢的住宅中，這屋子處在被

棄的婦女們所居的區域內。房間裏整天能嗅到一種令人不快的氣味，夜裏祇點一盞小燈。房子的四週老是可聽到摩列許人的宴會呼叫聲，豎琴聲和手拉風琴聲，水手們的嘈雜聲，這些水手給妓女們引導着，因了他們在海上長期航行的禁慾，如今發瘋似的吃醉得像酒桶一樣，呼喊，頓腳，好像一些定了罪的囚犯。現在在這些腐敗的流氓宴會中間，這年輕的孩子住着，不久，卻養得很健康，很堅強起來了。

魯卡司叔叔終於在千難萬難中成功了。買了一只小舢舨，他就成爲一個漁夫了。每當旭日初升的時候，他同了他的兒子，攜帶了繃索魚網等到海裏去。一個人划槳，另一個把食餌放到釣子上。當他們捕畢了時，迎着涼風和黑霧，沿着海濱歸家，心中懷着極大的期望去賣掉他們捕着的魚，嘴裏輕聲的唱着幾隻『哀歌』，豎槳濺起了浪花。

如果天氣利於捕魚的話，在晚上他們再走一趟。一個嚴冬的晚上，海上起了暴風雨。父子倆乘着小船在大海中，飽受了驚濤暴風的苦難。回家簡直是件極艱難的事了。魚和一切東西都覆沒在海水中。祇剩他們倆和死神掙扎着。像暴徒似地奮不顧身向岸邊努力划去。他們划近了海岸。但是一陣可詛咒的狂颶括着他們向巖石撞去，頃刻間這小舢舨便粉碎了。他倆卻得了救，『受傷一點兒，謝謝上帝，』講到這事的時候，魯卡司叔叔說。

經過了這件事後，他倆都是船夫了。是的，他們是那大而平的黑船上的船夫，那些船正繫住在從那立體的絞臺似的起重機上懸掛下來像條鐵蛇似的鏈索上面。受着人家指揮做事。天天在碼頭小船上從輪船走到碼頭，再從碼頭回到輪船，他們嘴裏吆喝着，同時推着那些體重的貨包，把它們繫在堅強的鐵鉤

上，鈎住後吊了起來，好像一只鐘擺。這樣，老人和孩子，父親和兒子，大家都騎跨在木桶上，爲了他們自己 and 家裏親愛的小傢伙每天的麵包掙扎着。

他們每天去做工，穿了破舊的衣服，束了褪色的皮帶，每人都繫一條顏色肩巾，在他們向着平時縮着打盹的角裏走去時，他們舉起沈重的大靴走着同樣的步伐。他們開始一天的工作，裝貨，卸貨，在碼頭小船的一角往來着。

父親很謹慎的。「孩子，你會

敲破你的頭啊！把你的手托住一會兒罷。你會折斷你的骨頭的。」他用了他自己的方法，這樣教導着，指引着，命令着他的兒子，他操着一種老年工人和慈愛父親所常用的粗話。一天，魯卡司叔叔因爲患了風濕症，害得他的關節腫脹起來，一直痛到骨頭裏，以致他不能在房中走動了。

「哦！藥和食物都要買呢。這樣罷。孩子，去做工撈點兒錢來吧；今天正是星期六。」

他的兒子便飛奔着外出，連早餐也不吃就去做日常的工作。這正是天朗氣清的一天。金黃色的陽光照耀着。行駛在碼頭鐵道上的車輛已在滾動了，滑輪輾軋聲咯吱的叫着，鐵鏈磨擦聲鏗鏘的響着。這種紊亂聲音足夠使一個人工作得昏暈過去，各處地方都有鐵器的震動聲，風吹樹枝的唏噓聲，和船上的纜索滑輪聲。

魯卡司叔叔的兒子和別的船夫們立了一個碼頭的起重機下，手忙腳亂地替一隻貨船卸貨。這只滿載箱子的船是必須要卸清的。有時候，那末端有鐵鈎的長鏈索斷斷續續地跌落下來，當它溜過滑車時，發出了一種急速尖銳的聲音。那些孩子們用一根雙股的繩縛住那些重貨包，又用魚鈎子結牢，於是他們好像

一條上了鈎的魚，又像在錘測線上的測錘，有時靜止着不動，有時從這邊拖到那邊。像一隻鈴裏的那顆鈴珠，在空中盪着。裝載的貨物已經疊成一堆了。波浪衝激着那些滿載貨物的船隻。中央有一只箱子，像金字塔的式樣。這是最大的一只，廣闊，深厚，塗滿了焦油。它是放在船底裏。一個人直立在這箱子上，恰像在油脂污染的基壘上的一個小人兒。這貨物正和其他平常的輸入品一樣，外面包裹着篷布，再用鐵條寫着幾個字，看來像是眼睛。魯卡司叔叔叫它做「菱形」的字。它的鐵條都是用大頭釘和粗釘敲牢的。因此能把裏面的貨品，細麻布和洋紗，封牢。

鐵鏈太短了，沒有挂着那箱子。

「變成野獸了，」一個工人說。

「大腹便便的，」另一個接着道。

魯卡司叔叔的兒子急想早些完畢，預備拿得工錢後再去吃早飯。

他圍着頭頸結一塊手帕。在下面，鐵鏈在半空中盪着。他們縛了一個大活結於箱子上，試試看它是否十分堅牢。他們喊一聲「舉起來！」鐵鏈即刻在人羣中吊起了，那箱子輾輾軋軋的提高到空中。

船夫們，直立在那兒，正瞧着那龐大的重物升高起來，準備一看到什麼禍事發生，馬上向岸上逃去。這箱子，塗油脂箱子，從活結裏溜了出來，正像一只狗從一條解鬆

的鐵鏈中得了自由，它恰巧落下在魯卡司叔叔的兒子身上，那時他正站在船邊和箱堆中間。它壓壞了他的腎臟，壓斷了他的脊骨；黑色的血從他的嘴中流出來。這一天，魯卡司叔叔家中沒有麵包也沒有藥，

祇有這壓壞了的孩子，在他的母親和小孩子們的哀悼中，被他那患風濕病的父親抱着痛哭。於是，他們送他的屍體到墳地去。

我急忙離開了老船夫，跳躍着

戴立奧(Ruben Dario, 1867—1916) 是西班牙近代的大詩人，生於南美的尼加拉瓜。在年紀極輕的時候，就開始作詩。他的小說也有一種詩的美感。這篇小說是從 C. B. Nemichael 的英譯本轉譯的。

方士

白文

向硃砂中去求不死藥

方士珍惜他自己的青春

帶着由衷的博愛與慷慨

拿以代黃金的石塊佈施予人

熱誠的探索生命的秘奧

猶如一個哲人，從龜甲與著草

有時貯立于山巔迎風舞袖

聊以算作御風而遨遊

從信仰與希望中交織起一個夢

夢裏有淡青色飄渺的人生：

「在海的那一邊乃神仙之三鳥

島上生長瑰麗的樹木與禽鳥

在莊偉的山洞中住着一些人

無生無死，無愁無病

他們便是神……」

一天方士彷彿聽到一陣笛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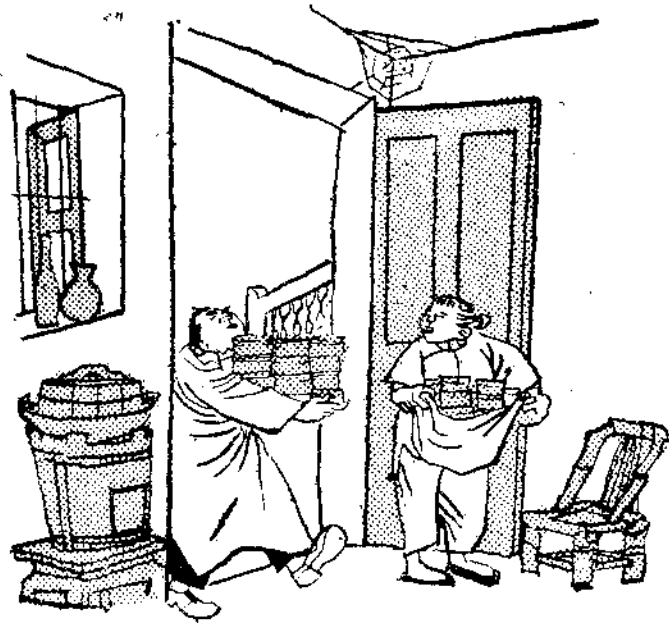
這就是仙女召喚他的記號

遂張起一帆小舟帶一個虔誠的期望

離別這充滿煩惱與苦痛的海濱

從此在這濁惡的世界

不再看見方士的蹤影。



香盤

攸伯呂

覺得物價逐步逐步在高漲，彷彿是兩年前才開始的。

那時候，毛衡甫先生就有先見之明，他說：「你們以為漲到這樣，就算太貴了嗎？——瞧着吧！照我的眼光看起來，一直要上漲，上漲，漲得漫無止境，那才吃不消呢！」

毛太太聽到他這種話，不止一次兩次了。有一天，衡甫先生又在和一位來客這樣講着，不知怎樣，毛太太竟特別地把牠灌進了耳朵裏——大約是剛才在小

菜場裏，因為買不成一條小鱈魚，受了小販的氣的緣故。因此，當那位來客走了以後，她就從後客堂趕到前客堂，責問起她的丈夫來：

「東西一直向上漲，只有你的文章永遠不會漲價的；你既然知道商業上的趨勢是這樣的，何不改了行，就做做生意看！」

「談何容易，談何容易！一則，手頭缺乏資本；二則，貨色沒法買進……即使有了錢，有了貨，又到那裏去找堆棧？……」衡甫先生仰起了頭，旁若無人地說着，好像他是一個老生意人。

「少唱高調吧！我所担心的，却是你的不會做生意，否則，我們不妨先做些小小的買賣，資本既不大，用不了去張羅；貨色不多，不但買進無問題，自然，也不必去找堆棧。我想，每月能購進幾百塊，貼補貼補小菜錢，也是好的！」毛太太表示她的希望並不大。

「那麼，你看，有甚麼生意好做呢？」衡甫先生倒也似乎動了心。

「你也該動動腦經，依我，最好是囤積一些不占地位的日用品。現在，各廠家雖然不見得會批發給你，可是，你不妨向各店家去收買，不過，「貨比三家不吃虧」的這句話，你得記住，能夠用最低價收進，

攔牠一年半載，不怕不穩賺五倍六倍！」毛太太的商業經驗，顯然比衡甫先生內行得多。

「即使……」衡甫先生欲言又止地，「即使少數的日用品，也非幾百塊錢不可，現在，到那裏去設法這筆款子！」

「我既然叫你去這筆生意，當然是負完全責任的，還用你擔心！」她立刻捋下手上的兩枚金戒指，交給衡甫先生，「你拿出去把牠兌了吧！至少，六百塊錢總弄得到的！國六百塊錢貨色，少則三個月，多則六個月——算牠賺六倍，六六三十六，一變就會變成三千六百塊，這是甚麼利息？趁早，出去碰碰運氣看！」

衡甫先生接受了那兩個金戒指，肩頭上立刻好像加上了一副千金重担子，幾乎連行動也有些呆滯了。第一，他不懂得買賣的訣竅，不知道怎樣進行才好；第二，太太的脾氣，他是最明白的，她十足是個好勝的女人，只能有勝利，不能有失敗。將來蝕了本，怎樣去交賬呢！可是，這兩個戒指就是太太的委任狀，不接受，也要你接受牠。

他把兩個金戒指小心地放進那隻皮篋裏，戴上帽子，匆匆地出門去，到一家家店舖裏去打聽日用品的價錢。五月裏的太陽光，照在他的脊樑上，他覺得熾

熱得很難受；要不是太太的命令，他情願躲在亭子間裏，寫出一二千字來，誰願意滿街亂跑，還得去瞧那些小夥計的嘴臉。

最後，衡甫先生實在有些跑不動了，他想不論甚麼東西，胡亂地買一批回去就是了；反正，攔上幾個月，一樣都會賺錢的。不過，條件却也有三個：第一，要容易變質；第二，要用途較廣；第三，要不是有一天會賺到豐厚的利潤的。

中午時分，毛太太正在廚房裏督率張媽燒小菜，忽然，後門上敲得很急，很響，太太來不及等張媽放下鐵鏟，連忙親自去開了門。

門外站着的，正是她的丈夫衡甫先生；眼睛再向旁邊望過去，却是停着的兩輛黃包車，車上滿堆着一疊一疊土黃色的盤香。衡甫先生在拭着滿頭大汗，兩個車夫，也在拭着滿頭大汗。

「叫張媽出來，把這些貨色幫着搬進去！」衡甫先生好像一個剛凱旋的戰士，神氣活現地吩咐着。

太太看到這兩車東西，心裏已經有些不願意，經他這樣一來，更覺得失望，便一聲不響地退了進去，也不叫張媽到門外去搬東西。衡甫先生一向被他夫人奚落慣的，倒也不以為意。

直等到衡甫先生幫同兩個車夫，把所有的盤香都搬進了後客堂，在那口小菜廚邊堆成高高地一座小山，毛太太才趕進來，忍不住地問他：

「你是不是把所有的錢，都買了這些盤香了？」

「是的！——兩個戒指，一共兌了六百塊四角二分。我拿了這筆錢，跑來跑去的想買些貨色，可是，仔細盤算，總沒一樣十全十美，穩可以賺錢的東西——自然，有的穩可以賺錢的東西，一時又買不到。」

所以，我便選中了這些盤香……」衡甫先生丑表功似說得很得意。

「你是根據甚麼理由的呢？且說給我聽聽看！」

太太更進一步地逼迫着。

「現在，老牌的火柴，不是要賣到兩塊錢一小盒

了嗎？吸煙的人，誰不受到威脅！因此，有人發明種

種的取火器具來代替火柴，可是，那些東西，價錢還是太貴，不合實用。現在，便有做出這種吸煙盤香來

應用。這樣一疊，一共是二十盤，只賣一塊錢，我應

批的賣進，還可以打一個九折，計算起來，每盤成本

，約合四分五厘。就是擱上幾個月，也決計不會霉壞

。那時候，只要火柴再向上漲，也許，賣牠八角或一

塊錢一整，也有人會要的！……」衡甫先生的理由，自以為很充足。

「你真是書生之見！依我看起來，要吸煙的人，也不會在一盒火柴上打算的，而且，這種盤香只適合於普通家庭，商店，辦事處……等等的應用，要是在路上走，或是坐在車子裏，總不好帶着這樣累贅的東西啊！你第一次做生意，我也不願來掃你的興，可是，失敗是已經確定的了，你如果不相信，且瞧着罷！」這是太太給他的警告。

「要是賣不掉，我們留着己用，也不要緊！」衡甫先生失望地被逼出這樣一句話來。

「哼，我們家裏，一共只有四個人，即使連那老娘姨和七歲的阿蓮，都會吸煙，也足足可以用上三四年了。否則，到了米桶裏沒米的時候，大家就來吃盤香？」太太再來一個幽默的諷刺。

飯開出來了，衡甫先生和太太，雖然同坐在一張桌子上，雙方都默默地不願開口。衡甫先生在怨恨；跑了一個早晨，好處沒有得到，倒受了一肚子的氣；太太在懊悔：不該嫁給這個書獃子，更不該把兩隻僅有的金戒指，交給他去做生意。幸虧，那小小的阿蓮，不時地發着嬌嗔，爸爸媽媽地喊着，才打破了這家庭的沉寂。

「我早就說，不會做生意，你偏要我去試試看，現在吃了千辛萬苦，買到了這一點貨色，你又不贊成

了，你想叫我怎麼辦呢？」衡甫先生終於把他的委屈說了出來，彷彿才透過一口悶氣。

「我有甚麼不贊成的，不過，我們既然共同生活着，總想你在生意上多賺幾個錢。實在，你的思想，已經走錯了路線，譬如：同是一種香，你要是囤積一些蚊蟲香，那就比較有出路了。怎麼，你連這一點也想不到？不是我歡喜和你鬧別扭，你且記記看，我這兩隻金戒指，當初是經過了怎樣的節約省儉才兌得來的？我的意思，這生意既然沒有甚麼把握，吃過了飯，你還是再去跑一趟，索性把這些香退還了他們吧！」毛太太也緩和了一些了。

「這……這……這恐怕不成功！……你想，他們做生意的，怎麼肯……。」

「如果要我們略微認些損失，那也可以答應下來的；我並不是想無條件的退還給他們啊！」毛太太的兩條細長的眉毛，又蹙了起來。

「剛才我也問過他們：『可不可以退回？』他們說：『可是可以的，不過要打一個七折！』你看怎麼樣？」

「七折？六七四百二，那麼，我這六百塊錢，一會兒就變成了四百二十塊了，是不是？」——哼，從來也沒有這樣黑心的店家的啊！」毛太太第二次再鼓起

她的小顛，「好，隨他堆在那裏吧！」

這一句話，彷彿就是饒赦衡甫先生的敕令。他懂得太太的脾氣，要是在這時候，再來一次自認過錯的懺悔，夫妻倆是不難回復舊有的感情的。於是，他的嘴唇顫動了一下，皺了一皺眉頭，換上了一副苦瓜臉孔，囁嚅地說：

「是，是我對不起你！我剛才，應該跑回來徵得你的同意，……可是，現在懊悔也嫌遲了。……你，你能饒赦了我，我，以後賣得稿費，一定慢慢地償還你！」他說到末了幾句，幾乎掛下眼淚來了。

果然，毛太太容易動搖的心，給他打動了：「說甚麼償還不償還？反正，我又沒有和你分過家，一隻碗裏的水，還分甚麼彼此，只是，以後你在外邊做事，總得精明一些！說到歸根，我這兩隻金戒指，也是用你賺得的錢去兌來的，即使你拿去白化了，我也不能說一句話。我所不高興的，就是你對人太軟弱，沒有遠大的目光……。」

飯後，夫妻倆走到後客堂一同洗臉，大家望着那堆小山似的盤香，默默地一聲不響。老娘姨從客堂裏收了碗筷，經過那裏，不覺站住了腳，討好似的也開口來：

「這些盤香，價錢一定不輕！真的，我從前在陶

朱村幫工的那家李公館，他們每年夏天，總要買幾盒來燃點的，據說：裏面有印度來的奇楠香，可以辟穢氣，非常名貴！他們所有的，比這些還要小，還要細，一盒十盤，就要買到好幾塊錢！……」

衡甫先生絞着那塊毛巾不說話，毛太太却在鏡子面前掠頭髮，她暗暗地想：「怎麼一個讀書人，還不及老娘姨的見識！現在夏天到了，要是把這些吸煙的盤香，換了印度奇楠香做的，該是多們值錢哩！」

經過了這一次的打擊，衡甫先生沒有方法可以抵銷這個大過失，他唯一能够盡力的，就是在寫作方面的努力；他每天想多寫出一些來，他的希望是：一天只要多寫出兩塊錢的稿子，一個月便可以得到六十元；那麼，只要一年功夫，就可以償清他夫人的兩個戒指了。何況，這批盤香，到少總還可以賣幾個錢。至於旁的生意，不但毛太太不再叫他去嘗試，就是他自己也不敢再做了。

時間一過就是三個月。這個平靜的家庭裏，對於這堆小山似的盤香，漸漸地熟視無睹，不再有人提起牠了。有時候老娘姨到那口廚裏去搬小菜，雖然覺得有些礙手礙腳，但是，她不敢明目張胆地嫌憎牠，只是輕輕地罵一句：「討厭！」

最感到便利的，倒是毛家那隻小花貓，牠往日從

廚頂跳上跳下，多少總得費些力，現在，有了這堆盤香做墊腳石，便輕易得多了。只是，這種盤香，質地太鬆，一碰，就會一段段地斷下來，自然經不起那隻小貓的躡踏，幾乎有十分之六全被毀壞了。

毛太太也會心血來潮地對衡甫先生提出過一個意見：

「這些盤香，賣給店家既然要打七折，我想，你在賣稿的那家書局裏，職員很多，何不去問問看：能不能一起都收買了去？就是打一個九折，六九五五四，我們蝕去六十元，總比較賣給店家好些！」

「我，早已動過腦經了。上星期，送那篇小說稿到書局裏去，我的確看見他們辦公室裏，點着這種盤香；我就向庶務課裏的潘先生打探，現在需要不需要這種貨色，而且也答應他一個九折！」衡甫先生把手裏的那枝自來水筆一擱，慢吞吞地回過身來，向着他太太，「你知道結果怎樣？」——他推開那間儲藏室的門給我瞧，他們那裏囤積着的，比我們家裏所有的要多上一倍！唉，現在這個世界，你也囤，我也囤，囤得使你有貨色出不來籠……」

衡甫先生自己也囤着貨，他的說話自然是矛盾的，而且，極度地把他的自私自心顯露了出來。如果要寬恕他，只能說他受經濟的壓迫太嚴重了，也許他的神

經不大健全的緣故。

一段段斷下來的盤香，那個老娘姨每天有得掃出去；有時掉落一段在地上，不留神，踏上一腳，立刻便碎成一灘灘的黃粉末，使人感覺到很不舒服。

第二年新年裏，毛太太很想把後客堂掃除下，首先便着眼到這一大堆盤香。他們一家，只借了人家的一個統客堂，勉強隔成了兩間，若是要把這些盤香收拾一下，更有甚麼地方可以儲藏呢？不收拾，實在太不成樣子；丟到垃圾箱裏去吧，心裏更有些捨不得。最後的決定，只得任牠擱在原地。

過了幾天，衡甫的表嫂來拜年，她和毛太太談起黃金的行情，連帶說到毛太太的兩個金戒指，這一來毛太太的牢騷又被她挑撥了起來：

「戒指，還用得着再提牠，早已給衡甫做生意，蝕去了！」

「這真是太奇怪了，現在做生意，那一件不是賺到五六七八倍的利息；你們表兄，去年只囤了半抽屜的西藥，一賺就是十多萬，不賺錢，已經是笑話，那裏還會蝕本；你們囤的，到底是甚麼東西？」

毛太太陪她到後客堂，讓她親自過了目，她也不覺嘆息起來：

「唉，甚麼生意都好做，爲甚麼單單挑中這一起

生意？別的貨物都漲了價，還是求過於供，只有這種盤香，減了價也沒有人要？……」

「那到底爲了甚麼呢？」毛太太也有些疑惑起來。

「你們到底沒做慣生意，不大明白市場上的情形。起初，這種盤香，的確銷路很好，原因是火柴的價錢一天天地抬高，一般人捨不得濫擦火柴，這種盤香便應運而生了。不料，不久就有了配給火柴，價錢跌到和點盤香差不了多少，那自然大家便恢復用火柴，不願買盤香了！」表嫂的生意經，說得很對；她爲了要安慰毛太太一下，末了又補足了兩句：「你們何不到烟紙店裏去問問，他們櫃台上的那個香盤裏，也許用得着這些貨色，如果要，打點折扣也就算了！」

「烟紙店，衡甫曾經一家家的去問過了，起先是要打折扣，五折，四折，都沒有一定，後來，簡直回復我們，說：他們自己也存得很多，不要了！所以，我是死了心了，索性隨牠去就是了！」毛太太非常的消極。

「唉，你那兩個金戒指，要是留到現在，就是不做生意，也可以穩穩地賺到一筆了！……表嫂表示無限的惋惜。

「是啊，我何嘗不是這樣想呢？可是，現在……」毛太太傷感得幾乎滴下眼淚來，「我沒有甚麼企圖

，只希望火柴有一天會漲到五塊六塊錢一小盒，那麼，我這些盤香便有出路了！」

表嫂很幽默地開着玩笑道：「你固然賺了錢，可是，我們這些沒有囤着火柴，也沒有囤盤香的，將怎麼辦呢？」

「我送你幾疊盤香，好不好！」毛太太一半像真，一半似玩的。

「好吧，謝謝！這種醜裏醜的東西，帶回去，連屋子也弄髒了！」表嫂坦白地這樣說。

毛太太的心眼兒，本來是很狹窄的，聽了這話，好像是在對她諷刺，嫌她的屋子裏太髒。她心裏雖然很生氣，但是，面子上不好顯露一些出來；他只是訕訕地敷衍着。

直到表嫂告辭回去，毛太太才把鬱結着的憤怒，一齊爆發了出來，她大聲地喊着那個老娘姨：

「李媽，李媽！」

李媽從廚房裏跑出來，問：「奶奶，甚麼事！」
「人家嫌我們屋子裏髒，你把那些盤香丟到垃圾箱裏去吧！」毛太太突如其來的發着命令。

老娘姨不明白是怎麼一會事，只見那位少奶奶鐵青着臉，聲色俱厲地。她站在一旁，連大氣也不敢出一聲。

「叫你去丟掉，你把牠丟掉了就是了？」毛太太催促着。

「好好的盤香，丟掉了，不可惜嗎？」老娘姨還是不動一動。

「隨你怎麼處置，總之，今天一定要把這間後客堂整理乾淨。我是受不了別人的閒氣的！」

「好，好，讓我搬出去就是了！」老娘姨開始捧了幾疊盤香，開了前門，一逕向垃圾箱邊走。

這是出於毛太太意料之外的，隔不了多少時候，她又回了轉來，手裏仍舊捧着幾疊盤香，背後却跟着一個江北男子，歪戴着帽子，神氣非常狡猾。

「奶奶，這個收舊貨的，他說願意收買這些盤香，所以我喊他進來瞧瞧！」老娘姨向毛太太解釋。

「我們先得說明，斷的一概不要！」那個收舊貨的嚷着。

「喂，喉嚨輕一點，好不好？嘩啦嘩啦的！」毛太太叱責那個收舊貨的，「李媽，你領他去瞧瞧，斷的不要就不要！」

當李媽和那個收舊貨的，從後客堂回出來，他故意裝得很隨便的樣子：

「除出了斷的，還有多少？一總算了十塊錢！」那人自管自地向前門走去。

『二十塊錢，怎麼樣？』老娘姨追出去。

『不要！』

『十五塊呢？』

『不要！——加你兩塊錢，隨便你賣不賣！』

『李媽，十二塊就十二塊，叫他轉來！』毛太太

急得很，唯恐那收舊貨的逃跑了。

一疊一疊的盤香，向門外搬去，把那副舊貨担裝

得滿滿地。末了一次，他回進客堂來，把一張十塊頭

和一張一塊頭的鈔票，更搭上五角角票，往毛太太面

前一擱：

『做了一次蝕本生意，馬馬虎虎算了吧！』

『怎麼，還要折扣嗎？』毛太太冷冷地。

『算了吧，我真的拿不出錢了！老闖娘！』那個

收舊貨的，頭也不回地走了。

同時，衡甫先生剛從門外進來，他眼望着沙法茶

几上的那些鈔票問：

『甚麼事？』

『喏，這些，就是我兩個金戒指的代價！』毛太

太眼睛紅紅地，眼淚就要掛下來。

像有一把利刃，戳進了衡甫先生的胸膛，他心痛

得癱瘓在沙法裏，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一九四三，六，二十。改作。



夷猶小語

鄭逸梅

客有談方地山佚事者，謂地山

御長袍無袋，置物不便，乃取一襪

繫於襟扣，實什物於其中，纍纍而

隆起，厥狀殊怪詭。見者竊笑之。

地山不顧也，其名士氣重有如此。

傾醇醪，對良朋，賞名花，讀

奇書，四者得兼，人生至樂。

曾於巢鳳池君處見所藏虎腎乾

，長尺餘，粗似中楷筆桿，首端若

脫穎之錐，列有細刺，因此虎不常

交，交則牝虎劇痛不能忍，往往狂

嘯而奔，受孕不易，虎之產額絕少

，職是故也。聞虎腎性熱，煎啖之

。雖隆冬不畏寒。

小兒女無事，往往取手帕卷疊

而為象形之物，如雞卵也，耗子也

，已習見不足奇，茲有以手帕為洋娃娃者，四肢俱全，首峨然而冠，厥狀絕肖，且立者坐者，可隨意為之，具見巧思也。

舊五代史，薛氏原書尚存，為謝在杭許芳城藏本，鈐有印記，曩年商務印書館刊行百衲本二十四史時，曾徵求之，頗以未獲為憾，聞原書現藏德國某圖書館中。



是殘月，也不是說去年是晴月，今年是陰月；月還是那麼圓，還是那麼清明，却爲了舉頭望月的人的心情和境地的轉移，便什麼也都隨着而轉移了。萬法唯識，三界唯心，物由心移，情隨境遷，一盃葡萄酒，有時覺得那味兒是多麼甜美甘芬，有時却變做了苦汁。

並非笑話，泰晤士河上的月亮，和西子湖上的月亮，確有不同點；雖然月也還是那月，不曾走了樣，一般的圓似晶盤，明如玉鏡，同於秋水的澄澈，可是爲了境物的不同，心情上的轉移，眼睛所見到的東西，便也隨着異趣，連萬古不變的月亮，也會逗起人們不同的觀感了。

泰晤士河上的月亮，還是西子湖上的月亮，可是在泰晤士河畔見到時，是那麽圓圓皎潔，到了西子湖上，光輝也許覺得差得多了。今年此夕的月色，還是去年此日所見到的月色，可是去年的月色，明如鏡，清如水，今年的月色，也許覺得淒涼不忍卒睹了。這並不是說泰晤士河上見的是滿月，西子湖畔見的

是殘月，也不是說去年是晴月，今年是陰月；月還是那麼圓，還是那麼清明，却爲了舉頭望月的人的心情和境地的轉移，便什麼也都隨着而轉移了。萬法唯識，三界唯心，物由心移，情隨境遷，一盃葡萄酒，有時覺得那味兒是多麼甜美甘芬，有時却變做了苦汁。

圓和缺比起來，人們總是愛好團圓晶瑩的圓月；可是有時也許教人對着團圓晶瑩的圓月而傷感，而落淚。在畫簾下，一雙素心人，倚着朱欄，遙指粉牆外，一鉤新月，雖祇一鉤，和眉黛般的彎彎一抹，也會感到無限清趣，無限歡情。萬里清光，遍照大地，有的照在雙雙儷影的羅裾上，有的照在流浪兒的菜色臉上，有的照着沙場上的纍纍白骨，有的照着玉池旁的對對鴛鴦，這所感受的情趣，都有顯然的判別。幾家歡樂，幾家憂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飄零在外頭，在彎彎的月子下，映出這許多不同境遇的畫面，自然也都有不同的觀感。但是千里共嬋娟，月子還是那麼的彎彎，不爲人們的歡樂憂愁而格外明

澈，或是格外黯淡。彎彎月子，那間人間悲歡離合；更不會知道有什麼陰晴圓缺！

一年容易，又是中秋佳節，不必把酒問青天，明月幾時有？我看她由張敞筆尖畫出來的美人眉黛般的祇是淡淡一抹，而鉤，而鎌，而半規，而玉盤；再由玉盤而半規，而鎌，而鉤，而新眉，也看得厭了。便說中秋，也已四十二度，稀鬆平常，不在心上。倒是匆匆的一瞥，她又來了，去年此夕，如在目前，却又驚心孩子們鬧着要月餅吃了！這幾年來，中秋給我的印象，真太淡薄了，更沒關心到明月幾時有，有也好，無也好，圓也好，缺也好，由她匆匆來，也由她匆匆去，我不曾把酒問青天，也不會飛羽觴而醉月。孩子們在庭前鬧着燒香斗，我是躲在屋子裏，埋首電燈光下，在故紙堆中討生活。祇是爲了幾筆節賬，才知道今天是中秋；更從孩子們的口中，知道今年的中秋月，沒有雨，沒有風，也沒有雲，明澈如鏡。但不知比起去年的月色，又是如何？我祇是禁不

住懷念到前年今夕，因為前年今夕，我的祈禱着。

曾徘徊月下，在期待着一個人，四更還未眠，人是沒曾來，月也漸漸向屋角那邊墜下去了，我追到門口，我又追到巷外，浮雲如棉絮，如浪花，迷迷濛濛，滾滾而來，冉冉而去，擁着嬌慵的月兒，嫵嫵而行，我還想追……我還想……

一陣秋風挾着涼意，吹在我的單衫上，不必高處，已不勝寒，仰望着寂靜的天街，月也不見了，雲也散去了，連一點星都沒有，人更不必說，我點有惘然。

孩子們燒完了香斗，都去睡了，我還是在電燈光下握着筆；可是心思却不

的祈禱着。

却也惹氣，從牕櫺裏，透進來了一線月光，照在床前，好似飄着一條絲帶。不，比絲帶還要闊些，是一方白綢圍巾，和我前年今日在月下期待着的人兒頸上所圍的一般。我捺不住的，去年今日的情味，却又兜上心頭。

過去的事讓它過去了吧，何必再去記它？還是快快的睡吧。但我沒有這個力量，遏制我的腦海，不起波瀾，靜止得和古井一般。好容易，把前年的一幕，停止了覆映，但可惡得很，另一幕却又呈顯在我的腦膜上。那是大前年的事，在中秋的前兩月，我和那人，在一位朋友家裏吃晚飯，放下了飯碗，我背着主人，拉了她到屋外的小園裏挽着臂兒閒步。這天，天空像用水洗過的一般皎潔，沒有一片雲，祇有疏疏落落的三五點星，從那垂楊外，可以見到一鉤新月，却也水般澄清。我指點着對伊說：「花好，月圓，人壽，這是人世的美滿事，我們看到籬邊燦爛堆錦似的月季花，正在盛放，看花的人兒，又是並着肩，

挽着手，儼影雙雙，可憾的月兒不解事

，祇是露出一彎眉黛，要是能把團圓的清影，照在我們的肩上，那是多麼有味的事。」她低頭笑道：「這一鉤新月，却更可喜，我們看她一天大似一天，圓似一天，比對着滿月，還要覺得有意思。」

「是呵！今日雖祇新月一鉤，愁些什麼，她是一天一天的圓起來了，她這話說得同樣的有意思，我高興極了，仗着三分酒意，緊握着她的手，細數這一鉤新月，離開團圓的日子，還有幾天，又湊近她的螳頸，低聲偷問道：「人呢？」她的頭，靠近我的胸前，烏黑的秀髮，披在我的肩上，她沒有回話，祇是很嬌羞的露出微笑，在一鉤新月的清光下，可以見到她微暈的梨渦。她將一方手帕，鋪在草坪上，和我駢坐着，要我同她點數天邊共有幾顆星。主人端了兩杯茶，放了一張矮几，給我們放在面前，抬頭望着天，望着月，笑說：「今天不是月半，月亮不好，你們幾時月半來，坐在這裏，相偎相倚，如膠如漆，看看天上的明月，人月雙圓，那才更有趣。」

主人還約我們中秋來這裏，玩個通宵，如何亮，在孤鸞嫠婦，游子征人的眼裏切，也都漸漸看得很平常，感不到多大說中秋的月亮，在這時要好看得多哩。不免有「偏向別時圓」之恨，感到分外興趣，一年幾得見的當頭月，雖還不致可是這天的月亮，雖祇一鈎，我坐在月的淒涼悲哀。可是如今想想，月兒要湊為我所詛咒厭惡憎恨，却也閉眼推月，光下，却也和喝了瓊漿玉液一般的有些熱鬧，也正沒有多大能耐，得意人的眼都不關心。

陶醉，又好似浸在溫泉裏，感到通體舒暢輕快，我暗自感謝一鈎新月的賜予。月才覺可喜？連那殘缺破碎得不成樣的中秋月寫下這麼二三千字是事實，我似直到今日，我還沒有忘却這一鈎新月的下弦月，也都感到異樣的興味。惟有失

可愛，是月兒給我最值得憐念的一頁。意人，瞧出來的世界，才都呈露着灰黯又起身，執筆寫完這篇稿子，在我放下

閒情雅致，向老師請教過做詩的門徑。黑漆一團，成爲他們詛咒厭惡憎恨的無了筆，我倒真的不免有點兒關心，推開

還記得處女作的題目，却是中秋月，二情物了。聽兒，探着頭，想一見她的清光麗影，

十八個字雖也湊足，却做得不成樣，給翻來覆去，尙還不能闔目，由中秋不要錯過了今年的人生幾見的當頭月的

老師批削得體無完膚，但我落筆之間，月回想到過去的幾年中秋，也曾飛觴醉將去秋波。可是這時鷄聲已鳴，月兒已却也自鳴得意，以爲很有含蓄。原詩如月，也曾踏月吟詩，也曾盪漿賞月，也落到屋角的那邊去了，祇留下一片殘餘

今已記不起，意思是說月兒也太勢利，曾對月高歌，興會淋漓，歡樂無窮，到模糊的月色，也不知是黎明的曙光。

慣會湊得意人的熱鬧，無論她如何圓，了現在，閒情都減，興致漸衰，對於一

世界獵奇

旅人

等，祇看周圍的環境不同，來保護牠自己。

避役 (Chameleon) 蜥蜴的一種的皮膚

是透明的；在牠皮膚下的細胞中，含有種種

色素，由於神經系統的管理，那些細胞會收

縮膨脹，變出種種顏色來，所以牠在短時期

中能由灰色變到藍色，栗色，黃色，紅色：

獵豹 (Cheetah) 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

動物，即使跑得極快的羚羊，獵狗也賽不過

牠，牠在動物學上歸於貓屬，頭圓而短，爪

極鈍，不能縮入足中；產於非洲印度等地方

動物，當地人民捉到牠後，便訓練牠以獵取別種

我所知道的海狸生活

James Macgillivray 原著

詩 羔 摘譯

海狸的發現，遠在一五三四年，發現者為卡梯爾 (Jacques Cartier)。發現的地點在聖羅凌士河畔。

海狸繁殖最盛的所在是美國的密錫根，該地所產海狸，較諸世界上任何同面積的地點所產的都來得多，其數約達二〇〇〇〇頭，但實際的數字當遠過於此。

在政府當局下令禁獵海狸之後，海狸的繁殖率更有了顯著的進步。

海狸的發現

海狸生長在密錫根，但照我的猜想，牠是從威斯康辛移殖過來的，因為牠的一度呈現赤褐色的臉兒，已因歲月的消逝變成灰色的了。牠的體重約一〇〇磅，較作者所得的記錄輕十一磅。牠的體形比現在的一般海狸大一倍，比牠的在「洪積期」或「冰河世」時的祖先小五

倍。

作者經過了十五年的搜求，終於在密錫根的蘇必利爾湖附近找到了海狸。在搜求的過程中，作者先後訪查了五十二個地壩的海狸的屋子，我們的鏡頭告訴我們，海狸是最有上鏡頭的技能，而這技能也是怪可愛的。

海狸搬運建築的材料，不靠牠的活潑的尾巴。牠在工作時的態度



是十分自在的。牠又像稚子般地愛熱鬧，愛淘氣，在自己的世界裏一刻不停地跑東跑西的表演出種種令人驚奇的事蹟。

牠找着了家庭

一對海狸在八九月之交，尾唧尾地穿越了大陸，牠們似乎方結婚一二年，情形倍加親暱，目前似乎在尋找可以成家的湖泊或小池。

牠們測得了池的深度，並且知道在池的附近有着各種可口的食料——白楊、樺樹、柳樹、栲樹、赤楊等等的樹皮。——牠們就在那邊



樹枝和污泥築城的巢

築起了蜂房式的巢穴，建築的材料是樹枝和污泥，或污泥和石塊，或同時採用三者，其取舍視其需要與便利而定。在築巢之初，牠們在池的面上鋪了一根長自十二呎至二十呎的樹幹，以作巢基，然後以這巢基為根據，漸次尖削地鋪上一層層交錯的枝子，直至巢頂有了三呎至六呎的寬度時，才宣告停止。但計劃也隨時在改變，有時牠們的新居竟是一個與堤平行的半圓錐體。

築巢的工程

在十二月際，海狸大都以和緩的及淺可見底的溪流作為牠們築巢的理想地點。牠們小心地測驗池上是否有氾濫之情，如果測驗的結果是圓滿的，環境又是適合的，牠們就在選定的地點安置了巢基，然後利用荔枝，以錯綜的角度交疊起壩式的建築物。

如果牠們查出溪流是有着循環

的泛濫，牠們築巢的過程就加倍小心了。牠們改用較粗的幹枝作基，然後以一種逐漸的斜度浸入水中約數碼。該建築物凸出於水面之部，其鋪疊是較為稠密的，這一點，與人類水利工程的原理極為符合。

在有較大泛濫的地段，上述這樣的小心的鋪張還嫌不夠。海狸是够聰明的，牠常會在原築的壩以外數碼處，再築起第二座壩。在泛濫期內，海狸的巢便顯示卓著的功效，它各部的虛實，程度不一，因此凡溢入或迎面而來的水，可由壩的較疏處排泄而出。海狸的食糧，藏在蜂房式的壩形物中間，以免遭遇不測。當兩壩之一受流水的衝擊時，其另一座就具有分担這衝擊的功，能，它們之間的關係猶似右手之於左手，相倚相助，未能或缺。

一對海狸在雛形的壩狀物宣告成立後，就會對家庭作種種進一步的調整。由於鄰近有着足敷一家以

上所需的糧食，結果就另有一對海狸移居到這池內，於是家庭與家庭間開始過着合羣的生活，並開始交換親善和友誼，也許還有第三對海狸加入這個親善的集團呢。

不論在壩內或「殖民地」內，每一對海狸的居處總是只為一個家庭所盤據。在密錫根，一個海狸家庭的子女，約自二頭至六頭，這恐怕是作者所見的最多數了，普通是從三頭到八頭。一個捕捉海狸的老手告訴我，他曾見過一個海狸的家庭裏面有着九頭雛狸，這恐怕是作者所知道的最高紀錄了。

更換居處

在五六月之間所產生的雛狸，普通總是被老狸帶着去旅行，一直到八月下旬為止。牠們迴旋式的旅行，通常維持至六七星期之久。在這初期的行程內，幼狸學着地理上，風土上，以及工程上的各種看家

本領。在九月下旬，牠們寄居在離出生地數哩之遙的新巢內，作為牠們該項旅行的結束。像這樣的每年更換居處，使牠們忘記了「家庭固定化」的單調，同時又使牠們的子孫得以廣佈繁殖。

海狸之維持其家庭的單一化，不會因年月的消逝而生任何變化，但是獨身的海狸，不論是雄性的或雌性的，往往徬徨終年，沒有固定的寄身處，獵者的術語稱牠們為「學士」海狸，可是方帽子是不戴的。

海狸和牠的家族所拓殖的園地內，有着以下幾種異聞：（一）牠們知道用水泥來填補枝與枝之間的缺陷，造成牠們的所謂地板和牆壁。（二）牠們知道在水流供給不充分時，開拓運河來導入鄰近的水源。（三）牠們知道怎樣去應付環境的變化，譬如處身於狹流中的，有着高岸圍禁着的「陸」狸，牠們知道

在冬雪溶解以後，水流異常洶湧，其勢銳不可當，就在事前另外掘了一個穴，去過着另一種環境下的生活。（四）牠們有着人類般的高等的想像力或悟解力。事實告訴我們：當牠們遇到食肉獸一般的動物來襲擊時，就會不假思索地奮身作殊死戰。當牠們陷入於險惡的陷阱後，對於獵者的捕捉却會毫不抵抗，相反的，牠們會把前爪高舉過頭，來迴護自己的頭部，一面惶恐地注視着那些衣衫襤褸的捕捉者，預感着自身的危險，在敵人面前打躬曲膝地說：「請不要射擊我！」（五）牠們的游泳術是怪有趣的。——以有蹼的細長的後腿不斷地撲擊水着，一面又以如槳般的尾巴不斷地划着，牠們能使速度發展到一個驚人的程度，尤其是當牠們看見假想的敵人的時候。

作者與海狸們有過密切的過從，牠們也開始對作者發生好感。有

二次，牠們在他面前表演上述的游泳，一忽兒游過去，一忽兒又游回來，好像特意在他面前表示討好似的。

對海狸的認識

作者第一次目擊一頭海狸，是在二〇〇呎以外的一個所在。他與他的同伴迎着微風所傳過來的氣味，循着它發生的方向走近池邊去，結果發現牠在那裏極快地鼓着尾巴打着小轉灣，其狀猶似船上的推進板在轉動。

「倘使你要牠們——海狸——

裝腔作勢，你祇要對牠們說就得了

。牠們能辨別你的口氣是否和善，

猶似你能辨別鳥聲是否美妙。」

一個捕狸老手曾對作者這樣說。於是

作者就把他的公式來試一試。當作

者向牠打過一聲「嘿嚕」的招呼後

，牠馬上就把尾巴在水面上一擊，

於砰然一聲後潛入水中了。——這

就是牠的表演於行動的回答。

一個傍晚，作者在另外一個地

點遇見了海狸，他便向牠做出種種

誘引的動作，這些動作都很有效，

不數分鐘，牠已趨近牠的壩牆的斜

面，而且登了上去。牠把身體端得

筆正，昂着頭，好像在端詳作者是

一頭怎樣的動物，這樣的相互鑑賞

，一直維持到一小時之久，除了牠

的偶而潛水的行動打破沉寂外，全

部時間都在摒息中度過。

次日午後，海狸又在原處出現

了。這一次，作者藏匿在池畔的一

個隱秘處，冷眼觀察着，這樣或隱

或現地繼續了六個下午。我們早已

於事前在壩牆上掘成一個闊十呎、

深二呎的大潭，裏面置下了照相的

設備，以便把海狸的行動一一攝下

來。

海狸顯得很馴良，牠一連十八

個下午，站在照相機面前同我們嬉

耍，牠每天和我們同在一起的時候

平均為九十分鐘。在最後一天。牠

已無所恐懼或猜疑地移近至距照相

鏡頭祇六呎之處，作者的同伴就拿

鎂光來戲弄牠，以冀有一種意外的

態度或珍貴的材料攝入鏡頭，不料

結果適得其反，原來海狸受了突然

的驚嚇，便迅速地潛入水中，濺起

了許多水花，並連帶地波及了我們

的鏡箱，因此我們所攝的幾張底片

祇得作廢了。

修理壩上的裂縫

一天早晨，我們在上述那個地

點以鋼錐掘了幾個或大或小的潭潭

，等到海狸出現時，池水已滲入壩

內達十二小時，於是海狸急忙開始

修理的工作，但在幾十分鐘以後，

終於因洶湧的潮水而停止工作。第

二天早晨，我們再趨近壩的所在去

看看潭潭是否修補完畢；可驚異的

是，其修理迅速和完美，若非因壩

的周圍的景像如昔，我們簡直不再



海狸的修壩工作
認識它了。

海狸的夫人在她丈夫修理壩牆的當兒，也是時常出現在一旁的。她每次出現時總是携着兩個孩子，而且出現的原因似乎不外乎她丈夫因受驚而連續擊尾的聲音，以及她心愛的孩子的突然不見。

在壩牆上經過了細心的視察後

，海狸的第一步動作便是衝來了幾根枝幹，接着又把這些枝幹在損壞處樹了起來，而以其較粗的一端樹在池底。牠處置枝幹的角度是：在幹端彼此相距六呎，在端上又放了一些錯綜的小枝，高出壩牆之上。

這些枝幹的直徑，大抵自二吋至五吋不等，而且時常取自水中，通常每取一個粗大的枝幹，耗時約十一分鐘，這就是說，海狸的潛水力可維持至十一分鐘之久。等到海狸把這種建築「間隔牆」的材料佈置定當後，牠就收集一些取自破船的廢爛重物，使「間隔牆」的材料一起沉在水底，組成了一道「沉箱」似的壩牆。有時海狸不待一堆堆的材料收集齊全，就把這些重物沉到損壞處去填補。對於作者，這樣的利用建築材料的卓著技能，還屬初次見到呢！

海狸收集了一些大約一吋見闊的柳枝，把它們與稀疏的支枝一同

釘入損處的每一面。偶然牠也會嚙去參差不齊的凸出處，然後把嚙下的枝條用來填補下層的壩牆。有時牠也作潛水之舉，以有蹼的後足不斷地掀起水底的泥漿。這些泥漿是有着極微妙的功用的，它們在被攪起以後，就為水流所輸送，紛紛塞住壩牆的罅隙處，就此完成了一番在建築上所謂塗泥的工作。以後，我會吸乾了一個有海狸住着的池，所暴露的是：在壩牆的周圍有着一個灣新月般的溝渠，它的用意很像人類在堡壘四周所起掘的城塹。

海狸過冬的食物

海狸特別修築的「運河」長達三十碼，以一種最簡捷的路線伸至牠所看中的目的物。它的闊度平均約三呎，深度在二呎以上。爲了欲拍攝海狸在「運河」裏拖曳樹幹的照相，我們中間的三位幾乎忍飢終宵，徬徨在池的周圍。第二天早上

，我們看見他在經過幾次小心的嘗試之後，餓着肚子在拖着木榦。以後，我們以同樣方法完成了幾張攝影上的佳構。

在九月下旬，在我們所曾光顧的各地點，海狸們開在都始儲藏過冬的糧草，整個家庭都參預這項工作。多數的木料和食料都是取自池底的。

一般的海狸在採取糧草以前，都經過一番周密的審察。牠們決不在一瞥牠們的目的物之後，就貿然付之行動。牠們還得費去如採伐建築料時那樣的小心去盤旋於牠們的目的物的四周，並勘察它們和鄰近的事物有着怎樣的關係。審勘多時，如果還不能符合採取的標準或便利，那海狸就會果敢地放棄那幾個目的物，而另外着眼於其他的意中物。

採伐樹木

海狸不會把樹連根掘起，牠只在牠注意的樹的某高度處——通常在地以上十五吋至二十二吋之間——嚙啃起來。在工作時，牠以後腿和尾巴支持着身體的平穩。

海狸在採伐直徑六吋的樹木時，先在上述的高度的一邊依着朝上的斜度啃蝕至五吋光景，然後在另一側處以同樣的方法，於是樹身就倒下來，可供海狸隨意的隨用。

海狸的伴侶

與海狸纏在一起的第十八天下午，光景是大可回憶的。在四時光景，池周保持着一片寂靜，祇有幾隻白頭翁在找尋陳木或腐蝕物時偶而發出幾聲潑水聲而已。不數分鐘，不知道從那裏跑出了幾頭大蛙，突如「空谷佳音」那樣頻頻作着空濤聲。霎時間，低音、高音等各種聲調不期而起，接着以一起伏抑揚、連續至一刻鐘之久的大合唱，突

然結束了那個熱鬧的場面。

又過了一時間的安靜，水波打破了沉靜的水面，鼓起了閃閃發光的浪波，向着兩岸奔騰而來，我們知道這是麝鼠招呼的記號，過了一會兒，牠就潛入水中，同海狸會面了。

在我到過的各地點，有一處，麝鼠時常成雙地或三頭地來訪問海狸的居處。牠們來時總在傍晚，來後同潛在海狸的壩中約十分鐘。牠們間或互相嬉戲，自得其樂，最後麝鼠便鑽了出來，與海狸同遊於壩的四周，並注意壩的損毀處。這樣的姿態，如能一一把牠們攝入鏡頭，真是極美妙的寫照啊。

祇以篇幅有限，對於其他海狸的機警和活動祇得從略了。如果有人對於作者上述的話有所懷疑，那是可從自然界方面得到有力的反證的。

最短的獨幕劇

曉歌



最長與最短，最高與最矮，永遠是人們興趣的中心，講到獨幕劇亦然，下面要講的兩隻短無可短的了，想大家也是樂於一看的吧。

獨幕劇本來是以最經濟的手法來表現人生片段的戲劇，它的優點是舞台條件簡單，人物不多，時間短暫，很適合於小演出，可是編劇和演出却不比多幕劇容易。多幕劇只須來一點曲折的劇情，滑稽的穿插，總能勉強湊出點「噱頭」來，而獨幕劇須要精粹，磨琢，它本身的性質就決定它不是利用悠長的時間來重演悲歡離合，而是在短短的一段吉光片羽中發掘人生的真諦，所以它在近年來，在花了錢找趣味的觀衆面

前，好久不出現了。

獨幕劇正如一隻小麻雀，小雖小，而五臟不可不全，因此寫作者在不磨練之下，技術是越寫越精了，太精練了，就寫成了下面的一隻獨幕劇。（這是從一本美國雜誌上看來的，原文已不在手頭了。）

賞格

（幕啓）

台上壁爐火熊熊。

燈漸亮，原來是一間大客廳，華貴非凡，爐旁有一人坐在沙發上看報紙，報紙正遮了他的臉。

從窗上可以看到外面下着大雪，風很大，樹也幾乎彎折了，同時還隱約可以看見外面是山叢。

報紙後面升出烟，大約是那人在吸烟，門忽然砰砰地響起來。

報紙放下，原來坐着的是一個面圓圓的大腹賈，他咬了雪茄，看看門，再看看通向裏面的門，似乎在想：「怎麼僕人不來開門。」

門再急切地響。

富翁放下報紙，跑到大門前，疑遲一下。

門再響。

富翁把門一開，隨了大風雪進來的是一個長頭髮而

異常疲乏的人，身上穿了囚徒的模格衫，一衝進來，就向爐火前衝去，十分寒冷地倒在火爐架子之下，似乎有點麻木和昏厥。

富翁努力地才能關上門，砰地一聲。

那囚徒給火一燉，又給門一響，他警覺起來，立起來，用恐慌的眼光看了富翁。

囚 救救我，他們在懸賞着追捕我！

翁 （把口中的雪茄拿下，想了一下。）那末賞格是多少？

囚徒看看富翁，呆了一呆，立刻向門口衝去，開了大門，向風雪中衝出去。

富翁立在門口吹進來的風雪裏。

燈暗。

（幕閉）

這一個劇本只有兩句對白，真是短無可短，從技術方面看來，風雪夜的敲門，囚徒的逃亡，富翁底慈悲與私祿的爭衡，自是無上的題材，成功的寫照，可是無論如何，不能演出呀，所以雖然這劇本得過獎，可是從來沒有演出過，我看來，還不如稱之為以戲劇方式寫出的小品來得適當了。

可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除了上述一隻短劇之下，還有一隻更短更妙的獨幕劇，這也是從一本美國雜誌上看來的，它的名字我也忘了，內容如下：

（啓幕）

台上無一人，無一物，亦無任何佈置，只懸大紅布一張。

靜默良久。

台後有槍聲。

一顆子彈砰的一聲從台右飛到台左。（天知道，誰

看得見子彈飛過！）

台後有犬吠聲。

靜默一面。

一隻狗沓沓地從台左走到台右，下。

靜默良久。

幕閉。

這短幕不但沒有台詞，而且沒有佈景，沒有人物，確是空前絕後，至於這劇本是什麼意思，無人曉得，據說這叫未來派，正如一團紅一堆黑的未來派畫像一樣，却連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寫些什麼，編些什麼。因此，我更不知道什麼，更不能說些什麼呢？





卽亂世佳人

朱 梵

——本劇根據美國 M. Mitchell 女士著小說 *Gone With the Wind* 改編。排演本劇，須得改編者同意。

第四幕

第一景

殘冬。

經過兵燹的陶樂顯得一片蕭疎。單說這郝家的大廳，從第一幕第一景到現在，相隔不到兩年，光景已經有了極大的變化，莊嚴的氣概一掃而空，貴重的傢具和精緻的陳設全不見了，現在所用的器具都是雜湊起來的，雖然也還算整潔，却令人一看就發生零亂和破敗之感。正是所謂「門庭依舊，人事全非」，時間的威力在這裏起着極大的作用，其間特別觸目的是蕭然兩壁，空空落落，襯託出一片荒涼。左壁孤零零地掛着郝太太的遺像，她的眼光溫和而凝定，彷彿正帶着深沉的感慨，在看着人世無可奈何的變遷。遺像兩邊掛一副素聯，下面靠

壁用一張『牛桌』設着靈位，上供香爐燭台之屬，並陳列果品數事，使我們知道這一個家庭的靈魂——它的精神上的支柱，原來也崩潰已久了。

正中一溜六扇的鏤花玻璃大門，一例緊緊地關着，從玻璃榻上望出去，只見天空慘澹，層雲低結。——這種陰寒的醞雪天，空氣是異常寂寞的，常常好半天沒有一點聲息，好像什麼都死去了一樣。

穿着藍布棉襖和月白背心的嫵嫵——她的髮髻上紮着一截白頭繩——捧着一個胆瓶從左首屋裏出來，瓶裏插一枝新折的臘梅，那顏色黃得有點近於沉鬱，她默然走向郝太太遺像前面，恭而敬之地把它供在桌子中央，然後又用一塊抹布在桌子上仔細拭拭起來。她依然那樣穩重和老練，她是堅實的，從表面看來，祇有她，這些時候以來變化得最少。

中在寂寞，右屋傳出一陣嬰孩的啼聲，一個少婦似乎拍了他幾下，並且哄了一陣子，啼聲就沉下去了。接着是三兩聲沉悶的鴉鳴，從半空中掠過，那是一種單調而暗澀的，聽了彷彿教人心都要凍結起來似的。鴉聲過去了，寂寞似乎更其濃厚起來。

半晌。

門樞『啾——呀——』地響了一聲，正面的門開了一扇，百利子手裏拿着一封信瑟縮地跑進來，隨手又把門關上。

利 (打了個寒慄) 今兒個好冷，怕要下雪了。

嬖嬖 (關切地) 你出去催的租，怎麼樣了？

利 (憤憤然) 別提了，嬖嬖，我算白跑了半天。真氣死人，那些個佃戶們，說什麼也不肯繳租，他們說，現在得改章程了，農民會的辦法沒下來，他們不能繳！

嬖嬖 可是倉裏米都快完了，怎麼辦！

利 他們管你怎麼辦哪！有人說，這事情還是魏忠在背後搗的鬼。

嬖嬖 (厭惡和仇恨混合着) 魏忠，又是魏忠！

利 可不是他！哼，現在他闊了，當了農民會的什麼委員老爺，有權有勢了！

嬖嬖 (輕蔑) 他忘了在這兒郝家當奴才的時候了！

利 他就是沒忘，忘了倒好了。外頭人都在說，從前因為阿彌的事情，老爺跟太太開革了他，這怨結大了，現在他是『公報私仇』，要算那筆老賬。秋天南軍剛到的時候，背地裏去報信，說咱們老爺是什麼『土豪劣紳』，在北軍手下混過事，叫他們把老爺押着去遊街的，現在打聽出來了，也就是他！

嬖嬖 (大為詫異) 怎麼，就是他？

利 (好像是諷刺) 你那麼歲數了，想得到人心有那麼壞嗎！他在背後做壞事，告下了咱們，回頭又裝好人，把老爺給保出來。 先前我們還感他恩呢。

嬖嬖 (切齒) 天殺的，他死了都要下刀山地獄的！

利 氣人的事還在後頭，他還打算跟咱們攀親呢。

嬖嬖 (憤憤) 怎麼，攀親？

利 噫，他想做郝家的姑爺。

嬖嬖 (更加糊塗) 姑爺？

利 他想娶我們大小姐。

嬖嬖 (簡直不可相信) 什麼，他想娶我們大小姐？

利 我的老奶奶，你現在明白了吧。

嬖嬖 (暴跳) 放他媽的狗臭屁！他睡扁了頭，忘了

他祖宗十八代，姓甚名誰了！

利 哼，豬八戒招親，人財兩得，他的主意妙着呢。

（說了就往右屋走）

嬾嬾 喂，你上哪兒去？

利 我到小客廳找大小姐。

嬾嬾 她不在小客廳。你回來，我有話問你。

利 （回來）怎麼？

嬾嬾 （小心翼翼）你剛才說的，告訴過大小姐嗎？

利 她知道。

嬾嬾 （低聲）老爺今兒怎麼樣？剛才還聽見他哭來

着……

利 還不是那麼顛三倒四的！

嬾嬾 （警告地）你小心點兒，那事情可別讓老爺知道。

。老爺那六神無主的樣兒，我看他老實是瘋了。

叫他知道了這些個，說不定鬧出亂子來！（雙手

合十）天老爺，我們郝家可不能再出什麼事了。

利 我明白了。（又往左屋走）

嬾嬾 別走，你急什麼，我還有話問你呢。

利 （站住了）你說啊。

嬾嬾 （走近她，指指掛在一邊衣架上的極其漂亮的

呢帽和皮大衣）那個姓白的來幹什麼的？

利 （指指右屋）你說白瑞德白先生？

嬾嬾 嗯，路遠迢迢的從城裏到這兒幹嘛來了？

利 我怎麼知道。

嬾嬾 大小姐在韓家的時候，聽說有一個男人常常去

看她，就是這姓白的？

利 （知道她不滿意，故意逗她）正是他，三天兩頭

來看大小姐，我們夏天逃難來這兒就是他給送出

城的。大小姐跟他好着呢。

嬾嬾 好着呢！——這成什麼話！

利 （笑）別着急，我逗你玩兒的！大小姐不喜歡姓

白的，一見面就吵嘴。

嬾嬾 （更生氣）吵嘴？一個女人跟不相干的男人吵

嘴！我就說嘉姑娘在城裏名氣怎麼那麼壞。太太

在世時候，爲這件事氣大了。回頭我可得跟大小

姐說去——

利 （一看左邊）大小姐來了，你說去吧。

【從右門上來了思嘉。她穿着郝太太的素，服裝

簡陋，已經失去了先前的光豔，但依然不減她那種

奪人的魅力。他的臉上顯然有了一點變化，時代的

苦難在磨鍊他，少女的丰度消失了，從那靈活的眼

珠裏，却更透露出一種堅韌和頑強的光。

利 大小姐，剛才我催租去了，但戶們還是不肯繳，

怎麼辦？

嘉（冷笑了一聲）哼，可倒好，佃戶們也欺侮到咱們頭上來了，一忽兒我自己問去。

利好，還是您自個兒去吧。（把信遞給嘉）您的信，剛寄到的。

嘉（看了看信封，順手丟在桌子上）又是姑媽的信。別管它，你到後頭張羅張羅，弄點兒什麼吃的，白先生大概吃了飯才走呢。

利是。（開門自左廊下）

嬖嬖（嚴重地）大小姐，我跟你說句話。

嘉（看出她的神氣）我的老奶奶，您老人家又有什麼吩咐了？

嬖嬖 那個姓白的——

嘉（厭煩地截住）得了罷，嬖嬖，你又是你那一套，什麼『規矩』啦，『禮數』啦，咱們都快挨餓了，少講究這些吧，我不愛聽。

嬖嬖（正要分辯）什麼，你——

【愷玲慌慌張張的從左門跑上來，神情似乎更衰瑟了。

玲 大姐，你快去，你快去看看爹吧。

嘉 爹怎麼了？

玲 他又犯病了。

嘉 又犯病了？

玲 今兒個大早起來就鬧，一忽兒哭，一忽兒笑，剛才又開開那隻老箱子，翻出來一把手鎗，擦了老半天

嘉 手鎗，你快把它搶下來。

玲（畏縮地）我害怕，我不敢搶，大姐，還是你去吧，你快去。——你聽——

右屋郝先生的聲音（慘厲地）別攔着我，別攔着我！

蘇綸的聲音 爹，您別走，別走！

郝先生的聲音 讓我出去，讓我出去！

蘇綸的聲音 那您把鎗給我，（情急地）把鎗給我！

郝先生的聲音（大吼一聲）滾開！

【蘇綸驚叫一聲，背向着觀衆被強力地推出來，踉蹌倒退了好幾步。緊接着郝先生猛虎撲羊似的出現在右門，用槍手對着蘇的胸口。

【郝先生的樣子完全變了，是一種令人驚異的改變。一頭烏黑的頭髮竟是雪白的了，滿嘴滿頰是亂髹髹的鬍子，人瘦了一大把，眼睛深深地陷了進去，陰鷲得怕人。身上還是穿着他所喜愛的那套馬裝。

郝（命令地）蘇綸，你跑開，你再攔我，我要開鎗了！

蘇 啊——（恐怖的叫着，本能地躲在思嘉的身後。）

嘉 （勇敢地迎上去攔着他，大聲喝問）爹，又怎麼了？你！

郝 我要出去，你放手，讓我走！

嘉 （有力地）不成，您糊塗了，這樣子怎麼能出去！

郝 （似乎爲那聲勢所懾）我不能去？

嘉 （決斷地）不成，不能去！（猛烈地把他搖撼了一陣）您神志清楚點兒。

郝 （一股子力氣突然潮一樣落了，人一下子軟弱下去）不，我不糊塗，我心裏明白。（無力地望着嘉）思嘉，你們不能這樣待爸爸啊！你知道我心裏慳扭，我一肚子的火在燒，燒得我腦袋發脹，混身的血都在滾。我要喝酒你們不給，我要出去你們不放，你們這安的是什麼心啊。

嬾嬾 （淚汪汪地）老爺子，我們知道您心裏難受，（推他坐下）您歇歇，您靜靜吧。

郝 你們替我想，我這一肚子怨氣跟誰吐去？我是同情革命的，我天天指望南軍來，我不是那種沒心肝的人；可是他們說我是土豪劣紳！你們瞧見我欺侮了誰了，壓迫過誰了？（一陣慘笑）哈哈，哈哈，土豪劣紳，土豪劣紳！啊哈哈哈哈哈——

（慢慢從笑聲轉成哭聲，終於小孩子一樣荷荷地大哭起來。）

玲 啊，爹，可憐的爹！……（跟着也哭泣起來）

郝 （掙扎着站起來，搖搖擺擺地）你們放我走，我不甘心！我也是吃過糧，上過陣的，我從來沒有教人這麼凌辱過，我還得做人哪，我怎麼嚙得下這口氣！

嬾嬾 由他們去，老爺子。那些人不得好死的！

郝 我得跟他們算賬去，跟他們算賬去！

嘉 你找誰算賬？

郝 誰欺侮過我的，我都找，我都跟他們拚了。思嘉，你瞧，我這支手鎗，（愛憐地摩娑着它，猶如老去的壯士摩娑他的寶劍）我已經在箱子裏藏了二十年。你知道，我年輕的時候打死過一個人，那是一個有錢人家的少爺，他罵了我，侮辱了你祖父，我一生氣，幾拳就打死了他。這樣樣我才離開了本鄉，逃出去投了軍，後來一直到遇見你們母親，他勸了我，我才放下鎗桿子。這支手鎗我當時沒交回去，是你母親教我鎖在箱子裏的，可是我現在用得着它了。思嘉，你去，（根本忘了郝太太已經死去似的）把你母親請來——

嘉 你說什麼？

郝 把你母親請來。讓我跟她說明白了，不是我不聽她的話，我當過軍人的，我們不能這麼受人家欺侮。

蘇 爹，您忘了媽已經死了，不在了。

郝 不在了？胡說，你們騙我。（奇異地四面搜獵着，一眼看見了壁上的遺像）你們瞧，她不是在那兒？（像小孩子找着了母親，親熱地跑近去）愛蘭，你別生氣，不是我不聽你的話，我實在忍不住了，你也受不了的不是？……愛蘭，你爲什麼不說話，爲什麼不理我啊？

蘇 爹，您定一定神，這是媽的相片，媽已經死了。

郝 媽死了？（漸漸想了起來）啊，死了，死了，我怎麼忘？了……（亢奮的情緒又倒坍了下來，淒傷地向嘉）思嘉，你媽死了，你知道嗎？你想不到你媽死得多苦！她害的是重傷寒，天天盼望你回家，可是你老不回來，老不回來——

嘉 （痛苦）爹，您別說了！

郝 （一種錯覺，使他回到思嘉夏天剛逃難回來時的情境上去）你逃難來的不是，唉，你怎麼到今天才回來啊？可憐的孩子，你已經看不見你媽了，她昨兒個剛死了，人還停在廳裏沒殮呢，（拭着淚）你快去見一面，去哭幾聲吧。

蘇 爹，您又犯糊塗了！媽死了都半年了。

【愷玲和嫵嫵不住的拭着淚。

郝 （回想地）哦，半年了。（向嘉）對了，半年了

。你不知道那時候家裏亂到了什麼程度！你母親正病得利害，北佬又敗下來了，我們滿屋滿房都是敗兵，那些個兵又是極沒紀律的，我們欄裏那麼些牲口，倉裏堆得滿滿的米，都給吃得精光，家裏所有貴重一點的東西，也都毀得一乾二淨，我們這一家差不多都完了！他們臨走還放一把火，幸虧救滅了，祇燒了兩間下房。你媽一着急，不多幾時就這麼歸了天，歸了天。

嘉 您別提這些個了，我都知道了，爹！

郝 她死了，我爲什麼不死？留着我幹麼啊！（仰面大哭起來）

玲 （早忍不住了，愛憐地投入郝先生的懷裏，顫聲迸出了一個字）爹！（也哭起來）

郝 （撫着玲的頭髮，變得異樣地溫柔）可憐的孩子，你別哭。爹知道你委屈。湯司徒也死了，扔下你去了，我知道你天天到他坟上去，是不是，我可憐的孩子？

玲 啊，爹！……（哭得頭也抬不起來）

「媚蘭從右門上。她的病顯然還沒有好，顫顫的就像風中的小草，好像走一步都要跌倒似的。她的臉容的憔悴已經大有『人比黃花瘦』之概；可是她的清逸的風格，却似乎更加顯明了一點。因為生病，頸子上圍着一條大巾。」

蘭（溫婉地向郝先生）老伯，您又傷心了。

郝 蘭小姐，你也可憐，希禮是個好孩子，怎麼到現在還沒有消息呢？怎麼還不回來呢？

嘉（不願意多提這類的傷心事）爹，把鎗給我！

（從他手裏接下鎗）您快歇歇去。吧。（向蘇和玲）你們扶爹進去吧。

蘇玲（同時）爹，走吧，您歇歇去。

郝（頹唐地）年輕人都去了，你們母親也撇下我去了。我爲什麼不死啊，我爲什麼不死啊！（蘇和玲扶着，一路喊着自左門下）

蘇（淚痕狼藉）可憐，這個家，天老爺，這個家還成什麼樣子啊！（淒然地跟着下）

嘉 你病剛好一點，又出來做什麼？回頭吹了風，又該倒下了。

蘭 我不要緊，運動運動也好，儘躺着也不是事。

（親切地看着嘉，輕輕嘆了一口氣）唉——

嘉 你嘆氣幹嘍？

蘭 我看你又瘦了。（頓了一下）我一想着你，心裏就不好受。這麼個家，這麼重一付擔子都擱在你一個人身上，我又跑來累你。

嘉 你老想這個做什麼！

蘭 不由我不想啊。抱着小玻的時候，我看着我那可憐的孩子，就禁不住流眼淚。思嘉，我將來不知道怎麼報答你，我們母子兩條命，都是你給的。

嘉（咬一咬嘴唇，眼望着遠方）我現在什麼都不想，我就想我們怎麼把這段苦日子打發過去。

蘭（憂鬱地）也真怪，怎麼這日子跟我們從前想的完全兩樣。我這兩天常常想着希禮說的那兩句話。

嘉 希禮怎麼說？

他說，革命會把舊世界毀掉的，我們從前那種平靜靜的快活日子已經完了，永遠不會回來了。永遠不回來了？

蘭 嗯，我想希禮的話是對的。

嘉 不不，這不會的。（確信地）我們不能永遠過這種日子，我相信好日子一定會回來的。

蘭 真的，思嘉？你還記得橡樹莊嗎？記得希禮家那個桃花園，那間清靜的小書房嗎？那麼美，那麼

平和，那些光景好像都還在我眼前，可是現在都完了，永遠看不見了。

嘉（夢寐一樣）橡樹莊，橡樹莊！……

我還記得你家裏的情形，成羣的長工，成羣的牲口，地裏整日的做着活，到處是泥土跟莊稼的香氣，多興旺，多有生氣。（看着遺像）你母親待人永遠那麼好，笑迷迷的，就像春天的太陽。你父親也總是嘻嘻哈哈的像個少年人，我現在看見他那種六神無主的樣兒，心裏真難受。

嘉（不覺也墮入了感傷）……

（凝視着她）還有你，老是那麼漂亮，那麼活潑……（上下看着）可憐，我的好妹妹，你自己知道嗎？這半年裏邊，你已經換了一個人了。（拉起她的雙手），你瞧，你的手也變得這麼粗糙了，手掌心上都起了繭了。

嘉（惺惺相惜地）你也變了，媚蘭，你都瘦得不成樣子了。

蘭（繼續着她的回想）還有我們那許多年輕的朋友，都到哪兒去了？（問嘉）湯家兄弟倆都故去了吧？

嘉去了，坟頭樹都長得一人高了。（忽然煩惱地向媚蘭）媚蘭，我們這革命究竟算成功了沒有？

蘭 革命軍是勝利了，可是自個兒窠裏又鬧翻了。

（沉痛地）革命，革命，多殘酷，要把這世界改好一點，我們得犧牲多大的代價啊！（跑近嘉）思嘉，我還沒告訴你，這幾天我老就着心，我想起來就要發抖。……

嘉 什麼事，你說？

蘭 我怕希禮也完了，永遠不會回來了。

嘉（恐懼地）瞎白，你怎麼知道？

蘭 要是人還在世上，總該有一點點消息啊。

嘉 我們託白瑞德打聽的，他跟你提了沒有？

蘭（失望地）剛才他跟我提了，他託好幾處打聽，也是沒下落。你想想，還有什麼指望呢？

嘉（一片痴情，無意流露）啊，不能夠的，誰都可以死，希禮不能，他會回來的，（忘其所以地）我常常夢見希禮回來了……

蘭（高興地）怎麼，你也夢見希禮回來了？

嘉（掩飾）不，我是那麼想，他一定會回來的。

蘭（嘆一口氣）要真是那樣就好了。——我昨兒個晚上，就夢見他回來了，他還是平常那樣子，站在我面前，直衝着我笑……

嘉（好像當真的一樣，急切地）他沒對你說什麼？沒有。（心上的陰影遮起來）思嘉，你聽人說過

嗎？夢是相反的，笑就是哭，見面就是分離……

嘉 你怎麼也迷信起來了！

蘭 不是迷信，思嘉。希禮家也毀了，他父親又在馬崗逃難死了，要是希禮再有什麼不好，你想想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還有小玻，那可憐的孩子，他連希禮的面都沒見過。

【嬰孩的啼聲從右屋傳出來。

嘉 小玻在哭了，你看看去吧。

蘭 (剛要走，看見桌上的信) 姑媽的信，信上怎麼說？

嘉 我還沒看呢，你拆開看看。

蘭 (拆開信，看完了擱下) 老屋燒燬了，姑媽現在搬了新房子。還是那句話，她太寂寞，希望我們回去。……哦，還有，英弟現在也住在姑媽那兒了。

嘉 回——去？你看我現在能離開陶樂嗎？

【小玻又在房裏哭起來。

【愷玲瑟縮地由左屋上。她的眼睛還是紅的。

玲 蘭姐姐，小玻在哭了。

蘭 這孩子，大概是餓了。奶又少，他總是吃不飽。

(說着由右門下)

【短短的沉默。一陣鴉鳴從沉寂中曳過。

嘉 爹呢？

玲 哭了一陣子，睡下了。大姐，爹真可憐！

嘉 你不陪着他？一忽兒醒了，要茶要水的。

玲 二姐陪着他。我——(陰沉地)我想出去走走。

嘉 你那麼瑟瑟縮縮的，你冷嗎？

玲 (不由得打着寒顫) 噫，冷得很。

嘉 怎麼不添件衣服？(愛憐地)病了可沒錢請大夫

哪。

玲 隨身都穿上了。舊衣服教亂兵搶去了，今年壓根

兒就沒添新的。

嘉 那麼你還出去幹嘍？

玲 (低下頭) 我——我想到司徒坡上看看。

嘉 老三，你怎麼那麼痴心，人都入了土了，老到坡上獸看有什麼用。

玲 (闌珊地到走廊上，推開門，一陣風，捲進一篷

雪花來，她渾身顫抖了一下) 哦，下雪了。

嘉 快別去了，傻孩子！

玲 不要緊，我去看看就回來的。(她冒着風雪出去

，隨手帶上了門)

【又是一陣鴉鳴橫空而過。

嘉 (她孤凄地看看四周，似乎一切都在威脅着她，

她終於失神地喊出聲來) 這過的是什麼日子，貧

窮，痛苦，這過的是什麼日子！（激動地趨向遺像）啊，媽？你看得見嗎？您知道我們眼前過的是什麼光景嗎？（不由自主地跪下去，祈禱一樣地）媽，您從前教訓過我，您要我做好人，你教我誠實，教我忠厚，教我守本分，講道德，我都沒忘記。可是我再也不要過這種日子了！……欺騙也好，自私也好，哪怕去搶去偷都好，爲着我們這個家，我們這羣不中用的人，我要掙扎起來，我們要的是平平安安的日子。……媽，您饒恕我，你保佑我，給我力量，給我勇氣！媽，您聽見女兒的話嗎？……

【這時候白瑞德由左門進來，站在一邊，很有興味地看着她。他依然是衣履翩翩，風流自賞的樣子；也依然是一臉半諷半嘲的笑容。

【嘉緩緩地站起來，瞥見他冷不防站在背後，不覺嚇得一跳。

嘉 叻，瑞德，你駭我一跳。

白 我駭着你啦？（淡淡地一笑）你剛才一個人在這兒幹嘍，跟相片兒談天嗎？

嘉 討厭，你怎麼老是不聲不響的冷眼看人！

白 你對這件事的印象真深啊。可是，我親愛的韓太太，我這麼老遠的趕來看你，你把我一個人扔在

小客廳裏不管，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嘉 對不起，我家裏儘是亂七八糟的事，把我的頭都攪昏了。

白 現在我們可以坐下來談談了吧？（很有興味地看着她）半年沒看見你，你還是那麼漂亮。可是你好像有點兒心事，我從來沒看見過你這樣的神氣。誰像你，天下人就你快活！我心事多着呢。

嘉 這回跟衛希禮沒關係了吧？

白 你這張貧嘴！我可沒力氣跟你抬槓。

嘉 好，咱們先丟開衛希禮，你跟我談談，你上的是什麼心事？

白 什麼心事？吃的心事，穿的心事。這麼大大小小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哪一件不是心事？

嘉 （看着她一本正經的神氣，禁不住大笑）……你笑什麼？

白 我想起在橡樹莊第一次看見你的那股子神氣勁兒來。你那天打扮得花蝴蝶似的，到處賣風騷，找男朋友，那時候你除了談情說愛玩兒樂，怕連一塊大洋錢換幾毛錢都不知道吧。你現在可居然知道柴米油鹽醬醋茶，知道金錢的重要了。

嘉 當然，金錢是重要的。（坦率地）我現在真想發一筆財，讓我們過得舒服點兒。你知道這一陣子

我們家窮極了。(對美地) 琪復，手看的大相往有錢吧？

白 噯，我手頭很有一點兒錢。(目光炯炯地對着她) 像衛希禮那種清高的人是瞧不起錢的，我可很在乎這個。你大概早聽人說過，我是一個沒出息的浪蕩子，姓白的不肖子孫，我跟我父親鬧開的時候，我請了律師跟他交涉，分到了一筆數目很大的財產；這兩年做做投機生意，也很賺了不少。

嘉 你爲什麼跟你父親鬧的？

白 (咧開嘴笑了笑) 他跟你一樣，不喜歡我那點流氓脾氣。我也不高興他，他娶姨太太，逛窯子，比我還荒唐，可是他還纏着臉裝紳士，我就討厭他的假正經。(頓了頓) 這不管它。你說得你們那麼窮，你家裏不還有很多田地嗎？

嘉 田地有什麼用，現在我們一個長工也沒有，讓給佃戶種的，一粒穀子也收不起。我正打算賣掉它們，開舖子做買賣呢，可現在又沒人耍。

白 收不起租是暫時的，是今年的特殊情形，你明白嗎？無論什麼時代，政治情形剛改變的時候，總是有一番混亂的，慢慢的情形就要改變了。

嘉 可是我們眼前怎麼過呢？我真着急。

白 (刻毒地) 你不問問你父親？他對革命是挺熱心的。

嘉 (勃然) 你這嘴真刻毒！

白 不是我刻毒，你還記得衛家書房裏大家跟我吵嘴的情形嗎？他們差點沒打我一頓。我早說過的，革命成功沒那麼容易，還有我們吃的苦。現在你看看怎麼樣？

嘉 你就會說風涼話，我從來沒見過你那麼自私自利的。

白 不錯，我就會說風涼話，可是沒辦法，也就我有眼光，看得透澈。不是我說，他們那幫人壓根兒就不配談革命，比方你那位寶貝的衛希禮——

嘉 希禮不像你，你不配批評他！

白 對了，他不像我，你剛才說，我是自私自利的，所以我不談革命。衛希禮一面談革命，把革命看得神聖不可侵犯；可是心裏又害怕，怕革命掉了他那種舒服的生活。他犧牲了自己，可對別人沒好處。比方說，當初你在衛家書房裏跟他合演的那一幕喜劇，不是我說，那天他演的那個角兒實在不高明，就像你罵他的一樣，他不過是個窩囊廢——

嘉 你又來了，你——

白 (用手作勢制止她) 別忙，我還沒說完呢。他的

確是個窩囊廢，你罵得一點兒不錯。他那種人，

根本就祇能做太平時候的裝飾品，式樣跟質地都

很高貴，可是一點兒屁用都沒有。他不像你，雖

然會打扮，會打情罵俏，事情壓到頭上了，你一

咬牙，下廚房燒飯，到地裏做活，長靠短打，文

武不擋，什麼全能來。衛希禮成嗎？他會耕田嗎

？他會做買賣嗎？（像等她答覆似的頓了頓）白

搭！他除了做詩畫畫，就會跟你談那種不死不活的愛情！

嘉 你嘮嘮叨叨的，還有完沒有完？

白 別生氣，我這嘮嘮叨叨的全是爲了你——

嘉 爲我？笑話！

白 我爲你打算，像你這麼個意志堅強，講究實惠的人，何必死心眼兒去愛那麼個書獃子？

嘉 我愛不愛他跟你有什麼關係！

白（嚴重地）大有關係。——可是這不忙；咱們回

頭再說。現在我就想問你一句話：這半年裏邊，看情形你大概吃了不少苦，應當學聰明點兒了，你現在是不是還痴心妄想等希禮回來？

嘉（迷惑地）奇怪，你的神氣怎麼那麼嚴重！我等

他怎麼樣？不等他又怎麼樣？

白 你要還等他，咱們不談，我馬上滾蛋；要不呢，

嘉 消息？

白 不瞞你說，我這一輪是特爲報告這消息來的。

嘉（急忙想知道）什麼消息，跟我有關係嗎？

白 唔，關係太大了。

嘉 那你說，快說——

【百利子從左廊進來，手裏拿一隻雄雞。

利 大小姐，咱們再沒什麼可吃的了，就這隻雞，把他宰了吧？

嘉 就宰了吧。

白（向嘉）這雞是預備請客的嗎？

嘉（故意逗他）請客的，可不一定請你。

利 大小姐，我剛到後園去才看見，咱們後園埋酒的那個大窖子也叫人挖起來了，酒全空了，就剩一個大泥坑。

嘉 準又是從前那些大兵幹的。

利 明兒得把泥坑填平了才好呢。（剛要下去又回來）真的，今兒我遇到了一件怪事。

嘉 什麼事？

利 從前在我們這兒做長工的老頭兒告訴我，說他剛過橡樹莊，有一個叫化一樣的人跟他打聽您跟蘭

小姐是不是住這兒。

嘉 那會是誰？

利 就是說啊，他說那人穿得破襪極了。

嘉 （無所容心）好，別管他，你去吧。

【利自原路下。

嘉 你說吧，你剛才說的是什麼消息？

白 （看着她，停頓了半晌）你先別奇怪。

嘉 （漫應着）好，我不奇怪。

白 （平靜地）有一個男人，一直想着你，想了快三年了，現在他想跟你求婚，請你答應他。

嘉 （想不到）求婚？

白 噯，請你答應嫁給他。

嘉 （當他開玩笑）這人不會是你吧？

白 當然是我。（認真地說着聽似俏皮的話）除了我，沒有一個男人有那麼好的胃口的；除了我，還有誰能跟你配對？我們都不是上等人，都有點自

私自利，正好是天生一對，地造一雙你想是不是？

嘉 （摸不着他的真意）瑞德，你那麼遠的跑了來，就爲開這個玩笑來了？

白 （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很顯然是抑制着的）不是開玩笑，思嘉，我是真心誠意向你求婚來了。

不瞞你說，我是老早就看中了你的，我一直在等機會，等這麼一天。

嘉 （不自覺地有點激動起來）真的嗎？

白 真的，我可以跟你起誓。（不覺笑起來）你看我

這人，平常說慣了玩話，現在連這麼正經的事你也不相信了。思嘉，我現在向你求婚，也許不是

頂合適的機會，可是我不能不聲不響的，背地裏等你一輩子啊。

嘉 （竟有點羞怯起來）我——我再也不結婚的了。

白 不，女人天生是來結婚的，你那麼年輕，爲什麼不結婚呢？

嘉 （低着頭）可是你知道，我——我並不愛你。

白 哦，那不要緊。舊式的婚姻，夫婦倆本來要結了婚才發生愛情的。我們結了婚再談戀愛好了。再

說，你跟察理結婚，也並不見得就有愛情，對不對？

嘉 啊，够了，瑞德，你別提了！（彷彿有點站不穩，逃避似地坐到椅子上去）

白 你雖然結過婚，可是你還沒嚐過結婚的滋味呢。你想嘔氣的結婚怎麼能快樂？（忽然跑到她身邊

，屈下一條腿，禁不住也有點激動）思嘉，答應我吧，答應我吧，你瞧，我簡直像一個小學生一

樣，跪着向你求婚來了。請你相信我，了解我，我會給你幸福，給你快樂的。

嘉 (慌亂的) 你怎麼的，你怎麼的，快起來吧，起來吧。

白 我一直這麼跪着，等你答應了我才起來呢。

嘉 快起來吧，你簡直像一個傻子了，教人瞧見了算什麼！

左屋 嬌嬌的聲音 大小姐，大小姐！

嘉 啊，嬌嬌要來了，起來，起來！

白 別害怕，嬌嬌要瞧見我這麼規規矩矩的樣兒，她

都要駭得不相信呢。你別像十四五歲的小姑娘一樣，叫我儘說優裏優氣的夢話，你就答應一聲，

讓我起來吧。

左屋 嬌嬌的聲音 大小姐，你在哪兒呀？

嘉 (用力拖他) 快起來，讓我想一想再答覆。快起來！

白 好，你考慮一下，三分鐘以內就答覆我。

「他剛好站起來，嬌嬌從左屋探頭進來，很不滿地白了他們一眼。」

嬌嬌 (問罪的口氣) 那隻雞是你叫百利子宰的嗎？

嘉 是我叫她宰的。

嬌嬌 家裏可就一隻雞啦，你這麼斬草除根的，就要過年了，拿什麼祭祖宗？

嘉 你少管閑事！

嬌嬌 好好！我不管，我看你過年哪兒還有錢買去！

(憤然而去)

嘉 (覺得傷了尊嚴) 你——

「怔怔的片時，她頭慢慢低下去，有一縷哀傷的意味在侵襲她，這就是對於當前拂逆處境的無可奈何的感情；同時白瑞德的要求顯然打動了她，她其實是本能地喜愛白瑞德的，但她自己沒有意識到，那是因為她心裏已經盤踞着希禮的影子的緣故。」

「白瑞德靜靜的望着她，期待似地看着她，半晌，他緩緩地跑近她身邊。」

白 (溫柔地) 他從來沒這麼溫柔——把雙手搭在她

她肩上) 現在，你考慮過了，你決定了嗎？

嘉 (她嬌羞地低下了頭) ……

白 (用他的强有力的臂膀，突然緊緊地將她擁抱了) 快說，快告訴我！快告訴我！

嘉 (喘着，陶醉着，面紅紅的) 啊，輕一點，瑞德，輕一點，我氣都喘不過來了。

白 (狂飈一樣，更緊的擁抱) 快說，你要不答應，我就這麼撲死了你，快說。

嘉 (男性的力教她融化了) 啊，瑞德，輕一點，輕一點兒！

白 (命令地) 答應我，快答應我！

嘉 (不能自己地連連點頭) ……

白 答應了嗎？說，你說！

嘉 (顫慄地) 我答應你，我答應你！

【瑞德放了手，她全身水一樣的柔弱了，踉蹌似的跑了幾步，一手扶住了椅子背。

嘉 (鬆過一口氣，一手按着胸口) 啊——瑞德，你真要把我撲死了。(支撐不住似的終於坐下)

白 (等她平靜了一點，他跑近去，俯身向着她) 思嘉，你是說過算數的吧？不會翻悔的吧？

嘉 啊，當然不會的。

白 (一手托住她的下頰，使她的臉對着他) 好，謝謝你。思嘉，我曾經跟你說過，不管你怎麼樣待我，我都成，祇有說謊和欺騙受不了。你還記得嗎？

嘉 我記得的，瑞德。

白 我現在也要你講實話。我有幾句話問你，你一句一句回答我。

嘉 你說？

白 你爲什麼答應跟我結婚的？

嘉 (迷惑地重覆) 爲——什——麼？

白 是不是因爲我有錢？

嘉 (窘迫地站起來) 你——你這是什麼話啊！

白 我跟別的男人不一樣，用不着甜言蜜語騙我，我要聽的是真話。你說，別含糊，是不是因爲我有錢？

嘉 (祇得羞怯地承認) 有——有一點點。

白 一點點？

嘉 唔，你知道，我已經吃了沒有錢的苦了。我說了真話，你不會生氣的吧。

白 (毫不在乎) 好。我知道你肩膀上挑的担子重，我可以幫助你的。我還有一句話問你。(手圍着她的腰，一手搭在她肩上) 來，眼睛看着我！

嘉 (有點虛怯，拿眼睛看着他) 你還有話？

白 (着重) 我對你已經化了許多心血，我是不能答應你心裏還有第二個人的。萬一有一天，希禮活着回來了，你是不是還能用真心對我？

嘉 (顯然動搖了一下，但——) 祇要你真心對我。

白 那麼你是能够守信用的？

嘉 唔。

白 (高興地) 好，那我們定一個日子就結婚。(目光灼灼) 來，看着我，你再說一遍。

嘉 我——

【門外突然傳來一陣犬吠聲。

【百利子從廊上飛奔地進來。

利 (興奮地，一邊跑一邊喊) 回來了，回來了！

嘉 誰？

利 蘭小姐呢？蘭小姐呢？(沒頭的蒼蠅似地亂闖亂喊)

嘉 問你是誰回來了！

利 衛少爺回來了！

嘉 (猛然掙出白的懷抱) 衛少爺？

利 希禮少爺回來了！(說完飛快地奔向右門)

【同時嫫嫫從左門奔上，也是興沖沖的亂撞。

嫫嫫 衛少爺回來了，衛少爺回來了！

嘉 人呢？人在哪兒？

嫫嫫 還沒進來嗎？快到了，快到了！

【嘉忘記一切地就要奔出去，嫫嫫一把拉

住了。

嫫嫫 (命令地) 別去！

【同時媚蘭同百利子由右屋奔出來，媚蘭也高興得成了慌亂。

蘭 希禮，希禮呢？(四面亂看)

利 就到門口了，快來，跟我來！(拉着媚蘭向走廊上奔去)

【思嘉又忘其所以地要走，嫫嫫緊緊地拉

着她不放。

嘉 (嘶喊) 撒手，嫫嫫，你撒手！

嫫嫫 不許去，不許去打攪他們。

嘉 你撒手啊！

嫫嫫 (沉重地) 他是蘭小姐的丈夫，用不着你去接

他！

【她的夢忽然醒了，她頹然地停了步，同時她才想起了她背後的一個人。——白瑞德在這幾分鐘裏邊，一直呆呆的站着，看着思嘉的忘情的動作，他的臉上沒有半點表情，但這種情形顯然擊傷了他的頑強的心，他從衣架上摘下帽子和大衣，飛快地向廊上走去。思嘉正要追，又被嫫嫫一把拉住了。

嘉 (嘶叫) 瑞德，回來！你別跑！

嫫嫫 叫什麼！

【瑞德出了門，隨手猛然地把門碰上。

嘉 瑞德！瑞德！(悵望了一瞬，突然無可告援地掩面哭泣起來)

嫫嫫 (未免歉然) 好好兒的哭什麼，好好的哭什麼

啊。(嘉還是哭) 你別怨我，大小姐。不是我要管你，(指遺像，淒然地) 太太在那兒看着你呢，你別忘了你是郝家的大小姐啊！

【廊上正中的門開了，隨着一陣擁進來的猛烈的風雪，從大門外進來了希禮，他的後面是媚蘭和百利子。希禮的樣子，驟然看去，我們幾乎不認識他了。頭髮亂而且長，臉色蒼白，身上穿着一套破舊油污的西服。祇是從他遲鈍的動作中間，還可以尋出他往日那種瀟灑與高貴的風度；那霧一樣朦朧的眼色也依然如舊。他的身上和頭上，都積了很多的雪。

禮 (站在廊上，拂着身上的雪) 好大的雪。

蘭 (幫他拂了一陣，推着他) 進去吧，這兒冷。

禮 (他們進來，百利子在後面關門)

禮 (走下台階，才看見嘉，親切地) 啊，思嘉！

嘉 (暗澀地) 希禮，你回來了。

蘭 希禮，你不知道我們這些日子怎麼樣的想着你。

禮 (辛酸) 我當再也不會看見你的了。

禮 (灑落的一笑) 我說回來，就一定能回來，你知道我向來都是很守信用的。

蘭 (從心裏笑出來，却又用了責備似的口氣) 可你把我們的眼睛都望穿了。(打量着他) 可憐的，你還穿着夾衣，渾身直哆嗦。(把自己的圍巾解下來給他) 你圍着，暖和點兒。

禮 (一向喜歡寬慰人) 不要緊，在外邊慣了。下雪

天穿夾衣還算好，還有冬天穿單衣，夏天穿棉衣的呢。

蘭 (愛憐之情，不能自己) 你瞧你這頭髮，這身衣服，快告訴我，你怎麼會弄成這樣的？

禮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會弄成這樣的。(淒然之感) 媚蘭，我們一向的生活圈子太窄了，這世界又太大；一跑出我們那個小圈子，就知道有許多事跟我們從前想的完全兩樣。你一定想不到，我出去了一年多，就有一年關在監牢裏。

蘭 啊，爲什麼關進去的？

禮 連我自己都不清楚。媚蘭，你不明白外面的情形，世上有許多事情都是沒有理由可講的。

蘭 你一定苦死了，希禮。

禮 當然，苦多少總得吃一點。可是在監牢裏的時候，我的心倒非常平靜，在那麼黯無天日的地方，我還可以閉起眼睛來做夢，溫習溫習過去的種種情景。我明明知道，從前那種情景是永遠不會回來的了；可是我還老想，我還有你，還有我們那個美麗的橡樹莊，那個平和的小天地，也許還容得下你跟我，讓我們過平平靜靜的日子——

蘭 (不忍打破他的好夢) 你別說了，快歇歇吧。

禮 出了監牢，我就急着要回家，我想你一定等得很

急了，並且我也急於想看看故鄉的景色，我就這
麼興沖沖的回到了橡樹莊。

蘭 你已經到過橡樹莊啦？

禮 到過了，這回我又教自己上了一回老大的當。我
站在火燒過的地基上，眼看著那一堆亂糟糟的舊

磚瓦，幾株燒焦了的枯樹，風吹得緊，雪正下得
大，我心想：這就是我的老家嗎？我那心心念念
忘不了的老家嗎？我不信，可是我又不能不信。

蘭 (哀傷地) 希禮，這許多時候，家裏的情形你就
一點都不知道？

禮 一點不知道。我楞在那兒，就像發痴的一樣。後
來我問過一個過路人，衛家的人都到哪兒去了？

他告訴了我，我才知道你跟思嘉都在這兒。

蘭 (向衛) 噯，人回來了就是大喜，別的什麼都
不用提了。您坐坐，我給您沏茶去。(極高興的

笑着) 衛少爺，您今兒回來的好巧，我們剛宰了
一隻雞，回頭就給您接風。

禮 謝謝你，嬈嬈，你倒是一點兒不老。

嬈嬈 (滿心歡喜) 不成了，衛少爺，閻王爺早晚給
我下請帖了。

利 (忽然想起，大叫) 哎喲，糟了！

嬈嬈 (走向左廊，邊走邊問) 什麼事大驚小怪的？

利 糟了糟了，鷄怕要燒焦了！(搶在頭裏，向左廊
下。)

嘉 瞧你這沒頭沒腦的樣兒！(接着下)

禮 (走向嘉) 思嘉，你怎麼老不說話，這些時候你
都好哇？

嘉 (心境沉重) 是的——希禮。

禮 (四面看看) 哦，這兒的情形好像也有點兒改變
了。(略涉緬想，面帶喜色) 思嘉，你還記得前
年春天，我到這兒來——

【右屋傳出小坡的哭聲，極使勁的啼着。

禮 (諦聽，向蘭) 這屋裏有小孩子在哭，是誰的孩
子？

蘭 (喜形於色) 我還沒告訴你呢，那是咱們的孩子。

禮 (沒想到) 『咱們的孩子』？

蘭 對了，咱們的小坡。

禮 (茫然) 咱們哪有孩子呀？

蘭 你這人，你怎麼忘了，你出門的時候已經有了——
——(拿指頭在他太陽穴上一點，嫣然一笑，返身

要走)

禮 (豁然貫通，不覺失笑) 啊，對了對了。你瞧我
這糊塗爸爸，把自個兒孩子都給忘了。

蘭 (臨去又回頭，驕傲而又滿足) 小坡還沒見過爸

禮 爸呢，我抱來你看。（自右門下）
不用抱，我跟你去看。（他愉快地跟着進去。）

【思嘉跌了似的站着。

【從正門悄悄的掩了進來似的出現了一個
人，是魏忠。現在他騰達了，行動言談都竭力要顯
出自己是大人物的樣子；身上很滑稽地穿了一套中
山裝，手裏拿一根手杖，口裏還含着雪茄，可是這
一切種種，祇有使他更猥瑣可笑。

忠 （裝出很有禮貌的功架）大小姐，你個人在這兒。

嘉 是你！

忠 你沒想到？（詔笑了幾聲）這麼樣的大雪天，你
一定想不到還有客會上門吧？（說着從台階上走
下來）

嘉 （大聲）站着！不准下來！

忠 （猝不及防）怎麼？

嘉 （肚子悶氣和仇恨混了起來）滾快點兒滾出去！
你怎麼那麼不客氣？常言道得好：『千錯萬錯，
來人不錯！』我說什麼也算是客啊。（還是跑了
下來）

忠 滾，我們郝家沒有你這種客！

嘉 （冷笑幾聲）郝家？大小姐，你別忘了，（滿口
新名詞）現在是什麼時代！農工商學兵，一律平

等，我姓魏的今兒個登門拜訪，跟你們交際交際
，總算瞧得起你們，要不看在老朋友的份上——
（因為別有所圖，忽趨軟化）好，這些個都不談
了，大家都是上等人，犯不上面紅頸子粗的傷和
氣，我現在請你通知一聲令尊大人，我有點小事
要跟他討論討論。

嘉 （凜然）有什麼事，告訴我好了。

忠 好極好極，大小姐願意跟我談談，那就更好了。

嘉 （大模大樣的坐下來）南軍剛到的時候，令尊大
人曾經吃了點兒虧，還是我給他幫了點小忙才沒
事，你想必是知道的了。

忠 （怒火升上來，她不自覺地看了看放在桌上的手
鎗）多謝你，我們早想報答你了。

嘉 那個用不着。唔，新近我聽說府上的田租都有點
問題，佃戶都不肯繳租，對不對？

忠 （耐着性子）嗯，怎麼樣？

嘉 你們要是用得着我的話，我也許有點辦法。要是
——要是令尊大人不嫌我太，太那個的話……

忠 （索性說穿了）咱們最好能攀個親，對不對？

嘉 （沒想到，楞了楞，但接着就笑了）攀親的話，
我很贊同，很贊同。（知道她未必願意，所以話
說在頭裏）大小姐是個爽快人，咱們說話也不必

拐彎抹角了。你要是個黃花閨女，姓魏的也不敢存這個心，現在你既然是年輕守寡，我還是個單身的漢子，現在時代文明，這種事也非常普通。說到姓魏的，人品學問不敢說，不過總還算有點出息，現在大大小小也算個官兒……

嘉（實在忍不住，兜頭一口唾沫）啐！你這畜生，你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你忘了你是什麼東西了。我看你一眼還嫌髒了眼睛呢。滾，馬上給我滾出去！

忠（流氓相全露出來）好，你這麼不識抬舉！咱們走着瞧，看這地面上到底是你們滾還是我滾。在我姓魏的面前，有你甩的臭架子！什麼婊子養的大小姐，誰不知道你白虎星，走家敗，誰不知道你偷漢養男人！（越罵越高興）大爺看得起你才要你，玩兒女人有的是，你算是什麼東西！（接連向地上吐唾沫，吐了用腳去踩）呸！呸！呸！（恨極了，在桌上抓起手鎗）你滾不滾，你再不滾我開死了你！

忠（駭了一跳，但立即鎮定了）什麼，你開鎗！（滿口官腔）好，你私藏軍火，反動份子，簡直目無王法了！

嘉·你再不走，你再說我就開鎗了！

忠 你敢放！（走過去奪鎗）給我！就憑你這桿鎗，我就能辦你們父女十年無期徒刑。

嘉（抗拒着）滾，滾，你滾！

忠（搶着）放手，給我！

【兩人爭奪着，掙扎着，滾作一團。終於砰然一聲，魏忠倒在地下了。

【百利子正好端着茶盤，在一髮千鈞的時候自左門進來，在開鎗的同時，她驚呼一聲，茶盤墜地粉碎。

【緊張而沉默的一刹那。

【媚蘭慌張地從左門上來，一看這情形，要叫出來，趕快用手掩着口。三個人面面相覷。

利（恐怖而暗啞地）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嬾嬾在左屋的聲音 什麼事，百利子？（人似乎就要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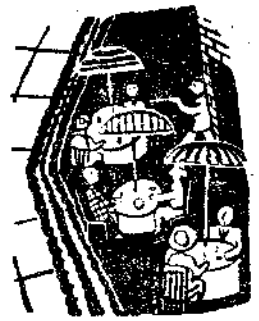
蘭（趕快走去擋着）茶杯摔碎了，不要緊。

嬾嬾在屋門首的聲音 怎麼那麼不小心啊！（似乎又跑進去了）

利 怎麼辦，怎麼辦？

嘉 快，趁沒人看見，埋到後園的泥坑裏去，你去看門，別放人進來！

蘭（向利）我來看這兒，你守大門去！



虹倚

嶺南異味錄

廣東的烹飪，一向具有它獨特的風格，無論從色香味去看，全是無懈可擊的；而且花色之多，也是允稱獨步，怪不得上海的廣東館子如此走紅。現在且不談這些，單談幾味奇得近乎發怪的菜肴，至於這是文明或是野蠻，沒人敢說。

蛇

「外江佬」（粵人稱外省人之謂）以為吃蛇是奇怪的事，其實在廣東人看來，大不了如江南人吃鱸一樣，本來也用不着奇怪。捉蛇，

殺蛇，煮蛇，全有專門人材，而且是世襲的，說不定有千年以上的經驗呢。至於筵席上切好煮熟的蛇，絕不會再挺起腰來向你吐舌頭。而且，在廣東，吃河豚和毒蛇而喪生的，可稱絕無僅有。因為會泡製的人多，如果外江佬吃了蛇，要談虎色變，廣東人可不當它一回事呢。

殺蛇的劊子手，確有教生物學博士解剖節足動物的資格。他們手足敏捷，經驗充足，蛇籠一打開，在那蛇還來不及伸頭吐舌，早已一手把蛇頭，連上下顎一起捉住，（注意：蛇非大蟒，可吃的普通是二寸徑，三四尺長的。）很快地右手把一支極鋒利的竹片，向蛇頸下一割，然後把破皮向後用力一拉，整塊蛇皮，好像除去笛子的布套一樣，從頸至尾拉了下來，再把無皮蛇放到水中，等它掙扎得筋疲力盡，奄奄一息，再捉來用竹片向它肚子上一劃，托的一聲把蛇胆挑出來，

不經人手，立刻放在杯中，以便泡製三蛇酒——一種清涼去毒劑。

至於燒蛇肉，筆者却不大贊同。譬如上海人吃鱸絲鱸糊，以鱸為主，配菜很少，所以吃鱸有鱸的味道。而廣東人吃蛇，不知是否太考究，一斤蛇總有五斤以上配菜，如兩隻雞，幾斤鮑魚，此外又是冬菇，火腿，江候柱（乾貝），結果煮出來一鍋子「全家福」。真正的蛇味却嚐不到了，滬上有龍鳳會一味就是雞與蛇一同燒的，不知可有人吃得出蛇是什麼味道，除了一絲一絲，和雞肉差不多之外？

猴腦

吃猴腦是最野蠻的一道菜，可是它價值非常貴，要上等的筵席中才有，一定有人要猜，吃猴腦頂多像吃陸叢薦中有賣的紅燒豬腦一樣，其實大謬不然，吃這味菜的桌子上，要有一個洞——這個洞的另一

用處，是藏一邊爐——火鍋——菜來了；是一隻活生生的小猴子，全身縛在布袋中，露出一個小頭，頭上的毛早已雉得光光了，袋子先藏入洞中，洞中露出半個頭來，正好一個天靈蓋，酒館的伙計（堂倌）用特製的工具，靈熟的手法，當衆把猴子的天靈蓋像揭柱子蓋一般起出來，猴子是縛得不由掙扎與叫喊的，呈現在大家面前是一腔如豆腐一般白嫩的腦子，這時主人就提起湯匙說：「請，請！」用湯匙向腦門中勻取腦汁，它生的時候不像熟的時候那末凝固，一勺即得，可是仔細一看，腦子還在跳動呢，加了些調味品，就可放入口中，據說又嫩又滑，非常甘美，而且因猴子頭小腦子有限，每人祇能嚐一點點，所以更加可貴了。吃完，腦空了，猴

的文化」；不過倒底太野蠻，已漸漸爲時代淘汰，無人問津了。

胎鼠

洞中，露出半個頭來，正好一個天靈蓋，酒館的伙計（堂倌）用特製的工具，靈熟的手法，當衆把猴子的天靈蓋像揭柱子蓋一般起出來，猴子是縛得不由掙扎與叫喊的，呈現在大家面前是一腔如豆腐一般白嫩的腦子，這時主人就提起湯匙說：「請，請！」用湯匙向腦門中勻取腦汁，它生的時候不像熟的時候那末凝固，一勺即得，可是仔細一看，腦子還在跳動呢，加了些調味品，就可放入口中，據說又嫩又滑，非常甘美，而且因猴子頭小腦子有限，每人祇能嚐一點點，所以更加可貴了。吃完，腦空了，猴

未出生時及剛出生的小生物，肉是甘脆肥美的，廣果人自然不放過這類東西了，上海有賣的乳豬，就是出生不久，尙未斷乳的小豬，至於胎鹿，也是「大八珍」之一，想其味一定很可口了，至於胎鼠，却使人聞之胆寒，據說此本非廣州土產，而是從福州傳來，也是作爲筵席之珍品，白老鼠也是由專門人材豢養的，及至大腹便便，尙未「臨盆」之際，剛巧有人要吃，（足見他們一定養了不少的老鼠）就把母鼠剖腹，取出小鼠，乘熱放在碟上，即供客人食用，客人夾了胎鼠

，那粉紅色的小生物還在蠕動，蘸了味醬，如吃搶蝦一般又鬆又脆地吃下去，每桌雖只有十隻，可是數十桌一起宴客，想也不容易找到的

，而且小老鼠拿出來的時候，一定要隻隻活的，死了沒有人要吃，不過剖子宮取胎兒，只要差不多足月，胎兒也很足以獨立呼吸了，剖腹手術之精，由此可見。未知此味，尙有人吃否？我想心腸軟一點的人，怕是想着了它也要食不下咽的。

三鞭

想其味一定很可口了，至於胎鼠，却使人聞之胆寒，據說此本非廣州土產，而是從福州傳來，也是作爲筵席之珍品，白老鼠也是由專門人材豢養的，及至大腹便便，尙未「臨盆」之際，剛巧有人要吃，（足見他們一定養了不少的老鼠）就把母鼠剖腹，取出小鼠，乘熱放在碟上，即供客人食用，客人夾了胎鼠

上海靜安寺路有一月酒家，去冬還有三鞭出售，廣告稱之爲滋陰補腎，不錯，廣東人全是這末說，你猜，什麼叫鞭呢，有人以象形的

中勻取腦汁，它生的時候不像熟的時候那末凝固，一勺即得，可是仔細一看，腦子還在跳動呢，加了些調味品，就可放入口中，據說又嫩又滑，非常甘美，而且因猴子頭小腦子有限，每人祇能嚐一點點，所以更加可貴了。吃完，腦空了，猴

，那粉紅色的小生物還在蠕動，蘸了味醬，如吃搶蝦一般又鬆又脆地吃下去，每桌雖只有十隻，可是數十桌一起宴客，想也不容易找到的

，並不是這個，而是牛羊豬雄性的生殖器。

又滑，非常甘美，而且因猴子頭小腦子有限，每人祇能嚐一點點，所以更加可貴了。吃完，腦空了，猴

，廣東佬却恬不爲怪，把它和了上湯，或加入雞肉火腿來燉，燉成又酥又滑爲止。

論吃客的心理，這些不高明的部分，一定不會有人吃的了，可是

，195。
舉筷，實大足以表示中國人的「吃

吃下去，每桌雖只有十隻，可是數十桌一起宴客，想也不容易找到的

論它的效力，說是滋陰補腎，

我却不以爲然，市上的賀爾蒙製劑，大家都知道是從辜丸及卵巢中提出來的，而生殖器祇是工具，祇是橋樑，海棉體組織中沒有什麼賀爾蒙的，吃三鞭而想補腎，這正是中國醫藥的傳統的妙想，以爲他物之長，必可補己之不足，可是弄了半天，也不過是吃了一鍋牛羊豬鷄的「大雜會」，雖然它沒有賀爾蒙，但是又肥又甘，於人身不能說無益，至少它是最好的牛豬「肉」湯，爲口福計，倒不妨吃一次試試看。

狸

狸是和大花貓一樣的動物，生物學上是屬虎科的，形狀大小和貓相去無幾，全身作花斑似豹，故又曰抱狸，許多人誤以爲廣東人吃貓，其實吃的是狸，不過它太像貓就是了。這道小菜，在粵人心目中，也是平淡之極的東西。據說也很鮮。可是筆者也以爲它燒得太複雜，

和了蛇一道燒叫「龍虎鬥」，總不免又是冬菇鮑魚之類了。

殺狸很殘忍，因爲不像殺鷄一樣，一刀了之，有人說狸眼可以治目疾，而且要活的，所以有狸出沽的酒館，常有人來預定狸眼，在殺狸的時候，先把它在籠中捉牢，然後用一支竹管，五分左右徑的，把一頭沿邊削尖，弄得像鐵店裏鑿圓圈用圓鑿一樣，向狸的眼套上，用力一拍，眼已入竹管，立刻不經人手地放入杯中。送到病人面前，拌一點紅糖或白糖，把它生吞下去。此後才把狸殺了。

田鼠

用力向後一拉，整塊皮也可以撕下來，可惜毛頭太短，不然也該可以做皮大衣吧。

各式做完，用竹片把它前後兩肢捉對兒地撐起來，一如南京板鴨，然後把它用繩吊在井中，離水面五尺處，隔了七天，就可取出來吃了，吃時好像甯波鯊魚一樣，是加了肉紅燒的，肉頭很厚，不過，最好君子遠庖廚，不然，看了這隻「大板鼠」以及田鼠的頭，會使人不敢下咽的。

田鼠是中山縣的鄉下菜，不知廣州城裏有人吃嗎？捉來的田鼠，有乳豬一樣大小，全身灰白色，殺死，剖腹，剝皮之後，還要經過相當泡製，剝鼠皮也很有趣，只須四肢近趾處割一圈，頸部也割一圈，

以上的幾色小菜，算不算奇怪的呢，若果把它裝了玻璃瓶，進博物館恐怕也有資格，又假如我備一桌酒菜，上面的幾道菜全在裏面，我請你起筷，說：「唔好客氣，自己嚟啦！」你要怎樣呢？

可是別害怕，這些小菜找不找得到還是問題，而且，點不點也由你，雖然「百粵是荊蠻之地」，可是，吃還是要在廣州呀！

新年號要目預告

手記 (散文)	郭沫若	題未定 (小說)	李黃
再寄小讀者 (散文)	冰心	婦人 (小說)	高岑
怎樣讀小說 (論丈)	老舍	古昔的戀歌 (小說)	曉歌
漫談老舍的『離婚』 (論文)	吳伯蕭	連環套 (長篇連載)	張愛玲
蜀山通訊 (作家書簡)	豐子愷	一九四四年的紀念 (新年特載)	余榮
家書之什 (畫家書簡)	丁聰	竹報平安 (新年特載)	諸家
春日閑居 (詩十首)	施藝存	昨日和今日 (科學小品)	梓園
桂林瀰漫了港風 (雜文)	曹聚仁	明日的世界 (印度聖雄甘地原著)	幽素
閑話重慶 (二) (通訊)	黃裳	將來的東西 (美國汽車大王福特原著)	幽素
評重慶戲劇季中四劇目 (批評)	范泉	芭蕉院隨筆 (隨筆)	宛宛
閑話作家書法 (藝文逸話)	賈兆明	山國寄語 (滇邊通訊)	張緯文
哀長女可羣 (散文)	姜丹書	塔和橋 (散文)	匡沙
郵差先生 (散文)	蘆焚	元宵 (散文)	駱北
題未定 (小說)	逸清	病的禮讚 (散文)	施濟美
稻場上 (小說)	潛羽	萬象小簡 (通訊)	柯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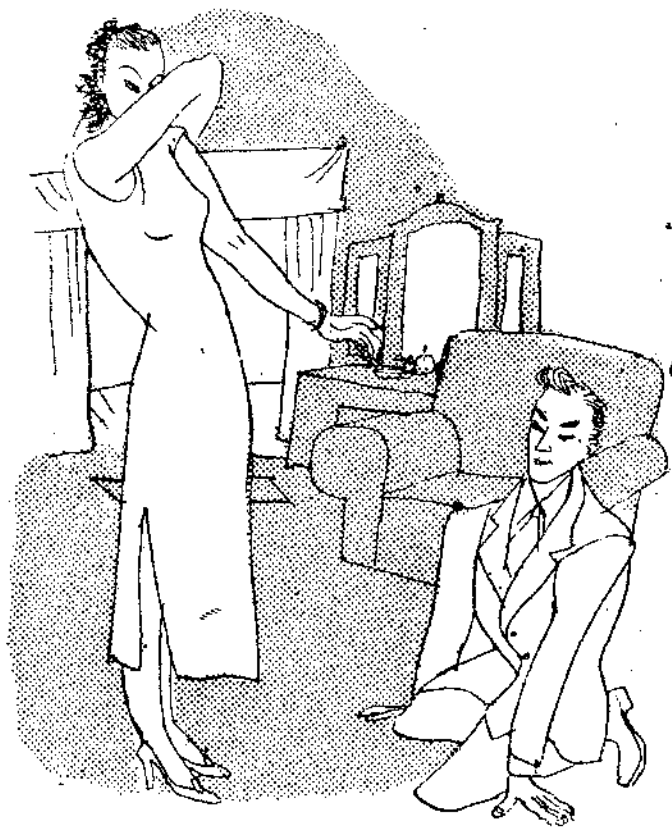


三〇：局長和女秘書失蹤了

女人的一笑常常可以征服男子，然而在她這一笑之間，也常常的表示是被男子征服了。邵慧珠這時的一笑，是適用後一說去解的，所以在吳局長一方面是全部勝利了。約有兩小時以後，這一頓西餐方才吃完，吳局長是歡天喜地的，滿臉笑容，坐着汽車把她送回公寓。這其間好像老吳變成個至誠君子似的，當他將慧珠送到公寓以後，並不進去，只說了句明天見，自坐着汽車走了。在德國飯店吃飯的時候，慧珠是不會喝得一點酒，不知是何緣故，現在是覺得頭腦醉薰薰地，四肢都其軟如綿，沒有一點力量。自己走回房間去，好像有什麼人跟在後面一樣。回過頭來，立刻把房門關上了，自己坐在沙發椅子上，身子向後靠住，閉着眼睛定了一定神，覺得心裏有許多事須安排，現在應當開始安排的，想來想去只是把手邊放着的提包拿了起來，取出裏面那六千元的支票來看。這支票是和昨日的情形不同了：這上面已經蓋着鮮紅的印，這就不像昨日等於一張廢紙隨處可放；現在變成了六千塊錢，可以蓋一所房，可以買一輛汽車，可以製許多衣服，假如把這張支票丟了，就是失去了許多東西。想到這裏，不能不小心起來，因之找了一張紙，將支票包好，放到皮包裏面去，皮包還是不敢隨便亂放，將來放在床頭枕頭邊墊褥底下。放下了皮包，隨身坐在床沿上，又不覺想了一陣，假如這支票是取不到錢的，那未免空歡喜一陣了。然而老吳最後的表示，只要我肯領受這六千塊錢，一切的話，都留到明天再說，這分明他也是給我一個有信用的表示。那末，現在不必多狐疑，儘等明日取錢好了，不過取到了錢的話，對人家所允許的話，似乎也就不能後悔了。她想到這種地方，就不敢接着向下想，臉上發燒，側了身子睡在床上。這一晚上，她都覺得身上有病一樣，半夜裏自己是驚醒了好幾回。到了次日起床，第一件事，便是在墊褥下面拿起支票來，點驗過一下；漱洗過了，便是九點鐘，已經到了銀行開始營業的時候，立刻坐了包車向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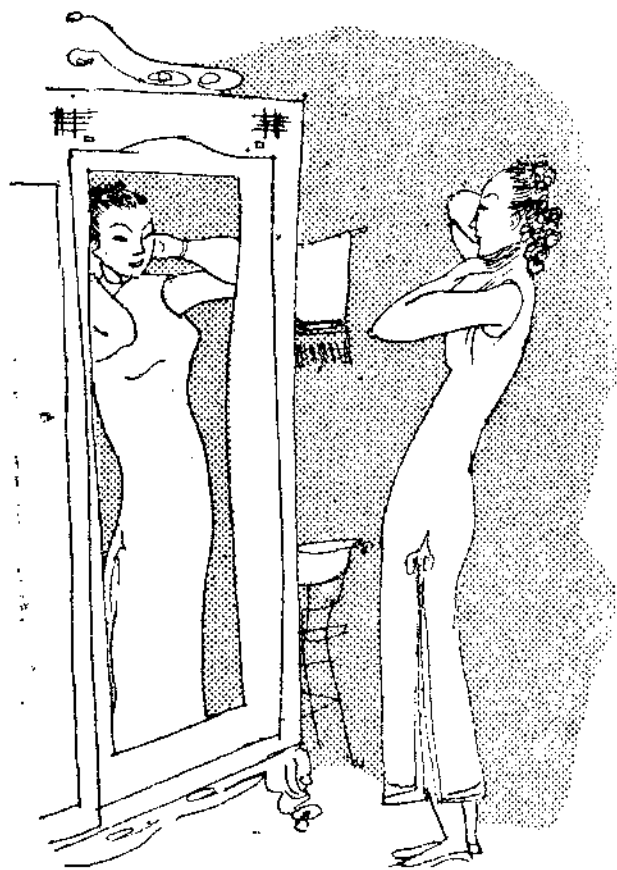
行去。當慧珠離開這公寓的時候，臉上還是帶了許多猶疑不決的樣子。等到她回來的時候，那就滿臉都是笑容，就是腳上的高底皮鞋，在磚地上走着，也就得得的分外響出聲音來，茶房在一旁也看得出小姐是在高興的當兒，於是跟着走進房，含了笑容報告道：「吳局長剛才來過電話了。」慧珠情不自禁的贊一句道：「呵！真好！那麼，他在電話裏說了些什麼？」茶房道：「他說邵小姐回公寓來了，通知他一聲，並不用你費神，我們去打好了。」慧珠道：「理他呢，他自然會打電話來的。」茶房答應「是」，退出門去了。慧珠叫道：「茶房你回來。」茶房答應着又進來了，慧珠道：「一早他就打電話來，也許有什麼事，你就去回個電話罷，說是我回來了。」茶房自然是以她最後的命令爲對，照辦去了。慧珠掩上了房門，將一張三千元定期存款單子和一扣三千元活期存款的摺子，都陸續放到箱子裏，另有一個支票本子，却放進衣櫥裏手提小箱子裏。在這時，臉上帶了一種淺笑，似乎是表示安慰的意味。坐下來抱了腿沉思着，咬了嘴唇，淡淡的笑下去，門外這就有人問道：「我可以進來嗎？」慧珠道：「呵！吳局長，今天爲什麼格外的慎重？」吳局長推門進來，笑道：「因爲你昨天對我說，今天宣判，在我不知道你是怎樣的宣判以前，我心裏是十分不安的，所以我莫明其妙的，就小心起來。」說着將帽子取下拿在手上。慧珠接過他的帽子，向衣架上掛着，笑道：「你也太言重了。」吳局長笑道：「不重，我希望你判我的無期徒刑。」他笑說着，很自在的坐下。慧珠却是不解他所說的意思，站定了，只管對他臉上望着，吳局長倒不理會她發呆與否，在身上掏出一個小紙封來，交給慧珠。她接來看時，紙袋上印有旅行社的字樣，是做了袋口的，掏出裏面的東西，是一張到天津去的頭等火車票，她看到立刻臉上就紅了，依然將火車票塞到紙袋裏面去。在這時候她只是低了頭下去，彷彿還在想着什麼。吳局長却也不必要她的什麼回話，將桌上的火柴盒子取到手裏，劃一根火柴，點着了所啣的半截雪茄，向慧珠望着，噴出兩口烟來。慧珠將那紙袋展弄了一番，因低聲道：「其實，天津有什麼好玩呢？你要出去玩的話，我們上香山去也好，到溫泉去洗澡也好，當天去，當天回來。」吳局長笑道：「爲什麼要當天回來呢？我是頭兒，我不忙，你還忙嗎？我的車票也買了，你若是不去，倒叫我怪難爲情的。」慧珠手上拿了那張車票，不免顛來倒去，看了好幾遍，低頭坐在那裏，却沒有作聲。吳局長笑道：「去罷，不要讓我着

急了，我已經請了五天的假，說是到天津去一趟。若是不走的話，別人問起來了，倒叫我不好答復。」慧珠道：「這有什麼不好答復呢，不必去了，就不去。」吳局長站立起來了，走到她面前，竟是深深的鞠了一個躬，笑道：「我這裏請駕了。」慧珠先皺了眉，然後又苦笑着道：「這可不敢當，既是那麼着；我就陪局長到香山去玩一趟，何必一定要到天津去？」吳局長伸手搔搔頭髮道：「就是到香山去呢，也未嘗不可；只是在山上待上幾天，恐怕你悶得很。」慧珠道：「誰說待上幾天，我是說當天去當天回來。」吳局長低聲道：「你老是說着這句話，當天去，當天回家。」說着，將兩手反撐住了桌子，只管噉了嘴，接着又啣咕着道：「你說了同我一路出去的，到現在又反悔起來，你這樣一失信不要緊，非逼得我自殺不可。」慧珠笑道：「爲了出去玩不成，就要自殺，你也把自殺這件事，看得太便宜了。」吳局長道：「這話不然，你說到天津去玩，是一件小事，我却看得非常的重大。假使不能實現，我生平不能有第二件事是比這失望的了。」慧珠笑道：「看你說得這樣重大。」說着，將身子一扭，吳局長道：「小姐，你就答應了罷，別讓我再着急了，急壞了我的話，你也有些不忍心吧。」說着，就把身子一蹲，直挺挺的跪了下去。慧珠「啊呀」了一聲，趕快起身閃開，低聲道：「你這是作什麼？若是讓別人看到，那不成了一樁大大的笑話嗎？」吳局長依然跪在地板上答道：「有人來看到，我也不怕，爲的是讓人看到了，才曉得我這番意思是出於至誠。你假如不答應的話，我決計是不起來的。」慧珠遠遠的站定，望了他，可真不免發愁。呆了一呆，回頭看了看房門，索興將門子插上了，因道：「你起來，有話我們坐着慢慢的說。」吳局長道：「不，你不答應我。我是不能起來的，要不坐起來了，你不答應，我還是要跪下來的。倒不如老是這樣的跪着，免得起起落落。」



說畢，將身子挺了一挺，把那跪的姿勢，作得更準確，慧珠道：『你起來，我答應你就是了。』吳局長笑道：『真的嗎？我不放心，你說，答應我什麼事。』慧珠道：『你這不是明知故問，你要求着我什麼。你自己還不知道嗎？』吳局長道：『知是知道的，不過我若是不問明白就坐起來，那我可斷言你還是要賴的，你現在說明答應同我到那裏去。』慧珠遠遠的站着，看他那樣跪着，既是討厭，又是可憐，便道：『我答應你就是了。』說到這裏，吳局長索興問也不問，就是這樣硬跪，不過臉子上，可滿帶了那無可奈何的顏色，慧珠微微一跌脚道：『呃，我真想不到遇到你這麼一個磨命星君。好罷，我答應了你，陪你上天津去！』吳局長笑道：『我的天，你真算皇恩大赦了，我這兒給你磕一個。』他地裏說着，身上就做了出來，立刻兩手伸在地板上爬着，對準了她，磕了一個頭。他穿的是西裝，兩手托在地板上，拱起了背，那樣對人磕頭實在有些不像樣子。慧珠看到忍不住嗤的一笑。吳局長道：『我說一句實話，只要你順我的心，慢說磕頭，讓我在地上打一百個滾，我也是願意的。』慧珠低聲笑道：『作好事，你快些起來罷！若是讓人看到，怪不好意思的。』吳局長依然直挺挺的跪着，問道：『你說的話，不再反悔了嗎？』慧珠笑道：『你真够囉嗦，我就是答應你，也不能寫一張字據給你吧！你再要不起來，我可急了。』說着把脚在地板上，頓了幾頓，吳局長看到慧珠有點發急的樣子，怕把這一件真給弄僵了，於是笑着站起來，向她拱了兩下來笑道：『既是這樣的說，我就完全信任你了。現在我出去辦一點零碎事情，到了下午兩點多鐘，我來接你一路上車站，』慧珠紅了臉微笑着，沒有作聲。吳局長向她臉上呆呆的看了一陣子，這就微笑着：『事情就是這樣說定了，不變更的了。』慧珠依然微笑着，沒有作聲。吳局長看那樣子，她並沒有冤人的樣子，這就戴好了帽子，向她點點頭道：『我不在這裏打攪，你可以把東西收拾收拾了，回頭見。』慧珠等他出了房門，低聲道：『火車上見罷。』吳局長立刻回轉身來，向她作連接作了幾個揖道：『你就別讓我着急了，還是讓我來接你罷，到了火車上，我要找不着你，我會急死的。』慧珠笑道：『我這麼大人，難道上火車站也不會嗎？』吳局長歪了身子，眼睛斜住了她道：『你就別讓我為難了，要不然，我再給你磕……』慧珠兩手推着他道：『走罷走罷，我在家等着你就是了，可別再開笑話。』吳局長再叮囑了幾句，方才告辭而去。屋子裏剩下慧珠一個人，她

呆呆的坐着有一個鐘頭之久，手脚都不會移動得一下，最後她將藏在身上的那張火車票拿出來仔細的看了看，在車票上看到當日有用，過期作廢的幾個字，又扶着頭想想，這就兩腳一頓站了起來，自言自語的道：『好好，我就犧牲了罷！』她說了這句話之後，總算是把意志完全決定了，叫茶房端着水來，先梳洗過了，然後對了鏡子將胭脂粉塗抹了有半小時之久。在手皮包裏檢出那六國理髮所的燙髮優待券，拿在手上看了看，可是抬起手臂看看那手錶，時間又不怎樣的充裕，只得把優待券又收了起來，還是自己拿了梳子，對梳妝台上的鏡子整理了一番，頭上的烏髮本來是剛燙過三天，現在一番梳理，倒更覺着燙成的波紋，由深淺，透着更自然的態度，於是把那巴黎頭髮香水在上面狂洒了一遍。接着就挑了一件水紅綢的旗衫穿着，衣料雖是水紅的，可是疏疏落落的繡着幾隻深藍色的蝴蝶，那是更顯着嬌豔動人，據吳局長表示過，高跟鞋除非是短小身材的人穿着可以增高一些身量，對於腳的本面，並不怎樣好看，若是那窄小的天足穿了那平底的緞子鞋，悄悄無聲的在平地上走着，那女人就像仙子下凡一樣，非常之好看。於是把自己最愛穿的高跟鞋，也放了不穿，挑了一雙白緞子綉紫絨的鮎魚頭鞋，在肉色絲襪子上套着，這一切的裝飾，往日在吳局長眼兒裏看到，都會給予一種極好的批評的，所以用不着怎樣去設計，就裝扮好了。然後遠遠的站着，向衣櫥子門上的玻璃鏡子看了一眼，慢慢的走向前，走到了櫥子面前，自頭上看到脚下為止，覺得很是漂亮，於是又掉轉身把背對着鏡子，這才回轉頭來，向後影估量，到底是有些疑惑，還有什麼地方不會顧慮沒有？後來算是明白了，髮邊少插一朵花；於是打開衣櫥來，將紙盒子裏收藏的綢花，取出七八朵來，放在桌上左挑右選的挑了一朵大紅色的，斜着倒插在髮邊



下。一切都算辦妥了，這才將梳妝台上的小小香水噴射瓶子，取得到手，由頭髮到衣服上下都噴了一個够。香水初噴射出來，還有一陣香氣，送到鼻子裏來，可是等香水射得多了，反而嗅不着什麼香味。自己掀起一片衣襟，只管在鼻子上聞着，身後這就有人低聲笑道：『好香，好香，這樣收拾起來，這簡直是一位仙女。』

『慧珠在鏡子裏便看到吳局長另換了一套更漂亮的西服，便是頭上戴的帽子也就彷彿帶着一分亮光，取下帽子來，頭髮好像是假的，極其平貼光滑的罩在頭上。由臉上看去，幾乎年輕了十歲，更是白而且嫩，想必是由理髮店裏整容出來。心裏一動，也就不覺得對了鏡子裏面，扭身一笑，對鏡子裏扭轉身來，這就正好是對着本人了。吳局長站定了，揚着兩手，笑道：『你看看，我也是打扮做新郎一樣，由頭至腳，全換了一個新。』

『慧珠略微頓了一頓，笑道：『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平常你天天到局子裏去，做局長的人不好意思怎樣的修飾，現在飛鳥出了籠，沒有人拘束着你，你自然裝成這大少爺的樣子了。』說着嘴角一撇，這兩句話顯然有誇贊的意思在內。吳局長只覺得週身一陣麻酥，抬了肩膀笑道：『我裝成大少爺的樣子，你爲什麼也裝成……』

『慧珠正將眼睛望着他，他立刻停止了。笑道：『不用提，不用提，有什麼話，我們到天津去說。』

『慧珠道：『好呀！你打算到天津去欺侮我嗎？那我就不能去了！』吳局長笑道：『不，不，你不要再給我爲難罷，我沒有第二個法子……』說着身子一蹲又跪了下去。慧珠笑道：『你真缺德，穿了西裝，老是做出這種樣子來，起來罷。』

她說着，於是破了例親自伸手攙起吳局長。兩個人還未曾到天津去，已經是授受相親了，跟着向前的成績，自然是有加無已。當時慧珠已不再表示留難，同着吳局長上汽車，往東車站而去。天津這個地方，雖是華北的通商大埠，熱鬧街市却很少，有一小時，就可以遊歷週到的，但是吳邵二人這次前去，對於那一點點的繁盛區域到是感到很濃厚的趣味。去了一個星期不會回來，吳局長本來請了五天的假，直到過了兩天還不見回來，局子裏的人，也就不免有些詫異，加之自局長去後，消息毫無，連電話也不會打一道回局子來，這更是可怪。自吳局長那天去後，那位女秘書邵慧珠也同時不見，平常這位邵女士也有不到局的時候，但在一天以上，也總做一個圈套，在局裏寫個假條，這次去了一個星期，却是連假也沒有請，大家就不能不把吳局長邵秘書兩個人想到在一處，以爲他們是攜手同逃了。一個局子裏，由秘書到聽差

，總有兩三百人，尤其是財政機關額外閑員往往比辦事人員還要多上好幾倍。這些閑員，對於公事上整年也不會留心一秒鐘，可是局長消息如何，這是誰都刻刻留心，因為局長不穩，大家的飯碗也都不穩了；所以在第五天頭上，吳局長還不會回來，外面的謠言就很大，閑員們紛紛打聽，不知局長是到南京去了，還是到上海去了，在局子裏面，不辦事的閑員，平常除畫了到之後，看報便是第一項大工作，此外大家就談昨天那裏打牌，揭牌就自抹三翻，遲一步讓別人了。又有人說馬連良越唱越是疙疸腔；程硯秋越長越胖，再不然談談舞女和女招待。平常閑着無材料可找，不能不說這些不相干的話，現在局長失蹤了，大家怎樣能不談，空頭切耳，都說帶女秘書逛天津，已經樂糊塗了，起先本也是猜測之詞，這話傳到第二個人便以為必然的事。到了第三個人，便說他們帶了局長太太，已經在天津秘密結婚。第四個人似乎不能把這件事再加強些說出來，然而他們就變更了一種說法，以為局長拉扯了幾十萬虧空，沒有法子彌補，帶了新太太出洋去了。這樣只管傳說，只管加甚，不知是怎樣一個機會，却傳到了慧珠長兄恪誠的耳朵裏去，當慧珠在財政管理局當秘書的時候，恪誠這就想着。慧珠必是走上了所謂花瓶那一條道路。只是在表面上說，女子出來謀職業，也是正大光明的舉動，心裏儘管不以爲然，這話却說不出來，自己只有留着心靜靜的看下去，到了現在果然有吳局長和她一同逃走的謠傳，這不但是有傷敗風，而且這裏有拐騙公款的嫌疑，說不定會成了一個刑事犯，那這恥辱就大了，得了消息以後，只管放在心裏，也沒有和家裏什麼人說，可是到每日早上却多多的買兩份報看看，這裏面究竟有沒有局長和女秘書合併拐款潛逃的事，到了第三天頭上，居然在車站報告欄，發現了一條正確的消息，便是吳局長，已經於昨日晚車回平了。既是他回來了，當然不能把慧珠一個人丟在天津，好在慧珠的住所，家裏人早已個個知道，只是誰也不肯去找她。現在這事情是越鬧越覺得笑話不小，實在是攔阻不得，因之丟下了報紙，就向慧珠住的公寓裏來。這已是上午十一點鐘的時候，恪誠心裏惦记着，也許她已經出門去了，這就不見她也罷，但是也要看看她這屋子裏是怎樣一種佈置。因之見了茶房，就先對他道：『我是邵小姐家裏人，有事找她。』茶房向恪誠身上打量一番，倒也是個上等社會人物，便答道：『她昨天睡得很晚，還沒有起來呢，』恪誠道：『你去把她叫起來，就說有要緊的事同她說，』茶房再看看他的面

，多少是和慧珠相像，必是她的哥哥，心想：邵小姐要嫁局長去做太太，家裏人也來認親來了，這年頭兒，人是要闊。於是走到慧珠門外，高聲叫道：『有人會邵小姐！』慧珠自昨晚回北平以後，似乎丟失了一件什麼東西似的，心裏很感到不自在，本來老早的就醒了，只是躺在枕上，懶於起床，這時聽到有人來會，心想別人還不知道自己回了北平，來的人，一定是吳局長。因之，穿了那件山東綢繡的花睡衣就下床來開門，在裏一面答道，『請他進來罷，』恪誠也就跟了茶房到了房門口了，聽說慧珠如此說着，叫了一聲『小妹』，就推了門進去，一見之下，不覺大吃一驚，她蓬鬆着滿頭的燙髮，臉上又是塗滿了胭脂粉的，下面赤了雙腳，踏了一雙白緞子拖鞋，睡衣又是緊緊的束了腰上的帶子，挺起胸前兩個乳峯，一個作小姐的人，這樣的裝束，就不問來者是誰，請他進來嗎？慧珠聽到一聲『小妹』，已經是一驚，看着大哥跟着走了進來，『啊呀！』了兩聲，向後倒退兩步，退着靠了梳妝台，紅了臉，人呆了約模呆着了兩三分鐘，兩手抄動睡衣的大襟，才鼓動着聲音，叫了一聲『大哥』。恪誠站在房門邊，始終也沒坐下，這就沉着了聲音道：『我到外面先站一會，你先換上衣服』，說畢，他站到小院子裏去了。慧珠在屋子裏趕快換了衣服，穿上鞋襪對鏡子攏頭髮，見臉上的胭脂太紅了，就用了手巾抹揩了一陣，這才請恪誠進去，恪誠只在靠近門邊的椅子坐下，正色道：『你是脫離了家庭的人，我本不應當來見你；但是念到我們是同胞手足，我究竟不忍見你落下火坑，一句話也不來忠告你。所以我今天隱忍又隱忍，冒昧又冒昧，到底是來了。』慧珠見哥哥沒有說話以前，先按上了這樣一個帽子，就料着這下面是要說些什麼的了，因垂了頭坐在沙發椅上，看了自己的脚尖，沒有作聲。但是她的胸脯，是不住的起伏着，也可以知道她呼吸的急促。恪誠看了她一回，因道：『也許你很忙，沒有多功夫和我談話。我簡單的說罷。當你搬出家庭來的時候，你自己所標榜的意義是很重大的：爲的是謀經濟獨立，自己去找個前程。現在你作了秘書，總算是有前程了；但是這秘書，是不能做一輩子的？但不知你不做秘書以後，又打算幹什麼？』慧珠見他是這樣繞巨道的問話，總不算怎樣逼人，措詞就容易得多了，便答道：『那怎樣說得定，大哥在社會上是作事很久的人，政界上是常常有變遷的，那只好憑各人的機會。以後打算怎麼樣，在外面混差事的人，是誰都答覆不出來的。』恪誠談笑了一聲道：『你簡直所答非所』

問，我所要知道的，你是不是這樣在政界中混下去。」慧珠道：「這個……我想總是這樣的，我也很想混到教育界去，只是我把什麼本領去教書呢？」恪誠淡笑道：「其實，當教書之難，是不下於在中小學裏教書的，關於職業方面，我們就這樣含糊着算解決了罷！你一半也是爲了婚姻問題出來的，我再問問你，你對於自己的婚姻，又打算怎麼樣子辦？」慧珠本來慢是慢的拉回頭來了，到了這時，猛可的又把頭低了下去，一手按了沙發靠手，一手像撫摸小貓小狗那樣的撫摸着，並不答覆，恪誠微微的笑道：「你雖不說，我也明白，差不多報紙上都已經要載明了，這還瞞得了誰人過去，只是我替你想，有些不值得。」慧珠這才揚了臉道：「大哥，這話我有些不明白，報上又登載我的什麼事呢？」恪誠談笑道：「你何必裝麻糊，你今天在北平，你昨天在那裏？」慧珠將頭微偏着，慢慢的垂了下去。恪誠站起來道：「我老實告訴你罷，由作花瓶而轉變到姨太太，這是現在一種普遍現象了。處在你今日的地位，我很爲你危險，一個作姑娘的人，跟一個孤身漢子到天津那繁華地方，勾留着一個星期，對人又不公開，這裏面的情形，教別人怎樣去下斷語？自然，現在的社會，男女都談不上什麼貞操，只是你爲了自己要得着光明的前程而才脫離家庭的，若是免不了失掉貞操，保全自己的虛榮，那麼，女子這樣去脫離家庭，那簡直是人人可能的事情，算得什麼奮鬥！奮鬥的結果，只是去作人家的姨太太，你有何面目見人，你的身子，你的名譽，都是你自己的，誰也不能干涉你。只是作姨太太的人，也多半沒有好結果的，你自己最後走的這條路，恐怕是不怎樣的高明，而且既是預備作姨太太，早年花那些錢，去念許多年書，也未免白費」，說畢，向她淡笑的望着，慧珠聽了這些話，真覺得比刀尖刺心，還要難受，便站起來扳着臉答道：「你所聽的話，那全是謠言，我就嫁吳某人，一定要吳某人和別人離了婚，我才能結婚，現在作朋友來往，有什麼關係。」恪誠道：「我盡我的心，言盡於此，你不必和我強辯，聽不聽，權在於你，祝你前途光明，再見了。」

· 勘誤 ·

上期本刊所載昔凡先生「吉祥草」詩四絕，第一絕中之兩個「靈」字，均爲「雲」字之誤。又第四絕中「我當逢君東海曲」一句，應作「我尙遲君東海曲」。特此刊正，並向作者讀者誌歉。

編輯室

在目前編雜誌有一種不可避免的困難，就是因為作家四散，郵程阻滯，介紹的材料枯窘；如何克服這困難，也是「萬象」努力的目標之一，雖然所獲不多，凡有所得，自信都還是值得寶貴的。

逸清先生的「受難的一生」是一篇血淚所凝結的悼文，令人感動的不祇是真摯的情感，尤者是作者堅實的高潔的靈魂，這正是一切受難者的自白。

玲女士「幽居小簡」雖是短促已不見她的著作，「幽居小簡」雖是短促已舊札，却是一封歷史性的通訊，可以體的味出一位被迫「幽居」者的生活的一面。

胡切有味，可與前者互相參閱。安魯迅藝大執教，近聞隱居香港，曾在延桂林，消息杳然。本期插頁所刊的素描，及他手書自填的詞，都是從胡先生的友人處轉徵求而來，想為關心胡考先生的讀者所歡迎。

施熱存先生的「懷舊十二絕句」，好語如珠，謝謝他遠道見寄的熱忱。

「簪簪雜鈔」是考據性的文字，訥言先生也是遠道投寄，值得感謝。

「閑話重慶」是本誌的特約通信，黃震先生文字的輕靈動人，且蘊有一種極其醇厚的幽默味，為許多讀者和刊物編者所激賞。本文談成妙諦之感類瑣事，有「信手拈來，都成妙諦」之感類瑣事，編親的悲劇」等篇，也都是值得推薦的作

品。敬乞注意！

外埠經銷處



二十二月號

第三年第六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 (南京) 新中國圖書公司
- (蘇州) 中央書報社
- (無錫) 中國圖書公司
- (常州) 新華書局
- (鎮江) 日新書局
- (揚州) 中華書局
- (南通) 世界書局
- (泰州) 新生書局
- (徐州) 大華書局
- (嘉興) 西華書局
- (杭州) 文益書局
- (平江) 大茂書局
- (松江) 元大書局

- (如皋) 如皋書報社
- (崑山) 玉山書局
- (寧波) 開明書店
- (衢州) 新中國圖書公司
- (蕪湖) 勵學文具商店
- (蚌埠) 大德堂書局
- (安慶) 新新書局
- (天津) 勵力出版社
- (揚州) 萬衆書局
- (常州) 中華書社
- (漢口) 亞新書店

定價

每册二十五元

(全年定戶，八折優待)

(預繳一百五十元按期)

照定價八折扣除合算

外埠郵費另加

編輯人：柯靈

發行人：平襟亞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六號

出版者：萬象書屋

發行者：中央書店

(電話) 九〇七二二

本埠經銷處：五洲書報社

南京總批發處：中央書店

(南京) 復興路中央公園口

北京總批發處：華文書局

(北京) 琉璃廠

第二卷二第

萬象

時事 科學 文藝 小說

現已出書

中央書店發售

綜合刊

看第一卷 · 請再看第二卷

董穆章鍾俞金曾周陶駱劉果呂楊葉李梁湯馮徐徐危程吳吳魏邢孫張王夏施文文唐
天一育文良叔文鍊 伯琇德之雪 月小克切 未了振小 濟戰宗
野龍青苔洪琴強震秦北耶厂攸珍均華繁華衛蓬翊燕青勤之謀慶紅擊逸霞美道山駭

黃江石鄭俞余念周歐陶陳嚴羅胡莊梓李溫沈秋徐徐網魏吳程予孫張張王丁譚文方
也棟佩逸昭愛 陽 熒懋山 健 翊 名文珠如觀育 毓根心仲 正 君
白良期梅明海珍錚瑛 治衣德洪源濡園吾凡鷗翁模瑩生晦茲真且珍水鵲鄂諦璧心逸

執筆者
陣容
一斑

地中(時事·地理) 南印 從西 吃人 尼羅 新幾 第二 歐平 太世 舉世 伊界 無煤 烽火 橋界 世林 桂界 世界 藏瀨 興安 近東 大洋 歐洲 戰洲 人界 世間 康藏 玻利 西行 象豹 海能 萬能 準人 蚯蚓 馬明 聽的 水族的 蟹蜂 的 生 活 者 鯨 魚 魚 類 的 遷 徙 爐 邊 的 談 話 海 底 的 青 道 夫 信 鴿 的 辨 認 方 向 的 訓 練 南 洋 的 奇 觀 深 海 的 奇 觀 (人 物 · 記 事) 吳 梅 村 與 十 玉 京 意 王 愛 麥 虞 限 三 世 法 國 的 元 首 李 查 王 手 創 伊 朗 的 角 戀 愛 事 蹟 考 洛 神 賦 主 角 戀 愛 事 蹟 考 絳 雲 樓 觀 話 楊 雲 史 與 陳 美 美 訪 問 梅 蘭 芳 的 回 憶 清 宮 的 畫 家 郎 世 甯 廊 橫 波 的 一 生 (科 學 · 醫 學) 袖 珍 無 線 電 與 傳 訊 機 偽 裝 戰 術 橡 皮 與 戰 爭 玻 璃 的 原 子 戰 爭 未 來 的 原 子 戰 爭 電 眼 與 防 護 白 金 的 發 現 與 用 途 星 球 上 的 奇 蹟 有 人 類 化 學 的 奇 蹟 女 星 臥 看 牽 牛 織 女 星 現 代 的 偵 探 術 農 場 的 偵 探 術 新 式 的 炸 彈 的 分 析 發 明 的 毒 液 的 佳 話 偵 查 的 線 索 指 紋 閉 門 行 星 的 線 索 指 紋 閉 門 行 星 的 線 索 指 紋 字 語 的 新 發 明 空 中 火 彩 色 照 相

第二年内内容摘要

售 價 壹 百 捌 拾 元 另 外 掛 號 郵 費 附 贈 錦 盒

第一卷已絕版 · 第二卷將售罄 · 不再從速 · 購配 · 將來 · 重金 · 難覓

銀漫... 冊手象萬... 面皮冲

如蒙同業批購——請向中央書店接洽



印刷精緻——式樣靈巧·人人愛用

大號每冊五元 小號每冊拾元 定價

各種練習簿大量供給歡迎批發特別克己！

福州世界路內中央書店批發 電話九〇七二

封面七色·印刷精良

銅圖
名貴
新鮮

精彩
活潑

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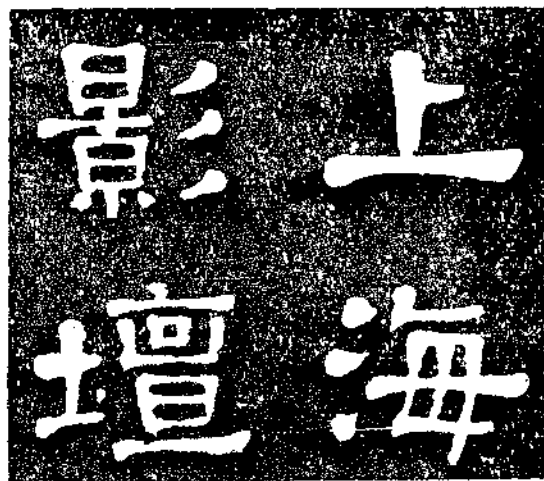
第三期

創刊號

出版在即

第二期
再版
新書已出

存書不多
欲購從速



每月十日·發行一冊

震驚影壇之
鉅型刊物

上海五洲書報社出版
上海五洲書報社總經銷

宣傳部登記證滬誌字第六七號
第一區特警處登記證在聲請中

上海郵政管理局暫准登記第三三五號
第八區特警處登記證 A 三九二九號



懸有上列標記的各大藥房
均售拜耳良藥
下列為令人最容易聯想到的
拜耳名藥

- **阿司匹靈** ASPIRIN 首創獨步傷風寒熱特效良藥
- **加當** GARDAN 疼痛與身體不舒適服本品即愈
- **拜耳健身素** TONICUM BAYER 強身補腦唯一標準大補劑
- **克利西佛** CRESIVAL 味甘效著的止咳化痰劑
- **滅疥油膏** MITIGAL OINTMENT 專治疥瘡濕疹痒癬等皮膚病
- **海而密受** HELMITOL 泌尿器消毒劑
- **靈兒杜方** ELDOFORM 治療泄瀉之最佳良藥